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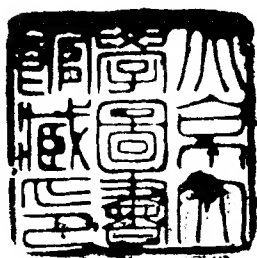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九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九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兩漢雋言十六卷

〔宋〕林越輯　〔明〕凌迪知增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漢雋言十六卷》提要

兩漢雋言序

言不雋不謂之文言而不足以行遠雋言不佞君子又以偏病之昔豐城有雌雄二劍合以石匣伏於重淵之下有年矣劍旹躍之乃置其所後二劍相遇遂交合以飛神哉可見天下神物合矣不能無睽睽則未嘗不合數窜之也昔班孟堅作漢書於漢未備范蔚宗續其後漢書始成括蒼林公榦其詞之雋異者名曰漢雋識者病其未為完書

吳郡夏邦彥刻

以後漢之獨遺也余因續以後漢更名曰兩漢雋言夫言史及兩漢俱光鉅燦發如太阿出匣無可軒輊焉者獨可以後漢遺乎固宜合而傳之但漢雋海內藏之久矣而余合以雋之賤而後合之道也紹興壬午梓漢雋之日也至今寥寥幾百餘年矣而余始合則其合也固有數哉

万曆丙子人日河間滄逸居士

凌迪知書于碧梧山房

兩漢雋言目錄

兩漢雋言目錄終

兩漢雋言卷之一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廸知稚哲校

稱制篇

稱制 高后紀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稱孤** 田儋傳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 **陛下** 高帝紀大王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閤下侍者執事皆此類 **朕** 高紀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縣官** 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東平王宇傳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 **太上** 淮南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鉅公** 郊祀志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也 **天辟** 五行志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師古曰辟音璧 **行在所** 武紀徼詣行在所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 **行內** 孔光傳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

言禁中也 **輦轂** 司馬遷傳待罪輦轂下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 **轂下** 薛宣傳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 **車駕** 高紀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 **屬車** 相如傳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音之欲反 **清塵** 見上師古曰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賢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爲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 **幸** 文紀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幸故曰幸 **警蹕** 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註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傳警** 叔孫通傳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 **馳道** 成紀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鮑宣傳丞相官屬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天統** 高紀得天統矣臣瓚曰漢承堯緒爲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 **適統** 翟義傳厥害適統師古曰國之正統適讀曰嫡 **聖緒** 元紀朕承先帝之聖緒 **帝紘** 賓戲廓帝紘恢皇綱 **神器** 王命論神器有命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秉統** 王莽傳太后秉統數年 **屬統** 公孫弘傳屬統垂業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 **繼成** 武五子傳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繼已成之業 **綴祀** 高紀綴之以祀師古曰顯言不絕也

牽制 元紀牽制文義師古曰爲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 **遵制** 匡衡傳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 **紫色鼃聲餘分閏位** 王莽傳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應劭曰紫間色鼃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師古曰鼃若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鼃之鳴已失又欲改鼃聲爲蠅聲引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 **清宴** 諸葛豐傳願賜清宴 **清燕之間** 劉向傳願賜清燕之間 **清間** 龔遂傳願賜清間師古曰間讀曰閑 **清間之燕** 蔡義傳願賜清間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 **清光** 鼂錯傳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末光** 蕭曹傳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爲喻耳 **湛恩** 封禪書湛恩龐洪易豐也師古曰湛漬曰沈沈深也龐洪皆大也 **渥惠** 班倢伃賦蒙聖皇之渥惠兮 **閎道** 張山拊傳鄉唐虞之閎道師古曰閎大也 **仁霑** 長楊賦仁霑而恩洽 **儲精** 甘泉賦儲精垂恩、 **厲精** 循吏傳始躬萬機厲精爲治 **統楫** 倪寬傳統楫羣元張晏曰統察楫聚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楫輯與集三字並同瓚曰當爲輯不通 **君服** 地理志君服於楚師古曰事楚爲君而服從之 **深拱** 蒯通傳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 **漸摩** 仲舒傳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 **覆露** 鼂錯傳覆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 **洪**[illegible]

校獵賦醇洪鬯之德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

穆淸 司馬遷傳於穆淸師古曰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淸也

昭曠 鄒陽傳獨觀乎昭曠之道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

昭夏 相如傳繼昭夏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

澹泊 長揚賦澹泊爲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徒濫反泊步各反又音鬼

泰阿 梅福傳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

魁柄 又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喻也斗身爲魁

屈起 王命論未見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

竊鈇 表被竊鈇之言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鈇音膚

決上 成許后傳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反

可許 蕭何傳奏上可許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

主窳 五行志玆謂主窳臣夭孟康曰謂君情窳用人不以次第爲天也師古曰窳音庾

孱王 張耳傳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爲孱孱師古曰音士連反

三宮篇

三宮 王嘉傳貢獻三宮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兩宮 五行志兩宮親屬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

東宮 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中宮 哀紀食邑如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東朝 灌夫傳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

永信中安長信 傅昭儀傳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

椒房 車千秋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椒風 董賢傳爲昭儀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

太上皇 高紀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儲主 王莽傳宮主儲主

公主 高紀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主上言王自主其婚也

太主 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故曰竇太主

八子七子 外戚傳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師古曰八七祿秩之差也

五官 又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

倢伃克依 又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克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好美稱也娙娥皆美貌也傛傛猶言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克依言克後庭而依秩序也倢音接伃音予字或從女娙音五經反

昭儀 又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

無涓保林 又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絜也無涓言無所不絜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八妾 五行志夫人八妾師古曰

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曰八妾　**諸姬**前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燕靈王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　**姬**文紀母曰薄姬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　**良娣**武五子傳納史良娣師古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群僚篇

群僚甘泉賦命群僚　**衆僚**元紀衆僚久廢　**千官**嚴助傳奏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　**官師**賈誼傳官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　**冗官**申屠嘉傳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　**冗從**枚乘傳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從官**元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　**法從**楊雄傳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以言法當從耳一曰從法駕也　**尊官**枚乘傳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　**外官**終軍傳孤於外官師古曰外官謂非侍衛之臣　**左官**表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　**重臣**高紀重臣之親　**柄臣**朱雲傳幾人圖柄臣師古曰柄臣執權之臣　**中朝**劉輔傳中朝左將軍

辛慶忌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上府右職**貢禹傳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諸吏**成紀封舅諸吏光祿大夫王崇為安成侯應劭曰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案劾職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為之無員也　**從吏**曹參傳從吏患之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　**故吏**昭紀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故吏前為官職者　**家吏**武五子傳皇后及家吏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太子吏也　**假吏**蘇建傳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　**尸臣**郊祀志鼎刻曰王命尸臣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　**稗官**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稗官小官　**二府**劉向傳令二府奏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　**兩府**杜周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　**大府**又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九列**韋玄成傳恤我九列師古曰九列卿之位　**相室**五行志易相室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相室者相王室　**相君**高五王傳願見相君　**牧相**成許后傳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　**守相**食貨志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酈商傳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　**郡長**高紀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韋昭曰秦名

曰守是時改曰長 **新將** 嚴延年傳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主郡吏** 鼂錯傳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 **三輔** 景紀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東方朔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京兆馮翊扶風也 **司空** 百官表禹作司空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 **太尉** 又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 **太常** 又奉常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馬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

之義也 **光祿勳** 又郎中令名光祿勳應劭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 **衞尉** 又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師古曰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衞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今之仗宿屋矣 **廷尉** 又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 **僕射** 又謁者有僕射應劭曰僕主也 **鴻臚** 又典客史名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 **少府** 又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共音居用反 **太官** 又師古曰太官主膳食 **湯官** 又師古曰湯官主餅餌 **導官** 百官表師古曰導官主擇米張

湯傳繫導官蘇林曰漢儀註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師古曰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非本獄所也 **鍾官** 百官表如淳曰鍾官主鑄錢官也 **東園匠** 又師古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 **千人** 又中尉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師古曰候及司馬及千人皆官名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云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名也灌夫傳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 **執金吾** 百官表中尉更名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率更** 又太子率更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 **長信** 又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

宮爲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 **長秋** 又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宮名 **水衡** 又水衡都尉張晏曰至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 **輯濯** 又輯濯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劉屈氂傳發輯濯士師古曰輯濯士主舟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作櫂並音直孝反 **馮翊** 又左馮翊張晏曰馮輔也翊佐也 **扶風** 又右扶風張晏曰扶助也風化也 **司隸** 又司隸校尉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 **射聲** 又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 **戊巳校尉** 元紀陳湯撟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師古

曰戊巳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巳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校尉又有巳校尉一說戊巳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巳也

駙馬 又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

散騎 又散騎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

鉤盾 又鉤盾令丞師古曰鉤盾主近苑囿昭紀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鉤盾宦者近署

中郎 惠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輦郎 劉向傳以父任爲輦郎服虔曰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黃頭郎 枚乘傳選羽林黃頭蘇林曰黃頭郎習水戰者也鄧通傳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名之曰黃頭郎

中執法 高紀御史中執法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中謁者 高后紀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如淳曰百官表云中謁者掌賓贊受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中涓 曹參傳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絜也言其在中主知絜清酒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涓人 陳勝傳勝故涓人將軍呂臣師古曰涓人主絜除之人

祭酒 伍被傳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蘇武傳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

大誰 五行志故公車大誰卒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令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

連敖 韓信傳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

莫囂 曹參傳大莫囂一人如淳曰囂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

掌故 鼂錯傳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主故事

計相 張蒼傳爲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

宰士 翟方進傳令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也

稻田使者 昭紀稻田使者燕倉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

視日 陳勝傳爲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云

府官 貢禹傳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

尚食 惠紀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

祝餲祝鯁 賈山傳祝餲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餲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爲備祝以祝之

獻丞 張湯傳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

音監 又音監景武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

狗監 相如傳楊得意爲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

門候 蕭望之傳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戶將 蓋寬饒傳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戶者 樊噲傳部戶者無得入羣臣

陛者 五行志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

九賓 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韋昭曰

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千夫 揚僕傳以千夫爲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罷戰士

七校 刑法志內皆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入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五百 鼂錯傳曰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五百帥名也

賊捕掾 張敞傳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

直符史 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吏也

主吏 高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都吏 文紀遣都吏循行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

從史 倪寬傳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舍人 高紀其舍人陳恢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

伯正 五行志伯正越職師古曰伯讀曰霸正有長帥之稱

落長 王溫舒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邑落之長

假佐 又司隸遣假佐奉詔書曰尊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

求盜 高紀令求盜之薛應劭曰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

亭長 高紀爲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守丞 陳勝傳獨守丞與戰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

守尉 高紀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

特將 張良傳使韓信特將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衛青傳爲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爲將而出征也

別將 高紀項籍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

亞將 陳平傳以平爲亞將

末將 高紀范增爲末將

廐將 張良傳沛公拜良爲廐將服虔曰官名

中黃門 百官表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

閹尹 敍傳閹尹之器師古曰謂官人爲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曰主奄閉門者尹正也

刑臣 五行志云刑臣石顯用師古曰顯官者故曰刑臣

中貴 李廣傳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通侯 高紀通侯諸將應劭曰舊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

徹侯 百官表二十徹侯師古曰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

關內侯 又爵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

上造 又爵二上造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

不更 又四不更師古曰言不預更卒之事也

公乘 又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

上聞爵 樊噲傳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勝齊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武功爵 食貨志有司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

三十餘萬金今璜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爵卿 陳平傳賜爵卿張晏曰禮秋如卿不治事

四千石 吾丘壽王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爲都尉不領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

中二千石 宣紀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曰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斗食 百官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餐錢奉邑 高后紀賜諸

餐錢奉邑韋昭曰熟食曰餐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爲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飡同一字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

益食 夏侯嬰傳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

邑入 東方朔傳賞賜邑入師古曰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

封君 食貨志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

賜封 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師古曰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受空爵

重封 又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皆非也重封者加封號耳

分地 高紀未有分地李奇曰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行田宅 高紀有功勞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祿利 固傳贊祿利之路師古曰受爵祿而獲其利

調補篇

調補 匡衡傳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得調 張釋之十年不得調

疏爵 黥布傳疏爵而賞之張晏曰疏分也

隨牒 匡衡傳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

署曹 倪寬傳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

分曹 食貨志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師古曰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

通籍 元紀得爲中

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陳湯傳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魏相傳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除吏 田蚡傳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試吏 高紀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

選吏 雋不疑傳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爲從事

即拜 宣紀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酒泉而拜之不徵入龔勝傳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師古曰就其家而拜之

立拜 車千秋傳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

書贊 孔光傳已刻候

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官使**董仲舒傳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急使**張良傳此兩人可急使**延登**五行志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總帥**表沛公總帥雄俊**總擥**刑法志總擥英雄**顯賢**蒯通傳云顯賢進能也**塞賢**吳王傳蔽忠塞賢**頤賢**序贊祿賜頤賢師古曰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貢薦**匡衡傳望之多所貢薦**尉薦**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師古云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勸駕**高紀必身勸爲之駕文穎曰有貴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計偕**武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之上計者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舉最**京房傳舉最當遷師古曰以一課最而被舉故遷爲他官也**殿最**宣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壹適**武紀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服虔曰適得其人**父任**汲黯傳以父任爲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兄任**爰盎傳盎兄噲任盎爲郎中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中也**世家**食貨志世家子弟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起家**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吏比**食貨志非吏比者師

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比音必寐反**序位**元紀朕之不逮序位不明師古曰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伐閱**車千秋傳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伐閱經[illegible]也朱博傳齎伐閱諸府**官簿**翟方進傳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索耦**甘泉賦廼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臣可匹耦於古賢皋伊之類**流馳**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令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馳也**賞官**黃霸傳入錢賞官師古曰因入錢而見賞以官**甲科**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不應令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令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爲掌故**孝弟力田**高后紀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待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内長文**武紀内長文所以見愛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即親内而崇長之**旅耆老**武紀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四行**何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各一人詔書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得舉**滿秩如眞**平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廼爲眞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眞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

非常之恩今如眞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 **置相** 蔡義傳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 **置將** 高紀置將不善 **郎選** 食貨志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調尉** 張湯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爲此官也

按職篇

按職 孔光傳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屬官依常各行職務 **職辦** 朱博傳所部職辦 **備員** 申屠嘉傳爲丞相備員而已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員也 **克位** 張湯傳丞相取克位師古曰但克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匡衡傳高克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 **具官** 儒林傳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 **尸官** 許后傳曠職尸官師古尸主也妄主其官 **尸祿** 鮑宣傳以拱默尸祿爲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牽位** 韋賢傳豈不牽位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 **尸位素餐** 朱雲傳亾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 **曠賢** 史丹傳贊曠賢最久師古曰言居非其位是謂曠官故云曠賢 **展采錯事** 相如傳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治所** 王尊傳治所公正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朱博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 **不**

治 王陵傳食其爲相不治監宮中如郎中令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 **主斷** 項籍傳相國趙高顓國主斷鼂錯傳獄官主斷生殺自恣 **關策** 伍行志指身關策師古曰言計策關說天子 **關決** 石奮傳事不關決於慶 **親民** 哀紀詔舉可親民者 **旅力** 翟義傳旅力同心師古曰旅陳也 **蒙成** 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爲而受縣之成功 **陪朕** 文紀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 **趨辦** 薛宣傳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趨讀曰趣言苟取辦 **規隨** 揚雄傳蕭規曹隨師古曰言何始作規摸參因而從之 **區處** 黃霸傳霸具爲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 **搏擊** 翟方進傳爲京兆尹搏擊豪彊 **避回** 王溫舒傳卽有避回夷之亦滅

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 **自詭** 京房傳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也 **不誘** 胡建傳執事不誘士師古曰誘累也言不執事者當見法卽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誘音女瑞反 **希指** 孔光傳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旨也 **塞詔** 刑法志以塞詔而已師古曰塞猶當者也 **格詔** 淮南王傳格明詔師古曰格音閣謂弃閣不行之 **撟制** 高五王傳撟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撟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撟音矯 **撟虔** 武紀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 **便宜** 蕭何傳輒以便宜施行周亞夫傳守便宜不往張釋之傳言便宜事 **便文** 趙充國傳諸君但欲便文

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

臥護 張良傳臥而護之師古曰護謂監領諸將

養仕 楚元王傳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亦在京師時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

都試 翟義傳以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宴見 京房傳房當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入見天子

庭辯 公孫弘傳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

廷爭 王陵傳面折廷爭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

比諫 賈山傳公卿比諫李奇曰比方事類而諫也

微諫 伍被傳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

拾遺 蒯通傳拾遺舉過汲黯傳補過拾遺

朝從 韓信傳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

薄從 司馬遷傳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

朝請 宣紀時會朝請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請音才姓反

侍間 季布傳侍間果言師古曰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隙

請間 文紀願請間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爰盎傳願請間師古曰欲因間隙私有所自也

賜間 董賢傳願復賜間

予寧 哀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告 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

償沐 楊惲傳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告以沐假償之也

移病 公孫弘傳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

歸老 石奮傳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致位 韋玄成傳既耆致位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

請骸骨 陳平傳得請骸骨

賜骸骨 項籍傳願賜骸骨歸

罔辟 五行志以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誣罔其君

無將 叔孫通傳人臣無將師古曰將有其意

待罪 吳王傳不得待罪行間季布傳待罪河東石慶傳待罪丞相

竢罪 賈誼傳竢罪長沙

昧死 高紀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

蒙死 宣紀猶蒙死而存之賈山傳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也

待死 五行志獨有極言

兩漢雋言卷之二

宋括蒼林　鉞次甫輯

明吳興凌廸知穉哲校

軌事篇

軌事賈山傳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軌道禮樂志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

軌迹封禪書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

同軌韋玄成傳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約束匈奴傳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又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

要束高紀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師古曰要亦約也

功緒谷永傳損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

化條循吏傳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

同條**共貫**仲舒傳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

誕章叙贊國之誕章師古曰誕大也謂憲章之大者

練制度薛宣傳明習文法練國練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

規摹高紀規摹弘遠矣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上摹之矣

彌文揚雄傳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彌加文飾彌猶稍稍也

行文匡衡傳偃武行文

文致董仲舒傳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

具文宣紀計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

文武相配刑法志文武相配大

畧舉馬

草具禮樂志廼草具其儀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

事叢酷吏贊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衆也

事核司馬遷傳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

首事陳勝傳楚首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

既事車千秋傳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

巳事賈誼傳其巳事可知也師古曰巳事巳往之事

創見相如傳應期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應期相續而至不特初創而見也

舉行食貨志舉行天下[illegible]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

貫行谷永傳以次貫行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貫音工端反

踵故毋將隆傳王音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

相踵地理志帝王圖籍相

踵而可知

踵武相如傳率邇者踵武文穎曰踵蹈也武迹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

疏舉谷永傳疏舉廣謀晉灼曰疏遠也

紬繹又燕見紬繹以求咨詢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

尋繹黃霸傳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

緒正張蒼傳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

繕治高紀繕治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

建止五行志戒秦建止奢泰如淳曰建止禁止泰奢泰

綜核宣紀贊綜核名實

瑣科條丙吉傳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人以文武進也

鉤摭刑法志鉤摭微細

披抉薛宣傳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披發也抉挑也古穴反

章程

高紀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程石** 刑法志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 **軼迹** 河東賦軼五帝之遐迹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 **躡蹤** 又躡三皇之高蹤 **殊尤絕迹** 相如傳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 **侔訾** 校獵賦富旣與地虖侔訾師古曰訾與貲同 **比崇** 又貲正與天虖比崇 **節適** 賈誼傳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 **限列** 京紀其議限列師古曰令條列而為限禁 **審畫** 鄒陽傳願大王審畫而巳師古曰畫計也 **石畫** 匈奴傳石畫之臣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 **細故** 匈奴傳薄物細故師古曰細故小事也 **不事事** 曹參傳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陳平傳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治產業之事 **受計** 武紀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 **繩下** 元紀以刑名繩下師古曰繩謂繩治之耳 **鎮撫** 高紀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 **拊循** 韓信傳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省微** 五行志慎畀省微 **擿伏** 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也音它狄反 **道利** 五行志不思道利師古曰道讀曰導不思導示於下而安利之 **興壞** 路溫舒傳扶微興壞 **墾菑** 武五子傳墾菑除害 **誅名** 董仲舒傳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 **扶義** 高紀不如東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 **堅決** 張良傳未能得堅決也 **衡決** 賈誼傳首尾衡決 **更益勿因** 吳王傳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 **財察** 鼂錯傳唯陛下財察 **財擇** 又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 **六條** 百官表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五餌三表** 賈誼傳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巳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女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旁魄** 相如傳大漢之德旁魄四塞師古曰旁魄廣被也旁音步各反 **扞蔽** 項籍傳請以國為扞蔽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 **悔業** 吳王傳獨悔業巳拜

法比篇

法比食貨志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令甲宣紀
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
二篇也甲令吳芮賛著于甲令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金布令甲
蕭望之傳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
三尺法杜周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苛法高紀父老
苦秦苛法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舞文法汲黯傳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
骫法淮南王傳骫天下正法師古曰骫古委字骫謂曲也析律宣紀析律二端
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主令文三王傳主令

師古曰主令者於法令之條挈令張湯傳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
也師古曰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挈音曰計反文刻嚴安傳刑
嚴文刻文深趙禹傳應劭曰禹持文法文刻不可以居大府文惡周陽由傳
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文致嚴延年傳按其獄皆文致不得可反
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文繫董仲舒傳毋迺牽於文繫師古曰牽於文
繫謂懼於文吏之法文毋害蕭何傳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服虔曰爲人解通無
嫉害也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
之者晉灼曰趙禹傳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蕭該是也師古曰害傷

人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深故刑法志緩深故之罪孟康
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畫一曹參傳講若畫一師古曰畫一
言整齊也奇請它比刑法志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
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如比
食貨志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攈摭刑法志蕭何攈摭秦法師
古曰攈摭謂收拾也摭音九問反畫象武紀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師古曰白虎通
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
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髕去膝蓋骨也宮割

其陰也扉草屨也劓音牛冀反髕音頻忍反扉音扶味反甚罪簡罪五行志潘
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法禁數瀆食貨志姦數不勝而法禁數瀆廢格
沮誹食貨志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
見知監臨刑法志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
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抵禁匡衡傳閉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
也抵罪高紀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
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屬吏高紀
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夏侯勝傳繫以屬吏下吏陳勝傳不下吏輒自

治師古曰不以傳吏

解嬈 亂錯傳除苛解嬈文穎曰嬈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

煩惱 亂錯傳決令煩惱師古曰惱痛也言痛害於下

獄犴篇

獄犴 刑法志獄犴不平臣瓚曰獄犴獄訟也師古曰詩云宜岸宜獄

具獄 張湯傳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于定國傳于公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書獄 又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造獄 王尊傳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設獄之法

探獄 淮南王傳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

詔獄 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獄少反 食貨志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也

圜牆 司馬遷傳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居室 灌夫傳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蘇武傳繫保宮

請室 賈誼傳造請室而請辠應劭曰請罪之室爰盎傳徵繫請室師古曰獄也

若盧 百官表若盧少府屬官如淳曰若盧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註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商傳丹等奏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北軍 劉向傳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註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逐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

會逮 淮南王傳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

有逮 項籍傳梁嘗有櫟陽逮

逮繫 刑法志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

盜械 惠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師古曰盜械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

頌繫 見上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而不入牢也刑法志景帝詔當鞠繫者頌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

錄囚 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置對 劉向傳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款傳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置辭以對也

置辭 周勃傳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

辭驗 王夫人傳四十五人辭皆驗

傳致 王尊傳傳致奏文師古曰傳讀曰附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考立 朱雲傳丞相部史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

掠立 谷永傳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

奏當 路溫舒傳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簿責 亞夫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者主簿之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平反 劉德傳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反罪人辭使從輕也

平亭 張湯傳平疑法奏讞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反為讞疑奏之

左驗 楊惲傳考問左驗明白師

古曰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

左 張湯傳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讞 景紀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窮竟 杜延年傳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令有司窮治盡其理

躡尋 文三王傳過誤失言文吏躡非

抵讕 文三王傳抵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諱也讕音來亶反

株送 食貨志遁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

身坐 張耳傳事敗獨身坐

坐率 石奮傳無罪而坐率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於父兄所率而非徒如誤逆之

嬰罪 陳湯傳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

伏罪 元后傳莽告長伏罪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

反除白罪 谷永傳反除白罪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

不測之罪 司馬遷傳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師古曰不測謂深也

蒙辜 成紀百姓蒙辜師古曰蒙被也

抵死 文紀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沈命 咸宣傳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誅夷 郊祀志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

族夷 田儋傳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族 高紀誹謗者族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

赤族 揚雄傳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

夷種 陸賈傳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也

收孥 文紀除收孥相坐律令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

殊死 高紀殊死以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

棄市 高紀耦語者棄市師古曰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撗分 梅福傳雖伏質撗分臣之願也師古曰撗分謂身首分離也

抗到 賈誼傳而抗到之師古曰抗舉也到割頸也頸音工鼎反

梟 高紀梟故塞王欣頭師古曰梟懸首於木上

磔 景紀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磔音竹客反

剭 序贊底剭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音剭服言屋下失其義也

腐 景紀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實

徇 高紀楊熊走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言使人將行偏示眾上以爲戒

蠶室 張湯傳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蠶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

城旦舂 惠紀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鬼薪白粲 見上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許后傳父廣漢坐論為鬼薪

耐罪 高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曰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

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彨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彨謂頰旁毛也彡毛髮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表宣曲侯通彨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

薰胥 序贊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雨無正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橫相牽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言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

胥靡 楚元王傳胥靡之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也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繫緤 賈誼傳束縛之繫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繫之也緤音先列反

纍紲 司馬遷得幽於纍紲師古曰纍繫也紲長繩也

鉗鈦 陳咸傳私解脫鉗鈦師古曰鉗在頸鈦在足皆以鐵爲之鉗音其炎反鈦音第

鉗子 五刑志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

牢 牢見上師古曰牢繫重囚之處

斧質 項籍傳身伏斧質師古曰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也鍖音竹林反

糾墨質鈦 楊雄傳徽以糾墨制以質鈦師古曰言有罪者則繫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質鈦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鍖也鈦莖刀也音膚

刀鋸 刑法志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

鑽鑿 刑法志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臏刑鑿黥刑師古曰鑽鑽去其髕骨也髕音頻忍反

箠令 又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音止蘂反

箠楚 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

敲扑 過秦論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箠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

榜笞 張耳傳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

刺爇 張耳傳刺爇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

炮烙 谷永傳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爲樂

反接 陳平傳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

鉗灼 江充傳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

檻車 張耳傳檻車輿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爲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也

箯輿 又箯輿前卬視泄公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因菆以箯輿處之也箯音鞭

刻木 路溫舒傳刻木爲吏期不對

削木 司馬遷傳削木爲吏議不對

解縣 陳湯傳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

疻痏 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

瘐死 宣紀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瘐音庾字或作瘉其音亦同

變告 韓信傳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

變事 劉向傳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

飛變 張湯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首匿 衡山

王傳吏幼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舍匿**淮南王傳及舍匿者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匿也**亂阱**谷永傳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非其正而又多**次骨**杜周傳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巧詆**張湯傳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言不公平也**憯酷**董仲舒傳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不詳**食貨志刑戮將甚不詳師古曰詳平也**貫赦**文三王傳得見貫赦師古曰貫寬其罪**恩貸**王訢傳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刑餘**高紀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委命**過秦論委命下吏**亡命**張耳傳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節信篇

節信高后紀章欲奪節謁者不肯迺從與載因節信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符節**高紀封皇帝璽符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為信**剖符**高紀剖符封功臣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銅虎符竹使符**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案節**子虛賦案節未舒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揚節**又揚節而上浮**彌節**李廣傳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相如傳彌節徘徊**關傳**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管籥**曹參傳何以信謹守管籥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五旗**河東賦建五旗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車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丞其下取其負重致遠也**徽幟**王莽傳殊徽幟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靈旗**禮樂志招搖靈旗師古曰畫招

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洪頤**甘泉賦欒洪頤樹靈旗服虔曰洪頤旗名**雲梢**河東賦被雲梢師古曰梢與旓同旓者旌旗之流以雲為旓也**雲罕**子虛賦載雲罕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羽蓋**子虛賦建羽蓋師古曰羽蓋以襍羽飾蓋**蜺旌**又拖蜺旌張揖曰折羽毛染以五采纖以纚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橈旓**又䰽魚須之橈旓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橈旓即曲旓以橈音女敘反**曲旃**田蚡傳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出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也**綢**大人賦靡屈虹以為綢張揖曰綢韜也師古曰韜謂裹冒旃旗之竿也綢音直流反**梢雲之旓**揚雄傳校獵賦

立歷天之旗皃梢雲之崩師古曰梢猶拂也梢雲言其高也梢所交反**幓**又垂旬始以爲幓兮張揖曰幓旒也師古曰音所銜反**羽林**禮樂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然衆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金支**又金支秀華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羽葆**韓延壽傳植羽葆師古曰羽葆聚翟尾爲之亦今纛之類也**幢棨**又建幢棨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爲之**豹尾**楊雄傳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左纛**高紀黃屋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法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

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駕被**郊祀志路車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被音皮義反**玉蚪**子虛賦六玉蚪張揖曰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蚪**六飛**爰盎傳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先景之乘**河東賦六先景之乘師古曰先景爲馬行速疾常在景前也**翠鳳之駕**又撫翠鳳之駕師古曰天子乘車爲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御物**吳王傳燒宗廟御物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陛戟**霍光傳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交戟**劉向傳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張御**黥布傳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師古曰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共**

張成紀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謂供具張設上尊傳上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紫幄**禮樂志照紫幄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幄**武帳**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甲乙帳**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周衛**司馬遷傳出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先驅**周亞夫傳天子先驅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相如傳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霍光傳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帷廧**鄒陽傳牽帷廧之制孟康曰言爲侍帷廧臣妾所見牽制**朱轓**景紀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

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軓以簟爲之或用革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欒盈即是有障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轓音甫元反軓音方遠反**金璽**百官表諸侯王金璽師古曰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銀印**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銅印**又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爲蟲獸之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印刓**韓信傳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與蘇林曰刓音邪角之刓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銀黃**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師古曰銀銀

印也黃執帛曹參傳封參執帛鄭氏曰執珪
金印也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
又遷爲執珪張晏曰侯執戟韓信傳位不過
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執戟張晏曰郎
中宿衞簪裊百官表爵三簪裊師古曰以組
執戟帶馬曰裊簪裊者言飾此馬也
盭綬又表諸侯王金璽盭綬晉灼曰盭草
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也黃
綬朱博傳刺史不察黃綬師九錫武紀迴加
古曰丞位職用皆黃綬九錫應劭
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
曰秬鬯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
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覽便受之似不然也
當受進覽之一錫尚書太傳云三持槖簪筆
適謂之有功賜以車馬弓矢是也

趙充國傳安世本持槖簪筆張晏曰槖契囊
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
古曰囊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縉紳郊祀志
無底曰槖簪筆者插筆於首語不經
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紳
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師古
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
革帶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
謂薦笏於進善旌文紀朝有進善之旌應劭
紳帶之間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
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誹謗木又誹謗之
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木服虔曰
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壇場高紀
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漢王
齋戒設壇場師古曰築
土而高曰壇除地爲場

禁闥篇

禁闥霍光傳出入禁法宮鼂錯傳處二法宮
闥二十餘年之中如淳曰法宮
路究正巖廊董仲舒傳游於巖廊之上晉灼
殿也曰堂邊廡巖廊謂嚴峻之廊也
蕭牆五行志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謂門熛
屏也蕭肅也人臣至此加肅敬也
闕甘泉賦前熛闕後應門晉灼曰熛闕赤色
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師古曰熛匹遙
反鳳闕郊祀志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餘丈
師古曰三輔故事六其闕闔上有銅
鳳東闕北闕高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
凰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
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
北馬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

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便殿武紀
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高園
便殿災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宣便坐紫殿成
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紀
行幸甘泉郊泰畤丙殿元后交逆政君
神光降集紫殿太子宮見丙殿前殿
傳昭儀傳立寢廟於京師序昭穆於前
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宴昵
殿敘傳召見宴昵殿張晏離宮食貨志離宮
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卒師古曰離
宮別處之宮非桂宮成紀初居桂宮師古曰
天子所常居也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
近北宮非太子宮竹宮禮樂志天子自竹宮
丁姬傳僭居桂宮望拜韋昭曰以竹爲
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齋宮宣紀神光三宮
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燭燿齋宮

終軍傳建三宮之文質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龍淵宮 武紀起龍淵宮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

五作宮 又行幸監屋五作宮張晏曰有五作樹因以名宮也

長楊宮 宣紀往來長楊五作宮師古曰長楊五作二宮皆以樹名之

萯陽宮 又行幸萯陽宮應劭曰秦文王所起李斐曰萯音倍

犬臺宮 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

儲元宮 馮昭儀傳爲信都太后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

飛廉館 武紀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

繭館 元后傳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叢臺 高后紀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

漸臺 郊祀志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

曲臺 孟喜傳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

逃責臺 表有逃責之臺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柏梁臺 武紀起柏梁臺服虔曰用柏頭梁作臺因名馬師古曰三輔政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

通天臺 又作甘泉通天臺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陽雲臺 子虛賦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屬玉觀 宣紀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甲觀畫堂 成紀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室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

畫室 霍光傳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也師古曰雕畫是也

凌室 惠紀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

織室 惠紀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暴室 宣紀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練染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

鍾室 韓信傳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

非常室 五行志上前殿入非常室如淳曰殿上室名

瑤堂 禮樂志跳瑤堂師古曰以瑤飾堂

玉堂 谷永傳抑椒房玉堂之盛龍師古曰玉堂嬖幸之舍也楊雄傳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

金門 楊雄傳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

黃門 元紀詔罷黃門乘其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

端門 五行志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

便門 武紀作便門橋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便讀如本字

掖門 高后紀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

人之臂汲黯傳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
掖也高門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鮑宣
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金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馬門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
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
魯班門外更名魯東交門東方朔傳引董君
班門爲金馬門從東司馬門
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龍樓成紀出
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龍樓門
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井幹樓郊祀志立井
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幹樓高五十
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
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
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麒麟閣蘇武傳圖畫
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其人於麒麟
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
於閣遂以爲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
造甘泉文紀上幸甘泉師古曰甘阿房賈山
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傳爲
阿房之殿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
房也一說太陵曰阿言若於阿上爲房也房
字或作旁字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阿城東
名以其去咸陽近故號阿房阿近也方
朔傳衆籍阿城以南師古曰阿城本秦博望
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
苑武五子傳上爲立博望苑嚴助傳
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承明廬君厭承
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臥廬金日磾傳日
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磾小疾臥廬
師古曰殿中石渠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
所止曰廬同異於石渠閣三輔故事

云石渠閣在未央西清子虛賦象於婉僤於
殿北以藏祕書也西清師古曰西清者
西廂清靜赤墀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
之處也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青
瑣元后傳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
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楯格再重如人衣
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
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
青蒲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
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
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爲公車東方朔
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傳待詔
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內中武紀甘泉宮內
衛尉上書者所詣也中產芝師古曰
內中謂後庭之室昭紀長公主共養省
也故云不異下房省中中伏儼曰蔡邕云本
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
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
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法坐梅福傳當
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戶牖之法
坐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朝坐成紀
猶言法宮法駕也坐音才臥反集未
央宮殿中朝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朝會黼
坐也師古曰朝臣坐之在宮殿中者也
依嚴助傳負黼依師古曰白與黑畫爲斧文
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
畫以黼文齋居刑法志上幸宣室齋居而
張於牖間決事師古曰齋則居之蟺
蜎蠖濩揚雄傳蟺蜎蠖濩之中師古曰蟺蜎
蠖濩言屋中之深廣也蟺一亢反蜎
下兗反蠖烏郭殿檻朱雲傳雲攀殿檻師
反濩胡郭反古曰檻軒前欄也宮

極 天文志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閒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閒名棟爲極延馬謂之堂前閣楯也

作游 地理志荒作游成陽師古曰作游者言爲宮室遊止之處也

金鋪 甘泉賦排玉戶而鑁金鋪兮李奇曰鋪門首也

璇題 又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像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加燭也

罘罳 文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牖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

銅池 宣紀金芝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師古曰銅池承霤也以銅爲之

僊掌 郊祀志作承露僊人掌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求也

鉤盾 百官表鉤盾令丞師古曰鉤盾主近苑囿昭紀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鉤盾宦者近署

郎署 爰盎傳坐郎署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

俠陛 杈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古曰俠與挾同俠其兩旁

納陛 王莽傳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

輂道 霍光傳召內樂人輂道牟首如淳曰輂道閣道也

輅軨 五行志未央殿輅軨中孟康曰輅軨殿名也

倉琅根 五行志童謠曰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

柱下 張蒼傳主柱下方書師古曰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庭唐 楊雄傳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

八觚 郊祀志紫壇八觚宣象八方師古曰觚角也

房闥 樊噲傳噲乃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

永巷 高后紀幽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

戶闌 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當守殿門以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左傳屈蕩戶之

闌入 成紀闌入尚方掖門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宮曰闌

清宮 文紀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除宮 周勃傳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

擊柱 杈孫通傳拔劍擊柱

原廟 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原更重立也

顧成廟 文紀作顧成廟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

兩漢雋言卷之三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國士篇

國士韓信傳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　茂士朱邑傳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　天士李尋傳拔擢天士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游士張良傳天下游士　先進翟方進傳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　後進匡衡傳後進皆欲從衡平原　後進生何武傳後進生何如師古曰言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　鴻生鉅儒校獵賦鴻生鉅儒俄軒冕襍衣裳　醇儒賈山傳不能為醇儒師古曰醇者不襍也　鯫生張良傳鯫生說我服虔曰鯫小人也師古曰音才垢反　小生朱雲傳小生迺欲相吏耶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張禹傳新學　人豪張耳傳非人豪也　非庸人雋不疑傳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　承學董仲舒傳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　子大夫武紀此子大夫之所睹聞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豎儒高紀豎儒幾敗乃公事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　腐儒黥布傳為天下安用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　鄙儒叔孫通傳若眞鄙儒師古曰鄙言不通　細士兩粵傳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　鼎士鄒陽傳武力鼎士師古曰鼎士舉鼎之士也　丈人疏廣傳宜從丈人所勸說君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游子高紀游子悲故鄉　惡子尹賞傳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也　賤子樓護傳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　公子貨殖傳宛孔氏有游問公子之名師古曰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　王孫韓信傳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言如公子也　父師敘傳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之如師故曰父師　亞父高紀亞父范增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黃耇師丹傳為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避老劉向傳宗室避老　使君王訢傳使君顓殺生之柄師古曰為使者謂之使君　君侯劉屈氂傳君侯長何憂乎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宗臣曹參贊為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　信臣韓信傳使其信臣師古曰常所親信之臣　寶臣杜周傳贓國家雄俊之寶臣也　疇人律歷志疇人子弟分散師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　稠人灌夫傳稠人廣

衆師古曰稱多也

伍人 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爲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

下人 許宣后傳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人材下劣

宵人 武五子傳毋通宵人應劭曰無通近小人也

殘人 杜周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瘽也

石人 灌夫傳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

衡人 賓戲從人合之衡人散之

獿人 揚雄傳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沾有小飛泥誤著畢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墍卽今之仰泥也獿收抿也故謂塗者爲獿人獿音乃高反又迺回反今書本人字有作郢者流俗改之墍許旣反

榜人 子虛賦榜人歌聲流喝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師古曰榜音謗又方孟反

家人 郊祀志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欒布傳爲家人時師古曰猶言編戶之人也齊王肥傳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轅固傳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

家人子 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竇人子 霍光傳諸儒生多竇人子師古曰竇貧而無禮音其羽反

名族 項籍傳我倚名族

宗英 敘贊河間爲漢宗英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長楊賦籍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循吏 傳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邑子 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

里中子 酈食其傳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重客 高紀聞令有重客

揖客 汲黯傳大將軍有揖客

執事 鼂錯傳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爲有司枉撓也

門下 相如傳臨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

左右 子虛賦以娛左右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

下走 蕭望之下走將歸延陵之皁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下輩 灌夫傳薦寵下輩師古曰下輩下等之人也

下陳 班倢伃賦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

豪史 曹參傳居縣爲豪史師古曰爲吏之豪長也

隸臣 武五子傳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

弄臣 申屠嘉傳此吾弄臣君釋之

嬖臣 項籍傳申陽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

生 高紀以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師古曰生謂先生也

先 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於秦時

臣 高紀呂公曰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蒙 長楊賦蒙竊惑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

僕 韓王信傳陛下擢僕閭巷

孚 五行志夷伯季氏之孚也師古曰孚信也所信任之臣也

芻蕘 賈山傳芻蕘采薪之人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役者也

皁隸 劉向傳降爲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貨殖傳至于皁隸師古曰皁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附著於人也

三

老五更 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廱鄧晨曰漢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每常大行禮乃罷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以爲更當作叟叟老人之稱也 **鴟夷子皮** 貨殖傳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 **卿子冠軍** 高紀羽矯殺卿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曰冠軍 **倉海君** 張良傳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 **奉春君** 高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 **羹頡侯** 楚元王傳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 **千里駒** 劉德傳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糞土臣** 東方朔傳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兩雄** 酈食其傳兩雄不俱立 **若曹** 東方朔傳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 **羣兒** 霍光傳羣兒自相賓耳 **大猾** 叔孫通傳劉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 **惡少年** 昭紀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屯遼東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 **少從** 張騫傳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山郎** 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都匠** 王莽

傳封都匠仇延師古曰都匠大匠也 **都養** 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音弋向反 **賈豎** 張良傳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曰賈豎 **屠伯** 嚴延年傳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禿翁** 灌夫傳與長孺共一禿翁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綬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師古曰服說是也 **士伍** 丙吉傳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級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 **伍中** 竇后傳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伍猶列也 **博徒** 爰盎傳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 **白衣** 龔勝傳開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敝國** 吳王傳敝國雖狹 **反虜** 吳王傳勸士大夫擊反虜 **埽除之隸** 司馬遷傳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 **刀鋸之餘** 爰盎傳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司馬遷傳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蕭公** 高紀令蕭公擊彭越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 **南公** 項籍傳南公稱曰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 **鄧先** 鼂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 **魏倩** 朱邑傳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韋氏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爲汲直黯豈字直乎日下云蕭公亦非何之字也 **汲直** 晉指之傳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

故世謂之汲直 **孟卿** 孟喜傳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 **張楚** 陳勝傳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

支屬篇

支屬 項籍傳諸項支屬皆不誅 **家屬** 平紀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陳勝傳將相家屬 **五屬** 韋玄成傳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末屬** 劉向傳幸得同姓末屬 **外屬** 元后傳臣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 **支親** 王莽傳竝錄支親 **重親** 惠張后傳呂太后欲爲重親 **睦親** 韋賢傳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 **六親** 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賈誼傳奉六親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宗家** 韋玄成傳賢門下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宗家賢之同族也 **宗禰** 郊祀志鼎宜視宗禰廟師古曰宗謂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禰父廟也 **支庶** 盧綰贊慶流支庶 **苗裔** 表繼體苗裔又過秦論豈其苗裔耶 **三綱** 谷永傳勤三綱之嚴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 **三族** 高紀罪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 **骨肉** 元紀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劉向傳得以骨肉備九卿 **葭莩** 王莽傳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裏白皮也言其輕薄

而附著也故以爲喻中山王傳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肺附** 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舊附於大材木也 **託肺腑** 王莽傳伏自惟念得託肺腑 **外黨** 石顯傳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 **鼻祖** 反騷或鼻祖於汾隅劉德曰鼻始也 **耳孫** 惠紀內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檪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葢通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從祖** 劉澤傳高祖從祖昆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從父** 劉賈傳荊王劉賈高帝從父兄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爲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 **世父** 王莽傳世父尸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嫡也 **察父悊兄** 谷永傳察父悊兄師古曰察明也 **大父行** 鄭當時傳知友皆大父行師古曰大父祖父也行音胡浪反 **丈人行** 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 **子行** 孔光傳定陶王於帝子行師古曰行胡浪反 **迺翁**

項籍傳必欲亨廼翁顔師古曰廼亦汝也**廼公**張良傳上曰廼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大人**淮陽王欽傳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大人博自稱其母也**大母**文三王傳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民母**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王家也**假母**衡山王傳賊傷后假母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諸母**高紀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昆弟語**衡山王傳淮南王廼昆弟語除前隙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昆弟飲**竇嬰傳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也**手足戚**田儋傳田假於楚趙非手足戚臣瓚曰非手足之親**同胞**東方朔傳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蘇林曰言親兄弟**尊章**廣川王傳皆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爲鍾鍾音章聲韻轉也**先後**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呼爲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音軸里**娣姪**杜周傳娣姪雖缺不復補師古曰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丘嫂**楚元王傳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亾女壻爲丘壻丘空也兄亾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說得之**大姊**景王后傳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子姓**田蚡傳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壤子**鄒陽傳壤子王梁代晉灼曰楊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贅子**嚴助傳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壻耳**所子**宣紀封賀所子弟子彭祖爲陽都侯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爲子**嗣子**淳于長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餘子**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子舍**石奮傳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子同產**平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亾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爲子者**兒子畜**

之高五王傳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子昆弟**高五王傳與其子昆弟姦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孽孫**韓王信傳故韓襄王孽孫也師古曰孽謂庶耳**外孫**婁敬傳外孫爲單于**細君**東方朔傳歸遺細君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外婦**高五王傳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也**小婦**元后傳小婦弟張美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傷妻**元后傳多取傷妻**息女**高紀臣有息女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出**五行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子壻**

張耳傳體甚畀有子壻禮**友壻**嚴助傳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

出贅賈誼傳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
出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

體近宣許后傳爲言曾孫體近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爲親**累重**西域傳累
氏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種祠**郊祀志家人尚不欲絕種
祠師古曰種祠繼嗣所傳祠也**無種**汲黯傳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
也**無類**周勃傳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竇嬰傳則妻子無類矣師

古曰言無遺類也**噍類**高紀攻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噍
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噍類**無炊火**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馬師古曰無
炊火言絕祀也**良人**上官后傳內與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
則兼婢矣**箕箒妾**高紀願爲箕箒妾**處妾**五行志處妾遇之而孕師古曰
處妾宮中之童女**侍兒**爰盎傳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傳婢**王吉
傳宗爲傳婢所毒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袵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
衆嫭禮樂志衆嫭竝綷奇麗孟康曰嫭好也師古曰謂供神女樂竝好麗也**漂**
母韓信傳有一漂母哀之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里母**蒯通

傳里母非談說之士也**里婦**又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媼**高紀母媼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媼音烏老反**貰**高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兒女子**高紀此非兒女子所知**兒婦人**
王陵傳兒婦人口不可用**女曹兒**灌夫傳效女曹兒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
輩也**赤子**賈誼傳自爲赤子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孩提**
賈誼傳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
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納采**平王后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禮記
云納采者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不行**宣王后傳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

決嫁張耳傳女聽爲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之耳**連昏**王商
傳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爲介**宣許后傳
廣漢重令爲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房燕**霍后傳房燕寵之類房燕**內**
顧楊僕傳失期內顧師古曰言思妻妾也**禁內**上官后傳皆阿意言宜禁內
對食趙后傳中宮史曹宮官婢道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
甚相妒忌也**宜子**谷永傳益納宜子婦人**嘗字**又傳母避嘗字如淳曰王
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爲鳳洗前過也**生長**郊祀
志匿其年及所生長師古曰生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孕重**匈奴傳匈奴孕

重墮殰師古曰孕重懷姙也墮落也殰敗也音讀 **免乳** 宣許后傳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爲產子也乳音又愉反 **就館** 班倢伃傳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趙后傳廢後宮就館之漸元后傳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 **勿舉** 文三王傳懷子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 **免身** 宣許后傳今皇后當免身 **阿保** 宣紀有阿保之功臣贊曰阿倚保養也 **賢知其母** 嚴延年傳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庸奴其夫** 張耳傳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特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粲而不殊** 宣紀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 **析而不殊** 武五子傳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 **臨親** 劉澤傳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師古曰親父也 **冒姓** 衛青傳青冒姓爲衛氏師古曰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生分** 地理志薄恩禮好生分師古曰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 **虞侍** 元后傳擇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虞與娛同 **臧獲** 司馬遷傳臧獲婢妾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蒼頭廬兒** 鮑宣傳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宮奴給書記從侍中已下爲蒼頭青幘 **免奴** 霍光傳取綬以幷佩昌邑

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也 **監奴** 又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奴產子** 陳勝傳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稱家生奴也 **奴虜** 項籍傳奴虜使之 **桀黠奴** 貨殖傳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 **廝養** 張耳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師古曰廝音斯 **廝役** 張耳傳賓客廝役 **廝輿** 嚴助傳廝輿之卒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家僮** 衛青傳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 **童騎** 張敞傳出從童騎師古曰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 **酒家保** 欒布傳爲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

也保謂保可任保 **巫兒** 地理志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

賢豪篇

賢豪 酈食其傳賢豪不敢役師古曰賢者豪者 **豪英** 又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 **英雋** 禮樂志進用英雋 **雄俊** 表內鋤雄俊又總帥雄俊杜周傳國家雄俊之寶臣 **修正** 賈山傳求修正之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若淑** 相如傳周若淑而不昌應劭曰若順也淑善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 **善祥** 禮樂志議者以爲善祥 **精進** 叙傳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 **精**

悍嚴延年傳爲人精悍師古曰悍勁也**精白**賈山傳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爲潔白也**醇謹**石奮傳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愿謹**鄧通傳通亦愿謹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陰重**周仁傳爲人陰重不泄師古曰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柔毅**趙充國傳辛慶忌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陗直**鼂錯傳爲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字與峭同峭謂峻陿也**激卬**王章傳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卬讀曰仰仰頭爲健揚雄傳激卬萬乘之王如淳曰卬怒也師古曰卬讀曰仰**倜儻**朱雲傳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俶儻瑰瑋**于虛賦若乃俶儻瑰瑋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踔絕**孔光傳非有踔絕之能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卓詭**劉輔傳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闊達**地理志舒緩闊達**醞藉**薛廣德傳爲人溫雅有醞藉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於問反藉才夜反匡張孔馬贊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悃愊**劉向傳發憤悃愊張晏曰悃誠也愊緻密也師古曰悃愊至誠也愊音平力反**撿押**揚雄傳蠢迪撿押師古曰撿押猶隱括也押音狎**厎厲**鄒陽傳厎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厎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者**彫瑑**司馬遷傳今雖欲自雕瑑師古曰瑑刻也瑑音篆**長雄**鮑宣傳其地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爲之長師雄爲之雄豪也

謙約成許后傳謙約爲右**周密**黃霸傳屬令周密師古曰周密不泄漏也**刻廉**朱建傳刻廉剛直**刻責**韓延壽傳痛自刻責**彊執**鄭吉傳爲人彊執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操切**尹賞傳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七高反**佚蕩**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音鐵讜晉灼曰佚蕩緩也**游間**貨殖傳宛孔氏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齊栗**谷永傳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齊栗言其整齊萬事常戰栗謹敬也**骨骾**杜周傳朝無骨骾之臣師古曰骾亦鯁字**倫魁**甘泉賦迺搜逑索耦皐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臣可匹耦於古賢皐伊之類冠等倫而魁桀**魁宿**尹賞傳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爲魁**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絕倫**匡衡傳經學絕倫揚雄贊桓譚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比類**絕世**李夫人傳絕世而獨立**出右**高紀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瘉人**汲黯傳亾以瘉人師古曰瘉勝也瘉讀與愈同**卓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師古曰卓亦遠意**雅行**卜式傳齊相雅行躬耕師古曰言其行雅正也**馴行**石奮傳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質行**又齊魯諸儒質行師古曰質重也**軼材**王褒傳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茂材**武紀茂材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

諸稱秀材賈誼傳聞其秀材　角材賈誼傳非
茂才師古曰秀美也　觀角材而
臣之也師古曰資財鼂錯傳資則不下五帝
角校也競也　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
之財王尊傳砥節首公履方馮奉世傳
質砥節師古曰砥厲也　贊參鞠躬
履方師古曰履方衷誠成許后傳將相大臣
踐方直之道也　衷誠秉忠師古曰衷
古懷畢誠東方朔傳累善婁敬傳周積德
字　發憤畢誠　累善十餘世德
器杜周傳俱有良國器韓安國傳天子以爲
子德器自過　師古曰國器者
言其器用重大資身韓信傳無兼人又無兼
可施於國政也　資身之策　人之勇
自負高紀高祖乃心獨喜自將倪寬傳有廉
自負應劭曰負恃也　知自將師古

曰將衛也以自列司馬遷傳拳拳之忠終不
知自衛護也　能自列師古曰列陳也
負俗武紀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反過谷
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俗譏論也　永
傳改往籍甚陸賈傳名聲籍甚孟方聞儒林
反過　康曰言狼籍甚盛　傳詳
延天下方聞之士師古曰方領聞楊雄傳君
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　子純終領
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領令采榮楊
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不失令名　雄
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謂聲采譽
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以克食
終軍傳于名采譽采名又將幸誅不加指名
師古曰采取也　欲以采名也
項籍傳非養名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師古
世所指名　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

自高大以埋名翟義傳必欲埋名師古徼名
養名聲　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楊雄傳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師古曰割名
徼要也音工堯反字或作激激發也
又東方朔割名於細公孫弘傳欲以釣
君師古曰省割其名釣名師古曰釣取也
言若釣魚　不羈鄒陽傳不羈之士師古曰不
之謂也　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繫也
司馬遷傳僕少感槩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槩
負不羈之才　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
而立節槩也欒布傳婢妾賤人感槩而自
殺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　鋒
氣趙廣漢傳專厲彊壯鋒氣師鉤鉅趙廣漢
古曰鋒與鋒同言鋒銳之鋒　傳尤善
爲鉤鉅以得事情晉灼曰鉤致也鉅閉也使
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

其術爲文肆質離反騷素杼厥麗服兮何
距也　文肆而質離應劭曰肆放
也離狹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辭遠游乘龍之
言也質離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
離音　浮英華湛道德賓戲浮英華湛道德師
械　古曰湛讀曰沈英華謂
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昭韙序贊昭韙見戒
美譽內則履道崇德也　張晏曰韙是也
明其是者骨鯁陳平傳項王
戒其非也　骨鯁之臣

愚劣篇

愚劣谷永傳永愚朽又幸得以委瑣相如傳
等愚劣　愚朽之材　豈特委
瑣握握齱鄒食其傳握齱好苛禮應劭曰握
齪　齱急促之貌師古曰齱音初角反

幺麿王命論況幺麿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麿音麽小也晉灼曰此骨偏麿之麿也師古曰鄭音是也幺麿音微小之稱也麿音莫可反骨偏麿自音麻與此義不相合晉說失之

僕遬息夫躬傳僕遬不足數師古曰僕遬凡短之貌也

蓄縮又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忝於事也

憧弱又憧弱不在職

縮朒五行志王朓縮朒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朒音女六反

選耎西南夷傳議者選耎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耎音人兗反

褊陿律歷志聞學褊陿

頑頓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

遲頓翟方進傳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

駑怯蘇武傳陵雖駑怯

駑下王陵傳陛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

疲駑石奮傳疲駑無以輔治

罷駑司馬遷傳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下中李廣傳爲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

儻蕩陳湯傳儻蕩師古曰儻蕩無行撿也蕩音湯

儻蕩史丹傳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疎誕無撿也

木彊周勃傳爲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周昌賛昌木彊人也師古曰言其彊質如木石然尹齊木彊少文

質木地理志氏俗質木不恥寇盜師古曰質木者無有文飾如木石然

闒茸賈誼傳闒茸尊顯兮師古曰闒茸下材不肖之人司馬遷傳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縮毛貌言非豪傑也

驕揚五行志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

恣睢又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怒貌

懻忮地理志氏俗懻忮臣瓚曰懻音冀師古曰懻彊也忮堅也音章豉反

呰窳又呰窳偷生而亾積聚如淳曰呰或作呰音紫窳音庾師古曰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備也

饕詖禮樂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

鶩汙鼂錯傳外亾鶩汙之名師古曰鶩損也汙辱也

奊詬賈誼傳奊詬亾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

懫眊息夫躬傳懫眊不知所爲師古曰懫心亂也眊目闇也懫音工內反王莽傳懫眊不漯師古曰懫眊不明也

夸詐韓信傳齊夸詐多變

詐諼藝文志上詐諼而弃其信師古曰諼詐言也諼音許遠反

狙詐表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用兵也狙音若蛆師古曰音于絮反

懷諼師丹傳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諼音虛爰反

忮佷成許后傳官吏忮佷師古曰忮堅也音之豉反

漯惡匈奴傳今聞漯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漯音漯水之漯邪惡不正之民

猜禍王溫舒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

意忌公孫弘傳弘意忌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張湯傳湯文深意忌

忮害匡衡傳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忮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忮音之豉反

清狂武五子傳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

狂易五行志病狂易師古曰謂

病狂而變易其常也**靡薄**董仲舒傳愍世俗之靡薄師古曰靡散薄輕也**屈强**陸賈傳屈强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强謂不柔服也**健羨**司馬遷傳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非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折關破健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竝通健其假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宁也**衒鬻**東方朔傳自衒鬻者以千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柔曼**佞幸贊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伉俠**朱博傳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滑稽**公孫弘贊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從橫**谷永傳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子用反橫胡孟反**跅弛**武紀跅弛之士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土各反**逋蕩**丙吉傳馭吏數逋蕩師古曰逋亾也蕩放也謂亾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婧謾**龔勝傳婧謾亾狀師古曰婧古情字謾讀與慢同**解嫚**薛宣傳領職解嫚師古曰解讀曰懈嫚與慢同**誖謾**成許后傳長書有誖謾師古曰誖惑亂也謾嫚汚也誖音布內反謾與慢同**恐諛**鼂錯傳羣臣恐諛師古曰直爲恐懼而爲諂諛也**素諛**項籍傳猶高素諛日久**唼佞**反騷靈修旣信椒蘭之唼佞兮師古曰唼佞讒言也唼音多**慓悍**高紀項羽爲人慓悍師古曰慓疾也

悍勇也**發舒**陳勝傳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彊禦**蓋寬饒傳不畏彊禦師古曰彊梁而禦善者也**陰賊**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幽冥**劉歆傳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澆淳**黃霸傳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薄**詭正**元后傳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寄治**劉向傳行汚而寄治**失序**武陳后傳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白過**谷永傳含昭昭之白過**追非**五行志茲謂追非張晏曰追非遂非也**翼姦**董賢傳翼姦以獲封佞師古曰翼進也**孰惡**五行志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而易孰惡師古曰孰成也**敢往**義縱傳治敢往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王溫舒傳擇郡中豪敢往吏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舞知**張湯傳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他人也**自點**司馬遷傳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汚也**亾賴**高紀始大人常以臣亾賴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亾賴張釋之傳尉亾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不肖**武紀所任不肖師古曰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不佞**文紀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亾如**霍光傳視丞相亾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少戇**高紀王陵少戇師古曰少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椎少文**周勃傳其椎少文如此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

椎儲師古曰椎謂樸鈍有如椎也音直推反 **朽材** 孔光傳臣以朽材 **瑣材** 序贊錯之瑣材 **能薄** 高紀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謂之能 **薄技** 司馬遷傳使得奉薄技服虔曰薄技薄材也 **卑節** 蒯通傳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 **卑字** 五行志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敞家人是爲卑字師古曰爲微行故變易姓名谷永傳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 **每生** 序贊每生作駭師古曰每貪也 **謷者** 藝文志名家謷者爲之晉灼曰謷許也師古曰謷音工釣反 **鉤鈲** 連上鉤鈲析亂師古曰鈲破也音普革反又普狄反 **不忠首** 張湯傳爲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 **武斷** 食貨志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 **豪奪** 又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豪謂輕傷之也 **圍奪** 貨殖傳圍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 **搏掩** 又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謂六博也博意錢之屬也皆戲而博取財物 **推埋** 王溫舒傳椎埋爲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 **推剽** 地理志椎剽掘冢師古曰椎殺人而剽劫之剽音頻妙反 **豪植** 賈誼傳豪植而六彊師古曰植立也 **斗筲之材** 谷永傳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 **楶棁之材** 上命論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楶即薄櫨所謂枅也棁梁上短柱也楶音節棁音之說反 **標末之功** 王褒傳標末之功一言之勞師古曰標音匹遙反 **尺寸之效** 孔光傳卒無尺寸之效 **隤其家聲** 司馬遷傳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 **鄣塞前過** 杜周傳苟欲鄣塞前過 **簠簋不飾** 賈誼傳坐不廉者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 **帷薄不修** 又坐汙穢者曰帷薄不修 **寇賊姦軌** 刑法志寇賊姦軌師古曰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不譓** 相如傳義征不譓文穎曰譓順也

誼信篇

誼信 蕭何傳誼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 **右賢左戚** 文紀右賢左戚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戚也 **體貌** 賈誼傳體貌大臣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器人** 史丹傳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如淳曰器取人器能也 **推擇** 韓信傳不得推擇爲吏 **誰差** 眭弘傳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 **省見** 東方朔傳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何武傳未嘗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爲武所識拔也 **振拔** 賓戲振拔洿塗 **跨騰** 又跨騰風雲 **柄用** 谷永傳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以權也 **攝柄** 原成傳叅大夫攝公卿之柄 **當軸** 又當軸處中 **析圭** 相如傳析圭而爵如

淳曰析中分也自揚雄傳析人之圭儋
藏天子青在諸侯**儋爵**人之爵師古曰儋荷
負也**紆青拕紫**又紆青拕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色紆縈也拕曳也拕
吐賀反又徒可反**離疏釋蹻**工褒傳離疏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疏食
釋此木蹻臣瓚曰以繩爲蹻也師古曰蹻即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蹻音居略反**鼎賢**
賈捐之傳顯鼎賢如淳曰鼎言方且貴矣**生賢**田蚡傳生賢甚師古曰生賢謂自尊
高示賢寵也**都位**東方朔傳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不次**又待以不
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位言超擢也**登等**王莽傳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
登等之寵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孟晋**幽通賦孟晋以迨羣兮張晏曰孟

勉也晋進也**市權**元后傳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
買**乘權**劉向傳乘權藉勢之人**席寵**又產祿席太后之寵師古曰席猶因
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多效**田蚡傳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前席**賈誼
傳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彈冠**王吉傳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
者言入仕也**顏行**嚴助傳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
師古曰行音胡郎反**賤事**司馬遷傳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凡務也師古曰
謂所供職也**過庸**佞幸傳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
厚也**過誤之寵**成許后傳倘後宮埽塗蒙過誤之寵**抆拭**朱博傳馮翊欲

灑卿恥抆拭用禁師古曰抆拭摩也抆文粉反**湔洗**武五子傳以湔洗大王師古曰
湔浣也洗濯也湔音子顛反洗音先禮反**游宦**地理志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
宦游不遂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留落不耦**霍去病傳諸宿
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倦游**司馬相如
傳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數奇**李廣傳廣數奇孟康
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復踦**段會
宗傳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鴈門又坐法免爲
踦隻不耦也師古曰復猶補也踦居宜反**無階**匡衡傳但以無階朝廷師古曰階謂

升次也**壙僚**韋玄成傳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
左遷張蒼傳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爲左遷**寡耦**
東方朔傳寡耦少徒師古曰耦合也**抑厭**劉向傳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
不升也**陷假**王莽傳遭時不行陷假離朝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若彼陷害而去所
升之位**拓落**揚雄傳何爲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落魄**酈食其傳
家貧落魄鄭氏曰魄音蒲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孤特**劉向傳孤特寡助**奥**
渫王褒傳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奥幽也渫狎也言悅奥渫汚不章顯也師古
曰渫音先列反**匄貣**陳湯傳家貧匄貣無節師古曰匄乞也貣音土得反**乞貣**

韓王信傳旦暮乞貣蠻夷師古曰貣音吐得反**居約**張耳傳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仄陋**循吏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陋言非正統而身轉微賤也**白屋**蕭望之傳恐非周公致白屋之意師古曰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無聊**吳王傳計乃無聊**無俚**欒布傳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愼曰賴也爲其計畫無所聊賴**不相聊**張耳傳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浮湛**爰盎傳與閭里浮湛師古曰湛讀曰沈司馬遷傳從俗浮湛**隱約**司馬遷傳詩書隱約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

兩漢雋言卷之四

宋括蒼林　越次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宵貌篇

宵貌刑法志人宵天地之貌應劭曰宵類也頭圜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精爽**郊祀志民之精爽不貳師古曰爽明也五行志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清盧**甘泉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服虔曰盧目童子也**童子**過秦論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目之眸也

指目陳勝傳往往指目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側目**劉向傳皆側目於望之等**仄目**轅固傳公孫弘亦微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淈憚之**屬目**蓋寬饒傳坐者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戴目**賈山傳戴目而視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目留**高紀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目送**張良傳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也**目盡**校獵賦東瞰目盡**目視**李陵傳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指視而感動之今所謂眼語者也**游睇**幽通賦養游睇而猨號兮師古曰游睇流眄也**圜視**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圜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指視**張良傳召戚夫人指視師古曰視讀

曰示**忤視**金日磾傳目不忤視師古曰忤逆也**竝觀**鄒陽傳公聽竝觀師古曰竝觀所見齊同也**傾耳**韓信傳傾耳以待命者**快耳**息夫躬傳對口快耳師古曰快耳苟快聽者之耳**耳剽**朱博傳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耳熱**楊惲傳酒後耳熱**耳所夢**景王后傳耳聶者所夢曰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在長老耳**成許后傳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長耳目**楚元王傳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爲耳目**張耳傳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蓋寬饒傳奉錢半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朱博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目駭耳回**甘泉賦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聽也

目指氣使貢禹傳家富埶足目指氣使顏師古曰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盱衡**王莽傳盱衡厲色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交睫**爰盎傳不交睫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伸眉**薛宣傳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信眉**司馬遷傳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信讀曰伸**俛眉**揚雄傳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眉憮**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蘇林曰憮音嫵師古曰本以好媚爲栖何說於大乎蘇音是**抗首**朱雲傳抗首而請師古曰抗舉也**抑首**叔孫通傳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回面**鄒陽傳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面謾**季布傳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詆也音慢又莫連反**面欺**張良傳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面質**王陵傳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面之**項籍傳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借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反脣**食貨志令下有不便者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也**齰舌**灌夫傳齰舌自殺師古曰齰齧也音仕客反**腹非**食貨志不入言而腹非**結髮**李廣傳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卽在戰陳**壯髮**趙后傳頷上有壯髮類元帝師古曰壯髮當頷

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爲圭頭者是也**頭蓬**長楊賦頭蓬不暇梳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珍髭**又騷貪姬娃之珍髭今孟康曰髭髮也九戎被珍髭雖珍好無所用也**魋結**陸賈傳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推**垂白**杜周傳老姊垂白師古曰白言白髮下垂也**戴白**嚴助傳戴白之老師古曰戴白白髮在首**須髯**高紀美須髯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奮髯抵几**朱博傳奮髯抵几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顩頤**揚雄傳顩頤折頞師古曰顩曲頤也音欽**解頤**匡衡傳匡語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頤指**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指顧**

律歷志指顧承象　**眄伺**　文三王傳更相眄伺　**企望**　高紀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　**竦望**　韓王信傳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師古曰竦謂引領舉足也　**彌望**　元后傳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　**捽胡**　金日磾傳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直項**　息夫躬傳外有直項之名　**延頸**　張良傳天下莫不延頸　**絕亢**　張耳傳乃卬絕亢而死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　**併肩**　田儋傳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翕肩**　揚雄傳翕肩蹈背師古曰翕斂也　**脅肩累足**　吳王傳脅肩累足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累足重足也竝謂懼耳　**奮臂**　張耳傳奮臂為天下倡始　**搤擊**　郊祀志莫不搤擊師古曰搤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搤音厄又瞋目扼擊游俠傳搤擊而游談者　**掌握**　韓信傳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剡手**　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　**交手**　武五子傳諸侯交手事之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接手飲**　西域傳烏托國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蝯之為　**緣手盡**　樓護傳所得亦緣手盡　**搖手**　成許后傳且使妾搖手不得　**搖足**　蕭何傳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　**手指**　貨殖傳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指千則人百　**揩指**

文三王傳爭門揩指晉灼曰揩字借為笮師古曰謂為門扉所笮　**指搐**　賈誼傳一二指搐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　**託足**　賈山傳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頓足**　王溫舒傳溫舒頓足歎　**躡足**　過秦論躡足行伍之閒　**窺左足**　息夫躬傳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　**可蹻足待**　高紀可蹻足待也晉灼曰許慎云蹻舉足小高也音矯　**厥角稽首**　表厥角稽首應劭曰稽首首至地也　**蹻足抗手**　長楊賦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蹻舉也音矯　**旋踵**　霍光傳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　**還踵**　鼂錯傳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　**重繭**　幽通賦申重繭以存荆師古曰繭足下復起如繭也申包胥曾繭重胝立於秦庭　**股栗**　杜周傳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栗也　**服膺**　東方朔傳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胸臆也　**回腸**　司馬遷腸一日而九回　**張膽**　張耳傳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　**破膽**　谷永傳臣永所以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　**析肝**　鄒陽傳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　**披心腹墮肝膽**　蒯通傳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　**宅心**　序贊西土宅心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　**刻心**　成許后傳其刻心秉德　**洞心**　子虛賦洞心駭耳　**忤心**　谷永傳忤心逆耳　**熏心**　路溫舒傳虛美熏心師古

曰熏氣蒸也**叩心**伍被傳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甘心**郊祀志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張騫傳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委心**韓信傳僕委心歸漢**悉心**哀紀其各悉心勉師百僚**琴心**相如傳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心儀**宣許后傳皆心儀霍將軍女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謂附向之**心計**食貨志桑弘羊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心謗**灌夫傳腹誹而心謗**竦意**東方朔傳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直意**谷永傳有直意者師古曰直當也**展意**谷永傳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屬意**文紀屬意非止此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

欲反**悉意**元紀其悉意陳朕過**中意**江充傳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抒意**劉向傳一抒愚意師古曰抒謂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過意**公孫弘傳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覆意**朱博傳得爲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還意**淮陽王欲傳不意大王遂憲反義師古曰還猶回也**耦意**杜周傳違忠而耦意師古曰耦合也**留志**匈奴傳單于留志天下大安**愜志**文紀天有愜志師古曰愜快也**銳志**禮樂志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銷志**鄒陽傳寒心銷志**潭思**楊雄傳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潭深也**意指**陸賈傳皆如意指**意象**李廣傳意象慍怒師

古曰言慍怒之色形於外也**不自意**高紀不自意先入關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觸情**淮南王傳觸情恣行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情素**鄒陽傳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情見**韓信傳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胡電反**迹見**食貨志誅反迹見師古曰蹤跡[illegible]見也**抒素**王褒傳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紆體**賓戲紆體衡門師古曰紆屈也**竦體**霍后傳常竦體敬而禮之**彌躬**王莽傳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弭同**挺身**五行志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引也劉屈氂傳屈氂挺身逃師古曰引身而逃難**跳身**蕭何傳跳身遯者數

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羸身**陳平傳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薄軀**班倢伃賦登薄軀於宮闕兮**不訾之軀**蓋寬饒傳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靡骨**元后傳當殺身靡骨師古曰靡碎也武皮反**汗背**周勃傳汗出洽背司馬遷傳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竦神**禮樂志虛已竦神師古曰竦敬也**絫息**班倢伃賦每寤寐而絫息兮師古曰絫息言懼而喘息也**惕息**長楊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竦息**被傳吏民竦息**脅息**嚴延年傳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屛氣而息**綿力**嚴助傳綿力薄材師古曰綿弱也言其柔弱如綿**努力**翟方進傳努力爲諸

生學問

戮力 高紀臣與將軍戮力破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 **疾力** 灌嬰傳戰疾力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彊力也 **貌侵** 田蚡傳為人貌侵服虔曰侵短小也 **作色** 元紀宣帝作色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 **人色** 李廣傳吏士無人色師古曰懼甚 **菜色** 元紀民有菜色師古曰五穀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顔色變惡翼奉傳百姓菜色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痛於骨髓** 韓信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 **怨入骨髓** 吳王傳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色授魂予** 子虛賦色授魂予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 **股弁** 嚴延年傳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隆準** 高紀隆準而龍顔李斐曰準鼻也 **跨下** 韓信傳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跨下兩股之間也 **爰臂** 李廣傳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爲緩臂也師古曰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 **髖髀** 賈誼傳髖髀之所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 **拊髀** 馮唐傳迺拊髀曰嗟乎 **膝席** 灌夫傳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箕踞** 張耳傳高祖箕踞罵詈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腳其形如箕 **拱竢** 終軍傳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 **陰拱** 黥布傳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 **見前** 嚴助傳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眴 項籍傳梁眴籍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偭** 賈誼[illegible]傳偭蟂[illegible]應劭曰偭背也師古曰偭音面 **黑子** 高紀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五倉** 郊祀志化色五倉之術李奇曰思身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 **五性** 翼奉傳五性不相害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 **習貫** 賈誼傳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 **密理** 鼂錯傳與人密理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 **燕婧** 李夫人傳妾不敢以燕婧見帝師古曰婧與情同謂不嚴飾 **魁梧** 張良贊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魁岸** 江充傳為人魁岸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面雍樹馳** 夏侯嬰傳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曰面雍樹馳雍讀曰擁 **介乎容儀** 匡衡傳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 **嫶妍** 李夫人賦嫶妍太息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嫶冥猶嫶妍也師古曰嫶音在消反 **逮者** 韋賢傳年其逮者師古曰逮及

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駸往年將及者不可殆忽**壹关**薛宣傳壹关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曰壹关謂爲歡笑耳**嘻笑**灌夫傳夫怒因嘻笑師古曰嘻彊笑也**談笑**東方朔傳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謿戲也談笑謂謿謔發言可笑也**呼譽**又舍人不勝痛呼譽師古曰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譽曰寃痛之聲也舍人捬痛乃呼云譽令人痛甚則稱阿譽音步高反**謼服**灌夫傳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朐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爲呼朐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若謂啼爲謼服則謼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道引**張良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

道讀曰導**輕舉**又乃學道欲輕舉**鼎來**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字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姍咲**諸侯王表姍咲三代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删**意烏猝嗟**韓信傳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師古曰意烏暴猝嗟歎也猝音千忽反**噤吟**揚雄傳蔡澤噤吟而咲唐舉師古曰噤吟頷顆之貌噤鉅錦反吟魚錦反**伉健**宣紀選伉健習騎射

者師古曰伉彊也**剽疾**張良傳楚人剽疾師古曰剽音匹妙反**細娛**賈誼傳訴細娛而不圖大患**銷憂**東方朔傳銷憂者莫若酒**主臣**王陵傳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馮唐傳唐曰主臣**惶怖**朱博傳王卿得敕惶怖**惴恐**甯成傳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慙懼**朱博傳誠慙懼**霽威**魏相傳爲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北爾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諸反又子諸反**不寒而栗**楊惲傳衆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重足一迹**義縱傳吏民重足一迹石顯傳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重足汲黯傳天下重足而立師古曰重累重足言懼甚也**匃沐**竇后傳與我決傳舍中匃沐師古曰乞沐之而爲之沐**發矇**長楊賦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涔沫**李夫人賦涔沫悵號晉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涔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涔音烏涔下也沫音呼內反**沫血**司馬遷傳沫血飲泣師古曰沫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沫音呼內反**泣不下**呂后傳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飲泣**賈捐之傳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彼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逷墜**王式傳陽醉逷墜師古曰逷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皸瘃**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瘃墯**趙充國傳離霜露疾

痿瘃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痿盲**韓王信傳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跛盭**賈誼傳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盭師古曰跛古躧字足下曰躧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躧反不可行也**冗匈**灌夫傳斬頭冗匈**支解**五行志邾支解鄫子師古曰邾人戕鄫子支解而節斷之謂解其四支斷其骨節**讋伏**項籍傳府中皆讋伏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錯躬**元紀百姓愁苦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傾城**李夫人傳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露索**蕭望之傳當見者露索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山客反**縱觀**高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口尚乳臭**高紀是口尚乳臭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語次篇

語次黥布傳從容語次**宴語**趙充國傳武賢與卬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參語**揚敞傳大人與延年參語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屏語**傳人子傳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諧語**東方朔傳妻為諧語師古曰諧者和韵之言也**誶語**賈誼傳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誶音碎**飛語**灌夫有飛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非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揚語**霍光傳王忽侍中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耳**

語灌夫傳灌賢與程不識附耳語師古曰附耳語也**附耳語**韓信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語塞**爰盎傳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箝語**表箝語燒書師古曰謂箝其口不聽妄言也**讜言**敘傳今曰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善言也音黨**美言**郊祀志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也**質言**張釋之傳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墜言**鄒陽傳墜言於吳蘇林曰墜猶失也**食言**匈奴傳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弃其前言如食而盡**誦言**高后紀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款言**司馬遷傳款言不聽服虔曰款空也**索言**成許后傳候自見索言之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爽言**幽通賦抗爽言以矯情兮

師古曰爽差也**謷說**谷永傳謷說欺天師古曰謷說言不說道若無目之人也**漂說**賓戲以命漂說師古曰漂浮也音四遙反**關說**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曼辭**司馬遷傳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劇談**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師古曰劇淡也**流議**東方朔傳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崇論絃議**司馬相如傳崇論絃議師古曰絃深也**半言**朱博傳欺謾半言斷頭矣**詭辯**趙王彭祖傳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而顯傳持詭辯以中傷人**專對**王吉傳舉驗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不輒言**揚敞傳敞不輒言故

不得佞師古曰不卸對言也

有味其言 鄭當時傳誠有味也師古曰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巳然諾 灌夫傳巳然諾師古曰巳必也諾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侵爲然諾 張耳傳此因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

自立然諾 又高能自立然諾

廉問 高紀且廉問師古曰廉察也廉字今作類其音同耳

無誰語 司馬遷傳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

不孰何 衛綰傳不孰何綰李奇曰不誰也孰何也師古曰何卽問也不誰何者言不借問耳

誰何 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譴何 賈誼傳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

解何 匡衡傳以閩伯爲界解何師古曰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

有小人言 高紀今者有小人言

稱不容口 爰盎傳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橫被口語 楊惲傳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下孟反

言人人殊 曹參傳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

不謀同辭 敍傳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

窮以辭 郊祀志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

移於浮辭 鄒陽傳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

信舌 楊雄傳士頗得信其舌師古曰信讀曰伸

宛舌 又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

掉舌 蒯通傳掉三寸舌師古曰掉搖也

三寸舌 張良傳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

杜口 杜周傳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

閉口 淮南王傳謀殺以閉口師古曰謂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也

口絕 又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

難口舌爭 張良傳此難以口舌爭也

置齒牙間 叔孫通傳何足置齒牙間哉

切齒 王莽傳言必切齒

緩頰 高紀緩頰往說魏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綴學篇

綴學 劉歆傳綴學之士

游學 陳平傳縱使游學

微言 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

素文 班固幽通賦素文信而底麟兮應劭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

素功 梅福傳據仲尼之素功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道眞 劉歆傳妒道眞師古曰妒道藝之眞也

道腴 賓戲味道之腴師古曰腴肥也

刺經 郊祀志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取之也

枕經藉書 賓戲徒樂枕經藉書

訓故 劉歆傳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

溫故 成紀溫故知新師古曰溫厚也謂厚積於故事也

魯故 藝文志詩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

質義 劉歆傳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

碎義 藝文志碎義逃難師古曰苟爲碎碎之義以避它人之攻難者

煩言碎辭 劉歆傳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因

陋就寡劉歆傳有因陋就寡**指明**河間獻王傳文約指明師古曰指謂義之
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書林**長楊賦弁包書林**中書**孔安國傳以中書校
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案諜**禮樂志宮童效異披圖案諜蘇林曰
諜譜第之也**肄業**又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顓門**夏侯
勝傳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專門者自別爲家學**同門**鄭崇傳弟立與傳喜同門
學師古曰謂同師也**末師**劉歆傳是末師而非往古**淵源**成紀儒林之官四海
淵源董仲舒傳師友淵源**洽浹**谷永傳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涉獵**
賈山傳涉獵書紀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記書**息夫躬傳

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揚推**序贊揚推古今師古曰揚舉也推引也揚
推者舉而引之陳其趨也推音居學反**被服儒術**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
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緣飾儒術**公孫弘傳吏事緣飾
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翟方進以儒雅緣飾法律**九章**律歷
志箕子言大法九章師古曰大法九章即洪範九疇也**六緯**李尋傳五經六緯師
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五際**翼奉傳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亥也陰陽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故之
政也**尊卦**五行志尊卦用事康曰尊卦乾坤也孟**奇字**揚雄傳從雄學作奇

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綴文**劉歆傳贊綴文之士**屬文**賈誼傳能誦詩書屬
文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鬱龍虎之文**賓戲
鬱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鬱被也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師古曰鬱音
莫限反**言語妙天下**賈捐之傳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
爲精妙耳**摛藻**賓戲摛藻如春華師古曰摛布也藻文辭也**發藻**賓戲董生
下帷發藻儒林**品藻**楊雄傳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雋永**
蒯通傳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
深長也**爾雅**儒林傳文章爾雅師古曰爾雅近正也**離騷**賈誼傳作離騷

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詩也**畔牢愁**揚雄傳旁惜誦以下至懷
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驪駒**王式傳歌
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刑名**元紀以刑名繩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
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短長**張湯傳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
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左道王商傳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都授**翟方進傳
候伺常大左道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大對**董仲舒傳不足以奉

大對師古曰大對對大問也 **射策** 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詞定高下也 **深美** 匡衡傳其對深美 **骫骳** 枚乘傳其文骫骳師古曰骫古委字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 **傅會** 爰盎鼂錯傳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襲六** 相如傳將襲舊六為七文頴曰六經加一為七也

書敎篇

書敎 司馬遷傳曩者辱賜書敎 **出敎** 朱博傳博出敎主簿師古曰以此敎告主簿 **書抵** 項籍傳請曹咎書抵櫟陽史應劭曰抵歸抵也 **爰書** 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師古曰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 **移書** 劉歆傳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薛宣傳移書顯責之 **敕書** 陳咸傳公移敕書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敕也 **記言** 朱博傳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外有便宜之事爲書記以言於博 **記召** 趙廣漢傳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出記** 何武傳出記問墾田頃畝師古曰記謂敎命之書 **奏記** 朱博傳文學儒吏時有奏記 **草奏** 王莽傳孫竦爲崇草奏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 **罝奏** 平紀無得陳赦前事罝奏上師古曰罝奏上謂立文奏而上陳也 **營表** 禮樂志奏請立辟雍營表

未作 **抗疏** 楊雄傳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 **進孰** 張騫傳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從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視草** 淮南王傳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 **削草** 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 **削牘** 原涉傳削牘爲疏師古曰牘木簡也 **條刺** 成許后傳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版也 **條對** 梅福傳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口占** 朱博傳口占檄文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贍反 **露章** 何武傳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 **託文** 翟方進傳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文陳** 成許后傳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言 **文具** 張釋之傳其敝徒文具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 **略意** 段會宗傳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略陳本意也 **籍記** 尹賞傳悉籍記之師古曰籍記爲名籍以記之 **咫尺之書** 韓信傳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一編書** 張良傳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書故曰一編編音鞭 **札書** 郊祀志卿有札書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方書** 張倉傳方書如

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或曰主**牒書**
四方文書也師古曰四方文書是也
薛宣傳手自牒書條其姦臧**牒**路溫舒傳截
師古曰牒謂書於簡牒也以爲牒師古
曰小簡武紀若之于篇師司馬遷傳
曰牒**篇**古曰篇謂竹簡也**玉版**明堂石室
金鐀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
書爲文字也鼂錯傳刻於玉版藏於金匱**金**
匱石室高紀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師古曰以
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愼之
義**間編**劉歆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
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
韋編儒林傳好易讀之韋編三絕師古曰編
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
韋爲之**筆削**禮樂志削則削筆則筆師古曰
三絕也削者謂有所删去以刀削簡牘

也筆者謂有所增**羽檄**高紀吾以羽檄徵天
益以筆就而書下兵師古曰檄者以
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
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
有警輒露**傳檄**韓信傳三秦可傳檄**赫蹏**趙
檄插羽而定言不足用兵也后
傳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
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
赫音兄弟閱牆之閱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
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爲閱蹏鄧音應說是也
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文墨**蕭何傳徒持文墨
書本蹏字或作擊議論不戰杜周傳
張湯杜周並**刀筆**曹參傳起秦刀筆吏師古
起文墨小吏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
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陳湯傳**敎督**楊
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刀筆謂吏惲

傳賜書敎督以所不**鐫令**薛宣傳使掾平鐫
及師古曰督視也令如淳曰平鐫激
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爲光武鐫說
其將師此爲徐以微言鐫鑿道之也師古曰
平掾之名鐫謂琢**敎不先**相如傳父兄之敎
鑿也音子全反不先師古曰敎不
先者謂往日**敎敕亡素**江充傳以敎敕亡素
不素敎之也者師古曰言素不敎
敕

締交篇

締交過秦論合從締交師古**金石交**韓信傳
曰締結也音大系反與漢王
爲金石交師古曰稱**布衣交**盧綰傳衍客
金石者取其堅固如布衣交**刎**

頸交張耳傳相與爲刎頸交師古曰刎斷也
刎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
所顧也刎**一日之雅**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
音舞粉反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
言非宿**雅素**張禹傳忽忘雅素**雅**高紀雍齒
素之交師古曰雅素故也雅不欲屬
沛公蘇林**素**高紀素易諸吏師古**雅故**劉澤
曰雅素也曰素故也易素也傳今
呂氏**雅遊**張耳傳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
雅故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僚遊交結英
傑是以多爲**雅信**杜周傳無雅信師古**知友**
人所稱譽也曰雅信謂素相任信
江充傳宗族知**見客**子虛賦先生又見客師
友多得其力者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
國爲客也若今人自**傾蓋**鄒陽傳傾蓋如故
稱云見顧見眷耳文穎曰傾蓋猶交

益駐𢘓故張湯傳薄朕𢘓故師古曰曹耦縣
車也嫌朕遺𢘓故舊而求去也什
傳率其曹耦師等夷張良傳諸將皆陛下故
古曰曹輩也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
故時皆其疇韓信傳其疇十三所善灌夫傳
齊等人師古曰疇類也所善願
從數十人師古曰左提右挈張耳傳以兩賢
所善素與已善者王左提右挈師
古曰提挈言相翼王莽傳斷金相翼攀援翟
相扶持也師古曰翼助也方
進傳欲相攀援然後附離揚雄傳諸附離
已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之者師古曰離
著也提衡杜周傳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
音麗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
人齊也師古引重灌夫傳兩人相爲引重張
曰瓚說是也晏曰相薦達爲聲勢也師
古曰相牽引而借譽鄒陽傳借先游鄒陽傳
致於尊重也譽於左右有人先
游師古曰先游爲先酈食其傳莫爲我先爲
謂進納之也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地張湯傳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爲道田延
能爲地師古曰不爲作道地也年傳
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師古曰爲資灌夫傳
爲之開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嬰愧爲
資如淳曰爲出爲資使人爲夫請罪也師古
曰如說非也爲資爲其資地資非財物也爲
讀如游揚季布傳使僕游揚游道陳平傳師
本字足下名於天下古曰廣
浮道張湯傳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失與
道義爲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
鄒陽傳使吳居間郭解傳邑中賢豪居間以
失與而無助十數師古曰居中間爲道

地和與國項籍傳與國之王英俊竝遊枚乘
輯之張晏曰與賞與也傳與
英俊參會韓安國傳贊因德參會師請寄鄭
竝遊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宜
傳請寄爲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內謁翟義
私相記也郅都傳請寄無所聽傳內
謁徑入師古曰內有謁鄒陽傳願有謁也爲
謁猶今通名也師古曰謁告也
謁高紀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師古曰爲謁者
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
書謁石奮傳上謁張耳傳耳餘上謁涉師古
受書謁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
令之謁歸高紀魏王豹謁歸視肯臨韓信傳
通名親疾師古曰謁請也大王乃
肯臨臨存嚴助傳使重臣臨存左顧淮陽王
臣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欽傳

幸左顧存恤師古臨況灌夫傳將軍迺肯幸
曰左顧猶言枉顧臨況魏其侯師古曰
況賜造請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至詣
也也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
前楊王孫傳未得詣前師古郊迎陳平傳其
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勢必郊迎
謂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謂也相如傳太間使
守以下郊迎師古曰迎迎於郊界之上也
韓王信傳疑信數間使師古曰間私也蒯通
傳漢獨發間使王齊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
間隙而問遺婁敬傳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
罪行數問遺師古曰問遺謂餉饋之
也遺音私問張耳傳以私問之臣多謝問趙
弋季反瓚曰以私情相問也廣
漢傳爲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候問
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生蒯通傳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不開問巖助傳爲會稽
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勞苦張耳傳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
問其勤苦也間闊嚴助傳問者闊焉久不聞問諸葛豐傳問何闊師古曰言闊者
何以闊不相見行矣武衛后傳主附其背曰行矣師古曰行矣猶今言好去與
決蘇武傳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候伺盧綰傳居長城下候伺刺候
陳咸傳朱雲從刺候晉灼曰刺探伺候事之輕重折逆朱博傳其折逆人如此
揣知翟方進傳揣知其指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探追趙后傳探追不
及之事緣雅意李夫人傳霍光緣上雅意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良
苦李陵傳少卿良苦師古曰言其勞苦彊食自愛匡衡傳專精神近醫藥彊
食自愛彊餐自愛東平王宇傳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彊飯武衛后傳
彊飯勉之師古曰彊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緩急相護宣許后傳緩急相護
但恐少夫無意耳緩急刑法志緩急足以相死又緩急非有益調護張湯
傳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張良傳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也護謂保安之黨友息夫躬傳黨友謀議師古曰謂黨及
朋友死黨翟方進傳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亢禮
高紀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師古曰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猥稱

朱雲傳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趨和鄭當時傳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
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同比五行志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媟
黷枚乘傳得媟黷貴幸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摧謝張湯傳摧謝師古曰若上
有責即摧折而謝也分明之薛宣傳得爲君分明之師古曰分明謂考問使知法
白也銜之義縱傳上怒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爲過也閟匿盧綰
傳綰愈恐閟匿師古曰閟閉也閉其蹤蹟藏閟其人也分棄南粵傳願與王分棄
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吐棄李夫人傳必畏惡吐棄我含怒朱建傳太
后含怒望溪張耳傳不意君之望臣溪也師古曰望怨望也觖望盧綰傳辠
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決怨家張耳傳貫高怨家知其謀睚
眦杜周傳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睚即眥字謂目匡言舉目相作者即報
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司馬遷傳塞睚眦之辭師古曰睚眦
舉目眥也猶言顧瞻之頓也睚音厓眦音才賜反機陷鼂錯傳爲之機陷孟康曰
機發也陷穽也排擠杜周傳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薛宣傳排擠宗室
排擯劉向傳排擯宗室輘轢灌夫傳輘轢宗室師古曰輘轢謂蹈踐之也
抵梧司馬遷傳贊或有抵梧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牾枝柱
地理志漢中淫失枝柱師古曰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柱置西域

傳以道當爲枉罫心不便也師古曰枉者支柎也言有所罫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

柱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上 **連柱** 朱雲傳既論難連柱判五鹿君師古曰柱也距也音 **掌距** 匈奴傳與相掌距師古曰掌竹庚反謂支柱也音文庚反又丑庚反

詆娸 枚乘傳自詆娸其文 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 **醜詆** 劉向傳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

詆挫 蓋寬饒傳爲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訾毀 地理志好訾毀師古曰言相毀曰訾音子爾反以 **讒就** 陳平傳平長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長讒毒已者得其成計

擿觖 孫寶傳欲擿觖以揚我惡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也擿音它歷反觖音決

繩責 石奮傳君不繩責長吏 **詰責**

賈山傳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 **質責** 汲黯傳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

責四面至 谷永傳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引繩**

排根 灌夫傳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弃者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爲根格

譙讓 高紀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以 **辯數** 陳勝傳自辯數乃罷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數音山羽反

短惡 陳平傳人有短惡嘗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謗毀之

訐揚 趙后傳訐揚幽昧之過

汙衊 文三王傳汙衊宗室師古曰衊音秣謂塗染也

督過 高紀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妒嫉 劉歆傳懷妒嫉 或 **妬媢** 五行志桓何妬媢之心師古曰媢謂夫妬婦也

相駁 薛宣傳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雜 **過直** 地理志報仇過直師古曰直亦當也

有隙 高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閒隙言乖離不合

有纖介 孫寶傳疑呂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自解 項籍傳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 **自白** 吳王傳無以自白師古曰自明也

知其解 呂后傳君知其解不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

德不竟 韓信傳公小人爲德不竟 **不右** 翟方進傳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

不肯仞 孟喜傳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亦名也 **掎** 息夫躬傳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

給 高紀給爲謁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給音徒在反頊籍傳田父紿曰左

界 揚雄傳界涇陽蘇林曰界間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

乘 禮樂志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 **提** 吳王傳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旋計反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

嫮 韓安國傳卬以嫮鄙小縣服虔曰嫮夸妬也晉灼曰嫮音拆嫮之嫮

攝使 張耳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溷女 陸賈傳毋久溷女爲也師古曰溷亂也亂累波也

乘間 鄒陽傳乘間而請師古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

併力 項籍傳與齊併力擊常山 **面約** 吳王傳至

膠西面約之

在亾 爰盎傳不以在亾爲辭師古曰或實任家而辭亾不在

蹉跌 朱博傳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下風 鄒陽傳鄒高下風之行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賈誼傳得佐下風

相然 張耳傳相然信必

易與 項籍傳漢易與耳韓信傳知信爲人易與耳李廣傳胡虜易與耳

斥臧否 鄭當時傳不敢甚斥臧否

媿人 龔遂傳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厚也

相放 成許后傳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漸靡 衡山王傳賛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

顧金錢 季布傳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成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

塞責 項籍傳誅將軍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東方朔傳必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

塞望 高五王傳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

頌禁 吳王傳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

乖忤 成許后傳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忤違也

舛午膠戾 劉向傳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

乖刺 劉向傳膠戾乖刺杜欽傳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

衆讙 成許后傳以息衆讙師古曰讙諱衆議也音許元反

適用 項籍傳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用

阿尊 劉向傳不能阿尊事賢

官婿 翟方進傳官婿邪臣欲以徼幸

游婿 地理志游婿富賢

刷恥 武紀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敢行貨殖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

提空名 黥布傳提空名以嚮楚師古曰提舉也

根柢之容 鄒陽傳素無根柢之容蘇林曰根音帶

追趨逐耆 楊雄傳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師古曰追趨逐耆隨所趨嚮愛嗜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趣耆讀曰嗜

事發相重 劉澤賛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

何等不可 宜許后傳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一坐盡傾 相如傳相如爲不得已而彊往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

兩漢雋言卷之五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廸知穉哲校

顥蒼篇

顥蒼 賓戲超忽荒而躆顥蒼師古曰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顥穹 封禪書鞏自顥穹師古曰顥穹皆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

渾元 幽通賦渾元運物師古曰渾元天地之氣也渾音胡昆反

天淵 賓戲聲盈塞於天淵

堪輿 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愼云堪天道輿地道也甘泉賦曰屬堪輿以壁壘兮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

九天 郊祀志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

九重 禮樂志九重開師古曰天有九重

九閡 又專精厲志逝九閡如淳曰閡亦陔也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閡合韻音敗又音亥

九閎 揚雄傳騰九閎師古曰九閎九天之門

三靈 校獵賦上獵三靈之流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

三光 文紀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

三辰 律歷志三辰之會交矣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五行志悞三出三巳三辰除韋昭曰若從寅至辰也

泰階六符 藝文志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泰觀色以知吉凶故曰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大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漫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

合璧連珠 律歷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

天清日晏 校獵賦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無雲

晏溫 郊祀志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而溫

東君 郊祀志晉巫祠東君師古曰東君日也

倒景 郊祀志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金波 郊祀志歌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

奔星 子虛賦奔星更於閨闥師古曰奔星流星也

景星 天文志天腥而見景星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逕亦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

星合爲歲星天文志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
景星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
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天文志
十二而行二十八宿而周天常宿經星常
宿靈星郊祀志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長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星文紀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
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
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
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
三丈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欃槍大
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人
賦欃欃槍以爲旌兮張揖曰彗星爲欃招搖
槍師古曰欃音初感反槍音初衡反
反離騷招搖紀于周正應劭羽林天軍天文
曰招搖斗柄星也主天時志虛

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
陰陽始終之處際會之間恒多姦邪故設羽
林爲權衡又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飛流又
軍衛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也彗
孛飛流孟康曰飛絕迹暈適背穴抱珥又暈
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適背
穴抱珥虹蜺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
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
其形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
淳曰暈讀曰運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
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虹蜺又
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抆傷也上
如淳曰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爲宛虹子虛賦
虹雌爲蜺虹或作虹蜺讀曰齧宛虹拖
於楯軒師古曰宛風伯雨師河東賦叱風伯
虹屈曲之虹也於南北兮呵雨

師於八風禮樂志四冊遮代八風生師古曰
西東八方之風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
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
京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
廣莫還風京房傳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
風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
一日爲還風還風暴風也衝風韓安國傳衝
風爲教令言正令還也風之衰不能
起毛羽師古曰衝風河東賦風發飇拂
疾風之衝突者也飇拂師古曰飇風也
必遙屏翳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
反劭曰屏翳天神使也風伯師古曰屏步
明豐隆大人賦涉豐隆之滂濞應劭曰豐隆
反雷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
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格澤又
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格澤

之脩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
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建此氣爲長竿也
師古曰格胡各旬始又垂旬始以爲幓兮李
反澤必各反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
北方黔雷又右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黔
旁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詞
召黔嬴而見之沆瀣又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或曰水神也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
言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
并天地玄黃之氣爲六氣師古曰沆胡朗反
瀣音列缺又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
蟹天闕也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列
缺氣去地二膠葛楊雄傳欃膠葛師古
千四百里曰膠葛上清之氣也青煒
王莽傳青煒登平考景以瞿服虔曰煒音暉
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

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 赤煒 又赤煒頌平 白煒 又白煒象平 玄煒 又玄煒和平 揚眉 翟方進傳令提揚眉服虔曰提攜提星揚眉揚其茲角也 奮角 又狼奮角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茲角也狼茲角則盜賊起 膏露 鼂錯傳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 木介 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水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西顥沆碭 禮樂志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師古曰沆音湖浪反碭音蕩沆碭白氣之貌也 閶闔 禮樂志游閶闔應劭曰閶闔天門 玉臺 又觀上臺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 捫天 子虛賦仰捫橑而捫天師古曰捫摸也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 指象 杜業傳以指象爲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

指意告喻人 閉陽縱陰 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蒙霜露沫風雨 淮南王傳高帝蒙霜露沫風雨師古曰沫亦頮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 天閫地垠 甘泉賦天閫決兮地垠開師古曰天閫天門之閫也決亦開也 天動地岋 校獵賦天動地岋蘇林曰岋音岋動搖之岋師古曰岋音五合反 天地剖判 陸賈傳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泰元媼神 禮樂志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李奇曰媼神地也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 際天接地 嚴助傳際天接地 隆天重地 東方朔傳隆天重地夾無

以塞責 參天貳地 相如傳勤思乎參天貳地 九垓八埏 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今韻音弋戰反

異時篇

異時 食貨志異時算軺車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 曩時 賈誼傳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 日者 高紀日者荊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 間者 文紀間者諸呂用事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 迺者 元紀迺者火災 乃者 蕭何傳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 屬者 李尋傳屬

者頗有變改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之欲反 鄉者 張耳傳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 比歲 成紀比歲不登師古曰比頻也 間歲 食貨志間歲萬餘人師古曰間歲隔一歲 旬歲 翟方進傳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隷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歲滿也若十日之一周 間不一歲 伍被傳間不一歲師古曰中間不經歲也 比年 宣紀比年豐師古曰比頻也 往年 黥布傳往年殺韓信 異日 高紀異日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 先日 鄒陽傳吾先日欲獻愚計 翌日 武紀翌日發嵩高應劭曰翌明也 曠日 賈山傳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空廢時日 旦日 又旦日合戰師古曰旦日明旦也 移日 夏侯嬰傳與

祖訥卞嘗不移日也田蚡傳奏事語移日

罔日 韋玄成傳退其罔日師古曰懼非所居聚退無日罔

旋日 李尋傳不旋日而至

朝日 于定國傳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鮑宣傳諸生朝日遮丞相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欲入朝也

差一二日 周亞夫傳聞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

前是 五行志前是天不見災者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

近屬 杜周傳察近屬之符驗師古曰近屬者謂淺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

屬聞 谷永傳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之欲反

屬過 傅介子傳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屬耳 霍光傳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

曰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

食頃 郊祀志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

居有頃 東方朔傳居有頃聞上過

有頃 遣氏傳有頃客出

居頃之 匈奴傳

居無幾 韓安國傳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居無何 李廣傳居無何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

居無幾何 匈奴傳居無幾何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

無幾 原涉傳至官無幾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幾何 五行志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

七始 禮樂志七始華始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

四始 天文志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四始者候之日

三始 鮑宣傳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

也

三朝 孔光傳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一統 律歷志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

六辰 五行志蜺直而寒六辰韋昭曰六辰謂從卯至申

五子 律歷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

參陽 翼奉傳歷中甲庚律得參陽張晏曰甲庚皆三陽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陽也

三七 谷永傳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

三阨 翟義傳危亂漢朝以成三阨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

陽九 律歷志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

元之餘氣也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

蔀首 律歷志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蔀首也

府首 律歷志終六府首師古曰府首即蔀首

盛秋 李廣傳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秋盛

隆冬 武紀迫隆冬至

正月 高紀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

後九月 又秦二年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

之厯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斷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未改秦厯之前迄至高后文帝景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厯廢也

期有月 武紀廢期有月而民未諭如淳曰期音朞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期有餘月矣

一月

四十五日 食貨志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驚蟄 律歷志諏訾中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日雨水

雨水 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日驚蟄

穀雨 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

清明 又中昴八度清明令日穀雨

伏祠 郊祀志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臘月 陳勝傳臘月莊賈殺勝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十二月涉夊瓚說是也

臘 嚴延年傳毋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伏臘 揚惲傳歲時伏臘

折膠 鼂錯傳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

龍虎 幽通賦伯徂歸於龍虎孟康曰晉文公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爲龍酉爲虎也

日旰 張湯傳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

日暮 主父偃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年齒老也

日薄 反騷恐日薄於西山

日且入 霍去病傳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

陽鼂 校獵賦天子遹以陽鼂始出虖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

昒昕 幽通賦昒昕寤而仰思兮孟康曰昒昕早旦也師古曰昒音忽昕音欣

昒爽 郊祀志冬至昒爽師古曰昒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昒音忽相如傳留爽闇昧得耀乎光明

遲門 高紀遲門圍宛城三帀師古曰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門變爲去聲音文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邌亦緩之義也音黎

遲旦 南粵傳遲旦城中皆降

先平明 叔孫通傳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

白晝 賈誼傳白晝大都之中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

薄暮 呂后紀終日春薄暮

餔時 高后紀日餔時

宿夜 哀紀宿夜憂勞

夜過半 陳湯傳夜過半人乘城乎

西征 悼李夫人賦超兮西征師古曰以日爲踰故言西征

上宿 郊祀志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

景靡 王褒傳忽如景靡師古曰景靡者如光景之徒靡也

須臾 韓信傳得須臾至今賈山傳願少須臾無死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

須搖 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

轉旋 許后傳轉旋且索師古曰轉旋言須臾之間

轉漏 王莽傳轉漏之間

淹速 賈誼傳淹速之度師古曰淹遲也

迎日 郊祀志皇帝迎日推策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勝日 又以勝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

令日 韋玄成傳郎以令日師古曰令善也

謂古日也 **便時** 王后傳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 **昭時** 終軍傳宜因昭時令日師古曰昭明也 **靈辰** 甘泉賦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 **標季** 谷永傳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 **窮宙** 幽通賦迺窮宙而達幽應劭曰往古來今曰宙聖人極古今通幽微也 **終今** 南粤傳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 **靡旗** 長揚賦曰未靡旗師古曰未靡旗不移景也 **白駒過隙**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張良傳如白駒之過隙 **億載** 長揚賦規億載恢帝業 **生平** 張耳傳生平聞耳餘賢 **平生** 王辛傳平生獄上呼因張晏曰平生先時也 **晚節** 田蚡傳及孝景晚節師古曰晚節猶末時也 **末路** 鄒陽傳晚節末路 **春秋長** 劉澤傳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 **春秋高** 蘇武傳陛下春秋高 **春秋富** 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曹參悼惠王富於春秋 **鼎盛** 賈誼傳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 **年稺** 鉤弋傳以其年稺母少 **齒臷** 孔光傳犬馬齒臷師古曰臷老也讀與耊同 **朝暮人** 楊惲傳大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 **旦暮死** 張耳傳今王與耳旦暮死 **時時** 酈食其傳時時問邑中賢豪張良傳時時從漢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日日** 賈山傳直與之日日射獵鄧通傳尊

幸之日日與 **同年而語** 過秦論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 **同日而論** 王莽傳豈特與若匹者同日而論哉 **同日道** 張耳傳臣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 **分卦直日** 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 **建元** 武紀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太初** 又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太初 **五部** 律歷志起五部應劭曰五部金木水火土也 **五勝** 又頻推五勝孟康曰五行日勝秦以周爲火用水勝之 **癉熱** 嚴助傳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 **必蘉** 賈誼傳日中必蘉孟康曰蘉音衛暴蘉也師古曰蘉謂暴曬之也

宇內篇

宇內 武紀章與宇內之士師古曰天地四方爲宇 **方內** 嚴助傳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方外** 元紀方外蒙澤 **函夏** 河東賦以函夏之大漢兮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含同 **諸夏** 刑法志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也 **上方** 翼奉傳上方之情樂也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 **下方** 又下方之情哀也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

也陝氣所萌生故爲下 **萬區** 地理志得自里之閔萬區故稱萬閾 **八區** 揚雄傳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 **八紘** 又燭六合輝八紘師古曰八紘八方之綱維也 **八埏** 封禪書下泝八埏孟康曰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韵音弋戰反 **八方** 相如傳八方之外師古曰四方四維謂之八方 **八荒** 過秦論并吞八荒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六合** 相如傳六合之內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六幕** 禮樂志紛紜六幕浮大海師古曰六幕猶言六合也 **四極** 又四極爰轃師古曰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 **四表** 蕭望之傳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 **四鄰** 禮樂志包四鄰師古曰四鄰四方 **十二州** 地理志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師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營州故曰十二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流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 **八鎮** 校獵賦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 **輿地** 淮南王傳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從衡** 刑法志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爲從秦國爲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爲衡也 **內郡** 成紀詔內郡舉賢良方正師古曰內郡謂非邊郡 **旁郡** 黥布傳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支郡** 鼂錯傳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比郡** 嚴延年傳及比郡爲守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 **闔郡**

武紀闔郡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闔郡之中故云闔郡[illegible] 河東吾股肱郡 **天下咽喉** 嚴延年傳河南天下咽喉師古曰咽喉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咽一千反 **方制** 地理志方制萬里師古曰方制制爲方域也 **形制** 酈食其傳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 **提封** 刑法志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匡衡傳樂安鄉本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規土** 武五子傳規土連城師古曰規畫也 **都會** 地理志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又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天府** 張良傳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 **斥境** 地理志開地斥境 **窮里** 趙廣漢傳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製里** 鼂錯傳製里割宅 **里所** 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 **戚里** 石奮傳從其家長安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 **陵里** 又從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 **五陵** 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 **縣道** 文紀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有蠻夷曰道 **鄙小縣** 韓安國傳即以嫣鄙小縣師古曰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 **下縣** 文翁傳招下縣子弟師古曰下

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 **國邑** 百官表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鄉聚** 平紀鄉曰庠聚曰序師古曰聚小於鄉五行志雨壞鄉聚民舍 **市井** 貨殖傳商相與語則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 **接比** 地理志吳粵與楚接比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 **比境** 諸侯王表諸侯比境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比音頻寐反 **地比** 食貨志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 **同壤** 孫寶傳幸同土壤 **接壤** 武紀兩國接壤 **壤斷** 溝洫志水絕壤斷 **反壤** 又有塡於反壤之害師古曰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

縣隔 高紀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師古曰李應得之 **要害** 西南夷傳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 **醜地** 項籍傳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 **易地** 鼂錯傳平原易地師古曰易亦平也 **地著** 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著音直略反 **土著** 張騫傳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 **客土** 成紀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 **康衢** 賓戲甯戚激聲於康衢鄭氏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 **孔道** 西域傳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 **間道** 高紀從間道走軍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 **棧道** 又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 **複道** 又從複道上如淳曰複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甬道** 又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 **子午道** 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間路** 韓信傳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 **路陝** 禮樂志陋路陝

師古曰路陝路傍 **閭巷** 韓王信傳陛下擢僕閭巷 **閭閻** 表閭閻偪於戎狄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 **閭左** 食貨志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左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 **立錐** 張良傳無立錐之地 **容車之地** 鄒陽傳梁王願賜容車之地 **四通五達** 酈食其傳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幷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四分五裂** 鄒陽傳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

四分五剖 揚雄傳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道其分離之意

天漢 蕭何傳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臣瓚曰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

全晉 地理志自全晉時

新秦 食貨志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襍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新豐 地理志新豐秦曰驪邑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氏以實之故號新豐

閩粵 高紀今以為閩粵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虫音許尾反

牂柯 地理志牂柯郡師古曰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杙音弋

頓丘 地理志頓丘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

會稽 司馬遷傳上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

馬邑 地理志馬邑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

北假 元紀北假田官晉灼曰北假地名

盟津 地理志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

湯沐邑 高紀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采地 刑法志卿大夫采地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菜非也

比地 天文志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近地也

亾厓 校獵賦西暢亾厓

河山篇

河山之陽 司馬遷傳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山陽陰道 郊祀志上自泰山陽從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被山帶河 婁敬傳秦地被山帶河

探巖排碕 校獵賦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師古曰巖水岸嶔岩之處也碕曲岸也鉅依反

四隤山 項籍傳因四隤山孟康曰四下隤陁其

也

祁連山 霍去病傳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

三嵏 校獵賦虎路三嵏師古曰三嵏三峯聚之山也

九嶷 武紀望祀虞舜于九嶷師古曰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

五領 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師古曰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

上領 溝洫志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領山頭也

山隅 長楊賦列萬騎於山隅

山阯 郊祀志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音止

瀕山 溝洫志趙魏瀕

山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

陂山 又陂山通道師古曰陂山因山之形也音彼義反一曰陂山過山之流以爲陂也音彼皮反

山椒 悼李山賦釋輿馬於山椒兮孟康曰山椒山陵也

巖突 子虛賦巖突洞房師古曰於巖穴底爲室若籠突然潛道臺上

堆埼 子虛賦激堆埼張揖曰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埼音巨依反

林莽 長楊賦羅千乘於林莽師古曰草平曰莽

林薄 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師古曰草叢生曰薄

介丘 相如傳以登介丘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登太山封禪

夷嵕 子虛賦夷嵕築堂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嵕言平山而築堂於其上嵕音子公反

郊藪 公孫弘傳麟鳳在郊藪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

郊 汲黯傳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

崇藪竇澤 五行志不崇藪不竇澤師古曰崇聚也藪謂澤之無水者竇穴也

衍沃原隰 貨殖傳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溉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

溪谷 子虛賦振溪通谷張揖曰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

勃澥 子虛賦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別枝也

潢洿 食貨志塞川原爲潢洿師古曰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

汙澤 溝洫志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反

經川 鼂錯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

洪原 相如傳乃堙洪原

皇波 反騷超既離虖皇波晉灼曰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

游波 溝洫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

隑州 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隑州兮師古曰曲岸頭曰隑隑即碕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隑音鉅依反

濆出 文紀山崩大水濆出師古曰旁決曰濆上湧曰出

八藪 嚴助傳八藪爲圃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八川 子虛賦蕩蕩乎八川分流師古曰霸滻涇渭灃鎬潦潏是爲八川潦音牢

九淵 賈誼傳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九河 地理志九河既道師古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是曰九河

五河 大人賦碣度九江越五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四瀆 郊祀志四瀆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

六輔 倪寬傳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曰非也溝洫志云寬奏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輔小渠以三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朝是也馬說三河之地哉

三泉 賈山傳下徹三泉絕宜傳退入三泉火亾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枕江 嚴助傳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

波河 西域傳旁南山北波河師古曰波河循河也波音彼義反

瀕河 成紀行舉瀕河之郡師古

曰瀕水厓也瀕河言傷河也**濱海**石僑傳歷
瀕音頻又音賓又音步浪反山濱海師
古曰濱海者循**負海**五行志負海至北邊師
海涯而行也古曰負海猶言背海也
又負海**環水**高紀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文
之國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師
古曰環**環隄**翟義傳擺里環隄**絕河**高紀絕
音官反師古曰環曲之隄河津師
古曰直**涉河**驟布傳使布先涉河師古**徑澤**
渡曰絕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高紀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趨浥**子虛賦
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踰波趨
浥郭璞曰浥窊陷也**下瀨**又溢溢下瀨師**批**
師古曰浥音乙業反古曰瀨疾流也
巖又批巖衝雍師古曰批反擊也**臨坻**又臨
言水觸枇巖崖批音步結反坻注
堅師古曰坻謂水由隆高處也**跳沫**又馳波
終南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遲跳沫師
古曰言水波急馳而**負郭**陳平傳家乃負郭
白沫跳起汨濦然也窮巷師古曰負謂
荷**壟上**陳勝傳輟耕之壟上師古**鴫中**田橫
也曰壟上謂田中之高處傳入
海居鴫中韋昭曰海中山**脽上**武紀立后土
曰鴫師古曰音丁老反祠于汾陰脽
上蘇林曰脽音誰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
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
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
故轉而爲脽字耳故漢舊儀云葵上**江皐**
賈山傳江皐河瀕李**岸脅**五行志傷**江潭**反
奇曰皐水邊淤地也著岸脅驗
因江潭而淮記蘇林曰**井眉**陳遵傳居井之
潭水邊也師古曰音尋眉師古曰眉井

邊地若人曰**商顏**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
上之有額師古曰商顏商山之顏也
謂之顏者譬人之額顏也**海瀕**雋不疑傳**水**
亦猶嶺象人之頸領也竊伏海瀕
又水隤以絕商顏**水維**又久不反兮水維
隤師古曰下流曰隤緩師古曰水維水
之綱**水門**又爲石隄多張水門如淳曰
維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隄激**
溝洫志爲石隄激師古曰激音聚石**釃渠**溝
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洫
志遮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石菑**溝洫志
釃分也師古曰釃音山支反隤林竹
分捷石菑師古曰石菑者謂臿石立之然**楗**
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臿耳音側其反
又負薪寘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如淳曰
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種接之水稍弱補

令客謂之揵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金隄**
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揵音其偃反
子虛賦上金隄師古曰金**金城湯池**蒯通傳
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皆爲金
城湯池師古曰金以喻**湯谷**子虛賦右以湯
堅湯喻沸熱不可近谷爲界師古曰
湯谷日所出也許**浙江**項籍傳東遊會稽度
愼云熱如湯也浙江晉灼曰江水至
會稽山陰**徒駭**溝洫志九河之名有徒駭胡
爲漸江蘇鬲津師古曰徒駭者言禹
治此河用功極衆**陽曲**地理志陽曲應劭曰
故人徒驚駭也河千里一曲當其陽
故曰**上游**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
陽曲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
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匈奴傳或言匈奴從
上來厭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而北來故

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水也**碣石**武紀至碣石文穎曰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然特立之貌也**椽欒**甘泉賦登椽欒而翊天門兮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昆鄰**校獵賦東延昆鄰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鄜衍**郊祀志夢黃蛇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鄜**夷陸**子虛賦散渙夷陸師古曰夷平也廣平曰夷**皐陸**郊祀志河溢皐陸師古曰皐水旁地廣平曰皐言水泛溢自皐及陸**沮陸**石奮傳河水沮陸晉灼曰沮漫也師古曰高平曰沮**陸海**地理志秦地號稱陸海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東方朔傳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膏腴**地理志爲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之下肥曰腴故取諭云田蚡傳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谷永傳食膏腴之都**磽陿**景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師古曰磽謂磽埆瘠薄也陿謂偏隘也**陿阸**刑法志其生民陿阸師古曰陿地小也隘險固也**阸陿**周亞夫傳必置間人於穀黽阸陿之間**迫阸**溝洫志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阸陿**諸侯王表阸陿河洛之間應劭曰阸者狹也陿者踦踞也踦踞不安也師古曰阸音於懈反陿音區**陿中**趙充國傳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師古曰山陿而夾水曰陿四望陿名陿音狹**徯隧**貨殖傳增弋不於徯隧師古曰徯隧徑道也徯音奚**徑易**溝洫志至河三百餘

里徑易師古曰徑直也易音弋豉反**回遠**食貨志淵瀆回遠師古曰回山紆也音胡內反**斗入**郊祀志盛山斗入海師古曰斗絕也**斗辟**匈奴傳漢亦斥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也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股引**溝洫志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逆折**子虛賦橫流逆折**舃鹵**溝洫志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師古曰舃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澤鹵**主父偃傳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洳多草鹵**沈斥**刑法志除山川沈斥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句廉**趙充國傳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廉**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廉側隅也**壖地**食貨志曰其官壖地師古曰壖餘也官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壖音而緣反**廟壖**鼂錯傳內史府居太上之廟壖中師古曰壖者內垣之外游地也**谷汲**地理志山居谷汲**亭居**西域傳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桃華水**溝洫志來春桃華水盛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泉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疆易**食貨志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生故曰易**苑囿園**高紀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園**胡苑**張良傳比有胡苑之利師古曰比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溝洫**

志應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

巀嶭 子虛賦九嵕巀嶭師古曰巀嶭山即今所謂嵯峩山也在三原縣西也巀音嶻嶭音齧巀嶭又音在割五割反

解谷 律歷志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

灑沈 相如傳灑沈澹災師古曰灑分也沈深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其災灑音所宜反

臨厠 劉向傳居霸陵北臨厠服虔曰臨厠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臨近霸水帝登其山以遠望也

決莽 子虛賦過乎決莽之埜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

湓溢 溝洫志河水湓溢師古曰湓涌也音普頓反

陻塞 石奮傳河水滔陸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塡也音因

崩阤 劉向傳山陵崩阤師古曰阤下頹也音丈爾反

東崖 息夫躬傳狂夫嘄謼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

西邸 溝洫志中山西邸瓠口師古曰邸至也

北隙 地理志北隙烏丸夫餘如淳曰隙際也

朝夕之池 枚乘傳不如朝夕之池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爲池也

環城 陳湯傳四面環城師古曰環遶也音患

襄城 五行志宋中幾不襄城師古曰襄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襄音初爲反

反城 王莽傳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反音幡今語賊猶曰幡城

乘城 高紀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

嬰城 蒯通傳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

薄城 陳湯傳湯令軍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

城守 高紀閉城城守師古曰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

乘塞 高紀興關中卒乘邊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嶮塞 蒯通傳銳氣挫於嶮塞

距險 高紀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

鑿空 張騫傳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疆外

疆外 匡衡傳淑問揚乎疆外

徼外 鄧通傳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釣反

塞徼

亭隧 匈奴傳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亭徼 食貨志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相如傳至牂牁爲徼張揖曰徼謂以亭石水爲界者也師古曰徼音工釣反

亭障 武紀匈奴壞光祿諸亭障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

邊垂 武紀親省邊垂

三垂 表周市三垂師古曰三垂謂北東南也

四荒 文紀四荒之外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

四貉 禮樂志四貉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

九戎 反騷鬻九戎而索賴

外蠻 鄭吉傳拊循外蠻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

遐夷 王褒傳遐夷貢獻

假狄 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夷遠夷也假即遐字

眣夷 匈奴傳西伯昌伐眣夷師古曰

昳夷即昳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字或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犬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 **鳥夷** 地理志鳥夷皮服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 **昳戎** 五行志申侯與繒西昳戎師古曰昳戎即犬戎亦曰昆夷 **句吳** 地理志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發聲也亦猶越爲于越也 **于越** 貨殖傳猶戎翟之與于越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師古曰于發語聲戎蠻之語則然 **百粵** 高紀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葷允** 霍去病傳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允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熏同 **月蜎** 長楊賦西厭月蜎服虔曰蜎音窟月蜎月所生也 **日域** 又東震日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 **遐方疏俗殊鄰絕黨** 長楊賦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疏亦遠也鄭邑也 **絕國** 武紀使絕國師古曰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絕幕** 武紀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款塞** 宣紀百蠻鄉風款塞來享應劭曰款叩也 **馳義** 陳湯傳呼韓邪單于鄉風馳義師古曰馳義慕義馳馳而來也 **禪王** 衛青傳得右賢禪王十餘人師古曰禪王小王也若言禪將也 **屬國** 霍去病傳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 **槀街** 陳湯傳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 **區脫** 蘇武傳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弃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胡此爲因邊境以爲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 **穹廬**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閼氏** 韓王信傳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一鄣** 張湯傳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

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也 **乘障** 又迺遣山乘障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被邊** 韓王信傳國被邊師古曰被猶帶也 **雄邊** 敘傳以財雄邊師古曰以多財爲邊地之雄豪 **滇池** 西南夷傳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 **弱水** 西域傳條支有弱水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 **龍堆** 匈奴傳踰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蔥嶺** 西則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 **榆塞** 衛青傳案榆谿舊塞 **閬風** 大人賦登閬風而遙集兮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間師古曰閬音浪

卷五終

兩漢雋言卷之六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烝庶篇

烝庶　武紀勸元元屬烝庶師古曰烝衆也　元元　見上又文紀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黎烝　相如傳覺寤黎烝師古曰黎烝衆庶也　品庶　賈誼傳品庶每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　黎元　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　甿隷　過秦論甿隷之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萌民也　氓隷　子孫賦以贍氓隷　民萌　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甿同無知之貌　編列　相如傳編列之民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　編戶　高紀爲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梅福傳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爲庶人也　齊民　食貨志亂齊民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　懷民　序賛保此懷民師古曰懷德之人也　五民　地理志踏游俗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　敖民　食貨志邑亡敖民師古曰敖謂逆心也　末民　又官富實而末民困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浮食奇民　又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　遐萌　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　黔首　藝文志愚黔首師古曰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　懷生　相如傳懷生之類沾濡浸潤　白徒　鄒陽傳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言白丁矣　丁壯　高紀丁壯苦軍旅　謠俗　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　流冗　成紀關東流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　流庸　昭紀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冗食　成紀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師古曰食讀曰飤　名數　石奮傳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孔光傳徒名數于長安　占數　敘傳占數于長安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　自占　食貨志無市籍名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物則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王成傳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修業也　息耗　董仲舒傳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　羸齒　婁敬傳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曰瘠瘠瘦也　庸保　表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　庸作　匡衡傳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爲人作役而受傭也　賣庸　欒布傳賣庸於齊　愍隷　表生爲愍隷師古曰愍隷者言爲徒隷可哀愍之中

佃作篇

佃作　韓安國傳方佃作時師古曰佃治田也　甽田　食貨志后稷始甽田師古

曰𠛐壟也**縵田**又一歲之收當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不爲𠛐者縵音莫幹反**代田**又一畮三𠛐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名田**又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轅田**地理志孝公制轅田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相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是也轅爰同於也**艸田**東方朔傳表屬縣艸田償民師古曰艸田謂荒田未耕墾也**昆田**武紀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池田**元紀池田假與貧民晉灼曰池田苑中田也**藉田**文紀開藉田應劭曰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

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斷則藉非假借明矣**弄田**昭紀上耕于鉤盾弄田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南畮**鼂錯傳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師古曰南畮耕種之處也**甽畂**劉向傳雖在甽畂猶不忘君師古曰甽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爲一畮甽音古犬反字或作畎**阡陌**成紀出入阡陌師古曰秦時商鞅所開也**仟伯**食貨志商君開阡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又云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農**

殖食貨志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劭農**成紀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精異之意也晉灼曰劭勸勉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時召反**菑播**翟義傳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師古曰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火耕水耨**武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艸下水種稻艸與稻並生高八九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艸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穊種**高五王傳深耕穊種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穊音冀**種食**文紀種食未入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爲糧食也種音之勇反**耒耨**食貨志斵木爲耜煣木爲耒師古曰斵斫也煣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輓犂**食貨志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輓引也**力**

本董仲舒傳力本在賢師古曰力本謂勤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生產**高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傭耕**陳勝傳與人傭耕師古曰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爲之耕言賣功傭也**振業**元紀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之令有作振**處業**溝洫志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便得其居業**非業**元紀勞於非業之作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宿麥**武紀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孰故云宿麥**嘉穀玄稷**宣紀嘉穀玄稷降于郡國服虔曰玄稷黑粟也**子穀秬黍**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師古曰子穀猶言穀子耳秬即黑黍**戎叔**天文志風西北戎叔爲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爲成也**穀嗛**郊祀志今穀嗛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言穀稼

尚少未獲豐年也兼音若簾反 **祖饑** 食貨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 **比登** 郊祀志歲比登師古曰年穀頻孰也 **穰歲** 術史傳穰歲餘梁肉師古曰豐穰之歲穰音穰 **歲惡** 薛廣漢傳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 **饑饉** 元紀救民饑饉師古曰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 **枯旱** 食貨志常苦枯旱 **五德** 郊祀志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枯旱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

禳祀篇

禳祀 藝文志禳祀天文師古曰禳除災也 **經祠** 郊祀志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

也 **解祠** 又古天子常以春解祠師古曰解祠者爲祠祭以解辠求福 **類祠** 又類祠泰一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 **叢祠** 陳勝傳叢祠中師古曰叢謂屮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 **侍祠** 景帝紀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云云 **謁款** 相如傳謁款天神文頡曰謁告也款誠也 **廟宇** 郊祀志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列爲五廟各立門室 **祝宗** 又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祝師古曰祝謂主祭之讚詞者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非宗伯及大宗也 **巫先** 又荊巫祠巫先施糜之屬師古曰巫先巫之最先者也 **覡巫** 又在男曰覡在女曰

巫師古曰覡音下狄反 **祕祝** 文紀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腏食** 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腏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腏謂聯綴而祭也音竹芮反食讀曰飲 **天文襢** 武紀修天文襢文頡曰襢祭也臣瓚曰此年初祭泰畤於甘泉此祭天於大襢也祭大則天文從故曰修天文襢也師古曰朝日夕月卽天文襢之謂也 **封禪** 霍去病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爲墠祭地曰禪也 **臚岱** 序贊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 **八鄉** 禮樂志賓八鄉師古曰八鄉八方之神也 **方明** 律歷志祀先王于方明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四方畫六

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 **大折** 郊祀志瘞貍於大折韋昭曰大折謂爲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 **乾封** 郊祀志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 **神揄** 禮樂志神之揄臨壇宇師古曰揄引也言神引來降臨之也揄音踰 **臚驩** 又徧臚驩騰天歌師古曰臚陳也言陳其歡慶令歌上升於天 **馮蠵** 禮樂志馮蠵切和疏寫平晉灼曰馮馮夷也蠵觜蠵龜屬也師古曰馮夷命靈蠵使切厲諸和水伸令之疏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蠵音戈隨反又音攜 **夔魖獝狂** 甘泉賦梢夔魖而抶獝狂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魖神如龍有角人面夔耗鬼獝狂亦惡鬼也師古曰魖音虛獝披聿反 **巫咸** 甘泉賦選

巫咸兮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秦神**河東賦秦神下讋言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爲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代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茸頭是也故曰泰神**金人**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八神**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窮狂凡八神也**鬼趡**河東賦神騰鬼趡師古曰趡走也千笑反又才笑反**偶人**公孫賀傳埋偶人師古曰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血食**高紀使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夕牲**丙吉傳至夕牲日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夕具謂之夕牲**膋蕭**禮樂志膋蕭李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古以蕭焫脂合馨香也膋音來彫反焫音人說反**奉嘗**朱邑傳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嘗禾**郊祀志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鬺亨**郊祀志鬺亨上帝鬼神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薦鬯**宣紀薦鬯之多**權火**郊祀志通權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爲之節度也**燔瘞**終軍傳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瘞之**酹地**傳昭儀傳飲酒酹地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酹音來外反**祝延**又皆祝延之師古曰祝延祝之使長年也祝音之受反**枌榆社**郊祀志高祖禱豐枌榆社

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佰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枌音符云反**公社**郊祀志令縣爲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也**青社**武五子傳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族人炊**郊祀志晉巫祠東君雲中君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饎爨也**禖祝**枚乘傳作立皇子禖祝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皐作祭祀之文也**蹛林**匈奴傳大會蹛林服虔曰蹛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膢**武帝紀膢五月如淳曰膢音樓漢儀註立秋貙膢伏臘曰膢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祓**武衛后傳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自祓除令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發禊音系**中霤**郊祀志祭中霤韋昭曰古者穴居名室中爲中霤**畦時**郊祀志獻公作畦時櫟陽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爲一二時也**釁鼓**高紀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左坐**哀傅后傳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

精祲篇

精祲 匡衡傳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
機祥 趙王彭祖傳不好治宮室機祥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禨淮南子曰荊人鬼越人禨禨祥總謂鬼神之事
眚祥 五行志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
宴娭 禮樂志神來宴娭師古曰娭戲也言庶幾神來宴戲聽此樂也娭音許其反
嘉嚮 宣紀上帝嘉嚮內承福師古曰嚮讀曰饗
嘉況 石奮傳皇天嘉況師古曰況賜也
嘉生 郊祀志神降之嘉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
元符 長楊賦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
熙事 禮樂志熙事備成師古曰福熙之事皆備成熙與禧同
蕃釐 又媼神蕃釐師古曰釐福也
逆釐 揚雄傳逆釐三神
儲祉 相如傳上帝垂恩儲祉師古曰言豫積祉福
錫美 甘泉賦卹偷錫美應劭曰錫與也美饒也言神明饒與福祥師古曰美音弋戰反
禔福 相如傳中外禔福師古曰禔安也音七支反
春祺 禮樂志惟春之祺如淳曰祺福也
珍物 宣紀朕之不明震于珍物蘇林曰震動也師古曰獲珍物而心感動也
發祥隤祉 河東賦發祥隤祉師古曰隤降也
函蒙祉福 禮樂志函蒙祉福常若期師古曰言為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
佻正 又佻正嘉吉弘以昌如淳曰佻讀曰肇肇始也
休嘉砰 隱又休嘉砰隱溢四方師古曰砰音普萌反砰隱盛意
開右 谷永傳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
協氣 相如傳協氣橫流
燭燿 宣紀神光燭燿齊宮

曼壽 禮樂志德施大世曼壽師古曰曼延也
天幸 霍去病傳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徼幸 伍被傳不可以徼幸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
倚異 谷永傳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
託咎 劉向傳託咎此人
詭禍 武五子傳頗詭禍為福師古曰詭猶反也
創䟴 五行志創郝之䟴師古曰創懲乂也音初亮反
宿䟴 賈誼傳畜亂宿䟴
禍烈 鼂錯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宿憂 徐樂傳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
博禍 食貨志博禍可除師古曰博大也
亂從 又云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
亂階 朱博傳職為亂階師古曰階者基之漸也
鬼瞰 揚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師古曰瞰視也
不鄉 五行志以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天心鄉讀曰嚮
阽危 食貨志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阽危欲墮之意也音閻又丁念反
阽於死亡 文紀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五樂篇

五樂 郊祀志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鍾冬

則磬鏗鎗禮樂志但能紀其鏗鎗鼓舞師古
也曰嘉生金石之聲也嘉音丘耕反
生音初鍾虡郊祀志鍾虡銅人師古曰虡神
虡反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爲之因
名曰洪鍾河東賦鳴洪鍾師古曰洪大也尚
虡也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
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璆磬禮樂志
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璆磬金
鼓師古曰璆美筑高紀上擊筑鄧展曰筑音
玉名以爲磬也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
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洞簫元紀贊吹
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洞簫如淳
曰簫之吹簫周勃傳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
無底者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
理絲竹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弦如淳倚瑟
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

張釋之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鳴
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籟子虛賦吹鳴籟楚歌高紀漢四面皆楚歌
張揖曰籟簫也應劭曰楚歌雞鳴歌
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
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
耳若以雞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
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
豈亦雞度曲元紀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
鳴時乎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
詩聲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
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
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抑節又分
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抑節
度蘇林曰抑度也知曲之終始抑度也韋昭
曰節切也謂能分切句樂音之節制也師古

曰韋說歌闋張良傳歌數歌闋師古謳班固
足也曰闋盡也曲終爲闋幽通
賦考遘愍以行謠行相如傳爲鼓一再行師
師古曰徒歌曰謠古曰行謂曲引也古樂
府長歌行短歌謳者武衛后傳爲平陽主謳
行此其義也者師古曰齊歌曰謳
俳倡枚乘傳談笑類俳倡師古朝儀叔孫通
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傳共起
朝儀體郊祀志紀莫緜蕞叔孫通傳爲緜蕞
儀知其儀體埜外應劭曰立竹
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
剪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
蕝師古曰蕞與蕝同槃辟何武傳槃辟雅拜
竝于悅反如說是服虔曰行禮容拜
也師古曰槃辟槃臚句叔孫通傳臚句傳
言辟旋也辟音闢林曰上傳語告下爲

臚下告上都盧漫衍西域傳作巴俞都盧海
爲句也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
之戲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師古曰漫
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
延者蹵鞠藝文志蹵鞠二十五篇師古曰鞠
也以韋爲之實以物蹵蹋之以爲戲
也鞠域呂后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
蹋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居六反
格五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
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
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
曰簺曰乘伍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
曰即今戲射覆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
之簺也覆師古曰於覆器之下置諸
物令闇射之雞卜郊祀志粵祠雞卜李奇
故云射覆曰持雞骨卜如鼠雞露

著張禹傳露蓍正衣冠立筮服虔曰露筮易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蓍州名筮所用也**別著**東方朔傳別蓍布卦**傳漏**董賢傳傳漏作徼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土炭**天文志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上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兩漢雋言卷之七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貨寶篇

貨寶食貨志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又貨寶於金**刀泉**又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行如泉也**布帛**又布於布束於帛如淳曰布於民間李奇曰束聚也**金錢**惠紀二下后錢二萬將軍四十金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麟趾褭蹏**武紀更黃金爲麟趾褭蹏以協瑞馬應劭曰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以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褭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褭音奴了反**金溢**食貨志秦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黃白**淮南王傳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黃冶**郊祀志黃冶變化晉灼曰道家言冶丹沙金變化可鑄作黃金也**九府圜法**食貨志太公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

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莢錢食貨志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

法錢又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

姦錢又姦錢曰多

錢質又盜摩錢質而取鋊如淳曰錢一面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錢

周郭又鑄五銖錢周郭其質金不可得摩取鋊孟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

鋊又見上臣瓚曰許愼曰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師古曰鋊音谷

連錫又凡寶貨皆用銅殽以連錫師古曰許愼云連銅屬也

赤仄食貨志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師古曰以赤銅爲其郭也

文幕西域傳罽賓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肉好律歷志今之肉倍好者如淳曰體爲肉孔爲好

朱提銀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師古曰朱提縣名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

刀布文翁傳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上師古曰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齎以爲貨

珠璣地理志多珠璣銀銅之湊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員者

隨珠和璧鄒陽傳雖出隨珠和璧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卞之和即卞和所獻之玉耳

瑄玉郊祀志有司奏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鋗玉禮樂志展詩應律鋗玉鳴晉灼曰鋗鳴玉聲也師古曰鋗音火玄反

黽采子虛賦黽采琬琰師古曰黽古朝字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黽采猶言夜光之璧矣

瑊玏玄厲又瑊玏玄厲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

碝石武夫又碝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蔥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碝音而兗反

赭堊又其土則丹青赭堊張揖曰赭赤赭也堊白堊也師古曰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堊音惡

白坿又雌黃白坿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師古曰坿音附

玫瑰又其石則赤玉玫瑰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

昆吾又琳珉昆吾張揖曰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

橐中裝陸賈傳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師古曰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囊中裝也

珠胎校獵賦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姙然故謂之胎也

流離西域傳琥珀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

訾筭篇

訾筭景紀訾筭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

貧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迺得爲吏十筭十萬也

算賦 高紀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口賦 昭紀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更賦 又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

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讁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收事 宣紀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師古曰收謂租賦也事謂役使

算事 又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

傅 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註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復租稅 高紀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

馬口錢 昭紀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獻程 又令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師古曰程法式也

食租衣稅 食貨志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頭會箕斂 張耳傳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租挈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挈音苦計反

貢棐 食貨志賦入貢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員曰棐師古曰棐讀與匪同

平繇 溝洫志平繇行水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

謂俱得水利也繇讀曰傜

外繇 又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

平賈 又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僦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

移長度 楊惲傳惲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師古曰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任罷 賈山傳百姓任罷師古曰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五均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服諸侯之上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因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脫卒 王溫舒傳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脫漏未爲卒者 **七科謫** 武紀發天下七科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 **九則** 序贊高下九則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 **水衡錢** 宣紀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 **顧山錢** 平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師古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 **禁錢** 賈捐之傳以少

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 **榷酤** 武紀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約音酌 **榷會** 趙王彭祖傳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謂諸縣而專榷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 **辜榷** 翟方進傳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師古曰榷專也辜榷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辠 **公儲** 諸校獵賦開禁苑散公儲 **私府** 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中府** 東方朔傳令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府**

帑 匈奴傳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帑 **倉府** 卜式傳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 **倉廩** 昭紀朕虛倉廩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 **倉庾** 文紀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埜曰庾 **廥積** 天文志胃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藁積爲廥 **饋糧** 韓信傳千里饋糧 **發軵** 馮奉世傳再三發軵[illegible]曰頫背如淳曰軵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軵車而拘音而隴反 **漕輓** 張良傳河渭漕輓天下師古曰輓引也 **流輸** 鄒陽傳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輸將** 晁錯傳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方輸** 枚乘傳方輸錯出師古曰方轂而輸 **轉道** 趙充國傳

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轉道運糧之道也 **飛芻輓粟** 主父偃傳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槀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 **放鑄** 食貨志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 **告緡** 武紀又楊可告緡徧天下師古曰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反告 **緡錢** 武紀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謂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 **藏繈** 食貨志臧繈千萬孟康曰繈錢貫 **無名錢** 張湯傳安世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張晏曰安世以還官不得也 **錢通** 張湯傳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與田甲爲錢財之交 **顧租** 食貨志使天下公得顧租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 **傲貲** 食貨志或不償其傲貲師古曰傲顧也言所輸

賦物不足償其餘飯廟之費也餓音子就反 **共侍** 伎獵賦儲積共侍師古曰共讀曰供 **棄財** 食貨志制吾棄財師古曰可棄之財 **乾沒** 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訾省** 膠西王傳遂為無訾省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 **靡財** 楊王孫傳靡財單幣師古曰靡散也 **墆財** 食貨志富商賈或墆財役貧孟康曰墆停也晉灼曰墆音滯 **更費** 地理志不足以更費應劭曰更償也師古曰言不足償功直也 **富美** 食貨志以致富美師古曰美饒也音弋戰反 **善富** 貨殖傳任氏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 **富埒** 食貨志富埒天子師古曰埒等也 **高訾** 地理志高訾富人師古曰高訾言多財也 **牟利** 食貨志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 **溫厚** 張敞傳居皆溫厚師古曰溫厚謂富足也 **減省** 元紀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單竭** 韓信傳糧食單竭 **騰躍** 食貨志物以故騰躍 **痛騰** 人物痛騰躍晉灼曰痛甚也師古曰言市價甚騰貴也 **翔貴** 又穀賈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貰貸** 食貨志貰貸賣買師古曰貰賒也貸假與也貰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蕭何傳賤貰貸以自汙穢成 **賖貸** 又開賖貸 **逋貸** 武紀諸侯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 **假**

貣 朱建傳假貣服具師古曰貣音土得反 **起責** 谷永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 **折券棄責** 高紀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商賈** 食貨志商賈大者積財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 **畜賈** 又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賈謂賈人之多畜積者 **百賈** 王嘉傳百賈震動師古曰百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 **主辦** 項籍傳每有大繇役及喪梁當主辦 **負進** 陳遵傳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主進** 高紀蕭何為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賮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 **販賣** 禹貢傳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 **駔儈** 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駔子朗反儈工外反 **索衣食** 東方朔傳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索音先各反 **傾家** 陳萬年傳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發取** 成許后傳亦小發取其中

器械篇

器械 宣紀工匠器械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臧為械無臧為器 **什器儲偫** 平紀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

具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儲積也偫具也偫音文紀反
杯器 地理志都邑往往以杯器食
炊食器 淮南王傳給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盃椀之屬
彝器 王莽傳官司彝器師古曰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
閑器 五行志沸湯之在閑器
飲器 張騫傳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師古曰匈奴傳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也韋云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椑音鞞
土缶 五行志穿井得土缶師古曰缶盎也即今之盆
鼎
鬲 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
鬴鬵 五行志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
都竈 又豕出圂壞都竈師古曰都竈烝炊之大竈也
鬴鍑 匈奴傳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鍑釜之大口者也音富
轑釜 楚元王傳爲羹盡轑釜服虔曰音勞轑轢也師古曰以勺轢釜令爲聲也
籩豆 地理志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師古曰以竹曰籩以木曰豆若今之檠也檠音其敬反
醬瓿 揚雄傳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甖也
甖缶 韓信傳以木甖缶度軍服虔曰以木柙縛甖缶以度也師古曰甖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
盧甖 趙廣漢傳虜索私屠酤推破盧甖師古曰盧所以居甖甖所以盛酒也
罍尊 文三王傳孝王有罍尊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
鴟夷 鄒陽傳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榼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幐
玉卮 高紀上奉玉卮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
羽觴 班倢伃賦酌羽觴兮銷憂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
服匿 蘇武傳賜武服匿穹廬孟康曰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醪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甖受二斗所曰服匿
康瓠 賈誼傳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
儋石 蒯通傳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揚雄乏無儋石之儲
籯 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籯笭也楊雄傳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籯爲籯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籯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牢盆 食貨志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
缿筩 趙廣漢傳教吏爲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同
窶數 東方朔傳是窶數也蘇林曰窶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窶數戴器

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賁白圓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蔦之寄生寄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與寄生盆下與寠數揚惲傳鼠不容穴銜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揚惲傳師古曰寠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

薄曲 周勃傳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爲曲也

剞劂 甘泉賦般倕弃其剞劂兮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師古曰剞居爾反劂居衛反

嘉量 律歷志制器嘉量張晏云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量

五量 律歷志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

旁庣 又連上其法用

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

方底 趙后傳綠綈方底師古曰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

筐篋 賈誼傳刀筆筐篋師古曰筐篋所以盛書

篋緘 趙后傳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緘封 宣許后傳滿一篋緘封師古曰緘束篋也音工咸反

碓舂 楚元王傳使杵臼碓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直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舂也

洒削 貨殖傳質氏以洒削而鼎食師古曰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爲洒刷之云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先禮反削先召反

版築 黥布傳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便面 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便音頻面反

屏面 見上王莽傳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

琫珌 王莽傳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師古曰琫音布孔反珌音必

櫑具劍 雋不疑傳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磊

環玦 又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

劍威 衛綰傳劍常威師古曰威謂在削室之中也威音戌削音先召反

鼓刀 樊噲傳贊方其

鼓刀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比踈 匈奴傳上比踈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比音頻寐反踈字若作余

徑路留犁 又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犁飯匕也

罾 陳勝傳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繖蓋四維而舉之罾音曾

罘罔 子虛賦罘罔彌山師古曰罘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詩雉罹于罦罦亦罘字耳罘音浮

繒繳 又微繒出纖繳施師古曰繒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繒仰射高鳥謂之弋射繒音增繳音灼張良傳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紡繳 蘇武傳武能網紡繳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

單極之統 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爲綆索久鋏斷

幷幹也晉灼曰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幷上四交之幹常爲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爲欄者也孟康云鹿盧失其義矣統音綆

長茭溝洫志搴長茭兮湛美玉臣瓚曰竹葦絙謂之茭也所以編置土石也師古曰絙索也茭字宜從竹音交又音爻絙音工登反

髤漆趙后傳殿上髤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髤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着漆者謂之捎漆捎卽髤聲之轉重者髤字或作髹今關西俗云黑髤盤朱髤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燎火食貨志省費燎火師古曰燎所以爲明火所以爲溫也

熅火蘇武傳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炎者也音於云反炎音弋贍反

作炭竇后傳入山作炭

束縕蒯通傳束縕乞火師古曰縕亂麻音於粉反

擁篲高紀太公擁篲師古曰篲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

款識郊祀志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博具五行志張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

邛杖長騫傳見邛竹杖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爲杖

積竹杖武五子傳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

靈壽杖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三服篇

三服元紀罷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春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卽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

元服昭紀帝加元服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

竹皮冠高紀以竹皮爲冠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韋昭曰竹皮筠也今南夷取竹纫時績以爲帳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

仄注冠五行志昌邑王賀遣治仄注冠師古曰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非法冠及高山也

鵕鸃冠佞幸傳郎侍中皆鵕鸃冠貝帶師古曰以鵕鸃毛羽飾冠司馬相如傳師古曰鵕鸃鷩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爲山鷄其實非也

桂後惠文張敞傳當以桂後惠文彈治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桂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爲名耳師古曰纚卽今方目紗也山爾反卷去權反

戴縰揚雄傳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縰韜髮者也音山爾反

皮弁素績平王后傳劉歆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襞績之若今之襈爲也

飛翮纓江充傳冠飛翮之纓服虔曰以鳥羽作纓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

禪纚又冠禪纚步搖服虔曰冠禪纚故行步則搖師古曰纚織絲爲之卽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

紗縠又衣紗縠禪衣師古

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又師古曰禪衣
輕者爲紗縐者爲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
中禪也又曲裾後垂交輸長安又
禪音單**曲裾**曰曲裾者如大人之也**交輸**如
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
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
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戴勝**大人賦
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覩西王
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師古雋不
曰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著冒**疑傳
著黃冒師古曰冒所以覆周勃傳太后
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冒絮**以冒絮提文
帝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
上巾爲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
頭提五行志成帝微行從人皆白衣
擲也**袒幘**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韈**
纊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曰黈
黃色也纊緜也以黃緜爲丸用組懸之於
冕垂兩耳旁**朱紱**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曰
示不外聽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
亞古非字也故因**委裘**賈誼傳植遺腹朝委
謂之紱字又作韍裘孟康曰委裘若容
衣天子未坐朝**袨服**鄒陽傳袨服叢臺之下
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袨服盛服也袨
音**便衣**李陵傳陵便衣獨步出營師**褎衣**雋
縣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袁也不
疑傳褎衣博帶師古曰褎大裾也言著褎大
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爲朝服垂褎
之衣**褚衣**兩粵傳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非也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
衣曰褚上中下者緜之多少**阜衣**蕭望之傳
厚薄之差也褚音竹呂反臣敞備阜

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牛衣**王章傳臥牛
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衣中師古曰
牛衣編亂麻爲之即**玉衣**霍光傳璧珠璣玉
今俗呼爲龍具者衣師古曰漢儀注
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已
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綴
以黃**短衣楚製**叔孫通傳服短衣楚製師**襜**
金縷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雋不疑傳一男子衣黃襜褕師古曰襜褕
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何並傳被
其襜褕師古又曰**繡袷綺衣**匈奴傳服繡袷
襜褕曲裾禪衣也綺衣長襦錦袷袍
各一師古曰袷者衣無絮也袷綺衣**諸于**元
以繡爲表綺爲裏也袷音工洽反后
傳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偏諸**賈誼傳爲之
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繡衣絲履偏
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
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
車馬裘其上爲乘**敝膝**東方朔傳主自執宰
車及騎從之象也敝膝師古曰爲賤者
之**綺襦紈絝**敘傳在於綺襦紈絝之間晉灼
服曰白綺之襦氷紈之絝也師古
日紈素也綺今細綾**窮絝**上官后傳宮人使
也並貴戚子弟之服令皆爲窮絝多其
帶服虔曰窮絝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
古曰窮絝即今之緄襠絝也緄下昆反**大**
袑朱博傳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綢繆**張敞
袑孟康曰袑音紹謂大袴也傳內
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裘結束綢繆東
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韝**方
朔傳董君綠幘傅韝師古曰**裋褐**貨殖傳貧
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者裋褐不

完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裋音豎
貢列傳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
結繪 五行志視不過結繪之中師古曰繪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
弋綈 武紀贊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
方領 廣川王傳剌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繢方領方領上服也
中帬 石奮傳取親中帬廁腧師古曰中帬若今言中衣
廁腧 又上蘇林曰腧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腧行清也孟康曰腧行清腧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腧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腧師古曰廁腧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鎧扞 尹賞傳被鎧扞師古曰鎧甲也扞臂衣也
犢鼻褌 相如傳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衳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衳音之容反
起衣 酈食其傳輟洗起衣師古曰起衣著衣也
更衣 灌夫傳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
摳衣 王式傳摳衣登堂師古曰摳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
攝齊 朱雲傳攝齊登堂師古曰齊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撫衿 鄒陽傳彖足撫衿
斂衽 張良傳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
蜚纖垂髾 子虛賦蜚纖垂髾師古曰纖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非髾垂也纖音纖髾音所交反
玉綏 又繆繞玉綏師古曰以玉飾綏綏即今之所謂采緌垂鑷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參繯音隈
攘袂 鄒陽傳攘袂而正議師古曰攘捋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捋臂耳

囊衣 王吉傳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
一襲 叔孫通傳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
霧縠 子虛賦垂霧縠張揖曰縠縐如霧垂以爲裳也師古曰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縐文也
獨繭 子虛賦曳獨繭之褕袘騶璞曰獨繭一繭絲也
繒練 王莽傳太后宜且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
纂組 景紀錦繡纂組害女紅應劭曰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
冰紈純麗 地理志齊俗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師古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
綺縠絺紵罽 高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師古曰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也罽音居例反
阿錫 禮樂志曳阿錫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也
魯縞 韓安國傳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也
紵縞 子虛賦褕紵縞師古曰紵纖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
緵布 王莽傳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反
荅布 貨殖傳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搨音非也
荃葛 江都王建傳遺建荃葛師古曰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荃今南方箭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襞積 子虛

賦褒積褰縐師古曰褒積即今之帬襵古所謂皮弁素積者即謂此積也褒音壁

佩離 班倢伃賦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

褖飾 平王后傳今孫建世子褖飾將豎往問疾師古曰褖緣飾也音丈又音彖一曰褖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爲之

綠䵂 王莽傳莽受綠䵂袞冕衣裳師古曰此䵂謂蔽膝也或謂韍

襁褓 宣紀在襁褓孟康曰襁小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繃也繃音補耕反

凶服 尹賞傳鮮衣凶服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

珠襦玉柙 董賢傳及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師古曰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鏤要以下玉爲柙至足方縫以黃金爲縷霍光傳太后被珠襦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

韋帶 賈山傳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爲帶無飾也

革鞜 長楊賦革鞜不穿師古曰鞜革履音踏

革舄 東方朔傳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

革履 鄭崇傳爲尚書僕射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

履綦 班倢伃賦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師古曰履下飾也言視殿下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

躧履 雋不疑傳勝之躧履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

句履 王莽傳句履鸞路乘馬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一二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

履空 鮑宣傳衣著衣敝履空師古曰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

苴履 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

脫屣 郊祀志云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

跕躧 地理志彈弦跕躧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字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跟者跕謂輕躡之也

韈係 哀紀起下韈係解

衣冠甚偉 張良傳四人者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車兩篇

車兩 貨殖傳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車輪兩兩而耦

綠車 金日磾傳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

藩車 陳遵傳乘藩車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屛蔽者

安車 杜周傳賜安車駟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

輜車 張良傳彊載輜車師古曰衣車也

軺車 食貨志算軺車師古曰軺小車也音弋昭反

式車 亞夫傳天子爲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

戲車 衛綰傳以戲車爲郎師古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

縣車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安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安車之義以治小[illegible]也

廚車 劉屈氂傳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

軨獵車 宣紀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小馬車 霍光傳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廣柳車 季布傳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鄧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翣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鄧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蕃者耳非此之謂也

皇車幽輵 校獵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師古曰皇車車聲也輵一轄反

騎馳車鶩 東方朔傳騎馳東西車鶩南北

蒲輪 枚乘傳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

驂乘 文紀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校獵賦楚嚴未足以為驂乘

輢輪 五行志匹馬輢輪無反者師古曰輢隻也音居宜反

轉轂 貨殖傳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扶轂 校獵賦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轂擊 匈奴傳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

乘傳 高紀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

衣總反

趣駕 朱博傳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

接軫 相如傳宏夷接軫師古曰軫車後橫木

發軔 河東賦既發軔於平盈兮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

按轡 亞夫傳天子乃按轡徐行

馮軾 酈食其傳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銜橜 相如傳時有銜橜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也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轍跡 賈誼傳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車跡曰轍

方軌橫鶩 賓戲侯伯方軌戰國橫鶩韓信傳車不得方軌師古曰橫鶩謂併行也

回軫還衡 校獵賦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師古曰軫輿後橫木衡轅前橫木

望舒彌轡 又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欲轡徐行故假望舒為言耳彌音莫爾反

歸重 黥布傳歸重於越師古曰重輜重也

輜重 韓安國傳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

輜軿 張敞傳君母出門則乘輜軿師古曰輜軿衣車輜音甾又楚疑反軿音步千反又步丁反

輓輅 婁敬傳脫輓輅蘇林曰輅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軒中 武衛后傳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幰者

乘堅策肥 食貨志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文紀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

蠍如結也

輿轙 禮樂志象輿轙如淳曰轙僕人嚴駕待發之意也師古曰音蟻

踞牽 張良傳下馬踞牽

一封軺傳 平紀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立軺併馬 又四輔公卿大夫博上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輿轎 嚴助傳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

廐置 田儋傳至尸鄉廐置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

騎置 李陵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傳置 文紀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文鷁 子虛賦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方船 酈食其傳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

檥船 項籍傳烏江亭長檥船待服虔曰檥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

刺船 陳平傳贏而佐刺船

濯船 鄧通傳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濯讀曰擢

戈船 武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擊櫂 嚴助傳水居擊櫂

扁舟 貨殖傳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

還舟 鄱陽傳還舟青陽張晏曰還舟聚舟船也

維楫 賈誼傳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楫音集又音接

舳艫 武帝紀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艫音盧

旌枻 子虛賦揚旌枻張揖曰折羽為旌建於船上枻柂也師古曰枻音曳柂音大可反

兩漢雋言卷之八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第室篇

第室 高紀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廣夏** 王吉傳廣夏之下師古曰廣夏大屋也 **殿** 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 **官寺** 元紀敗壞官寺及民室屋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 **府第** 王莽傳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 **東第** 相如傳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 **北第** 夏侯嬰傳賜嬰比北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第宮** 平王后傳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 **府舍** 元后傳令待府舍 **甲舍** 胡建傳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謂公主之宅 **旁舍** 高紀適從旁舍來 **傳舍** 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傳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 **里區謁舍** 食貨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容舍也 **除舍** 趙王彭祖傳自行迎除舍師古曰正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也孫寶傳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 **邑屋** 郭薛傳居邑屋不見敬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里宅** 原涉傳其里宅 **序室** 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 **官亭** 溝洫志官亭民舍 **中都官** 宣紀中都官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相如傳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廷中** 高紀廷中吏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 **郵亭** 黃伯傳郵亭鄉官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 **街郵** 五行志河南街郵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丘亭** 息夫躬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 **邸** 文紀至邸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 **夷邸** 元紀蠻夷邸門師古曰蠻夷邸若今鴻臚官館 **學官** 何武傳郎學官見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韓延壽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序庠之舍也 **閒館** 相如傳賓於閒館師古曰閒讀曰閑 **郎臺** 東方朔傳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 **周閣** 原涉傳周閣重門 **閣室** 霍光傳祠閣室中如淳曰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 **廊廡** 竇嬰傳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室也廡門屋也音僞 **軒檻** 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上師古曰軒檻闌版也 **軨軒** 甘泉賦據軨軒而周流兮師古曰軨軒謂前軒之軨軨者軒間小木軨字與櫺同 **前堂** 田蚡傳前堂羅鍾鼓 **上榮** 甘泉賦列宿乃

施於上榮兮師古曰榮屋翼也**南榮**子虛賦纍於南榮郭璞曰榮屋南檐也**東箱**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東閣**公孫弘傳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朱雲傳且留我東閣**閨閤**文翁傳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詣閤**朱博傳府丞詣閤**奧內**杜鄴傳所曰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闑外**馮唐傳闑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為闑師古曰音牛列反**塾**食貨志右塾左塾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雲屋**班倢伃賦仰視兮雲屋師古曰雲屋言其黮䨴狀若雲也**房櫳**又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疏檻也音來東反**步櫩**子虛賦步櫩周流師古曰步櫩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飛欃**甘泉賦炕浮柱之飛欃兮師古曰欃屋椽也**柍振**又曰月纔經於柍振服虔曰柍中央也振屋相也師古曰柍振音央辰**艸橑**子虛賦仰艸橑而捫天師古曰艸古攀字橑椽也音老**采椽**藝文志茅屋采椽師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採本從木以採為椽言其質素也**薄櫨**王莽傳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楷也櫨音盧**重轑**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也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邊廡為兩夏者也轑音老**几閣**刑法志文書盈於几閣**褱廬**賈山傳曾不得褱廬而託處焉**除**蘇武傳扶輦下除師古曰除謂門屏

之間**衡門**韋玄成傳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次門**五行志函谷關次門韋昭曰關邊小門也**門牡**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牡是出籥者師古曰古者牡所以下門者也亦以鐵為之非出籥也**門樞**五行志視門樞下師古曰樞門扇所由開閉者也**譙門**陳勝傳譙門中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甕牖繩樞**過秦論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繫戶樞孟康曰瓦甕為牖也**切沓冒**趙后傳切皆銅沓冒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沓音它合反**鋪首**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師古曰門之鋪首以銜環者也鋪音普胡反**垂堂**袁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騎衡**又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開盧**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盧以賣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當盧**相如傳令文君當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臺榭**五行志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令辟**尹賞傳致令辟為郭師古曰令辟瓴甋也令音零辟音避歷反**栢**又寺

門桓東 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 師古曰即華表也

壁帶釭 趙后傳壁帶往往爲黃金釭 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 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 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窨中 蘇武傳幽武置大窨中 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

鑿坏 揚雄傳或鑿坏以遁 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云坏壁也 蘇林曰坏音陪 師古曰又音普回反

版瓦 武五子傳以呈版瓦覆 師古曰版瓦大瓦也

茅茨 司馬遷傳茅茨不翦 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鬅茅 韋賢傳鬅茅作堂 師古曰鬅字與翦同

蓬茨 王褒傳長於蓬茨之下 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

便坐 張禹傳禹見之於便坐 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才臥反 文翁傳使在便坐受事 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石奮傳爲便坐 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踞廁 汲黯傳上踞廁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

奏廁 金日磾傳日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

賈區 胡建傳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官外士稱爲區士也

徒四壁立 相如傳家徒四壁立 師古曰但有四壁更無資產

圯上 張良傳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

鉅橋 張良傳發鉅橋之粟 服虔曰鉅橋倉名 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

屛處 趙后傳埋屛處勿令人知也

隱屛 食貨志令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屛而鑄作

閒燥 丙吉傳置閒燥處 師古曰閒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

壼闈 賓戲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 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壼又壼闈恣趙

次舍篇

次舍 吳王傳治次舍須大王 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

頓舍 李廣傳就善水屮頓舍 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

休舍 高紀欲止宮中休舍 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

次所 陳勝傳令廣之次所 師古曰廣所次舍處也

家在所 張敞傳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 師古曰就父所居處而召之

反舍 叔孫通傳通已出反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反室 石奮傳君其反室 師古曰還家

業行 婁敬傳兵已業行

平行 李廣利傳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通行 高紀足下通行無所累

留行 鄒陽傳兵不留行 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 韓安國傳心不留行矣 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

郤行 高紀迎門郤行 師古曰郤退而行也

循行 文紀遣都吏循行 如淳曰律說都吏令督郵是也 師古曰行音下孟反

旁行 地理志旁行天下 師古曰旁行謂四出而行之

行計 陳平傳未

至軍行討師古曰行成紀上始為微行
討謂於道中且討也微行出張晏曰於後門
出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千餘人白衣袒幘單
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
微行前高紀今一人行前項籍傳將秦軍行
行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
縣周勃傳河東行祖臨江王榮傳榮行祖於
守尉行縣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
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
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劉屈氂傳
丞相為祖道疏廣傳公卿大夫故治行曹參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傳趣
治行師古曰治行急修行治裝也鄭當時
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辦
裝龔勝傳先賜六裝齎袁盎傳悉以其裝齎
月祿直以辦裝師古曰裝齎謂所齎
衣物自過秦論贏糧而景谷永傳
隨者也贏糧從師古曰贏擔也婧出罷北宮
私奴車馬婧出之具間出張耳傳趙王間出
師古曰婧出猜游也師古曰間出謂投
間隙而大人賦回朱博傳博去吏
徼出也揭來車揭來兮間步間步至廷尉中
師古曰間步謂步跬步鄒陽傳跬步獨進師
行而伺間隙以去古曰半步曰跬音空
宗展步袁盎傳展步行七十押至息夫躬傳
反里如淳曰著展步行羽檄重迹
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寖尋郊祀志
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上始巡
行郡縣寖尋於泰山矣師古曰跳驅劉澤傳
浸漸也尋就也賦寖尋往來遂跳驅
至長跳高紀羽圍成皋漢王跳史記作逃晉
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音徒彫反

狂趡大人賦騰而狂趡張揖曰橫厲陳湯傳
趡奔走也師古曰音醮橫厲烏
孫師古曰斯留西域傳然尚斯留甚眾師古
厲度也曰斯留言其前後離斯不相
逮及苛留成紀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
也阮關者勿苛留師古曰苛細刻也
賸路大人賦糾蓼叫奡踏以賸路兮張揖
曰賸著也下著道也師古曰賸音佃似
路校獵賦騁衍似一路師古曰秘次比北首韓
也一曰滿也類一反又步結反信
傳北首燕路師古曰至質田廣明傳不至質
首謂趣向也式究反引軍空還服虔曰
質所期處也匈奴傳皆至質而涉濟霍去病
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傳涉鈞
耆濟居延張晏曰淺曰涉深曰濟師古夷逸
曰涉謂人為涉度也濟謂以舟楫也
地理志謂廣仲夷逸師古曰亡邸張耳傳亡
夷逸言寬廣於豐夷而遲逃也邸父客師
古曰邸避宅寵綰傳亡吏亭避宅師古曰
歸也避宅謂不欲其家潛匿東西杜
門王陵傳謝病免杜門師古曰杜塞主
也閉塞其門也杜字本作斁音同內門父
偃傳賓客不我內門師古屏居竇嬰傳謝病
曰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屏居師古曰
屏隱介居張耳傳獨介居河家居田蚡傳進
也北師古曰介隔也名士家居
者晉灼曰滯在族居子虛賦族居遞奏閒處
里巷不仕也師古曰族聚也
竇嬰傳屏閒處而不朝師比至高紀自度比
古曰閒處猶言私處也至皆亡之師
古曰比音還鄉高紀連兵還鄉師古曰鄉讀
必寐反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

轉鄉李夫人傳夫人遂轉鄉獻欷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五**
反陳勝傳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三反**出后傳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
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再反**李廣利傳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廻**贅**
聚武紀縣鄉卽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師古曰卽就也各遺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
聚也**高枕**高紀足下高枕而五千里張良傳君安得高枕而臥**按堵**高紀吏民
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者墻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安枕**黥布傳陛下安
枕而臥矣**宴游**賈山傳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安息曰宴**羈旅**張耳傳兩君羈
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暴露**項籍傳暴露於塹**匽薄**王吉傳冬則爲風寒

之所匽薄師古曰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單外**何竝傳家間單外師古曰單外
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身自爲使**吳王傳遣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
也**闌出**汲黯傳以爲闌出財物應劭曰闌妄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宿**
留郊祀志宿留海上師古曰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就反李尋傳弃須臾
之間宿留瞽言**逗遛**元后傳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逗音住又音豆

糒醪篇

糒醪李廣傳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一肉卮**
酒張禹傳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漿酒霍肉**鮑宣傳使奴從
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玉食**
陳咸傳倉修玉食師古曰美食如玉也**疏**地理志疏食果實之饒師古曰疏菜也
糲粱司馬遷傳糲粱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爲糲音辣
糲食成許后傳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糲粗米也**五鼎食**主父偃傳丈夫
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法膳**王莽傳復太官
之法膳**膳宰**宣紀其令大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爲屠殺
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饔膳**杜周傳親二宮之饔膳師古曰
熟食曰饔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絕甘**司馬遷傳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

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擊鮮**陸賈傳數擊鮮師古曰鮮謂新殺之
肉也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胃脯**谷永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
以十月作沸湯燖似兼羊胃以末椒薑坋滿頓之暴使燥是也**炰羔**楊惲傳烹羊炰
羔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卽今所謂爊也爊音一高反**彘肩**樊噲傳賜之卮酒彘肩
大胾亞夫傳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糠覈**陳平傳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麄屑爲紇頭**脫粟**公孫弘傳
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半菽**項籍傳卒食半菽臣瓚曰士卒食蔬
菜以菽雜半之**腊毒**五行志厚味實腊毒師古曰腊久也味厚者爲之久**枸醬**

西南夷傳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也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一二寸味猶辛不鮮 **桂蠹** 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 **爆鑫** 長楊賦燒爆鑫張晏曰爆鑫乾酪也以為所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爆音覓鑫音黎又音來戈反 **重酪** 匈奴傳不如重酪之便美師古曰重孔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 **柘漿** 禮樂志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 **醩** 酴 **酨** 食貨志醋酨灰炭師古曰酨酢漿也音才代反 **馬酒** 禮樂志給大官挏馬酒李

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 **醴** 楚元王傳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二宿而熟不齊之 **酎** 景帝紀高帝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醇醪** 爰盎傳賈二石醇醪師古曰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 **美祿** 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 **上尊酒** 平當傳賜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 **法酒**

叔孫通傳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食酒** 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使酒** 季布傳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洽而使氣也 **縱酒** 田儋傳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曰 **被酒** 高祖紀高被酒師古曰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中酒** 樊噲傳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酒中音竹仲反 **貰酒** 高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師古曰貰餘也音式制反 **佐酒** 高紀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 **竟酒** 高紀竟酒後 **酒闌** 高紀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亡酒 高五王傳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酒失** 灌夫傳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 **鴆酒** 高五王傳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反卮** 又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 **銜盃** 司馬遷傳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 **引滿舉白** 敘傳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飲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曰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酒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 **朝酲** 見訢栝漿應劭曰酲病酒也析解也言栝漿可以解朝酲也 **霑**

醉 陳遵傳侯遵霑醉時師古曰霑潹言其大醉也 **咽哺** 匈奴傳父兄綏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含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 **酳** 賈山傳執爵而酳師古曰酳音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 **半氷** 李陵傳持一半半氷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氷持之以𥳑竭也 **蓐食** 韓信傳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 **具食** 又不爲具食 **寄食** 又常從人寄食 **推食** 又推食食我 **具器食** 鄭當時傳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 **攻苦食啖** 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 **傳餐** 韓信傳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 **餔之** 高紀呂后因餔之師古曰餔食之餔以食食人亦謂之餔音必胡反 **受鬻** 文紀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鬻淖糜也給糜使爲糜鬻也鬻音之六反淖音女教反 **宿飽** 韓信傳師不宿飽 **見糧** 項籍傳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 **脩具** 劉澤傳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脩供具也 **張具** 灌夫傳夜灑掃張具 **治具** 灌夫傳魏其夫妻治具 **爲具** 司馬相如傳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何竝爲具召武翁顯 **厚具** 陸賈傳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共具而與太尉樂飲 **惡艸具** 陳平傳以惡艸具進楚使服虔曰去殺肉更以惡艸之具 **酺** 文紀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令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字或作脯音義同 **靡衣媮食** 韓信傳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師古曰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爲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懽之甚不爲久計也 **廚傳** 宣紀飾廚傳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 **施糜** 郊祀志荊巫祠巫先施糜之屬師古曰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

五兵篇

五兵 百官表教以五兵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 **弧弓** 韓安國傳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矢 **烏號** 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顛顛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二說皆有據也 **夏服** 又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夏服即今之步叉也 **天狼威弧** 河東賦彏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 **路弓乘矢** 郊祀志路弓乘矢集獲壇下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 **麋弧萁服** 五行志女童謠曰麋弧萁服師古曰麋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敎即今之步人也其艸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其音基麋音一簞反 **輣車鍛矢** 衡山王傳作輣車鍛矢 **鏃矢** 膠東王寄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

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 **白羽** 子虛賦滿白羽文穎曰引弓盡箭鏑爲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 **連弩**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弩音夫權反又音眷 **彍弩** 吾丘壽王傳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 **遊弩** 鼂錯傳遊弩往來 **大黃** 李廣傳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 **空拳** 司馬遷傳張空拳冒白刃李奇曰拳弩弓也師古曰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敗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引強** 周勃傳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蹶張**

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臂張以足蹋者曰蹶張音厥 **控弦** 匈奴傳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 **持滿** 周亞夫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李廣傳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 **鳴鏑** 匈奴傳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 **遺鏃** 過秦論無亡矢遺鏃之費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負闌** 韓延壽傳抱弩負闌師古曰闌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 **鋒鍉** 過秦論銷鋒鍉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即箭鏃也 **干將雄戟** 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能者干將所造 **莫**

邪 賈誼傳莫邪爲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 **三尺** 高紀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 **杖劍** 韓信傳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寶 **劍挺** 陳勝傳尉劍挺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 **械劍** 天文志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也 **鉏櫌棘矜鉤戟長鎩** 過秦論鉏櫌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晉灼曰櫌椎塊椎也師古曰櫌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權同謂矛鉤之把也鉤戟戟刃鉤曲者也鎩鈹也櫌音憂矜音巨巾反鎩音山列反 **革笥木薦** 鼂錯傳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師古曰笥音息嗣反 **藺石** 又具藺石如淳

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師古曰雷音來內反 **渠荅** 又布渠荅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 **矛鋋** 鼂錯傳此矛鋋之地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 **鞮鍪** 韓延壽傳被甲鞮鍪師古曰鞮鍪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鍪音莫侯反 **玄甲** 霍去病傳發屬國玄甲軍師古曰玄甲謂甲之黑色也 **按甲** 韓信傳按甲休兵 **稅介** 序贊稅介免胄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 **櫓** 劉屈氂傳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曰望敵之樓也 **鏦** 吳王傳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 **兵木** 東方朔傳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芒刃** 賈誼傳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

判如豪旨也

金鼓 晁錯傳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

枹鼓 叔孫通傳贊舍枹鼓而有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推所以擊鼓也

搴旗 欒布傳身履軍搴旗者數矣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斬取旗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

艾旗 項籍傳斬將艾旗師古曰艾音刈

偃旗 高紀夜引兵從他道還偃旗幟

揭竿 過秦論揭竿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讀之者爲負揭之揭非也

抗旌 終軍傳票騎抗旌師古曰抗舉也

銜枚 高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枚狀如著横銜之繣繫於項繣者結礙也繫繞也盡爲結紐而繞項也繣音獲繫音頡

白挺 袁陳吳奮其白挺應劭曰白挺大杖也師古曰挺音徒鼎反

匕首 鄒陽傳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劒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

游兵 彭越傳越常往來與漢游兵擊楚

支兵 趙充國傳充國子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

藉兵 又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

徼兵 陳勝傳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斂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

從兵 鄒陽傳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捷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連兵 盧綰傳欲令久連兵毋決

還兵 項籍傳何不還兵師古曰還兵謂迴兵

疑兵 韓信傳迺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

什兵 周勃傳頓麾左右執戟皆什兵罷師古曰什頓也

梟將 張良傳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

勇健也

元戎 董賢專統辟元戎師古曰元戎大衆也

本兵柄 爰盎傳爲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校 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幡耳不名校也

置校 陳湯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師古曰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

適卒 酈食其傳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卽

適戍 過秦論適戍之衆師古曰所謂謫戍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

材官 高紀發巴蜀材官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

佽飛 宣紀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劒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劒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許慎云佽便利也便利繒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抉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佽音次

蒼頭軍 陳勝傳呂臣爲蒼頭軍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

異軍 項籍傳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衆異也

部署 高紀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

部曲 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

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illegible]

將屯 傅寬傳爲代相國將屯師古曰時[illegible]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諸校 韓信傳諸校劫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劫數也謂各致其所獲

渠率 炎王傳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

隊率 申屠嘉傳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

突騎 鼂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彀騎 馮唐傳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

車騎 惠紀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

梟騎 高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

騶發 鼂錯傳材官騶發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左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

馬弩關 昭紀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營衛 樊噲傳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營壘之守衛者

什伍 鼂錯傳什伍作前師古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

尺籍伍符 馮唐傳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

千駟萬師 校獵賦方馳千駟校騎萬師

戲下 韓信傳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

莫府 李廣傳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於大義乖矣

前垣 酈商傳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轅門 項籍傳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

闉 校獵賦攙槍爲闉孟康曰闉闍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

行間 吳王傳行間候司馬師古曰在行伍間

京觀 翟義傳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

被堅執銳 高紀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

服刀 西域傳兵有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陛

鉤鐔 韓延壽傳鑄作刀劍鉤鐔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㦌音淫又音尋

偃革 張良傳殷事以畢偃革爲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馬箠 張耳傳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撾也

刀斗 李廣傳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鐎音譙溫器也鋗音火玄反鋗即銚也音姚

烽燧 賈誼傳作候望烽燧文穎

口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望其煙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赤白囊 丙吉傳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

木樵 趙充國傳爲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木以望敵也

虎落 鼂錯傳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試弁 又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

扳距 甘延壽傳投石扳距絕於等倫師古曰扳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扳取之言其有手擘之力今人猶有扳爪之戲蓋扳距之遺法

都肄 霍光傳出都肄郎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

校獵 成紀從胡客大校獵師古曰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子虛賦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出獵也師古曰非也校者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名也非以獵馬故稱校

羽獵 揚雄傳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士負羽

春蒐秋獮 主父偃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

校聯 趙充國傳校聯不絕師古曰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搏戰篇

搏戰 李陵傳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衛青傳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

快戰 項籍傳願爲諸軍決戰

挑戰 高紀即漢王欲挑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擿音他歷反嬈音乃了反

殊死 韓信傳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

陷堅 灌夫傳戰常陷堅

陷陳 酈商傳陷兩陣得以破布軍

圜陳 項籍傳爲圜陳外嚮師古曰圜陳四周爲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

折衝 李尋傳本彊則精神折衝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爲害者則能折挫之

衡擊 食貨志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

衡行 韓安國傳衡行則中絕師古曰衡猶橫也

梟俊 陳湯傳梟俊禽敵之臣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

疏捕 趙充國傳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

漂鹵 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

鹵掠 高紀所過毋得鹵掠師古曰掠因力向反謂略奪也

推鋒 吳王傳此年少推鋒可耳

爭

鋒張良傳備毋與楚爭鋒 **發縱**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縱紲而放之也今俗言放狗縱音子川反而讀者乃爲蹤之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先嘗**張耳傳張黶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 **蒙矢石**叔孫通傳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 **合刃**鼂錯傳臨戰合刃師古曰合刃謂交兵 **血刃**吳王傳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 **喋血**文紀新喋血京師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六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畔敵**馮奉世傳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爲畔敵也 **厭難**辛慶忌傳折衝厭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樂反

批難王莽傳函谷批難師古曰批謂紆閉之也難音步結反 **埽衆**黥布傳宜埽淮南之衆師古曰埽者謂盡擧之如埽地之爲 **悉衆**又宜悉淮南之衆 **露師**伍被傳暴兵露師 **冠軍**又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爲衆軍之最 **追北**高紀項羽追北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 **折北**蒯通傳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 **自當**李廣傳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不能勝虜功過相當也 **過當**霍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中率**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

汗馬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捶阸**王莽傳壺口捶阸師古曰捶阸謂據險阸而捶擊也 **奪便**酈食其傳自奪便師古曰自奪便利也 **事刃**蒯通傳不敢事刃於公之服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倳 **失亡**杜周傳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入爲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 **麾城摲邑**長楊賦麾城摲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摲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摲擧手擬之也 **略地**高紀陳涉遣武臣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徇地**又張良徇韓地孟康曰徇略也 **拔之**高紀攻碭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幷得其根本也

屠又令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 **襲**又食其說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鍾鼓曰襲 **阬**項籍傳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陷之於阬盡殺之 **鏖**霍去病傳合短兵鏖皋蘭下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鏖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 **級**衛青傳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 **最**周勃傳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也定上谷十二縣六最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 **殿**又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塡也謂鎮軍後以扞敵殿音丁見反 **天兵四臨**

長楊賦天兵四臨幽都先加　**回戈邪指**　又回戈邪指南越相夷　**一敗塗地**　高紀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　**肝腦塗地**　婁敬傳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蘇武傳常願肝腦塗地　**纍骸**　婁敬傳纍骸中壄　**暴骨**　路溫舒傳願暴骨方外　**被創**　蕭何傳曹參身被七十創　**創痍**　季布傳創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　**分梨**　長楊賦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剺同謂判析也剺力私反　**鋋瘢**　又充鋋瘢者孟康曰瘢者馬脊創瘢處也師古曰鋋音蟬又音延　**犇命**　昭紀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應劭曰聞命犇是故謂之犇命　**爲從**　項籍傳與諸侯爲從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始六國時共敵秦從音子容反　**後距**　西域傳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中覆**　李廣傳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　**特起**　陳勝傳秦嘉等皆將起陳籍傳其軍蒼頭特起　**散地**　黥布傳自戰其地爲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士懷安故易逃散　**効首虜**　韓信傳諸校効首虜皆賀師古曰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戰逐**　食貨志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　**橫艸功**　終軍傳軍無橫艸之功師古曰言行艸中使艸偃臥故云橫艸也　**請命**　蒯通傳爲百姓請命師古曰止楚漢之戰鬭士卒不必亡故云請命　**武鑫**　息夫躬傳武鑫精兵　**武節**　相如傳武節焱逝　**右武**　公孫弘傳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　**極武**　陸賈傳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威稜**　李廣傳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　**廟勝**　趙充國傳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席勝**　蒯通傳乘利席勝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腦幕**　**沙臆余吾**　長楊賦腦幕沙臆余吾師古曰腦塗幕沙北臆八余吾水名具大破究亡臆古臆字　**砰轒轀破穹廬**　又砰轒轀破穹廬應劭曰轒轀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氈帳也轒扶云反轀於云反　**機變械飾**　若直詩王傳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　**歐市人而戰**　韓信傳所謂歐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非素所練習

兩漢雋言卷之九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穉哲校

羲農篇

羲農 賓戲基隆於羲農

黃唐 又規廣於黃唐

黃虞 王莽傳著黃虞之烈

泰帝 郊祀志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即泰昊伏羲氏

夏子 徐樂傳名何必夏子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

宗宣 杜周傳贊宗宣之饗國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

阿衡 霍光傳贊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

老嚴 敘傳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

由夷 司馬遷傳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

商偃 張山拊傳鄭寬中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商子夏偃子游

僑松 王褒傳呴噓呼吸如僑松師古曰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

赤松 張良傳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胥原 王莽傳被西原之詐應劭曰子胥屈原也

彭胥 校獵賦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

靈脩 反騷靈脩既信淑蘭之嫈佞兮服虔曰靈脩楚王也又吾恐靈脩之不纍改

湘纍 反騷欽弔楚之湘纍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師古曰纍力追反

陽子 子虛賦陽子驂乘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

賁育 爰盎傳賁育之勇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諸賁 淮南王傳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

龢隨 賓戲龢隨之珍

牙曠 賓戲牙曠清耳於管絃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

班輸 賓戲班輸推巧於斧斤師古曰班輸即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與公輸氏為二人也古樂府云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

龢鵲 賓戲龢鵲發精於鍼石師古曰龢秦醫和也鵲扁鵲也

研桑 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孟康曰桑桑弘羊也師古曰研計研也亦曰計然

計然 貨殖傳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

蒙公 校獵賦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

孅阿 子虛賦孅阿為御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纖

干將 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

絳灌

陳平傳絳灌等或讒平師古曰舊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跖蹻**賈誼傳謂跖蹻康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曰莊蹻師古曰蹻音居略反**嫪毐**五行志太后淫於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蚪反嫪姓也毒名也許慎說以爲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摎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皇英**班倢伃賦美皇英之女虞兮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任姒**班倢伃賦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任大任文王之母姒太姒武王之母**娵娃**反騷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娵閭娵也娃吳娃也髢髲也九戎被髮髡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娵娃皆美女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髢責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娵子踰反娃烏佳反**五三**校獵賦遐邇五三師古曰五帝三王相如傳五三六經載籍之傳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三聖**表周監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功臣表湯法三聖師古曰三聖謂堯舜禹三人也**五伯**表適戍彊於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諸侯王表衰則五伯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七雄**賓戲七雄虓闞應劭曰七雄秦及六國也**三枿**序贊三枿之起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齊魏韓皆滅而復起若髡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咸五**相如傳上咸五師古曰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登三**相如傳下登三師古曰登於三王之上

不諱篇

不諱丙吉傳君即有不諱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不可諱**司馬遷傳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不可諱謂安死也**不可言**元后傳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也**眚病**馮昭儀傳王未滿歲有眚病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爲肝厥發時脣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含孟說是也眚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蘇誤矣**病力**汲黯傳令病力師古曰力謂甚也**錮疾**賈誼傳必爲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內病**吳王濞傳身有內病師古曰內病謂在身中不顯於外**疾稍侵**史丹傳上疾稍侵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請疾**文三王傳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侍疾**宣許后傳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痿痹**哀紀即位痿痹末年寖劇如淳曰痿音蹶踒弩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師古曰痿亦痹病也音人佳反痹音必寐反蹶踒者弩名事見晉令蹶音煩痿音蕤**瘲瘛**藝文志金創瘲瘛方師古曰小兒病也瘛音充制反瘲音于用反**臨候**李夫人傳病篤上自臨候之張禹傳上臨候禹**刺治**馮昭儀傳醫脩氏刺治武帝師古曰刺治謂箴之**乳醫**霍光傳使乳醫淳于衍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

疾也乳音而樹反
案脉 王嘉傳醫案脉師古曰案謂切診也
萬金良藥 灌夫傳適有萬金良藥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
亾恙 賈誼傳六七公者皆亾恙師古曰無恙者無憂病也
苑秘 郊祀志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師古曰苑秘者秘術之苑囿也
蹎仆 貢禹傳誠恐一旦蹎仆氣竭師古曰蹎音顛蹷蹶也仆音赴仆頓也
物故 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爲勿非也
分死 又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暍死 武紀大旱民多暍死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
繆死 趙后傳即自繆死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虯反

死無處所 陳湯傳使亾逃分竄死無處所
身無處所 揚惲傳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
哀臨 高紀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
誄諡 景紀大鴻臚奏諡誄策光祿大夫弔諡祠賜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應劭曰賜論及哀策誄文衣服曰諡祠飲食也車馬曰賵
祱 朱建傳奉百金祱師古曰贈祱者衣被曰祱音式芮反
斬縗 霍光傳典喪服斬縗師古曰斬縗謂縗裳下不緝直斬割之而已
倚廬 揚雄傳結以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爲之無楣柱
槥 高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服虔曰槥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
槥櫝 成紀給槥櫝葬埋師古曰槥櫝謂小棺
槥車 韓安國傳槥車相望師古曰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
轀輬車 霍光傳光尸柩以轀輬車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載以轀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祭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轀車駕大廐白鹿駟爲倅師古曰轀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爲喪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牕牖各別一乘隨車爲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爲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
梓宮 又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趙后傳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

窾木 楊王孫傳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服虔曰窾空也
黃腸題湊 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丘墓 司馬遷傳上父母之丘墓
墳墓 劉向傳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墳穴也墳積土也
冢塋 哀紀詔外家王氏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師古曰塋冢域也音營
斥土 惠紀視作斥上者服虔曰斥上壙土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爲冢壙故以開斥言之
復土 文紀張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塡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塡之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返還也
方中 張湯傳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蘇林曰天子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

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古謂掘地爲阬曰方，穿一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

穿中 丁姬傳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壙中也。

下里 田延年傳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

蒿里 武五子傳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

冢舍 何並傳林卿殺婢婿埋冢舍，師古曰冢舍守冢之舍也。

封冢 張湯傳欲故云封爲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鑿 劉向傳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

東園 宣王后傳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爲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

蓬顆 賈山傳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耳，顆音口果反。

轉厥 表死爲轉厥，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厥流轉在溝壑之中。

自刎 田延年傳聞鼓聲自刎死，師古曰刎謂斷頸也。

不殊 淮南王傳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自刎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塡溝壑 **先狗馬** 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

根著篇

根著 鼂錯傳根著之徙，師古曰有根著地者，著音直略反。

根荄 禮樂志根荄以遂，師古曰草根曰荄。

蓬葆 武五子傳頭如蓬葆，師古曰草叢生曰葆。

草菅 賈誼傳視殺人若刈草菅然，師古曰菅茅也。

薦莽 景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

枯槀 禮樂志枯槀復產，師古曰枯槀謂草木經冬零落者也，槀音口老反。

茬蘖 貨殖傳山不茬蘖，師古曰茬古槎字，槎邪斫木也，蘖髡斬之也，槎士牙反，蘖五葛反。

杪顛 子虛賦偃蹇杪顛，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

垂穎 禮樂志含秀垂穎，師古曰葉末曰穎。

連抱 子虛賦大連抱，師古曰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

蟠木 鄒陽傳蟠木根柢，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

不毛 西南夷傳不毛之地，師古曰不毛言草木不生也。

藜藋 司馬遷傳藜藋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藋豆葉也。

果蓏 食貨志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蓏音來果反。

果采 貨殖傳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

菜茹 食貨志菜茹有畦，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

樵蘇 韓信傳樵蘇後爨，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朱榮 子虛賦發紅華垂朱榮。

離支 又答遝離支，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離音力智反。

櫻桃 叔孫通傳取櫻桃獻宗廟，師古曰禮記差以食桃，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

諸柘 子虛賦諸柘，張揖曰諸柘，甘柘也。

巴且 又巴且，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鮮支 又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

雕胡 又東牆雕胡，張揖曰雕胡菰米也。

夫容 又外發夫容，應劭曰夫容速華也。

幷閭 又上張揖曰幷閭櫻也。

都荔

禮樂志都荔遂芳師古曰都良薜荔皆有芬芳

仁頻 子虛賦仁頻闍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字

茈薑 又茈薑蘘荷如淳曰苴蓴薑上齊也師古曰薑下心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茈音紫

結縷 又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箏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

剛柏 董賢傳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栢也

新雉 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草叢生曰薄新雉即新夷耳爲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

樅木 霍光傳樅木外藏椁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竝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樅音土庸反

檉柳胡桐 西域傳車師國多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沬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工匠皆用之

蹲鴟 貨殖傳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孟康曰蹲音蹲水鄉多鴟師古曰非也蹲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

芋魁 翟義傳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羹芋魁者以芋根爲羹也

金芝 宣紀金芝九莖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

穀樹 郊祀志穆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穆種

牡荆 又以牡荆畫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絜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

函荾 悼李夫人賦函荾扶以待風兮孟康曰荾音綏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荾斂散以待風也

棷 五行志持棷如淳曰棷麻幹也師古曰棷音鄒又音側九反

昆蟲篇

昆蟲 成紀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云二虫爲蚰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兩義竝通而鄭康成以昆蟲爲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

應龍 大人賦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

擾龍 高紀贊劉累學擾龍應劭曰擾馴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

襄首 鄒陽傳交龍襄首奮翼

天馬 西域傳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

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文馬 王莽傳天重以三能文馬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

騅 項籍傳駿馬名也師古曰蒼白襍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

游騏 子虛賦射游騏張揖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

駃騠 鄒陽傳食以駃騠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師古曰駃音決騠音題

小步馬 西域傳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眞小乎

騊駼 百官表騊駼監長丞如淳曰騊駼野馬也師古曰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

昆蹏 百官表昆蹏令丞應劭曰昆蹏好馬名也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爲廐名師

古曰昆獸名也蹏例者謂其蹏下半言月甗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甗明音五見反甗音言又牛偃反**馴駮**子虛賦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倅馬**趙充國傳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重馬**劉屈氂傳重馬傷耗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爲之傷耗以滅武備也**駵駒**郊祀志牲用駵駒師古曰駵赤馬黑鬣尾也音畱**醇駟**食貨志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襍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襍色也**傳馬**昭紀補邊郡三輔傳馬張晏曰驛馬也**龍友**禮樂志龍爲友師古曰唯龍可爲之友耳**龍媒**又天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龍秋**又飛龍秋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籋雲**又籋浮雲蘇林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遺風**子虛賦乘遺風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汎駕**武紀汎駕之馬師古曰汎覆也音方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奔踶**武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亭母馬**昭紀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少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家馬**表家馬令丞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挏馬**表武帝更名家馬爲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師古曰挏音徒孔反**羅騎**貫山傳從車羅騎**齧厀**王褒傳駕齧厀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厀故曰齧厀**牸牝**食貨志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蹇驢**賈誼傳驂蹇驢兮師古曰跛也**震鱗**幽通賦震鱗蒸于夏庭兮應劭曰易震爲龍鱗蟲之長也**巽羽**又巽羽化于宣宮兮應劭曰易巽爲雞羽蟲也**橐駝**子虛賦騊駼橐駝師古曰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物故以名云**犛牛**郊祀志殺一犛牛李奇曰音狸師古曰西南夷長髦之牛也犛音義**軥牛**朱家傳乘不過軥牛晉灼曰軥軛梔也軥牛小牛也師古曰軥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蹏角**貨殖傳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爲蹏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蹏噭**貨殖傳馬蹏噭千師古曰噭口也蹏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噭音江釣反又口釣反**韓盧**嚴延年傳韓盧之取莵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埜雞**五行志埜雞皆鳴師古曰雉也**天寶**校獵賦追天寶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梟陽**又縮梟陽師古曰梟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梟音工聊反費音扶味反**豪豬**長楊賦拕豪豬師古曰豪豬一名帚豲也自爲牝牡者也豲音桓**豭豬**翟方進傳取其母與豭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豭牡豕也

音家羝羊郊祀志黃牛羝羊師古曰羝牡羊也五畜地理志酱渴出馬與虎氏
有五畜師古曰小羊豕雞犬轂畜景紀郡國或喨嘅無所農桑轂畜師古曰轂謂
食養之畜謂牧放也轂古繫字豕圂五行志豕出圂師古曰圂者養豕之牢音胡頓
反中牢昭紀伺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伐狐賈山傳擊兕伐
狐雨獸子虛賦獲若雨獸師古曰言殺獲之多如天雨獸也麈麖地理志山
多麈麖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威鳳宣紀獲威鳳晉灼曰
鳳之有威儀者也神爵宣紀神爵集雍晉灼曰漢注大如鷃爵黃喉白頸黑背腹
班文也鷤鴂反騷徒恐鷤鴂之將鳴兮師古曰鷤鴂字也鷤鴂鳥名買鋭一名子

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鷤音大系反鴂音桂鷤字或作題亦音題鴂又
音決鋭音詭乘鴈揚雄傳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
也師古曰乘食證反殊翁禮樂志赤鴈集六紛員殊翁襍五采文孟康曰殊鴈頸也
言其文采殊異也鶡雀黃霸傳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
曰非也此鶡音芬字本作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
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俗所謂鶡雞者也音曷一鶚鄒陽傳鷙鳥累百不如一
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鸇之屬也鶚自
大鳥而鷙者耳非鵰也鵰李廣傳射鵰師古曰鵰大鷙鳥也名鷲黑色翮可以為箭

羽服賈誼傳有服飛入誼舍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
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也鴟梟郊祀志鴟梟孳翔師古曰鴟角鴟梟土梟也
梟鏡又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
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
其惡鳥故食之也白蛾元紀白蛾羣飛蔽日師古曰蛾若今之蠶蛾類也社
鼷中山王傳社鼷不灌師古曰鼷小鼠靈蠵校獵賦拔靈蠵應劭曰蠵大龜也雄
曰毒冒雌曰觜蠵師古曰蠵弋隨反又音攜蔡食貨志元龜為蔡師古曰本以蔡出
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登龜食貨志登龜取貝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

龜冉又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蟂獺賈誼傳偭蟂獺以隱處兮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也鱣鯨又橫江湖
之鱣鯨兮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鮔
鰽子虛賦鮔鰽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鮔鰽出華山宛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
之限則得為龍矣師古曰鮔音工鄧反鰽音莫鄧反水泡藝文志山陵水泡師古曰
泡水上浮漚也音普交反守宮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
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
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今俗呼為辟宮辟亦扞禦之義耳蟲豸五行志蟲豸之

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螻螘 司馬遷傳與螻螘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螘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

蜚蜮 五行志有蜚有蜮師古曰蜚謂負蠜也其爲蟲臭蜮短狐即今所謂豸口也蠜音煩

蠭蠆 蒯通傳不如蠭蠆之致螫師古曰蠆蝎也

螟螣 五行志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葉之蟲也螣音徒得反

蝮蠚 田儋傳蝮蠚手則斬手應劭曰蝮一名虺虺蠚也蠚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十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蠚音火各反

夭胎 禮樂志施及夭胎師古曰少長曰夭在孕曰胎夭音烏老反

揵鰭 子虛賦揵鰭掉尾振鱗奮翼師古曰揵舉也鰭魚背上鬣也揵音紀言反

跂行喙息 公孫弘傳跂行喙息師古曰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

巢居穴處 翼奉傳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野處狐狸之類也

飛肉 中山王傳羽翮飛肉師古曰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

角搶題注 校獵賦徒角搶題注師古曰搶猶刺也題額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額注地搶音千羊反

決眦 子虛賦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眦言射審也眦即眥字

徼谻 又徼谻受詘蘇林曰谻音倦谻之谻師古曰谻音與劇同徼工堯反徼要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

擿巢 宣紀毋得以春夏擿巢採卵師古曰擿音佗狄反

遥喙 校獵賦遥喙虖紭中師古曰口內之上下名爲喙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遥張喙吐舌於紭罔之中也師古曰喙音其略反

踤陸 長楊賦帥軍踤陸師古曰踤足蹵之也音才恤反

周陸 揚雄傳以罔爲周陸李奇曰陸遮禽獸圍陳也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服虔曰儲胥猶言存偫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

茭牧 溝洫志民茭牧其中師古曰謂收茭草及牧畜產於其中

橫厲 息夫躬傳鷹隼橫厲師古曰厲疾飛也

昆鳴 校獵賦噍噍昆鳴師古曰昆同也

骼胔 陳湯傳掩骼埋胔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工客反胔才陽反

窮宂 校獵賦三軍芒然窮宂閼與孟康曰宂行也言三軍之盛窮閼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師古曰宂音淫

文甲 西域傳贊明珠文甲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

若干篇

若干 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一切 平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

萬分 谷永傳不能裒揚萬分師古曰言萬分之一又報塞萬分

萬分一張釋之傳有如萬分一什有一二張耳傳仆有一二相全師
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什二三高紀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
中二三墮指什三什六地理志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
其富居什六什四成紀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師古曰什四謂田畝所收十損
其四什五食貨志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師古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什
七霍去病傳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匈奴之師什減其七也什八刑法志斷獄少
於成哀之間什八師古曰什少其八也趙充國傳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
什六七食貨志愁苦死者什六七什八九宣紀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
言十損其八九也十半枚乘傳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
尚得十半太半膠西王傳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爲太半一爲少半相
什相百枚乘傳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
百二十二高紀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師古曰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
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數十百人項籍傳擊殺數十百
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厶九十乃至百也灌夫傳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
百人也數十百鉅萬食貨志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萬乃至百萬萬
鉅萬十數食貨志費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二萬萬餘

食貨志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大萬劉向傳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
億也萬萬趙后傳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無萬數成紀有青蠅無
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無萬數以萬鍾計
貨殖傳橋桃栗以萬鍾計師古曰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
著其饒多也數千枚宣許后傳有索可以縛人者數千枚使十輩婁敬
傳使者十輩來一流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師古曰朱提縣名一均
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秋豪高紀秋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非言其盛豪
氂律歷志度長短者不失豪氂孟康曰豪兔豪也十豪爲氂毛氂文三王傳毛氂
過失鄒陽傳壓脫必如毛氂耳豪芒賓戲銳思於豪芒之內師古曰豪芒之內喻纖
微也秒忽序贊造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眇其字
從禾忽微律歷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空積律歷
志有空積忽微孟康曰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十圭撮律歷志量多少者不失圭
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黍
絫律歷志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應劭曰十黍爲絫十絫爲一銖師古曰絫音來戈反亦
音纍紲之纍尋常賈誼傳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仞

食貨志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

半賈 食貨志當具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倍稱 食貨志亾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

幾所 疏廣傳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無隄 東方朔傳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無限若言不訾也

用五 武紀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三陔 郊祀志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

谷量 貨殖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訃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殫記 長楊賦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可盡記言其多也

戶知 韓信傳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無愚智皆知 項籍傳天之亾秦無愚智皆知之

度長絜大 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

一二其詳 長楊賦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亾雙 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亾雙

少雙 吾丘壽王傳天下少雙

寡二 吾丘壽王傳海內寡二

勝識 景紀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勝識盡知之

兩漢雋言卷之九

兩漢雋言卷之十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假設篇

假設 賈誼傳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

藉弟 陳勝傳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弟次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鄺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兒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弟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弟者甚衆弟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鄺食其外戚傳所云弟者皆講但耳義非且也

地忍 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日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亦聲之急也

但已 王尊傳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但賒 食貨志以所入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

大抵 賈誼傳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

大氐無慮 食貨志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氐讀曰抵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馮奉世傳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大氐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大歸 王莽傳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矣

大要 陳咸傳大要敎咸調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

若 高紀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

益 郊祀

志蓋若獸爲符師古曰蓋發語辭也 **抑** 五行志抑人故也師古曰抑發語辭也 **顧** 高紀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訪** 高五王傳訪以呂氏故如淳曰訪猶方也 **藉** 五行志藉泰以爲驗師古曰藉假借 **云**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師古曰云語辭也 **猥曰** 律歷志壽王猥曰師古曰猥曲也 **亂曰** 李夫人傳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也 **重曰** 班倢伃賦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 **誶曰** 賈誼傳誶曰李奇曰誶告也張晏曰誶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誶音粹 **亾謂** 高紀甚亾謂也師古曰亾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揚王孫不損財於亾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 **亾何** 爰盎傳亾何說王毋反而巳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何憊** 樊噲傳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 **不適** 黃霸傳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 **不讎** 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不讎無驗也 **勿猥** 董仲舒傳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 **所偫** 武衛后傳主見所偫美人師古曰偫儲也偫音丈紀反 **胥靡** 揚雄傳胥靡爲宰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 **甚設** 李廣利傳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甚都** 相如傳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閑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洵美且都又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韋言都邑失之遠矣 **甚苦** 谷永傳出琊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苦勞苦也 **甚恧** 鄭崇傳朕甚恧焉師古曰恧愧也音女六反 **訖息** 谷永傳災異訖息師古曰訖止也 **解已** 郊祀志無解已時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勉旃** 楊惲傳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 **多之** 灌夫傳士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張耳傳上多足下黶布傳多其材 **佑之** 蕭何傳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 **數之** 張耳傳耳數之 **置之** 王夫人傳翁須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 **戚之** 相如傳夏后氏戚之 **司之** 高五王傳以爲物而司之師古曰司者察視之 **名之** 孟嘉傳爲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 **更之** 食貨志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師古曰更償也雖悉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 **豁如** 高紀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 **泊如** 揚雄傳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 **晏如** 表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 **烏嘑** 外戚贊烏嘑鑒玆行事 **猗與** 武紀猗與偉與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 **盛哉鑠乎** 河東賦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巳 **噫乎** 溝洫志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師古曰噫乎歎辭 **蹷然** 陸賈傳佗廼蹷然起坐師古曰蹷然驚起之貌也音厥 **听然** 子虛賦听然而笑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牛隱反 **悵然** 谷永傳士大夫悵然失望 **愕然** 張良傳良愕然師古曰愕驚貌 **憪然** 文紀憪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憪猶介然也師古曰憪音下板反 **悽**

然薄姬傳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憯然淮陽王欽傳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師古曰
憯痛也音才感反欻然匡衡傳學士欻然歸仁師古曰欻音翕塊然陳湯
傳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蕭然食貨志江淮之間蕭
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靡然又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儒林傳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霍然大人賦霍然雲消攝然嚴助傳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
也眇然王襃傳眇然絕俗離世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較然孔光傳校
然甚明師古曰較明貌音角霅然甘泉賦霅然陽開晉灼曰霅散也師古曰霅音所
中反又先合反昏然武紀昏然如有聞褎然董仲舒傳子大夫褎然為舉首

張晏曰褎進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詩曰褎如充耳嘸然韓信傳皆嘸然陽應
孟康曰嘸音撫不精明也師古曰音文府反逌爾賓戲主人逌爾而笑師古曰逌
古攸字攸笑貌也以否李夫人傳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

雲烝篇

雲烝賈誼傳雲烝雨降雲施禮樂志雲施稱民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澤如
雲也雲徹匈奴傳雲徹席卷雲起食貨志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校獵賦車騎雲會雲擾敘傳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
雲撓相如傳穹隆雲撓師古曰言水急旋回如雲之屈曲也撓音女教反雲布

霧散相如傳雲布霧散雲合過秦論天下雲合嚮傳天下之士雲合歸漢
師古曰言四面而至電發長楊賦雲合電發風起息夫躬傳四野風起風
生趙廣漢傳見事風生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風靡韓信傳燕從風
而靡霧集蒯通傳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猋勇序贊猋勇紛紜師古曰如猋之
勇猋涌大人賦猋風涌而雲浮師古曰言輕舉也猋騰長楊賦猋騰波流師
古曰猋疾風也騰舉也猋逝相如傳武節猋逝師古曰言威武如猋之盛飄
至蒯通傳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謂疾風雷動息夫躬傳邊境雷動雷
同劉歆傳雷同相從馬宮傳希指雷同師丹傳希衆雷同電擊校獵賦神扶電

擊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神雷電也霆擊匈奴傳深入霆擊猋飛景附
賓戲其餘猋飛景附雷動猋至相如傳雷動猋至師古曰若雷之動如猋之至
言甚威且疾也猋泣雷厲校獵賦猋泣雷厲鄧展曰泣音粒師古曰泣猋風疾
貌猋駭雲訊甘泉賦猋駭雲訊奮以方攘師古曰訊亦奮訊也風颺
電激賓戲游說之徒風颺電激雲譎波詭甘泉賦於是大夏雲譎波詭孟
康曰言夏屋變巧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猋至電過大人賦蓰颯欱猋
至電過兮麋沸雲擾長楊賦豪俊麋沸雲擾景駭嚮震賓戲使見
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師古曰嚮讀曰響見景則駭聞響則震震合韻之人反天旋

校獵賦壁壘天旋**熛起**序贊勝廣熛起師古曰飛火曰熛音必遙反言勝初起**氷釋**中山王傳骨肉氷釋師古曰氷釋言銷散也**嚮應**過秦論天下雲合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張釋之傳曰對嚮應亾窮者**景從**又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景嚮**伍被傳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嚮之應聲嚮讀曰響**逢涌**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逢涌源泉師古曰逢讀曰熢言如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鋒出**東方朔傳變詐鋒出莫能窮者**鋒起**谷永傳災異鋒起**陵夷**成紀帝王之道日以陵夷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頽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遟亦言如丘陵之逶遟稍卑下也**鼎沸**霍光傳羣下鼎沸**瓦合**酈食其傳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也雖曰聚合而不齊同陳湯傳烏孫瓦合不能久攻**瓦解**東方朔傳輔弼之臣瓦解趙充國傳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匈奴傳瓦解雲散徐樂傳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萌生**王吉傳詐偽萌生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萌起**主父偃傳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萌芽**劉歆傳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麻沸**王莽傳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麻起**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席卷**過秦論席卷天下朱買臣傳席卷南行**囊括**又囊括四

海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輻輳**叔孫通傳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吾丘壽王傳知略輻輳谷永傳輻湊陳忠**檻塞**谷永傳欲以檻塞大異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檻猶閉也**鏡考**又鏡考已行師古曰鏡鑒照之考校也**丘累陵聚**校獵賦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言其積多**莠盛苗穢**嚴延年傳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秕穀所生**毛舉**刑法志毛舉數事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也**蠶食**表蠶食六國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鮑宣傳豪強大姓蠶食亾厭**漁奪**景紀漁奪百姓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漁食**何竝傳輕俠趙季李款以氣力漁食

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爲也**蠭起**項籍傳楚蠭起之將師古曰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而起言其衆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過秦論豪傑蜂起**蠭生**中山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生言衆多也一曰蠭與鋒同**狼戾**嚴助傳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狼凡言戾者謂貪而戾**蛾伏**長楊賦扶服蛾伏師古曰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鼠竄**蒯通傳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亾如鼠之藏竄**雉經**馮奉世傳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申生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爲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烏集**五行志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乍離如烏之集鄒陽傳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

故若烏鳥之暴集

猶豫 高后紀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麐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爲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麐音几

狐疑 文帝紀朕狐疑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狼顧 食貨志民且狼顧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

鱗崪 子虛賦萬端鱗崪師古曰崪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

鱗集 劉向傳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

機駭蠭軼 長楊賦機駭蠭軼師古曰蠭與鋒同軼過也如機之駭如蠭之過言其疾也軼與逸同

龍戰虎爭 賓戲龍戰而虎爭

鱗羅龍翰 校獵賦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師古曰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翰音韓

魚頡鳥䀆 甘泉賦魚頡而鳥䀆師古曰頡䀆上下也䀆音胡反

鷹擊毛摯 義縱傳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奪毛羽執取飛鳥也

豬突豨勇 食貨志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

鼠竊狗偷 叔孫通傳此時羣盜鼠竊狗偷

龍襄 敘傳雲起龍襄師古曰襄舉也

建瓴篇

建瓴 高紀猶譬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

轉圜 梅福傳從諫若轉圜師古曰轉圜言其順易也

括囊 陳咸傳括囊不言師古曰括結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

發蒙 淮南王傳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

拾遺 梅福傳取楚若拾遺師古曰拾遺言其易也

綴旒 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旗之流隨風動搖也師古曰言爲下所執隨人東西也

積薪 汲黯傳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推轂 劉澤傳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師古曰謂翼戴崇奬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鄭當時傳推轂士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

搏景 主父偃傳匈奴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束溼 甯成傳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束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

掃地 韓王信傳上古遺烈掃地盡矣

銷萌 韋玄成傳建威銷萌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

冠玉 陳平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絫卵 鄒陽傳危於絫卵師古曰絫卵者言其將隤而破碎也

絕炎 相如書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文穎曰殊絕之明師古曰炎音弋贍反

炕陽 五行志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口浪反

麾牙 長楊

則齧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拱手** 過秦論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 **折角** 朱雲傳朱雲折其角 **搤亢** 婁敬傳搤其亢拊其背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謂捉持之也亢音剛又下郎反 **收電** 韓安國傳至如猋風去如收電 **揚沸** 酷吏傳吏治若救火揚沸 **附驥** 樊噲贊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虻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拊翼** 序贊拊翼俱起師古曰拊翼以雞爲喻言知將旦則鼓擊其翼而鳴也 **侵牟** 景紀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 **侵漁** 宣紀侵漁百姓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師古曰漁者言漁獵也 **貪狼** 董仲舒傳以貪狼爲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爲貪狼也 **飛燕** 趙后

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 **啗利** 高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意則改變徒濫反令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 **糾纆** 賈誼傳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師古曰纆音墨 **帶脇** 嚴安傳帶脇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部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脇謂其威力足以勝之也一曰帶在脇旁附著之義也 **要領** 張騫傳不能得月氏要領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 **轠鎖** 敍傳繫名聲之轠鎖師古曰轠如馬韁也 **媒糵** 李陵傳媒糵其短孟康曰媒酒教糵麴也謂釀成其罪也

帶厲 表黃河如帶泰山若厲應劭曰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 **米鹽** 黃霸傳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襍而且細咸宣傳其治米鹽 **軌躅** 敘傳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爲躅 **流裔** 藝文志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陶冶** 董仲舒傳陶冶而成之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 **陶鈞** 鄒陽傳獨化於陶鈞之上師古曰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 **盤互** 劉向傳宗族盤互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谷永傳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字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

羈縻 相如傳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牢制之故取諭也 **窫窳** 長楊賦窫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爲民害窫窳類貙虎能食人師古曰窫音於點反 **枝梧** 項籍傳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齮齕** 田儋傳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側齧也齕齕也師古曰齮音螘齕音紇 **反汗** 劉向傳出令則如反汗 **智囊** 鼂錯傳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犬牙** 文紀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盤石宗** 又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蝟毛** 賈誼傳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

曰蝟蟲名也其毛如刺 **虎翼** 賈誼傳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 **虎而冠** 高五王傳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如虎著冠王温舒傳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沐猴而冠** 項籍傳人謂楚人沐猴而冠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伍被傳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羊將狼** 張良傳無異使羊將狼皆不爲肯用 **狼牧羊** 義縱傳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 **探虎口** 酈食其傳所謂探虎口者也 **以肉餧虎** 張耳傳今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 **垂餌虎口** 司馬遷傳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孤豚咋虎** 東方朔傳譬猶鼷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嚙也音仕客反 **係風捕景** 郊祀志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矯翼厲翮** 揚雄傳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任所息也 **鑠金銷骨** 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破觚斲琱** 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琱謂刻鏤也 **戴盆望天** 司馬遷傳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師古曰言營職務未論造書也 **攀龍附鳳** 序贊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參侔開闔** 禮樂志參侔開闔晉灼曰開闔猶開門也言今

之鼎瑞參等於上世 **鴟梟笑鳳** 揚雄傳以鴟梟而笑鳳皇 **蝘蜓謿龍** 揚雄傳執蝘蜓而謿龜龍 **逐麋之狗** 上官后傳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 **搏牛之蝱** 項籍傳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蟣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卽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 **一丘之貉** 楊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九牛一毛** 司馬遷傳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 **狧糠及米** 吳王傳師古曰狧古䑛字䑛用舌食也蓋以犬爲喻也言初䑛糠遂至食米也 **隨風而靡** 楊惲傳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 **阪上走丸** 蒯通傳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 **不絕如帶** 爰盎傳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細微也 **不絕如綫** 宗稍益衰微不絕如綫五行志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不隊如髮** 王莽傳危亾之禍不隊如髮師古曰隊音直類反 **不絕若髮** 武五子傳劉氏不絕若髮 **間不容髮** 枚乘傳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言其激切甚急也 **禍如發矢** 淮南王傳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 **反覆手** 陸賈傳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 **隨手亾** 韓信傳公隨手亾矣 **拾地芥** 夏侯勝傳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

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横在地上若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

郤行求前 劉向傳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

窔奧熒燭 賓戲傳窔奧之熒燭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之窔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窔奧室中之二隅也窔音烏了反師古曰熒燭熒熒小光之燭也

一縷係千鈞 枚乘傳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一蕢障江河 王嘉贊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師古曰蕢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一蕢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沈沒也蕢音匱

衣錦夜行 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

衣繡夜行 朱買臣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狐白裘反衣 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温也衣於既反

局趣轅下駒 灌夫傳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蹙小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正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門外可設爵羅 鄭當時傳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静無人行也

枕席上過師 趙充國傳從枕席上過師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安於覆盂 東方朔傳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羔犢扞虎狼 鄒陽傳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腐肉齒利劍 枚乘傳譬腐肉之齒利劍師古曰齒當也

彊弩射潰癰 韓安國傳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紲韓盧而責獲 王莽傳遣將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紲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

踐薄冰待白日 宣紀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從旄敦度泰山 賓戲傳從旄敦而度高虖泰山應劭曰爾雅前高曰敦丘如覆敦者敦丘敦音丁回反

懷沈濫測重淵 賓戲傳懷沈濫而測深虖重淵應劭曰側出曰沈泉正出曰淵泉師古曰沈音軌

持布鼓過雷門 王尊傳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擊此鼓聲聞洛陽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野禽殫走犬亨 蒯通傳語曰野禽殫走犬亨

狡兔死良狗亨 韓信傳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

牛驥同皁 鄒陽傳與牛驥同皁師古曰皁櫪也楊雄方言云梁宋齊燕之間謂櫪曰皁

章父薦屨 賈誼傳章父薦屨漸不可久今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

察淵魚 吳王傳察見淵中魚不祥

為囊橐 刑法志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張敞傳廣川王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

為爪牙 王温舒傳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義縱傳朱彊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

為國柱石

霍光傳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
柱石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
柱及其**如失左右手**韓信傳上怒**養虎自遺**
石也如失左右手
患高紀所謂養**魚鱗左右**劉向傳兄盈惺內
虎自遺患也魚鱗左右師古曰
言在帝之左右**毛髮之辜**谷永傳無**噬膚之**
相次若魚鱗也毛髮之辜
恩董賢傳咲惟噬膚之恩太忍師古曰易曰
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爲
丁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霜露之疾**
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公孫弘傳不**狗馬之病**嚴助傳有狗馬
幸罹霜露之疾之病不能勝服**狗**
馬之心汲黯傳臣常有狗馬**鑿齒之徒**賦揚
之心師古曰思報效賦

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服虔曰鑿齒長五
尺似鑿而食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
也**犬馬齒**息夫躬傳欲以其**魚肉之**灌夫傳
犬馬齒係日所見皆魚肉
之手師古曰以比**風雲之會**賓戲傳彼皆
魚肉而食啖也躡風雲之會

鴻濛篇

鴻濛沆茫校獵賦鴻濛沆茫碣以崇山師古
曰鴻濛沆茫廣大貌鴻胡孔反濛
莫孔反沆胡**阬辟**又阬三王之阬辟**登閎**涉又
浪反茫音莽師古曰辟亦僻字
三皇之登閎師古**權輿**又萬物權輿於內師
曰登閎高遠也古曰權輿始也言草
木萌牙始**章皇**又章皇周流師**鮮扁**又鮮扁
生於內古曰匪徧也陸離師

古曰鮮扁輕**鴻絧緁獵**又微車輕武鴻絧緁
疾貌扁音篇獵師古曰鴻絧直馳
貌緁獵相差次也鴻胡**眄分**又羽騎營營眄
孔反絧徒孔反緁音捷分殊事縣林日
眄明也師古曰言其**轠轤**又轠轤不絕益康
服飾分明眄音戶曰轠轤連屬貌如
淳曰音雷盧**吸嘷潚率**又飛廉雲師吸嘷潚
師古曰環轉率師古曰吸嘷閒放
也潚率聚歛也嘷**驞駍駖磕**又焱泣雷厲驞
許冀反潚音肅駍駖磕師古曰
驞駍駖磕皆聲響衆盛也驞匹人**聿皇**又武
反駍普萌反駖力莖反磕口盍反騎聿
皇師古曰**蹶竦**又蹶竦讋怖師古**焯爍**又隨
聿皇疾貌曰蹶音子六反珠和
氏焯爍其陂師古曰焯爍光**嶜崟**又玉石嶜
貌焯古灼字爍音式藥反崟師古曰

嶜崟高貌嶜仕**砰磕**校獵賦上下砰磕聲
金反崟牛林反若雷霆師古曰言其
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鸞鸐**又鸞鸐如神師
雷霆也砰音普萌反古曰鸞與鸐同
蒙茸陸梁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晉灼曰
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
柴虒參差又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
差師古曰柴虒參差不齊貌也柴
初蟻反虒音**慘纚**又蠖略蕤綏灕乎慘纚師
豸參初林反古曰慘纚車飾貌也慘纚音
森纚所**嵱嵷**又陵高衍之嵱嵷兮李奇曰嵱
宜反嵷音踊竦如淳曰嵱嵷上下衆
多**紆譎**又超紆譎之清澄孟**凌兢**又馳閶闔
貌康曰紆譎曲折也而入凌兢
師古曰凌兢者言寒凉**慘㦗**又下陰潛以慘
戰栗之處兢鉏陵反㦗兮師古曰慘

凜亦寒涼之意也凜 駊騀 又崇丘陵之駊騀音
讀如本字又來感反 駊騀兮蘇林曰駊騀音
叵我師古曰駊 又深溝嶔巖而爲谷師
駊高大狀也 嶔巖 古曰嶔巖深險貌嶔口
銜 又璧馬犀之驎瑞應劭曰驎音鄰首
反 驎瑞 晉灼曰瑞音兩師古曰驎瑞文貌 鬱
律 又雷鬱律而巖突兮 連蜷 又蛟龍連蜷於
師古曰鬱律雷聲也 東匡兮師古曰
連蜷卷曲 敦圉 又白虎敦圉虖昆侖師 古 樛
貌蜷音拳 曰敦圉盛怒也敦音屯
流 甘泉賦覽樛流於高光 瓏玲 又前殿崔巍
兮師古曰樛流屈折也 兮和氏瓏玲
晉灼曰以黃金爲璧帶合 崢嶸 又似紫宮之
藍田璧瓏玲、明見貌也 崢嶸師古曰
崢嶸深邃 芬茀 又香芬茀 昳肸 又薌昳肸以
也嶸音宏 以窮隆兮 提根兮師古

曰風動樹聲 弸彋 又帷弸彋其拂汨兮蘇林
聲昳丑乙反 曰弸彋音石墐井弸爾之弸
弸音宏孟康曰弸彋帷帳風吹帷 漻漻 又梁弱水
帳鼓貌師古曰弸普萌反 之漻漻兮
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漻之耳師
古曰漻漻小水之貌漻吐定反漻音熒又胡
鑒 透蛇 又躡不周之透蛇師古曰透 摧崔 又摧
又蛇亦言不鄭難也蛇音移
雝而成觀孟康曰摧崔扸木之崇積貌
也晉灼曰摧崔水反師古曰崔子水反 觩膠
又玄瓚觩膠張晏曰觩膠其貌
也師古曰觩音虬膠力幽反 泔淡 又拒
劭曰泔淡滿也師古曰 泔淡應
泔胡感反淡大敢反 嶒嶙垣 又降嶒
兮師古曰嶒嶙上下之道也嶒垣圖 嶙罩垣
貌也嶒力𠂉反嶙七稀反垣音拳 嵾差 又增

宮嶒差師古 岭嶒嶙峋 又岭嶒嶙峋洞以匡
曰嶒初林反 兮師古曰岭嶒深邃
貌嶙峋節級貌 遲遲 又排招搖靈遲遲兮
音零管嶙句 師古曰神久留安處
不即去也遲遲 又河東賦靈 夔踢 師古
音栖遲文夷反 曰夔踢驚動之貌踢蘇
林曰踢試郎反 容與 又靈輿安步周流容
虔曰石臭反並通 師古曰容與安
豫也與曰 坎坷 又蟻南巢之坎坷兮師古曰坎
讀曰豫 坷不平貌坎口紺反坷口賀反
嶢崝 又涉西岳之嶢崝師古曰嶢 滲灕 又
謂嶕嶢而崝嶸也崝士耕反嶢 崝
滲灕而下降師古曰 沇沛 又以豐隆
滲灕流貌音淋離 又渝沇沛師古曰沇沛雲雨之
貌沇數劍反 盤紆茀鬱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
沛普蓋反 茀鬱郭璞曰茀音佛

鬱嶇 又隱轔鬱嶇郭璞曰堆 堀礨 又丘虛
不平貌師古曰礨音律 堀礨郭
璞曰堀音磊 律崒 又隆崇律崒郭璞 岑崟
窣礨音磊 又詰屈踈起也 崟又岑
差師古曰岑音吟 陂陁 又罷池陂陁下屬江河 崟參
仕林反崟音 郭璞曰言旁頹也陂音
㳄陁音馳哀二世賦登陂陁之 彭湃 又洶湧
長陂兮師古曰陂音普何反 彭湃師
古曰彭湃相戾 宓汩 又滭弗宓汩師古曰宓
也湃音普拜反 汩去疾也汩音于筆反
泌瀄 又偪側泌瀄郭璞曰泌瀄音 瀎洌 又轉騰瀎
洌孟康曰瀎 師古曰泌瀄相揳也
師古曰瀎音匹列反洌相撇也 滂濞 又滂濞沆溉郭
音匹祕反 、璞曰滂音滂濞音
水流聲貌皆 瀺灂 又瀺灂霣隊師古曰瀺音士咸反灂音才弱反又音

㕭角反潏淈又潏潏淈淈郭璞曰水微轉細涌貌淈音骨師古曰潏音決湁
潗又湁潗鼎沸郭璞曰湁音勑立反師古曰潗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㸑鼎沸也汩
㴔又汩㴔漂疾晉灼曰㴔音華給反郭璞曰㴔音許立反師古曰二音皆通汩音于筆
反灦漾又灦漾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灦音浩漾音弋少反淫
鬻又沇溶淫鬻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閒也砰磅訇礚又沈沈隱隱砰磅訇
礚師古曰砰音普水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宏反礚音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嵔
廆又崴磈嵔廆郭璞曰嵔音惡罪反師古曰廆音胡賄反貏豸又陂池貏豸郭
璞曰陂池旁頹貌也貏音衣被之被師古曰貏又音彼嶕嶫又嵯峩嶕嶫師古曰

嶕音捷嶫音業陁靡又平原廣澤登降陁靡師古曰陁靡旁聚也陁音弋爾反壇
曼又案衍壇曼師古曰寬廣之貌也壇音徒旦反曼音莫榦反倏胂倩浰
又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式六反胂音式刃反倩音于見反浰音練宛潬
又宛潬繆盭師古曰宛音菀潬音善又象輿蜿僤於西淸蜿僤上見寂漻又寂
漻無聲師古曰言長流安靜禮樂志寂漻上天知厥時徐佪又安翔徐佪郭璞曰
言通轉也龍嵸又龍嵸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龍音籠師古曰嵸音總巁錡
又崣陁巁錡郭璞曰巁錡隆屈衮折貌巁音魚晚反錡音蟻崛崎又摧崣崛崎張
揖曰崛崎斗絕也郭璞曰崛音掘崎音倚谺呀又谺呀豁開郭璞曰㵎谷之形容也

谺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肹蠁又肹蠁布寫師古曰肹蠁盛作也柴池茈
虒又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茈音此虒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
郭璞曰柴音差蔚茷又蔚茷歘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蔚音刘茷音刑葳
蕤又錯翡翠之葳蕤師古曰葳蕤玉飾貌蹇産又蹇産溝瀆張揖曰蹇産屈折
也布濩又布濩閎澤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發越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
璞曰香氣射散也咇茀又晻薆咇茀師古曰皆芳香意也咇音步必反茀音勃
軋芴又繽紛軋芴孟康曰軋芴緻密也師古曰芴音勿葰楙又實葉葰楙張
揖曰葰甬也師古曰葰音峻楙古茂字欐佹又連卷欐佹師古曰欐佹支柱也欐

音力爾反佹音詭癹骫又崔錯癹骫師古曰骫蟠戾也癹音步葛反閜砢
又坑衡閜砢師古曰閜砢相扶持也閜音烏可反砢音來可反幡纚又落英幡纚師
古曰幡纚飛揚貌也纚音山爾反葥蔘又紛溶葥蔘郭璞曰攴竦擢也葥蔘音蕭
森師古曰葥又音山交反猗柅又猗柅從風郭璞曰猗柅猶阿那也猗音於氏反柅
音蒂氏反消搖又消搖乎襄羊夭蟜子虛賦夭蟜枝格郭璞曰夭蟜頻申也蟜
音矯大人賦低卬夭蟜翩幡又翩幡互經闟鞈又鏗鎗闟鞈師古曰闟鞈
鼓聲也闟音託郎反鞈音榻鬱橈又築積寨繚鬱橈谿谷師古曰言築積文理隨
身所著或褰繆委曲如谿谷也繆繞又繆繞玉綏師古曰以玉飾綏繆繞相纏結也

繆音蔘

的皪 又明月珠子的皪江靡師古曰皪音歷的皪光貌也 **唼喋** 又唼喋菁藻師古曰唼喋銜食也唼音所甲反喋音文甲反 **蚴蟉** 又青龍蚴蟉於東箱師古曰蚴蟉行動之貌蚴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 **玢豳** 又珉玉旁唐玢豳文鱗郭璞曰玢豳文理貌師古曰玢音彼旻反豳又音彼閑反 **衆夥** 又萬物衆夥師古曰夥多也音下果反陳勝傳夥涉之為王 **纚屬** 又華道纚屬師古曰纚屬纚迤相連屬也纚音方爾反屬音之欲反 **倦谻** 又窮極倦谻郭璞曰疲憊也師古曰谻音劇 **容與** 又翱翔容與郭璞曰言自得也 **揚衪戌削** 又紛紛裶裶揚衪戌削張揖曰戌鮮也師古曰揚舉也衪曳也或舉或曳則戌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衪音弋示反

扶輿猗靡 又扶輿猗靡師古曰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捲容養為猗靡 **翕呷萃蔡** 又翕呷萃蔡張揖曰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萃音翠又音千賄反 **媻姍勃窣** 又媻姍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媻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媻音盤窣音先忽反 **繛約** 又便嬛繛約師古曰繛音綽反騷閨中容競淖約師古曰善容止也淖音綽 **猗抳** 又猗抳以招搖晉灼曰抳音年纚反又張揖曰猗抳下垂貌 **杳眇** 又紅杳眇以玄湣兮晉灼曰杳眇深遠也 **蠖略委麗宛蜒** 又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師古曰皆行步進止之貌也蠖於縛反麗力爾反宛於元反蜒音延 **偃**

蹇 又掉指撟以偃寋兮張揖曰偃蹇委曲貌 **連卷** 又躣以連卷張揖曰連卷句跡也師古曰卷鉅圓反 **沛艾赳螑佁儗** 又沛艾赳螑仡沛艾赳螑兮張揖曰沛艾驤驤也赳螑中頭低卬也佁儗不前也師古曰赳古幼反螑火幼反佁丑吏反儗魚吏反又音態礙 **畔岸** 又放散畔岸師古曰畔岸放縱之意也 **孱顏** 又驤以孱顏師古曰孱顏不齊也孱士顏反 **跮踱輵螛** 又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張揖曰跮踱互前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師古曰跮丑日反踱丑略反輵音遏螛音曷 **怵奊** 又蜩蟉偃寋怵奊以梁倚張揖曰怵奊奔走也奊丑若反 **膠輵** 又雜遝膠輵以方馳師古曰膠輵猶交加也 **紛挐** 又騷擾衝蓯其紛挐兮師古曰挐音女居反

林離 又麗以林離張揖曰林離摻攦也師古曰摻所林反攦所宜反 **蘢茸** 又叢以蘢茸兮師古曰蘢茸聚貌蘢來孔反茸而孔反 **陸離** 又痑以陸離張揖曰陸離參差也 **砰磷** 又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師古曰深峻貌砰普萌反磷力耕反 **崴魁** 又洞出鬼谷之掘礨崴魁張揖曰不平也師古曰崴音一回反 **軋沕** 又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不分明之貌 **崢嶸** 又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 **寥廓** 又上寥廓而無天師古曰寥廓廣遠也寥音遼 **[illegible]歙** 又蓯甑嵷歙張揖曰嵷歙走相追也嵷音譁歙音翕子虛賦蓟蓯嵷歙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 **敞怳** 又聽敞怳而亾聞師古曰敞怳耳不諦也 **沸渭** 長楊賦逗

命票衛汾沄洲淈師古曰奮擊貌

仿佛 長揚賦從者仿佛骫屬而還師古曰仿佛讀曰髣髴

碣磍 又建碣磍之虡孟康曰碣磍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師古曰碣一猲反磍音轄

誇詡 又誇詡衆庶揚雄傳奢麗誇詡師古曰詡大也

連娟 俾李夫人賦美連娟以修嫮兮師古曰連娟孅弱也娟音一全反

佳俠 又佳俠函光孟康曰佳俠猶佳麗

幼眇 又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幼眇猶窈窕也幼音一小反

相羊 又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相羊翱翔也相音襄

懰慄 又懰慄不言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

淒淚 又秋氣潛以淒淚兮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淚音戾

妙麗 李夫人傳實妙麗善舞

燕婧 李夫人傳妾不敢以燕婧見帝師古曰隋與惰同謂不嚴飾

蟬嫣 反騷有周氏之蟬嫣兮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師古曰嫣於連反

淟涊 又給纍以其淟涊兮應劭曰淟涊穢濁師古曰淟他典反涊乃典反

繽紛 又暗纍以其繽紛師古曰繽紛交雜也繽匹人反

綷縩 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師古曰綷縩衣聲也綷音千賄反縩音蔡

汩淢 哀二世賦汩淢歘以永逝兮師古曰汩淢疾貌淢于筆反淢音域

蓊薆 又觀衆樹之蓊薆兮師古曰蓊薆蔭蔽貌蓊音烏孔反薆音愛

虛徐 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孟康曰虛徐懷疑也

回穴 又州回穴其若茲兮師古曰回穴轉旋之意也

辜絜 律歷志姑洗洗絜也言揚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

棣通 又萬

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

昌茆 又昌茆於卯師古曰茆謂叢生也音莫保反

昧薆 又昧薆於未師古曰薆蔽也音愛

豐楙 又豐楙於戊郊祀志今年豐楙未報師古曰楙美也言稼穡美

依韋 又禮樂志五音六律依韋饗昭師古曰依韋諧和不相乖離也

依違 律歷志依違以惟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

猗違 孔光傳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

微眇 律歷志克其微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成許后傳輕細微眇之漸師古曰眇亦細也

癄瘁 禮樂志纖微癄瘁之音作師古曰癄瘁謂減縮也音千笑反

杳冥 又雲景杳冥師古曰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

窅窱 又窅窱桂華孟康曰窅出窱入師古曰桂華之形窅窱然也窅音一交反窱音一瓜反

放悲 又相放悲師古曰放悲猶髣髴也悲音沸

專與 又專與萬物師古曰專與言開舒也與音弋於反

權奇 又志俶儻精奇

常羊 又飛常羊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滂洋 又福滂洋師古曰滂洋饒廣也洋音羊又音祥

汪濊 又澤汪濊師古曰汪濊言饒多也

捐瘠 食貨志國亡捐瘠師古曰捐瘠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

奇贏 又探其奇贏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奇羨 又以收奇羨師古曰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戈戰反

抏敉 又百姓抏敝以巧法師古曰抏詵也謂攙搶也抏音五官反

苦惡 又縣官作鹽鐵

器苦惡師古曰鹽旣味苦器又脆惡
憒亂 又百姓憒亂
跆籍 天文志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臺登蹋也或作蹈
區霿 五行志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霿音莫豆反
弗鬱 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曰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滿溢穢濁不清故魚不樂
潺湲 又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曰潺湲激流也
漫羨 藝文志漫羨而無所歸心師古曰漫放也羨音弋戰反
麤猶 又無得麤猶師古曰猶粗略也音才戶反
扶疎 楊雄傳支葉扶疎師古曰扶疎分布也
頡亢 又驕行以頡亢而取世資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亢胡浪反
膠葛 又撅膠葛師古曰膠葛上清之氣也
嶕嶢 又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敞烝師古曰嶕嶢高貌音樵堯
曼漶 又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師古曰曼漶不分別貌猶言濛鴻也曼莫幹反漶音奐
衍溢 相如傳浸淫衍溢師古曰衍溢言有餘也
疏逖 又使疏逖不閉師古曰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
敞罔 又敞罔靡徒師古曰敞罔失志貌
紛輪 又紛輪威蕤張揖曰亂貌
汾潏 又汾潏曼美師古曰盛大之意汾音勿潏音聿
闓懌 又昆蟲闓懌文穎曰闓懌皆樂也師古曰闓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
液洽 又休烈液洽
進越 又不爲進越文穎曰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
滲漉 又滋液滲漉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滲音山禁反
布護 又汎布護之師古曰布護言遍布也
煇煌 又炳炳煇煌師古曰煇煌光貌煇音

下本反
被飾 又被飾厥文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被音數勿反
雜遝 劉向傳雜遝衆賢師古曰雜遝聚積之貌遝音六合反
渾殽 又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
蠡午 又水旱饑蝝螽螟蠡午並起如淳曰蠡午猶雜沓也
旁午 霍光傳使者旁午師古曰一從一橫爲也旁猶言交橫也
方洋 吳王傳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
營或 又營或天子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劉向傳營或耳目
熒惑 霍后傳皇后熒惑失道
重仍 成紀六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鄭重 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
雜襲 蒯通傳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悼李夫人賦芳雜襲以彌章師古曰雜襲重積也
猥大 賈山傳無不猥大師古曰猥盛也
巨細 田儋傳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
纖微 成許后傳纖微之間未必可同
希稠 劉向傳異有小大希稠
營亂 禮樂志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亂猶回繞也
撓亂 息夫躬傳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
貿亂 董仲舒傳廉恥貿亂師古曰貿易也
壯麗 息夫躬傳容貌壯麗
浩穰 張敞傳長安中浩穰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
孅嗇 貨殖傳齊於孅嗇師古曰孅細也嗇愛吝也
虛竭 成紀天下虛竭師古曰虛空也竭盡也
勦敝 韓信傳舉勦敝之兵
從容 元紀嘗侍燕從

容言季布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張良傳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壹鬱 賈誼傳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怫鬱也

鬱悼 元紀深惟鬱悼師古曰鬱不通之意也

決鬱 息夫躬傳玄靈決鬱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

結愲 又心結愲今傷肝師古曰結愲亂也孟康曰愲音骨

漸洳 東方朔傳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

偶旅 又行步偶旅師古曰偶旅曲躬貌也偶音禹

沕穆 賈誼傳沕穆亡間師古曰沕穆深微貌沕音勿

坱圠 又坱圠無垠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

控揣 又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

恬漠 又真人恬漠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

蔕芥 又細故蔕芥師古曰蔕芥小鯁也蔕音丑芥反

丁寧 谷永傳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

滿讕 又滿讕誣天師古曰滿讕謂欺罔也讕音來亶反

末殺 又欲末殺灾異師古曰末殺揚滅也殺音先曷反

偏駁 又解偏駁之變師古曰駁不周普也

熏灼 又熏灼四方

閔免 又閔免遁樂師古曰閔免猶黽勉也

廣旰 又廣旰營表師古曰旰大也

慘怛 元紀慘怛於心師古曰慘痛也怛悼也

嘄謼 息夫躬傳狂夫嘄謼於東崖師古曰嘄古叫字謼音火故反

鹽惡 又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

煜雪 賓戲煜雪其間者師古曰煜雪光貌煜音于及反雪音下甲反煜又音育

優繇 又陸子優繇新語以興鄭氏曰優繇不仕也述元紀優繇亮直師古曰優繇謂寬容也繇讀與由同

俳佪 高后紀俳佪往來師古曰俳佪猶傍偟不進之意

逌巡 過秦論逌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逌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逌音千句反

逡循 趙后傳逡循固讓

轉移 文三王傳不得轉移萌牙之時

薦數 張湯傳薦數從中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荐中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

正營 王莽傳人民正營師古曰正營惶恐未安之意也正音征

駱驛 又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

間闊 又間闊至漸臺師古曰間闊猶言崎嶇展轉也

鬱燠 王襃傳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燠音於六反

悽愴 又至寒之悽愴

嘔喩 又嘔喩受之應劭曰嘔喩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

崔隤 廣川王傳曰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

勞倈 平當傳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

流連 敘傳式號戎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亾蕩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

歔欷 張良傳戚夫人歔欷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欷音稀又許氣反

阿邑 酷吏傳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憤懣 司馬遷傳不得舒憤懣師古曰懣煩

悶也音滿**興舍**又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約結**朱邑傳匈臆約結師古曰約屈也**惻怛**文紀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悵也怛音丁曷反**於悒**中山王傳為之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忼慨**高紀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又項籍傳迺悲歌忼慨**讙譁**叔孫通傳無敢讙譁失禮者**縱臾**衡山王傳日夜縱臾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强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奬勸也**呫囁**灌夫傳呫囁耳語師古曰呫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翔實**西域傳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爲詳同**苟簡**董仲舒傳顓爲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爲簡易之治也師古曰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

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和柔**張釋之傳馬類和柔**淫末**鼂錯傳廢去淫末**熏轑**杜周傳欲以熏轑天下師古曰熏言熏迫之轑讀曰燎**分竄**陳湯傳使凶逃分竄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舜典分北三苗**愊億**又策慮愊億師古曰愊億憤怒之貌愊皮逼反**畔換**序贊項氏畔換師古曰畔換强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辟易**項籍傳辟易數里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讋服**又諸將讋服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震讋**張湯傳羣臣震讋師古曰震動也讋失氣也**攝讋**霍去病傳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慹服**朱博傳豪彊慹服師古曰慹音之涉反**蹂蹈**項籍傳亂相蹂蹈師古曰蹂踐也音人九反**蹂躪**王商

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人九反躪音藺**崎嶇**李尋傳崎嶇山海間**展轉**匈奴傳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師古曰展轉謂移動其心**婉瘱**平王后傳為人婉瘱師古曰婉順也瘱靜也瘱音烏計反**抵冒**禮樂志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趙充國傳羌人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抵冒犯突而前冒音莫北反**歊烝**楊雄傳散歊烝師古曰氣上出也**蘧篨**序贊舅氏蘧篨師古曰蘧篨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諂佞者也**盪滅**表盪滅古法**奄忽**嚴延年傳奄忽如神**薄遽**嚴助傳事薄遽師古曰薄迫也遽速也**紛員**禮樂志赤鴈集大紛員師古曰紛員多貌員音云**縣絕**霍后傳與許后時縣絕矣**攢立**子虛賦攢立叢倚師

古曰攢立聚立也**攢羅**大人賦攢羅列聚

匈匈篇

匈匈高紀天下匈匈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鞅鞅**又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韓信傳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眇眇**文紀以眇眇之身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比比**哀紀郡國比比地動師古曰比比猶言頻頻也**稍稍**禮樂志稍稍制作稍稍增輯**粥粥**又粥粥音送晉灼曰粥粥敬懼貌師古曰粥音弋六反**眑眑**又清思眑眑蘇林曰眑音窈師古曰眑眑幽靜也**馮馮**又桂華馮馮翼翼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磑磑**又美芳磑磑卽卽孟

康曰磑磑崇積也師古曰磑音五回反 喬喬 又先以兩般喬喬師古曰喬喬飛流之貌相如傳般乎喬喬郭璞曰舉行貌也 嵁嵁 又羣生嵁嵁師古曰嵁嵁豐厚之貌也音徒感反 翔翔 又雲舞翔翔 滇滇 又泛泛滇滇從高游應劭曰滇滇盛貌師古曰音徒千反 沇沇 又沇沇四塞孟康曰沇音兗師古曰沇沇流行之貌也 容容 又施容容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容音勇一曰讀如本字翟方進傳何持容容之計無忠觀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校獵賦沇沇容容 翊翊 又共翊師古曰翊翊敬也 區區 又河間區區小國藩臣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楚元王傳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 鰓鰓 刑法志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巳也蘇林曰鰓懼貌也師古曰鰓音先祀反 陳陳 食貨志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 謷謷 又天下謷謷師古曰謷謷衆口愁聲也 盪盪 郊祀志求之盪盪師古曰盪盪空壙之貌也音蕩 睢睢 五行志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也音呼惟反 察察 五行志不敢察察言臣瓚曰不敢察察明言之 累累 又中國諸侯累累從楚師古曰累讀曰纍纍不絕之貌 纍纍 石顯傳印何纍纍師古曰纍纍重積也力追反 繹繹 五行志星隕繹繹師古曰繹繹光采貌 斷斷 地理志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師古曰斷斷分辨之意也音牛斤反劉向傳朝臣斷斷不可師古曰斷斷忿嫉之意也 堇堇 地理志豫章出黃金然堇堇應劭曰堇堇少也師古曰堇讀曰僅 期期 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沈沈 陳勝傳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 姁姁 韓信傳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 鬱鬱 又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狠狠 劉向傳狠狠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狠狠欲誠之意音懇 惓惓 又惓惓之義師古曰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司馬遷傳拳拳之忠 錄錄 蕭曹贊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蕭望之傳不肯錄錄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 齪齪 申屠嘉傳齪齪廉謹師古曰齪齪持整之貌音初角反 訢訢 石奮傳僮僕訢訢如也師古曰此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

賈山傳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 默默 賈誼傳于嗟默默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 縹縹 又屬縹縹其高逝兮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遥反楊雄傳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 喋喋 張釋之傳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 云云 汲黯傳吾欲云云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沾沾 竇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 墨墨 田蚡傳墨墨不得意 籍籍 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籍籍師古曰籍籍讙聒之意劉屈氂傳事籍籍如此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衯衯裶裶 相如傳衯衯裶裶揚袘戌削 眇眇忽忽 又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 滈滈 又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

䗘䗘又崇山䗘䗘扈扈又煌煌扈扈嫙嫙又柔伉嫙嫙師古曰嫙嫙
柔屈貌也音於圓反谾谾又巖巖深山之谾谾今晉灼曰谾古䆪字師古曰谾谾深
通貌旼旼又旼旼穆穆孟康曰旼旼和也張揖曰旼音旻唯唯否否司馬
遷傳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懇懇又勤勤懇懇師
古曰懇懇至誠也卒卒又卒卒無須臾之間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音千忽反
脛脛楊博傳脛脛者未必全師古曰脛脛直貌嶽嶽朱雲傳五鹿嶽嶽師古曰
嶽嶽長角之貌庸庸梅福傳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庸庸微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
撲滅則至熾盛毣毣鮑宣傳極竭毣毣之思師古曰毣毣音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
之貌睮睮董賢傳睮睮諂夫如淳曰睮睮自媚貌師古曰睮音踰咢咢又咢
咢黃髮師古曰咢咢直言也彌彌又彌彌其失應劭曰彌猶稍稍也罪過茲甚
也嘿嘿匡衡傳嘿嘿不自安洞洞屬屬谷永傳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
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之欲反汲汲揚雄
傳不汲汲於富貴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爲也隆隆又隆隆者絕師古曰
隆隆雷聲也斐斐反騷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
音芳非反總總撙撙甘泉賦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師古曰總總撙撙聚貌
撙子本反迣迣又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師古曰迣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

之炘炘又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嶟嶟又嶻兀極之嶟嶟晉
灼曰嶟嶟擬也師古曰言高臺至北極其狀竦峭嶟嶟然也嶟千句反又音遵閬
閬又閌閬其寥廓兮師古曰閌閬空虛也從從又風從從而扶轄兮師古曰從
從前進之意也音竦霏霏河東賦雲霏霏而遠迎兮師古曰霏霏雲起貌軫軫
校獵賦殷殷軫軫師古曰殷盛也秋秋又秋秋蹌蹌師古曰騰驤之貌廩廩循吏
傳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惛惛王溫舒傳居它惛惛
不辯師古曰言爲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若若石顯傳綬若若邪師古曰若若
長貌佔佔匈奴傳顧無喋喋佔佔師古曰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
喋佔佔耳佔音昌沾反攣攣李夫人傳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師古曰攣音力全
反又讀曰戀姍姍又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仙岑岑宣許
后傳我頭岑岑也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灼灼成許后傳答敗灼灼若此師古曰灼
灼明白貌涏涏趙后傳燕燕尾涏涏師古曰涏涏光澤之貌音徒見反事事
王莽傳事事謙退物物又物物卬市喁喁又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
喁喁衆口向上也屑屑董仲舒傳凡所爲屑屑王莽傳晨夜屑屑師古曰屑屑猶
切切動作之意也曄曄敘傳世宗曄曄師古曰曄曄盛貌也湎湎又風流民
化湎湎紛紛師古曰湎湎流移也翩翩又魏其翩翩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浟

溆溆 敘傳其欲溆溆師古曰溆溆欲利之貌也音滌 **懊懊** 又長倩懊懊蘇林曰懊懊行步安舒也師古曰懊音弋於反 **褎褎** 又樂安褎褎古之文學師古曰褎褎盛貌也弋赦反 **姼姼** 又姼姼公主師古曰姼音上支反姼姼好貌也詩葛屨好人提提音義同耳 **往往** 吳王傳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董仲舒傳是王道往往而絕也咸宣傳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匈奴傳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

兩漢雋言卷之十一　後集

吳興　凌廸知　穉哲　輯
東越　劉兼　仲愿　校

三精篇

三精 光武紀三精霧塞注三精日月星也言昏昧也 **天苑** 安紀注天苑星名 **日舒月速** 律書志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 **舒先速後近一遠三** 律書志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 **道齊景正** 律書志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步變擿微** 天文志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 **營頭** 天文志注營頭行振天誅也 **如月** 天文志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于北斗魁 **如缶** 天文志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 **水衡** 天文志東井為水衡水出之為大水也 **台宿** 劉玄傳大三公上應台宿注三公在天為三台 **風雲** 馬武傳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天隙** 竇融傳以投天隙注投會天之間隙也 **天聲** 竇融傳振大漢之天聲注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翠雲** 馮衍乘傳翠雲而相伴 **含元包一** 郅惲傳含元包一甄陶品類注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 **玄包幽室**

蘇竟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注包藏也言失
緯書玄秘藏于幽室文雖隱微事甚明驗
晷蘇竟傳五星失晷天時東井羽林蘇竟
謬錯注失晷失于常度傳或
守東井或沒羽林注東井南方之宿天官
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衰
回躑躅蘇竟傳或衰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注
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衰回
謂縈繞淹留躑躅盈縮成鉤蘇竟傳或煌防
謂上下不去也北或盈縮成鉤
注盈縮猶進退營頭天槍蘇竟傳流星狀
曲如鉤形也似蚩尤旗或曰
營頭或降澍楊厚傳蒙澤人守宗湛使鼓籥
曰天槍綂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郎顗傳天地之道其猶鼓籥注籥如笛六孔
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虛而輿鬼郎顗傳涉歷輿鬼注天
不屈動而愈出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
日乘日蒙郎顗傳占曰日乘則有三五郎
妖風日蒙則有地裂顗
傳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三三正也五五行
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于此際
自新如初則月滿先節過望不虧丁鴻傳間
道無窮也者月滿先
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注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
謂未及望鮮顥班固傳鮮顥沈灑清塵班
而滿也氣之清英固
傳雨師沈灑縈鏡宇宙班固傳百王縈鏡宇
風伯清塵宙注鏡猶光明也
天元陳寵傳明主嚴天元之紫宮霍諝傳吁
尊注天元猶乾元也嗟紫宮之

門注言有紫宮是艷珠潤玉仲長統傳恒
上帝之所居也星艷珠朗霞
潤疾霆仲長統傳暴風疾橫厲崔駰傳氣霓
玉霆不足以方其怒鬱以橫厲兮
注橫厲謂氣盛潛暉崔駰傳義和忽以潛暉
而陵于天也注義和日也氣盛而日
光微喻王天樞斗柄崔駰傳將建天樞執
莽篡漢斗柄注北斗七星第
一名為斗柄柄即杓也前西嬉張衡傳注吾
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欲往于西嬉
金天氏西方之帝豐隆軒其震霆列缺
少皞也嬉戲也曄
其照夜張衡傳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
照夜注豐隆雷也軒聲也震霆霹靂
也列缺電雲䨴張衡傳雲師䨴以交集青
也曄光也注雲師屏翳也䨴陰貌琱

張衡傳左青琱以揵芝素威張衡傳右素威
兮注青琱青文龍也以司鉦注素威
謂白罔車青林張衡傳建罔車之幕幕兮
虎也猶青林之芷芷注罔車畢
星也青林壁壘硠硠張衡傳觀壁壘於北
天苑也落兮伐河鼓之硠硠
注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壘
旁大星為北落牽牛北為河鼓硠硠聲也天
潢雲漢張衡傳乘雲漢之汎汎兮浮雲招
漢之湯湯注雲漢曰天河也
搖攝提張衡傳徜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
注招搖攝提星名也劉流回轉之貌
景雲蔡邕傳屬炎氣於景雲注瑞隮天蔡邕
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傳隆
隆天望舒側匿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朓
之高侯王肅則月側匿注望舒

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西方謂之側匿**蓋輿**延篤傳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注宋五夫言賦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也**請霽**王允傳楊贊登臺請霽注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曰霽**緯候**方術傳緯候之部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渾儀**顯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注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于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機衡**郎顗傳尚書職在機衡注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推步**馮緄傳馮緄善推步之術注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霄**仲長統傳注霄摩天赤氣也**風爲號令**張奐傳建寧二年大風雨雹霹靂拔

樹詔庶賚言災應張奐曰風爲號令動物通氣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鉤陳**班固傳肅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注周環也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天心**郎顗傳注李巡曰北極居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柱天**齊王縯傳齊王縯自稱柱天都部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太紫**班固傳西都賦云放太紫之圓方注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風星**任文公傳任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秘要**嘉澍**明紀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注時雨所以澍生萬物**懸之**

日月后紀勤動金石懸之日月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投蜺**楊賜傳春秋讖曰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注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投應也**闚天**鄧騭傳非闚天者不可以闚遠**三微成著**陳寵傳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注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于黃泉之下微而未著也**蔑蒙**張酺傳浮蔑蒙而上征注蔑蒙氣也上征上於天也**天喉舌**李固傳斗爲天喉舌注春秋合誠圖曰斗爲天之喉舌主出政教**斟酌元氣**李固傳斗斟酌元氣**上象四七**陳蕃傳諸侯上象四七注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赤制**郅惲傳漢歷久長孔爲赤制注火德尚赤故云爲赤制**霄零**班固傳甘雨露霄零注天和二年甘露降乎洵南**九乾**崔駰傳仰探遠乎九乾注九乾謂九重也

戒節篇

戒節明紀方春戒節人以耕桑注禮記孟春之月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仲春無作大事以妨農功**煥沐**明紀春不煥沐注煥暖也沐潤澤也言無暗潤之氣也**三正三微**章紀重三正愼三微注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以奉而成之**星廻歲終**禮儀志注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逐疫**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良夜**祭遵傳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注良猶深也夜或作久**開歲**

發春馮衍傳開歲發春兮百草含英注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爲發生草木也**八魁**蘇竟傳仲夏甲申爲八魁**浹辰**袁紹曰曾不浹辰罪人斯珍注浹帀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星駕**袁紹傳臣卽星駕席卷**祖臘**陳寵傳陳咸父子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注漢家火行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于戌故臘用戌日也**金行之氣**西羌傳西羌人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注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上之域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强**百六有會**董卓傳百六有會過剝成災注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度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伏閉**和紀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行春**崔駰傳强起行春注郡國常以春行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班布春令也**日復一日**光武紀帝曰天下重器恐不任日復一日安能遠期十歲乎**莩甲萌陽**明紀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注莩葉裏白皮也**敬奉天氣**明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順陽助生**章紀冬至之後順陽助生**歲月鶩過**東平王蒼傳歲月鶩過**愛日**王符傳務省徭役使之愛日**反支日**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達夜**謝甄傳與邊讓共候林宗未嘗不達日達夜**冒辰**韓康傳自幸柴車冒辰先使者發**餘日索**馬援傳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注索盡也**光華顯時**崔駰傳處光華之顯時注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昧爽**延篤傳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注孔安國注尚書曰昧暝也爽明也**遲時**崔駰傳羨伊傳之遲時注爾雅曰遲遇也**富于春秋**樂恢傳陛下富于春秋注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曰富

長聚篇

長聚光武紀注聚居也小于鄉曰聚**九縣**光武紀九縣飆回注九縣九州也飆回謂亂也**鬱鬱蔥蔥**光武紀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舂陵氣佳哉鬱鬱蔥蔥**離鄉**劉玄傳共攻離鄉聚藏于綠林中注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塢候**馬援傳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注塢小障也一曰小城**久磐京邑**宋均傳宮第相望久磐京邑注磐謂盤桓不去**顉叜寥豁**馬融傳嘯蕩顉叜寥豁鬱決注顉叜寥豁並廣大貌**高陽里**荀淑傳令荀氏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保阿傅士**順紀注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傅士謂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增邑土也**衿帶**杜篤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注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地門**劉盆子傳注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下爲文宿辰**龍**

門 李膺傳注三秦紀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 **三輔** 光武紀注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諸縣 **六幽** 肅宗紀光照六幽注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也 **青部** 臧洪傳袁紹以臧洪爲青州刺史時羣盜蹶起而青部殷實 **幅裂** 匈奴傳方春幅裂注諸夏幅裂如布帛之裂也 **士鄉** 鄭玄傳高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 **君子軍** 鄭玄傳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墝埆之地** 丁鴻傳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注墝埆瘠薄之地 **荒極** 楊終傳寄不毛之荒極注毛草也不毛荒極直論遠爾 **東夏** 吳佑傳李咸儒宗知名東夏注東夏東方也 **要會** 岑彭傳津

鄉當荊州要會注津鄉當荊揚之咽喉 **壖地** 桓紀注壖官之餘地也前書音義曰壖城郭旁地

壤墳篇

壤墳 明紀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注孔安國曰無塊曰壤墳起也 **坼岸** 明紀漭瀁廣溢莫測坼岸注坼堮也 **巖穴** 章紀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懸度** 章紀跋涉懸度注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傳曰懸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 **斷截** 隗囂傳秦分裂郡國斷截地絡注謂秦分郡縣斷割疆界也 **規錮** 隗囂傳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嶻嶭** 馮衍傳陟九嵕而臨嶻嶭兮注嶻嶭山也一名嵯峩 **決漭** 馮衍傳河華之決漭兮望秦晉之故國 **紆軫** 馮衍傳路紆軫而多艱注紆軫猶盤曲也 **鴻崖** **嬰冥** 馮衍傳神雀翔于鴻崖兮玄武潛于嬰冥 **上腴** **奧區** 班固傳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注華實之毛謂草木也防禦謂關禁也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爲天下深奧之區域 **幽林穹谷** 班固傳崇山隱天幽林穹谷注穹谷深谷 **嶈嶈** 班固傳激神嶽之嶈嶈 **巖峻** **崔崒** 班固傳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崒金石崢嶸 **河源海漘** 班固傳西盪河源東澹海漘注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漘水深者爲漘 **帶河泝洛** 班固傳四圖五嶽注圖書之淵謂河洛也 **誓泉** 樂恢傳陛下有誓泉之地注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嶢崢** 張衡傳蹈玉階之嶢崢注嶢崢高峻貌 **瀝液** 張衡傳漱飛泉之瀝液兮注瀝液微流也 **涌濤** 張衡傳水泫沄而涌濤注水流貌 **谽閜** 張衡傳谾谽閜之洞穴兮注谽閜深貌也 **砅砅** 張衡傳摽通淵之砅砅注砅砅深貌 **衡陰** **王屋** **波溠** **滎洛** 馬融傳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夤以滎洛注衡陽衡山之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 **隆穹槃回** **嵎峗錯崔** 馬融傳注嵎嶢嵬高峻貌 **絙地** 蔡邕傳析絙地之基 **基峙** 鄭太傳注峙止也 **洄注** 王景傳立一水門更相洄注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 **三河** 光武紀注河南河北河東也 **河潼** 傳贊傳注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

漁關**堊墍**大秦國傳列置郵亭皆堊墍之注墍飾也火既**漏河**陳寵傳青冀之後淫雨漏河注漏溢也**一丸泥**隗囂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立鄗**董卓傳乃于所度水中僞立鄗以為捕魚續漢書鄗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支閡篇

支閡隗囂傳又多設支閡注支杜障閡**斗絕**竇融傳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注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嶠道**鄭弘傳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注嶠嶺也夷平也**龍興虎視**班固傳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注龍興虎視喻彊盛也**閭城溢郭湧流百廛**班固傳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閭城溢郭湧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逴犖**班固傳逴犖諸夏兼其所有注逴犖猶超絕也**緣限濱足**班固傳商洛緣其限鄠杜濱其足注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限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綺分刻鏤**班固傳疆場綺分溝塍刻鏤注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綺分如錦綺分列也**塉埆**陳龕傳土地塉埆注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絕邈迥遠**袁紹傳[illegible]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注楚荊州也魏冀州也**規龍首撫未央覗平樂建豫章**杜篤傳西覗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覗平樂建豫章注龍首山名蕭何于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覗覗也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渟瀯**杜篤傳且洛邑之渟瀯注渟瀯小貌也**帝王育業**文苑傳雍州本帝王所以育業

如炎篇

如炎如焚章紀注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為虐如炎如焚**宿雪澍**順紀冬鮮宿雪春無澍雨**雨肉**桓紀注續漢志曰雨肉如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赤眚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服妖**五行志時則有服妖注服貌之飾也**龜孽**五行志時則有龜孽注龜蟲之生于水而游于春者屬木**雞禍**五行志時則有雞禍注鄭玄曰謂雞畜之有冠翼者也**下體生上**五行志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注鄭玄曰痾病也漢書音義曰若孝王之時牛足出背上**青眚青祥**五行志時則有青眚青祥注鄭玄曰青木色也青生于此祥自外來也**金沴木**五行志注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于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羊禍**五行志時則有羊禍注鄭玄曰羊畜之遠視者也**鼓妖**五行志時則有鼓妖注鄭玄曰鼓聽之應也**魚孽**五行志時則有魚孽注魚蟲之生於水者也**豕禍**五行志時則有

豕禍注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耳痾**五行志時則有耳痾注鄭玄曰聽氣失之病**虢出**五行志河南新城山水濺出**脂夜之妖**五行志時則有脂夜之妖**射妖**五行志時則有射妖注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箴之發則中于彼矣**龍蛇之孽**五行志時則有龍蛇之孽注鄭玄曰龍蛇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馬禍**五行志時則有馬禍注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五極**六極**中庸綱傳六極之要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蝝災自生**陸康傳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注蝝螽子也**大潤**鍾離意傳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赤地**臧宮傳旱蝗赤地注赤地言地之物皆盡**詩妖**在五行傳時則有詩妖**羽孽**五行傳章帝末鳳凰百四十九見時詭臣何敝以爲羽孽**秠實**光武紀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秠實注秠草之似穀者**亂象于度**趙典傳上忝下厚亂象于度注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禍于日月之災**鼎雉**劉陶傳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注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妖象災符**郎顗傳天垂妖象地見災符

積精篇

積精明紀積精禱求注積精精誠精也說文云告事求福曰禱**咸秩**章紀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注咸皆也秩序也言山川之神尚未次序而祭之書曰咸秩無文**大雩**安紀京師大雩注左傳曰龍見而雩注謂建巳之月龍星角亢見東方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越紼**禮儀志天郊越紼而祭地**先虞**禮儀志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汙七十二代之編錄**祭祀志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注以泛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配林**祭祀志將有事太山先有事配林注配林小山林麓配太山者也**龕寄**祭祀志今因舊封龕寄玉牒故石下**特告**祭祀志注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六宗**祭祀志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注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也**靈星**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貙膢**劉玄傳注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苾芬**蔣王黨傳擅損犧牲不備苾芬注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房祀**欒巴傳一事悉毀壞房祀注房祀謂爲房堂而祀者**祖日**荀或傳祖日爲之廢燕樂注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塞具**呂強傳詔令大官給塞具注塞報祠也**告諡**獻紀太尉趙告諡南郊注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諡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諡之**軷祀**吳祐傳注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軷**駿奔**章紀陵践凶絕駿奔

郊畤注駿疾也**飲酎**禮儀志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

大行篇

大行安紀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注韋昭云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傳炬**禮儀志門外騶騎傳炬出宮**行在**王昌傳天子所行曰行在所**神器**公孫述傳天子神器不可力爭**留中**東平憲王蒼傳王上便宜其事留中注留中留禁中也**龜鼎**宦者傳論云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注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神寶**后紀論亾神寶注神寶帝位也

女史篇

女史形管后紀女史形管記功書過注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于禮從也形管赤管筆也**算人**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注遵掖庭丞閱視良家童女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人**淄蠹**后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注淄黑也蠹食木蟲以喻傾敗也**色授**后紀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注但取色也**離立僂身**后紀若竝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則僂身自卑注離竝也禮記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絕幸**后紀鄧皇后少入掖庭爲采女絕幸注采擇也以因采擇而立名**脫簪**傅毅傳姜后脫簪注列女傳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晏朝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于政蚤朝晏罷卒成中興焉**不音**傅毅傳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述宣陰化**后紀述宣陰化修成內則**夌升歡隊**后紀夌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青蓋篇

青蓋車安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注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充庭車**安紀永初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注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于庭故曰充庭車也以年飢故不陳

御輦祭祀志御輦升山注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五路**輿服志天子五路注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事也謂之路言行路也**樊纓**輿服志錫樊纓十有再就注鄭玄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十有二斿九仞**輿服志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金根**輿服志殷人以爲大路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注金根以金爲飾**安車立車**輿服志注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芝車**輿服志一曰芝車置轎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闟猪車**輿服志一曰闟猪車親校獵乘之魏文帝改曰闟虎車

紫罽軿車 輿服志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注字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軿也釋名軿屏也四屏蔽婦人乘牛車有邸曰輜無邸曰軿 瀏畫軿車 輿服志封君油畫軿車 綠車 輿服志皇孫綠車以從 皁蓋朱幡 輿服志轓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 甘泉鹵簿 輿服志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名曰甘泉鹵簿 九斿雲罕 輿服志前驅有九斿雲罕注徐廣曰斿車有九乘賦曰雲罕九斿 闟戟 輿服志鳳凰闟戟注徐綜曰闟之言函也 皮軒鸞旗 輿服志皮軒鸞旗皆大夫載 雞翹 輿服志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 金鉦黃鉞 輿服志後有金鉦黃鉞注鉞大斧也 法駕 公孫述傳漢家

制度出入法駕注法駕屬車三十六乘 左騶 羊續傳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注騶騎士也 輚路 龍舟 鳳蓋 華旗 班固傳于是后宮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注輚臥車也 皇儀 班固傳究皇儀而展帝容 映蓋 張衡傳冠咢映蓋注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 疏鏤 驌騻 旌夏 修橦 馬融傳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騻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注疏鏤謂雕鏤也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六馬驌騻馬名馬高八尺曰龍杜預注曰旌夏大旗也揭舉也橦者旗之竿也 葆車 光武紀注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 周廬千列 班固傳注宿衛之廬周十宮也千列言多也 設

齊王續傳人君正屏有所不聽注白虎通屏曰屏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 乙夜 百官志注凡中宮宿夜盡鼓鳴則起晝盡鼓鳴則息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 皮軒 輿服志注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皮軒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豹尾 輿服志大駕法駕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豹尾侍御史載之 象鑣 輿服志注爾雅曰鑣馬勒旁鐵也皆用象牙乘輿有之 赤幘絳耩 輿服志卒皆赤幘絳耩 皁囊 翟酺傳飾帷帳于皁囊注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金鎏玉瓌 馬融傳揚金鎏而拖玉瓌注蔡邕獨斷曰金鎏者馬冠也玉瓌馬帶以玉飾之

竹使篇

竹使符 禮儀志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注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書札 劉盆子傳乃書札爲符注札簡也 探符 劉盆子傳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拜盆子 刀筆書 劉盆子傳注古者記事書于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丹青 公孫述傳以明丹青之信注王者之言炳若丹青 符要 竇融傳與諸郡相校皆如符要注起敵不失則契也 符傳 竇融傳戒兼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國注專將兵者竝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國之節度 買符 郭丹傳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注繻

郎繻也買符非眞符也**移副**李雲傳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注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尺一**李雲傳尺一拜開注尺一之板謂詔策也**六璽****紫泥**光武紀赤召君臣而縛奉光武以高帝璽綬注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棨信**竇武傳取棨信閉諸禁門注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于掖門按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露布**李雲傳李雲素剛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羽檄**光武紀注魏武奏事云若有急即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制詔**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帝之六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章奏**胡廣傳注周成襍字曰箋表也漢襍字曰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清詔**第五倫傳第五倫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奏記**班固傳班固奏記于東平王蒼注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飛書**梁松傳梁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注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投傳**陳蕃傳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為別駕從事蕃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注投弃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懷檄**陳寔傳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注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于檄而懷

之者懼戎爭也**長檄**安紀冀并二州民訛言相驚其各救所部長史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部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注長檄即今長牒也**條書**明紀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注條事條也

兩漢雋言卷之十一終

後集

兩漢雋言卷之十二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思　校

正屏篇

正屏（齊武王縯傳蔚宗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戴天履地（翟酺傳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注左傳曰君履后上而戴黃天也）德横天地（光武紀陛下德横天地）濬畧緯文（光武紀沉幾先物深畧緯文注沉深之幾先見十事）永念懃疚（明紀永念懃疚無忘厥心）迪哲重光（章紀豈非

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敷宣景燿（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博施爲德（后紀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天顯（郅惲傳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櫂天下注堯舜盛德天之所歸猶不自與以位禪人）正車平衡（郎顗傳人王責躬修德使正車平衡流化興政也）在孺而勤（安紀謙恭慈順在孺而勤）貶成抑定（班固傳競競業業貶成抑定）系統接緒（班固傳系唐統接漢緒注系繼也緒業也）貫行（東平憲王蒼傳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注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因執無違也）曲平（王暢傳陛下聖德枉法曲平注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天下密如（崔寔傳海內肅清天下密如注密靜也）勤止（楊賜傳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注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美蹤（楊賜傳追慕五宗之美蹤）危朝更安（光武紀天命幾墜危朝更安注祿產伏誅故云危朝更安）勉順時氣（明紀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纂承尊明（章紀予一人空虛久疚纂承尊明注纂繼也）大麓天物（后紀覽德大麓經營天物注麓錄也言大錄萬幾之暇又書曰納于大麓暴殄天物）隨形裁剖（崔駰傳隨形裁剖要措斯世于安寧之域）步驟（曹褒傳詔曰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孝經鈎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晏開之警（伏湛傳塞下無晏開之警）內御（馮緄傳出郊之時不復內御注言出郊以外不復內有

御也）休明之策（班固傳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秕僻（儒林傳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注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武暢（章紀文加殊俗武暢方表）完受其福（光武紀遭天下反覆而霸陵完受其福注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睠顧（祭祀志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上壽（祭祀志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天力（隗囂傳終非天力注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

委身篇

委身就館（王昌傳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乃解遂委身就館）胏附（盧芳傳以胏附之故赦臣注胏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糺族（隗囂傳隗囂援旗糺

族注援引也糺收也**垂髮帶白**鄧禹傳父老童稚垂髮帶白注垂髮童幼也帶白父老也**長者家兒**馬援傳但畏長者家兒注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也**樹類**郅惲傳今幸得全軀樹類注樹類謂有胤嗣**師貧**廉范傳不勝師貧之情注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皤皤華首**樊宏傳故舊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宗室肺腑**劉般傳以宗室肺腑居之注宗室天子之親屬也**屯朋**班固傳屯朋篤論之士注屯衆也朋羣也**路叟**劉陶傳問路叟之所憂**奕世**楊秉傳楊秉蹟曰臣奕世受恩注奕猶重也**庶孽**杜喬傳注孽賤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三屬**明紀注三屬郎三族也**王父**恭紀爲人后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王父謂祖也**結童**獻紀結童入學白首空歸**前星**思王傳注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身絕血嗣**張皓傳身絕血嗣非孝也**髫鬌**周燮傳燮始在髫鬌而知廉讓注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徒果反**舊德**班固傳上食舊德之名氏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遺不滅之令縱**蔡邕傳榮家宗于此時遺不滅之令縱注遺猶畱也**親弱**張宗傳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

典城篇

典城章紀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注任堪使也典主也長謂縣長相謂侯相**比秩爲眞**和紀注漢官儀曰羽林郎出補三百石小縣丞尉二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爲眞皆所以優之**特進**和紀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注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緹騎**安紀注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王家郎**靈紀注漢官儀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並秩二百石無員**三司鼎足**祭祀志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里魁**百官志里有里魁注四鄰爲里里者止也**安集權**劉玄傳注欲其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絕席**王常傳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幹機密**竇融傳憲侍中內幹機密注幹主也**三九**郎顗傳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注三公九卿也**主市里**襄楷傳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注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史吏**杜詩傳本以史吏一介之才注史吏謂初爲郡公曹也**典郡**朱浮傳伯通以名字典郡**柱石**朱浮傳事有柱石之寄注柱石以屋爲喻也**玄武司馬**虞延傳注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內者令**梁統傳注內者署名**騶馬御史**桓典傳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注謂典執政無迴避也**極右曹**張酺傳注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半通青綸**仲長統傳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綸

青緺綬也 日官 張衡傳叢淵日官令又原之注日官史官也 虎賁衣
閹尹閹寺 班固傳虎賁贅衣閹尹閹寺陛戟百里各有攸司注虎賁宿衛之臣贅衣士衣之官贅綴也尚書曰閹尹閹寺竝宦官周禮有閹人寺人 鼎臣 李膺傳賢斥鼎臣注鼎臣謂卽陳蕃 門者 孔融傳掌門之官 直指 孔融傳銜命直指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 槐鼎 方術傳登槐鼎之任 晨門 王龔傳晨門有抱關之失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非言之 三府 李雲傳以副本上三公府 喉舌之官 李固傳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三臺 袁紹傳注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鴻都學士 靈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學士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肸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 門下掾 公孫傳公孫述補清水長時父仁為河南都尉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注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 司隸 光武紀前書曰司隸校尉本周官武帝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二百人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秩比二千石 壘尉 光武紀注設為壘壁尉者主壘壁之事 試守 馬援傳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注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眞食其全俸 門士 郭太傳庾乘少給事縣庭為門

士注門士卽門卒也 宰府 蔡邕傳注宰府謂三公府也 右職 蔡邕傳注右用事之使謂樞要之官 三署郎 孟嘗傳漢官左右中郎將皆奏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之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也 垂纓 明紀一人犯罪禁止三屬莫得垂纓 命夫 安紀注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也命婦者其大夫之妻也 天下樞要 韋彪傳天下樞要在于尚書百官注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台階 郎顗傳三公上應台階注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 官閥 鄭玄傳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勖有懃乏 近密 袁敞傳臣在近密注謂為近臣也 翼讚日月 張晧傳梁冀以阿衡之任翼讚日月 柱臣 劉陶傳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 雄職 蓋勳傳不可假以雄職 監督 荀彧傳上設監督之重 均輸列肆 劉盆子傳注均輸官名肆市列也 蘭臺 賈逵傳帝敕蘭臺給筆札 元綱極位 袁紹傳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關掌篇

關掌 張步傳關掌郡事注關通也 吏休 彭寵傳太王齋禁皆使吏休 察政 班超傳察政不得下和孔子曰人至察則無徒 清白吏 楊震傳使後世稱為清白吏 幹吏 欒巴傳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式注幹吏幹府吏之類也 長休 蔡邕傳長休百日注休假也 優饒豪右 劉隆傳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

優饒豪右僥剋羸弱二業劉般傳禁民二業注謂農者不得商賈也辜校百姓宦者傳辜校百姓與盜賊無異張急童恢傳政畏張急注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亨鮮童恢傳理善亨鮮注老子曰理大國者若亨小鮮也秕政黃瓊傳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風迹朱浮傳浮年少有才欲厲風迹增貲就賦劉平傳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因緣陳寵傳吏得生因緣注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猶汗胡廣傳政令猶汗往而不返

元功篇

元功和紀元功之族三讓彌高注元功謂高密侯禹也告類薦功和紀注類祭天也書曰類于上帝薦進也以功進告于天循其遠節景風紹封和紀景風紹封以章厥功注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計吏禮儀志最後親遣計吏賜之佩帶披荊棘馮異傳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注荊棘以喻紛亂簿上祭遵傳若悉簿上所得賜物注若汝也皆爲文簿以上也時上寒朗傳未敢時上注時上猶卽上也牢賞應劭傳注牢禀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大常爲邊最崔寔傳注最爲第一振命張奐傳幸蒙威靈遂振國命大造袁紹傳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于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造成也伊霍之勳良平之畫宦者傳中

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時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注皇甫嵩蔡邕並被排也竹帛后紀注竹謂簡冊帛謂縑素勤景襄之鍾崔駰傳注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鍾此兼言襄也趨上光武紀大鴻臚趨上朕將差而錄之注大鴻臚掌諸王入朝世及馬武傳朝有世及之臣下多抱關之怨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纓石竇融傳纓石燕然程式殿最种劭傳程式殿最隨能升授

恩施篇

恩施章紀祖宗舊事或班恩施賞不踰月班超傳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巨萬后紀賞賜巨萬計臘賜何敞傳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損耗國資恩借后紀宮人隸役皆加恩借恩接翟酺傳酺受恩接

殿最篇

殿最光武紀獲賊多少爲殿最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首也謂課居先也開匱反風章紀有開匱反風之應注武王有疾周公作請命之書藏于金匱後管蔡流言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木盡偃成王啓金匱得書乃郊天謝過天乃反風起禾蕃衛章紀東后蕃衛注東后謂東方國君也諸侯爲天子藩屏故曰藩衛爭引

馮衍傳忠臣不顧爭引之患注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

信臣 馮衍傳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注宣帝時廉褒為後將軍

埋輪 張綱傳獨埋其車輪于洛陽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端辭顯義 **禿節效貞** 張衡傳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注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仗節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

大順 荀或傳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

大略 荀或傳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

大德 荀或傳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

職辨 蒞延傳州從事所在職辨

舉宗為國 臥弁傳將軍出身舉宗為國

茹毛 耿弁傳感其茹毛注蘇武幽囚於大窖中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

累繭連胝 馮衍傳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連胝存楚

慮不念生 鄭太傅慮不念生志在恩死

員囷 孔融傳豈有員囷委曲可以毋其生哉注囷即邪字謂邪團無稜角也勿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無委曲以貪生也

懸節 袁紹傳懸節于上東門

義憤 逸民傳王霸位十之蘊藉義憤甚矣

骨鯁 來歙傳注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

忠謇 蔡邕傳宜擢之右職以勸忠謇

覽照 馮勤傳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

乃情帝室 袁安傳注乃情猶竭情也

倜說篇

倜說 百官志諸文倜說較略不究

暢意 來歙傳故以手書暢意

墳典 馬援傳專心墳典

靁同 桓譚傳述五經之正義略靁同之俗語靁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靁同

摩研編削 蘇竟傳片以走摩研編削之才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

祕經 蘇竟傳孔丘祕經為漢赤制注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

公羊墨守 鄭玄傳何休好公羊遂著公羊墨守注言公羊義理深遠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鄭玄傳何休著左氏膏肓注說文曰肓膈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梁廢疾 鄭玄傳何休著穀梁廢疾

白黑簡心 班固傳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注聖人之見是非猶黑白之別於目

祕文 班固傳校野祕文注祕文祕書也

案經校德 班固傳案六經而校德

三雍 班固傳盛三雍之上儀注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

洪藻 班固傳敷洪藻注洪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洪大道披之八極此為布洪藻也

闡繹 班固傳闡繹紹天注闡開也繹陳也

金縢 班固傳啓恭館之金縢注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書于其中也

祕寶 班固傳御東序之祕寶注祕寶謂河圖之屬

帝墳 班固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注贊曰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改為帝墳

盈辭 班彪傳馬遷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輟業 **久事筆研** 班超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

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奧府**崔駰傳駁六經之奧府**書御**張綱傳書御京

師震悚注御進也**曲筆**臧洪傳南史不曲筆以求存**爛然有第**張衡

傳爛然有第子長謀之史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三墳** **八索**

張衡傳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三皇之

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珍駕** **平林**張衡傳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

平林注以六藝爲車而駕之也以道德而遊之也**結罟** **歐禽**張衡傳結

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注罟網也**攖管**蔡邕傳執事祕館操管**投閒**

而作延篤傳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注言詭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玩百氏也**霧**

會李膺傳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墳記**方術傳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

于墳記矣**冥賾** **人區**方術傳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注爾雅曰賾深也區域

也**內學**方術傳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墳策**

儒林傳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典宗禮**

記謝該傳宜得名儒典綜禮記**加點**禰衡傳衡作文無加點辭甚采麗**回**

宂盧植傳植上書曰今之禮特多回宂謂紆曲也**紕謬**盧植傳植書云

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注紕繆不成脩義之乖僻也**同門學**張酺傳注張酺從祖

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尺牘**蔡邕傳注說文曰牘書板也長

一尺**一家之學**章紀建初四年詔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

師亦別名家注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矣**專**

門儒林傳儒林傳云塗分流別專門竝與注說文經者各自是其一家**隨家法**

質紀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之禮家故

言各隨家法也**殺青**見下文**汗簡**吳祐傳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到官恢欲

殺青簡以寫經書諫止之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

簡**關覽**張升傳張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羇注關涉也不羇謂超絕等倫不

可羇**拘儒**左雄傳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注云拘儒猶褊狹

也**靈篇**班固傳注靈篇河洛之書也**讎校**后紀東觀讎校傳記注讎對也

博貫六藝章紀作登歌正雅業博貫六經注藝文志曰以禮樂詩書春秋易爲

六藝博貫謂究極深幽耳**承師**章紀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以扶微學**章紀

令郡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高才**

生章紀見上**面牆術學**后紀面牆術學不識臧否**下說**桓榮傳帝輒引

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注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擁經**桓榮傳帝幸其

家問起居入衛下車擁經而前**踵繼**班彪傳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注謂褚少孫

史孝之徒也**冠德卓蹤**班固傳上稱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冠德卓蹤

踪者莫崇乎陶唐注堯典皐陶謨爲道德之冠首踪跡之卓異者 **比良遷董** 班固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注司馬遷董狐司馬長卿楊子雲也 **兼麗卿雲** **傭書** 班超傳家貧爲官傭書 **橫卷** 崔駰傳諸生橫卷爲海内所集 **天老地典** 張酺傳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皮傳** 張酺傳後人皮傳無所容蔡注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傅會也 **畢力補綴** 張酺傳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代取事據** 延篤傳互引典文代取事據注代更也 **覈論** 郭太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注覈猶實也 **讎問** 庾乘傳諸生博士皆就讎問 **樹朋私里** 蔡玄傳分爭王廷樹朋私里 **穿求崖穴** 蔡元傳繁其章條穿求崖穴 **咳唾成珠** 趙壹傳咳唾自成珠 **撿括** **參合** 由讓傳經典反至撿括參合 **爇柴** 侯瑾傳爇柴以讀書爇古燃字 **紛綸** 逸民傳五經紛綸井大春注紛綸猶浩博也 **倚席不講** 儒林傳注倚席言倚席而坐不講也 **鞠爲園蔬** 儒林傳學舍頹敝鞠爲園蔬注鞠窮也 **帷蓋** **幐囊** 儒林傳大則連爲帷蓋小則制爲幐囊

閒語篇

閒語 鄧禹傳光武因留宿閒語注閒私也 **聊應言然** 景丹傳邯戰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注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 **嫺雅**

馬援傳辭言嫺雅注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 **庸庸之論** 馮衍傳故言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注庸常也 **切愨** 馮衍傳明君不惡切愨之言注愨實也 **重言** 郎顗傳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 **諛言** 朱浮傳外信讒邪之諛言 **口吟舌言** 梁統傳注謂語吃不能明耳 **顩辭** 班固傳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顩辭也注懿鑠美也 **寢嘿** 袁安傳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文慘言醜** 陳忠傳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言辨而确** 崔駰傳指切時弊言辨而确注确堅正也 **馳說** 蔡邕傳辨者馳說 **讋言** 盧植傳注無目引曰讋 **談辭如雲** 符融傳幅巾奮褎談辭如雲注如雲者奔踊而去也 **噓枯吹生** 鄭太傳孔公者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儳和** 孔僖傳注儳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 **溷音** 傅毅傳如彼兼聽則溷于音注溷亂也兼聽衆聲則音亂 **班班顯言** 趙壹傳不敢班班顯言注班班明貌 **抵掌** 隗囂傳注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 **辭說解故** 祭遵傳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注解故謂解論事故以爲辭說 **抵言** 劉隆傳吏不肯服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注抵欺也 **口達** 竇融傳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咸出** **問表** 鄭玄傳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腐議誕辭** 仲長統傳資清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 **忠舌** 劉陶傳嘉言結于忠舌

詭辭密對 延篤傳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

溢氣盆湧 禰衡傳飛辯騁辭溢氣盆湧

駮議 袁術傳忠言逆耳駮議致爭注駮襍也

刺探篇

刺探 章紀讒吏逢迎刺探起居注刺探謂候伺探音湯勘反

迎閤握手 彭寵傳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竝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

夜半客 彭寵傳夜半客甄長伯注長伯豐字也

交質連衡 彭寵傳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爲質也

相施 賈復傳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注施用也

過存 馬援傳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注存猶問也

常客 桓譚傳罷遣常客注常或作賓

歸道 桓榮傳再拜歸道注歸猶謝也

長者客 趙孝傳問孝高常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

雅況 臧洪傳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注遺頻也

傾蓋 臧洪傳中因行後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

載半 范滂傳李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

傾心折節 袁紹傳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

自強許通 趙壹傳陟意未許通壹以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

遙悚 趙壹傳以釋遙悚

屈尊門下 趙壹傳注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爲尊

渴於言侍

昭其懸遲 趙壹傳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長使君勞 趙壹傳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注詩曰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

有精仁君 趙壹傳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

追路

相尋 趙壹傳追路相尋誠可愧也

極晏 禰衡傳有客便通待之極晏

束修之饋 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注束修束帛也修脯也饋遺也

章鉞 李固傳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注云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鈇鑕鍖也

積不相能 吳漢傳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

音驛 馬援傳寂無音驛

以死明心 郅惲傳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

報命 班固傳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

汙血競時 崔駰傳汙血競時利合而友

腹背相親 黃瓊傳自冀與盛腹背相親

定交杵臼 吳祐傳祐與公孫穆共定交于杵臼之間

恩紀 孔融傳又於鳴豫亦無恩紀

素結 荀彧傳分非素結

齎刺 仇覽傳林宗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

投刺 [illegible]傳掾屬投刺者

氣結竟趾 趙壹傳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握髮垂接 趙壹傳以賢下賤握髮垂接

死友 范式傳恨不見吾死友若二子者吾生友爾注死友范巨卿所謂死友也郅章殷子微二子生友也

絕問 趙曄傳積二十年絕問不還

盟詛 鄧禹傳注大禮曰盟小禮曰詛

彈冠結綬 朱穆傳注彈冠言其取舍同相薦達

下館

後陳 崔駰

傳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注陳列也

日角篇

日角 光武紀龍準日角注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
息肩 光武紀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豐下 明紀帝生而豐下注豐下蓋面方也
放手 明紀權門請托殘吏放手注放手謂貪縱爲非也
姝麗 后紀注姿顏姝麗姝美色也
抵掌 隗囂傳人人抵掌注說文抵側擊也
扼腕 隗囂傳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注扼腕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
居心 公孫述傳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
酸鼻 公孫述傳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
邪揄 王霸傳舉手邪揄之注邪揄手相笑也
回容 馬武傳毋能回容宥其小失注回曲也曲法以容也
空匈腹 馬援傳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併肩側身 馬援傳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萎腰咋舌 馬援傳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注萎腰要弱也
髫髮 伏湛傳髫髮厲志白首不衰注埤蒼曰髫髮也髫髮謂童子垂髮也
自搏 趙熹傳仇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
裨跣 馬衍傳寒者裨跣
不手 郅惲傳予在吾憂而不手注言了在吾憂子仇未報而不須手自搏鋒
目擊 郅惲傳了張但目擊而已注目擊謂熟視之也
厝身 郅頭傳征營惶怖靡知厝身一
洞精矃眄 梁統傳梁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矃眄注洞通也說文曰精有視
玉體 桓榮傳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
焦脣 樂恢傳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
異表 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
齒殲 班超傳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
靦面 請王黨傳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注靦姑也言面而姑然無媿
欽頤折頞 周燮傳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注頤領也欽頤曲領也說文曰頞鼻莖也折頞亦曲也
振手而去 中屠蟠傳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阽身 張衡傳阽身以徼幸注阽危也
妙婧 張衡傳舒妙婧之纖腰注妙婧謂妍婧也
姱麗 張衡傳既姱麗而鮮雙注姱好也
攢耳而聽 盧植傳使天下攢耳而聽也注攢耳傾耳也
咳唾 張奐傳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
掩面就之 陳蕃傳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窘色 孔融傳融見其有窘色注窘迫也
雄心 孔融傳動義桀而忤雄心注忤逆也
仰我鼻息 袁紹傳孤客窮軍仰我鼻息
覆手 袁紹傳譬若覆手注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緩心 袁紹傳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
手握 **口含** 班超傳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曼麗 杜篤傳曼麗之容不悅于目注曼美也
弱腕 **素肘** 趙壹傳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嬪之素肘注莊子曰毛嬪麗姬人之美者
鵠髮 承宮傳注鵠髮白髮也
間步 朱博傳朱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下雪陳咸事注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間步謂步行而伺

開隙以去**匿犀**李固傳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注鼎角匿犀有骨如鼎足匿犀伏犀謂骨當額上入髮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推心**光武紀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屬心**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見者皆屬心焉**人面**章紀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叩心**耿弇傳元元叩心**屬耳**馬援傳莫不屬耳忘倦**捧手**鄭元傳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目禮**江革傳進拜恒目禮焉注獨視之也**目睫**班固傳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注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瞳**韜面**姜肱傳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注韜藏也**華顛**崔駰傳唐且華顛以悟秦注顛頂也謂白首也且年九十西見秦王**童牙**崔駰傳廿羅童牙而報趙

注廿羅年十二相秦童牙幼小也**耳語**袁紹傳因共耳語**踵係**袁紹傳不得踵係**破心**孟嘗傳區區破心徒然而已**俛眉承睫**陽球傳俛眉承睫微進**垂髮**宦者傳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書心**趙壹傳猶識密恩內以書心**步局**鄭袤傳遠趾不步局**冶容**崔駰傳注餙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兩漢雋言卷之十二終

兩漢雋言卷之十三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思　校

輕客篇

輕客光武紀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思遲直士**章紀注遲猶希望也**側席異聞**章紀注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吐薦**章紀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薦**待以不次**安紀朕將親覽待以不次**羽翮比肩**隗囂傳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注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翮耳**屣**

履造門曹褒傳孔融敬玄屣履造門注屣謂納履不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稟食公車**丁鴻傳注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因以待命故令給食焉**時髦**順紀注髦俊也郭璞云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已目**許劭傳卑辭厚禮求為已目注命品藻為題目**交臂**董卓傳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門無留客**皇甫嵩傳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注汲引之速**登龍門**李膺傳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注以魚為喻也**高能**儒林志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英奇**　**髦秀**邊讓傳舉英奇于灰陋拔髦秀于蓬萊**比牒併名**鄭玄傳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注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

竝爲宰相也

負薪之議 班固傳採擇狂夫之言不遺負薪之議注負薪賤人也

羽翮奮翔 班固傳進有羽翮奮翔之用注說苑曰趙簡遊西河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德選 朱穆傳多非德選

側席之望 楊震傳誠違側席之望

橫拜 楊震傳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纓緌搢紳 楊震傳今天下纓緌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緌冠飾也搢插也紳帶也插笏於帶也

委甬築而據文軒 張衡傳士或委甬築而據文軒注委甬築謂傳說也

竈鳴　鼈應 張衡傳當此之會乃竈鳴而鼈應也注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竈鳴岐野鼈應于外也

負算 左雄傳寬其負算注負欠也算日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汚簡札 范滂傳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汚簡札哉

龍躍天衢　振翼雲漢　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 禰衡傳衡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激楚揚阿 禰衡傳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飛兔騕褭 禰衡傳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注吕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閥閱 章紀詔曰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注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務取賢才不拘門第

無拘官簿 恭紀注無拘官簿謂超遷之不拘常牒也

隱親悉心 恭紀隱親悉心勿取浮華注隱親猶親自隱也悉盡也言令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隱審盡心勿取浮華不實者

爭賕抑絕 第五倫傳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注以財相貨曰賕

冒詢 崔駰傳或冒詢以干進注詢辱也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

借龍賢德 姜肱傳賞武欲借寵賢德以擇衆望

推士 王龔傳張皓王龔稱爲推士

明發升荐 王龔傳好通級善明發升荐仁人之情也

得人爲臯 張衡傳或以得人爲臯夫士爲尤注臯猶勝也

獎訓 郭太傳好獎訓士類

甄藻 郭太傳識深甄藻注甄明也藻猶飾也

負策抵掌 方術傳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

聽聲察實 謝夷吾傳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

左右爲容 馬援傳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荐左右爲容之助

爲閭篇

爲閭里雄 李通傳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

屈起 鄧禹傳諸將皆庸人屈起

雄傑 竇融傳融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

懷琬琰以就緦塵 竇融傳士有懷琬琰以就緦塵亦何可支哉注琬琰美玉也

羣龍 郎顗傳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注羣龍喻賢臣也

被褐懷寶 郎顗傳被褐懷寶含味經

籍注家語子路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名宿**朱浮傳收士心召州中名宿**殿中無雙**丁鴻傳時人嗟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英人**崔駰傳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崇英逸偉**蔡邕傳崇英逸偉不墜于地**才羨**蔡邕傳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人譽**李膺傳令所考察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瓌偉**邊讓傳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角立傑出**徐穉傳桓帝徵徐穉姜肱等竝不至帝問陳蕃曰徐穉等孰為先後蕃曰穉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角立傑出宜當為先注如角之特立也**元精間氣**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

之生固必為聖漢注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也**承則繼塵**荀悅傳二方承則入慈繼塵注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冠蓋如雲**班固傳英俊之域冠蓋如雲

北道篇

北道主人彭寵傳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執事無恙**蘇竟傳注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明廷**張倫傳李篤辭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明府**張湛傳為左馮翊上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注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使君**郭伋傳郭伋為并州牧行郡有童兒騎竹馬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來也**間人**光武紀遣間人注間諜也**反側子**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蒼頭**光武紀彭寵為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于良人也**賈豎**劉玄傳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役屬**馬援傳遂役屬數百家**畜產**劉寬傳客不堪之罵曰畜產**中家**　**保役**桓譚傳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保役子弟為之保役注中家猶中等也**右姓**郭伋傳隗宗右姓注右姓猶高姓也**臧獲**樂恢傳臧獲之誅上安主父注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守舍兒**楊修傳敕守舍兒**芸夫牧豎**陳寔傳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

矣注叫呼譏笑是也芸除草也**負薪**袁紹傳臣以負薪之資注負薪謂賤人也**陪隸**袁紹傳拔夫陪隸之中注陪重也陪隸猶陪臺**堯豎**儒林志牧兒堯豎**凡偶近器**邊讓傳豈徒凡偶近器而已**騎奴**肅紀京師貴戚奢過王制其嫁娶騎奴侍童夾轂並引**侲子**后紀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注侲子逐疫之人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農家子**桓榮傳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乃如是哉

避吏篇

避吏光武紀避吏新野注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鄧晨家

雄飛雌伏趙典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

登翼質諶傳寶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注寅敬也亮信也

棲遲養德蘇竟傳乃后覺悟棲遲養德注棲遲息偃也

休足杜詩傳休足于內郡注休足止行役也

處逸大儒鄭玄傳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注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

公超市張楷傳張楷隱居華陽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浮雲之志劉愷傳躬浮雲之志

鄗耇崔駰傳豈云賁乎鄗耇注賁飾也易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

淵潛崔駰傳或掩目而淵潛注莊子曰北人無擇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

其之無擇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

山棲崔駰傳或盤耳而山棲

僅飽崔駰傳或木茹而僅飽

巢棲茹薇申屠蟠傳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注巢棲謂巢文也說文薇似藿也

懸旌自表崔駰傳懸旌自表非隋和之珍也

暴智燿世崔駰傳暴智燿世因以于祿非仲尼之道也

避第仕途皇甫規傳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仕途注言欲掃第避仕宦之途也

榮華丘壑黨錮傳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卽禽野王二老傳見二老卽禽卽就也易曰卽鹿無虞

儈牛逢萌傳儈牛自隱注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釣采華名逢萌傳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

乘雲行泥嬌慎傳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騎龍弄鳳翔嬉雲閒嬌慎傳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注列仙傳曰簫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亦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在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沖天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而去之也

班草陳留老父傳共班草而言注班布也

投劾周樊等傳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去注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

言

濡足蒙垢周樊傳其行也濡足蒙垢出身以劾時注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窮棲茹菽周樊傳其止也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注孫卿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勤肆自給周樊傳下有陂田常勤肆以自給注肆陳也

綺季之跡周樊傳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注綺季四皓隱于商山也

滑泥揚波周樊傳以滑泥揚波同其流注滑混也

去就之槩周樊傳識去就之槩注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

青門逢萌傳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注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

徵君姜肱傳

一繩所維徐穉

傳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注喻國將亂豈一人可救 **茹薇** 申屠蟠傳肯人之隱巢棲茹薇注巢棲猶巢父也薇似藿也 **埋暖** 申屠蟠傳佰伏明姿甘是埋暖注埋沈也暖猶翳也 **抗志高冥** 蔡邕傳沈精重淵抗志高冥 **踴躍草萊** 蔡邕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濡跡匡時** 荀爽傳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閉門懸車** 陳寔傳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滯涸窮路** 李固傳守歿善道者滯涸窮路注以魚爲喻 **投老** 仇覽傳苦身投老 **耻見纓紼** 黨錮傳忠義之流耻見纓紼 **身出心隱** 謝夷吾傳身出心隱不狥名以求譽 **蒙耻之賓** 逸民傳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注柳下惠歿其妻誄之曰蒙耻救

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敉兮 **蟬蛻囂埃** 逸民傳蟬蛻囂埃之中 **徵賁** 逸民傳旌帛蒲車之所徵賁 **卽人** 逸民傳卽人者人亦卽之 **二價** 韓康傳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 **曳柴** 王良傳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菜茹** 孔奮傳率同妻子躬甘菜茹注茹食也 **飢戹** 桓榮傳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 **搏手困窮** 麗參傳搏手困窮無望來秋注兩手相搏言無計也 **草屏** 趙壹傳趙壹獨柴車草屏注柴車弊惡之車也 **擔石** 宣秉傳自無擔石之儲注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甖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 **單席縕袍** 羊續傳續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注縕故絮也 **被裘刈新** 王暢傳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新注叔敖歿子貧負薪逢優孟言之於王封寢丘四百戶 **藿食** 劉陶傳是以藿食之人注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于中原之野 **孤生** 張霸傳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

留時篇

留時逆衆 光武紀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 **慮輕** 明紀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注帝謙言年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 **宂豫** 來歙傳囂多疑故久宂豫不決注宂豫不定之意也 **首施** 鄧禹傳首施兩端注首施猶首鼠也 **隱括** 鄧禹傳鄧訓考量隱括注隱審量括之也 **取計** 寇恂傳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

取計者也 **未知所出** 吳漢傳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注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 **橫謀** 竇融傳去從義爲橫謀注去從背山東也爲橫通西蜀也 **末規** 馬援傳燕將據遼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注末規猶下計也 **朝之淵藪** 伏湛傳智畧謀慮朝之淵藪 **雅謀** 桓譚傳詳通人之雅謀 **負非** 馮衍傳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 **見贅** 馮衍傳有獨見之慮見贅于人 **挈缾之智** 馮衍傳挈缾之智守不假器 **失計** 朱浮傳內聽驕婦之失計 **遴計** **過事** 桓郁傳慮無遴計擧無過事注遴失也 **管穴** 陳忠傳如其管穴妄有譏刺注管穴言小也史記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 **穴見** 陳忠傳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注穴見

言不廣也　玄策 崔駰傳同斷金之玄策注玄策猶杪策也　契船求劍　守株伺兔 張衡傳注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船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也　策亂　籌昏 隸首策亂陳于籌昏注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于陳平善于籌策者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　畫策縮金 蔡邕傳畫一策而縮萬金　六印磊落 蔡邕傳連衡者六印磊落　駢組流離 蔡邕傳合從者駢組流離注蘇秦佩六國之印駢竝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見也　計畫 鄭太傳詢其計畫注諸將苦詢其計畫　廊廟之計 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于廊廟之所也　升山采珠 劉玄傳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注求之非所不可得也　廟勝 耿弇傳高祖之廟勝　國是 桓譚傳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牛餼退敵 張衡傳弦高以牛餼退敵注弦高以牛十二犒秦師秦孟明曰鄭有備矣遂滅滑而還　縈帶全城 張衡傳墨翟以縈帶全城注公輸班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余　縣縋 張衡傳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注左傳曰鄭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伯爲之退師　繫箭 張衡傳魯連繫箭而聊城弛折注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繫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

遠謨 黃瓊傳先生弘此遠謨　奇數 王昌傳趙繆王好奇數任俠于趙魏間注奇術也　參對 陳寵傳入則參對而議政事　識命者 王昌傳識命者郎中令李曼卿與俱至蜀　已自有度 李通傳通曰已自有度因備言其計注度謂計度也　明有意數 荀彧傳彧明有意數注數計數也　綜聲辨音 蔡邕傳伯翳綜聲于鳥語葛盧辨音于鳴牛注伯翳能與鳥語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　吐決 袁紹傳臨危吐決智勇邁人　曠若發矇 竇融傳義士則曠若發矇注曠明也　變復 郎顗傳明達變復注言明于變異消復之術也

養威篇

養威重 賈復傳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斤斤謹質 吳漢傳注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　表的 馬援傳爲天下表的注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　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 馮衍傳馮子以爲大人之德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注老子道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眞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貌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賢小末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蘊藉 桓榮傳榮被儒衣溫恭有蘊藉注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　禮讓相厭 桓榮傳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注厭服也　貞忮 桓曄傳每至京師未

訾貞攸楊氏注攸堅也**玉潤金聲**班固傳玉潤而金聲注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峭覈爲方**第五倫傳倫峭覈爲方注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專愚**朱穆傳其父常以爲專愚注專愚更甚也**幅利**悼王長傳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注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淳淑守道**崔瑗傳竇氏之興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注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汪汪千頃**黃憲傳叔度汪汪注若千頃之陂**强項**楊賜傳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注强項言不低屈也又董宣傳帝敕强項令出**方格**傳樊傳朝廷重其方格注方正也格猶標準也**回塗要至**蔡邕傳注回曲也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清裁**范滂傳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跌蕩**孔融傳禰衡跌蕩放言注跌蕩無儀檢也**夙成**袁術傳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注夙早也**任情不羈**張升傳少好學多閑而任情不羈注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卓礫**禰衡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僂僂**楊賜傳不盡其僂僂之心注僂僂猶勤勤也僂力侯反**直指**孔融傳孔融曰馬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輯和也**闊達**馬武傳馬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注闊達大度也敢言果敢于事無所隱也**鋒氣**袁敞傳年少勵鋒氣**棐忱**張酺傳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注言天之視人甚明惟輔誠信而助仁德也**性侔夷魚**周舉傳舉性侔夷魚注伯夷史魚也**忠踰隨管**周舉傳舉忠踰隨管注隨會管仲也**風裁**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底裏上露**竇融傳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注底裏皆露言無藏隱**忿不慮難動不累親**吳祐傳孝子忿不慮難動不累親**華首彌固**陳蕃傳謇愕之操華首彌固

恣心篇

恣心從好和紀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贅行**后紀險情贅行注說文曰贅肬也行之無當爲贅**輈張**后紀汝今輈張怙汝兄耶注輈張猶彊梁也**侵乘**五行志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席勝**五行志小人席勝**狂狡**五行志況令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恚憤**隗囂傳恚憤而死**回從**城陽恭王祉傳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注回曲也**剽輕**　**狂狡**　**註誤**寇恂傳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註誤耳注狡猾也註亦誤也音桂**跨陵**臧宮傳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注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忿悁**竇融傳注悁恚也**修尚**竇融傳竇穆不能修尚注不能修整自高尚也**委隨**竇融傳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注委隨猶順從也**困養**

馬援傳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注罔養猶依違也
蹲夷踞肆 晉恭
傳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注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
躁人 桓譚傳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注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
詆欺 樊宏傳文吏去法律而學詆欺注詆亦欺也
矜急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注矜誇多自取也
觖望 陰識傳令天下觖望注觖猶冀也一音決
狠強 朱浮傳寵亦很强兼負其功
干其車騎 班固傳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
剋戾 胡廣傳令以一已之言剋戾以章注剋削也戾乖也
誇咤 王符傳轉相誇咤注詫誇也咤與詫通也
不震厥教 靖王黨傳注震懼也
風淫 靖王黨傳出入顛覆風淫于家

挑取功譽 陳龜傳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注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
憤盈 崔瑗傳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
厭僞忽眞 崔瑗傳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注厭猒姦僞輕忽至眞
括囊守祿 崔瑗傳或見言之任括囊守祿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
垢翫 崔瑗傳政令垢翫注垢惡也
矜名妒能 崔寔傳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注妒能謂害其能也
墮損 崔寔傳多行實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
玼吝 黃憲傳靡不服深遠去玼吝注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
塵點日月 楊震傳損辱淸朝塵點日月
觖望非冀 臧洪傳欲因際會觖望非冀注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

騁詐 蔡邕傳智者騁詐
很用 蔡邕傳董卓多自很用注劉邠曰案文多自很用不成
拘儒 王宛傳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注拘儒猶褊狹也
萌起 黨錮傳狙詐萌起
專樹饕餮 賈武傳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
偏宕 孔融傳發辭偏宕注偏邪跌宕不拘正理
僄狡鋒俠 袁紹傳操本無令德僄狡鋒俠注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鋒之利也
沮怍 列女傳沮怍不能仰視注沮喪也怍慙也
陵橫 雄張 董宣傳并兼者則陵橫邪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
瑣才 張讓傳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
閃揄 蚩姸 趙壹傳榮納由于閃揄孰知辨其蚩姸注閃揄傾佞之貌也

姑息 朱穆傳注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
左官 丁鴻傳丁鴻上封事曰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注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選懦之恩 淸河孝王傳注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懦仁究反
貪叨 孟嘗傳注方言曰叨殘也
詭亂天術 隗囂傳王莽不顧大忌詭亂天術
專己之惑 班彪傳主有專己之惑
隱發 鍾離意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注隱謂私也
妒嫮 張衡傳咨妒嫮之難並兮注咨歎也妒忌也嫮美也楚詞曰嫮目宜笑言妒嫮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
消損白日 王龍傳生食加殺消損白日
妄生羽毛 王龍傳虛造聲譽妄生羽毛

以神自畜 王符傳宛氏仰希申訢而 長以神自畜注難見如神 越軌
敗制 荀悅傳放越 執奢敗制 宂豫奪常 盧植傳雖貧有 制諸之倫未有
不宂豫奪常者也注宂人行貌 也音淫言宂豫不能自定也 空譽違實 符 融
傳恐其小道破 義空譽違實 承望風旨 孔融傳山陽郗 慮承望風旨 坐
作聲價 袁紹傳本初坐作 聲價好養死士 惟恢 袁紹傳顏 素性惟恢 迷
奪 袁紹傳操欲 迷奪時明 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
純篤稀 朱穆 傳

無分篇

無分可採 鄧禹傳鄧騭自陳曰臣兄弟污穢 無分可採注言無分寸可收採也
不寒而慄 鄧禹傳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注 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 表
識 馮異傳進止皆有表識 注言其進退有常處也 懲乂 竇融傳其後 匈奴懲乂注
懲創也又 亦懲也 愊憶 馮衍傳心愊憶而紛紜 兮注愊憶猶鬱結也 紛紜
馮衍傳注紛 紜猶沓亂也 悇憛 馮衍傳終悇憛而洞疑注 楚詞云心悇憛而懷感廣
蒼云悇憛禍 福未定也 斟愖 容與 馮衍傳意斟愖而 不澹兮俟回風而
容與注斟愖猶遲疑也澹定 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 降挹 朱浮傳耿 俠謙讓屢
有降挹之言 注挹損也 鬄剔 馮鯯傳間亦至皆自 鬄剔注謂削去髮也 二立

張衡傳進不得參名于二立注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 參跡 蔡邕傳 僕不能
參跡于古人故 抱璞而優游 延企 張奐傳屛 營延企 伐勤 杜篤傳 上猶謙
讓而不伐勤注司馬相如 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悁邑 邊讓傳注悁 邑憂憤也
征營 鍾離意傳鍾離意上疏曰不勝愚戇 征營罪當萬死注征營不自安也 情
存損挹 光武紀陛下情存 損挹推而不居 惵息 后紀宮房惵 息注惵懼也
管穴 陳忠傳如其管穴妄有譏刺注管 穴言小也史記曰若以管窺天 鏡戒
寇恂傳當以 前人為鏡戒 詐善 張湛傳曰人皆詐惡 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前
吝 張衡傳用後動雪前吝婞佷 不彔以意誰靳也注吝耻也 寄愁埋憂 仲 長
統傳寄愁天 上埋憂地下 三不惑 楊秉傳我有三 不惑酒色財也 纖過 清 河
王傳外令兄 弟求其纖過 束修厲節 王龔傳王公束修 厲節敦樂藝文 省
諐 張酺傳夕惕若 厲以省諐兮 識能匡欲 張酺傳識能匡 欲者鮮矣注識
性也匡 正也 四科九德 謝夷吾傳才兼四科行包 九德注九德曰寬而栗愿
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修德守約 列 女
傳先生修 德守約 宿志 列女傳柰何惡宿 志而慚兒女子乎 恫矜 桓帝 紀寤
寐恫矜思弭憂釁注恫矜痛 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 慴悸 劉瑜傳征 營慴悸
履霜踐露 蔡邕傳履霜知 冰踐露知暑 養魚沸鼎 劉陶傳 養魚沸

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挂網 **蹈機** 袁紹傳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

含覆 袁紹傳加意含覆冀可彌縫 **讚巳** 崔駰傳進不黨以讚巳注讚猶稱也

希風 **標搒** 黨錮傳結海內希風之流又遂共相標搒注希望也標搒猶相稱揚也

飛名譽 仇覽傳太學與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 **大雅** 禰衡傳正平大雅注雅正也

風問 高彪傳彪與馬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注風問風猷令問也

榮望 獻紀長委農野永絕榮望

兩漢雋言卷之十四

後學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東越 劉兼 仲恩 校

長飾篇

長飾 桓紀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去

身無奇衣 祭遵傳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

衣無兼副 祭遵傳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

顯宗既嘉其功

木器無文 郎顗傳注前書曰孝文帝時兵木無刃衣緼無文

大素 班固傳昭節儉示大素注大素者質之始也

侈長 鍾離意傳禁人嫁娶

不得侈長注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歲共紙墨 后紀鄧后即位禁絕方國貢獻歲時但共紙墨

疏儉 劉虞傳虞拜甘陵相以疏儉率下

文朴遞行 仲長統傳損益異運文朴遞行注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叔末 黨錮傳叔末澆訛王道陵缺注叔末猶季世也

陰喝篇

陰喝 竇融傳憲陰喝不得對注陰喝猶噎塞也

瞀亂 廉范傳君困厄瞀亂耶鄭玄注禮記曰瞀目不明之貌

矍然 班固傳西都賓矍然失容注矍視遽之貌

累息 廣陵王傳為王寒心累息注累息猶疊息也

稱娖 中山簡王傳稱娖前行注

稱娖猶齊整也**偃僂**張酺傳公其偃僂勿露所敎注偃僂言恭敬從命也**孱寝**段熲傳未嘗一日孱寝注郭璞曰孱㾏也言不自安**相迕**陳蕃傳注迕遇也**累氣**劉祐傳注累氣屏息也**夷踞**郭太傳夷踞相對注夷平也說文踞蹲也**坐不闚堂**鄭太傳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注言不妄視也**發邁**董卓傳車駕即日發邁**憤毒**袁紹傳令人憤毒注毒恨也**診視**王喬傳上方診視注說文曰診亦視也**詣造**周黨傳欲即詣造詣至也**陜輸**列女傳視聽陜輸注陜輸不定貌也**鴟立**袁紹傳瞻望鴟立**眩瞀**韋彪傳注眩風疾也瞀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瞀七遘反**坦步**班超傳坦步蔥雪注蔥嶺雪山坦步言不以爲艱**監寐**劉陶傳屏營彷徨不能監寐注監寐猶寤寐也**卑棲**鄒炎傳修翼無卑棲

儀適篇

儀適竇融傳注儀適猶言儀狀也**磬折**馬援傳就車磬折而入注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迎期**樊宏傳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祲威盛容**班固傳天官景從祲威盛容注祲亦威也**繁手**　**妙舞**文苑傳繁手韶于北里妙舞麗于陽阿左傳曰繁手慆聲淫堙心耳**輕袿**　**華文**文苑傳被輕袿曳華文注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華袂**文苑傳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綠繁**文苑傳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體迅輕鴻榮曜春華**　**進如浮雲**　**退如激波**

激楚揚風文苑傳注篇發徼激楚揚風**儀操**文苑傳美儀操之佼麗兮忽遺生而忘老**岑牟單絞**文苑傳岑牟單絞之服注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衣也**蹀躞**文苑傳禰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躞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

曲度篇

曲度馬援傳注曲度謂曲之節度也**鏗鏘**　**曄煜**班固傳鐘鼓鏗鏘管

絃曄煜注曄煜盛貌也**景襄之鍾**崔駰傳勒景襄之鍾注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鍾此兼言襄也**浮磬**馬融傳怪石浮磬注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爲磬也**咎鼓**　**華鐘**馬融傳伐咎鼓撞華鐘注咎鼓大鼓也**御前焦尾**蔡邕傳邕有焦尾尾皆名器也**橫吹**班超傳拜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注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黃門鼓吹**安紀詔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注漢宮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雅吹擊磬**桓榮傳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參撾**禰衡傳方爲漁陽參撾

絳衣篇

絳衣大冠 光武紀上時絳衣大冠注將軍服也 **諸于繡䘿** 光武紀注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俗名䘿掖據此卽是諸于上加繡䘿如今之半臂也 **黃綬** 明紀中二千石下至黃綬注漢制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也 **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章紀注紈素也冰言色鮮絜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 **元服** 和紀皇帝加元服注元首也謂加冠于首 **綠褠** 后紀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注褠臂衣今之臂鞲以傅左右手于事便也 **繡黼丹朱** 輿服志注繡黼以為中衣領緣也素衣朱綃素衣朱襮襮繡領也 **半頭赤幘** 劉盆子傳為盆子置絳單衣半頭赤幘注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 **直綦履** 劉盆子傳注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 **覆衣** 公孫述傳女工之業覆衣天下 **施衿結褵** 馬援傳注說文曰衿交衽也毛萇注曰褵婦人之褘也 **綈袠** 楊厚傳注說文曰綈厚繒也 **綈袍革舃** 郎顗傳孝文皇帝綈袍革舃注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舃 **赤帷裳** 賈琮傳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 **紱冕** 鄭玄傳吾蹝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 **颯纚** 班固傳紅羅颯纚注颯灑長袖貌 **繽紛** 班固傳綺組繽紛注組綬也繽紛盛貌 **文組**

[illegible]傳徒御僕妾皆服文[illegible]組綵緤注緤卽今疊布也 **緹帷竟道** 王符傳其嫁娶者車騑數里緹帷竟道 **縫掖** 王符傳縫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 **練緼** 崔駰傳為作紡績織紝練緼之具注曰緼枲也 **臂積** 張衡傳美臂積以酷裂兮注臂積襵也 **袿徽** 崔駰傳揚褋鍇之袿徽注袿徽婦人之上服郭璞云卽今之香纓也 **解襟帶** 蔡邕傳毋常滯病未嘗解襟帶 **縉綖** 蔡邕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注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綖絲綬 **朱衣** 蔡邕傳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注朱衣謂祭官也 **紫艾綬** 馮魴傳獲嘉侯馮石安帝寵之賜紫艾綬注艾卽盭綠色也其色似艾 **折角** 郭太傳郭太身長八尺衣博帶嘗于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邊幅** 公孫述傳公孫述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注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 **銀艾** 張奐傳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韋帶** 周盤傳周盤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 **攘袂** 郭玉傳攘袂而正讓注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之言捋臂也 **縠皮綃頭** 周黨傳周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縠皮綃頭待見尚書注以穀樹皮為綃頭也 **荅布** 馬援傳公孫述為馬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曰都作荅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 **勝衣** 光武紀皇子賴天能勝衣 **袿裳** 后紀袿裳鮮明 **委貌冠**

輿服志以皁絹爲之公卿諸大夫**爵弁**輿服
行大射禮衣委貌冠衣玄端素裳志前
小後大其上似**黼衣繡裳**張酺傳襲溫恭之
爵頭樂人服之黼衣被禮儀之繡
裳注襞重也周禮黒與**屣履**黨錮傳屣**長裾**
青謂之黼五色備曰繡履出迎
范式傳曳長**緹褶**應劭傳緹褶十重注**鞶悅**
裾游息帝學褶音襞緹赤色繒也
儒林傳又從而繡其鞶悅
注鞶帶也鞶悅佩巾也

綺縠篇

綺縠珠璣安紀奴婢被綺縠著珠**金穴**后紀
璣注綺文繒縠紗也豐盛
莫比京師號郭**敗財傷錦**劉玄傳陛下敗財
況家爲金穴傷錦所宜至慮

明璣賈琮傳交趾土多珠產明璣翠**振玉**樊
羽犀象之屬注璣珠之不圓者宏
傳詳覽羣言響如振玉**隋侯明月**班固傳隋
注金聲而玉振之也侯明月錯
落其**琳珉**班固傳琳珉青熒注琳珉**朽貫**王
問石似玉者青熒其光色也符
傳寧見朽貫千萬**琦賂寶貨**仲長統傳琦賂
而不忍貸人一錢寶貨巨室不能
容注琦瑋也抱朴子曰片**鍥薄**劉陶傳寬鍥
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薄之禁注鍥
刻**夜光瓊枝**張衡傳佩夜光與瓊枝注夜
也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
也**環琨**張衡傳獻環琨與璵縞注白虎通曰
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珮琨
也**瑤蘂**張衡傳屑瑤蘂以爲糇兮注瑤**珍羽**
瓊也楚辭曰屑瓊蘂以爲糧

白環馬融傳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
環注帝王紀曰堯時焦僥氏來貢珍
羽西王母慕舜**環玦**袁譚傳審配上書袁譚
之德來獻白環曰願將軍熟詳吉凶以
賜環玦注孫卿子曰**冰紈霧縠**宦者傳南金
絕人以玦反人以環和寶冰紈霧
縠之積盈**妙珍祕玩**趙壹傳竭四海之妙
仞珍之藏珍今盡生人之祕玩
白越后紀馬太后賜諸貴白越**金馬碧雞**西
三千端注白越越布也南
夷傳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
景時時出見注華陽國志曰金形似馬碧形
似雞**火毳**西南夷傳注火**蚌珠**西南夷傳注
也毳即火浣布也徐衷南方草
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所禱若祠祭
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

長三寸半凡**縞素**順紀注縞皓也縞**玉搔頭**
三品珠也之精白者曰素
李固傳注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金簪**
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趙岐傳永嘉末發齊桓公**生犀**肅宗紀南徼外
墓得水銀池金簪數十箱蠻夷獻生犀
白雉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交州
記曰犀有毛如豕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
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兼金**張
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爲通犀衡
傳注兼金價倍于**翡翠火齊**班固傳翡翠火
惡者故曰兼金齊流耀含英注
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懸黎**
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火齊珠也
功固傳懸黎垂棘夜光在馬注戰**金石爲開**
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

東平王蒼傳精誠所加金石爲開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矣況人乎

兼珍篇

兼珍章紀食無兼珍 **脫粟瓢飲**章紀注患不能脫粟瓢飲而已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顏回一瓢飲 **儲酒**寇恂傳恂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食 **酒糧**恭畧傳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注問遺也 **六醴** **清液**馮衍傳飲六醴之清液兮注六醴蒸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 **毛食**馮衍饑者毛食毛字作無 **甘醪膏餳**樊宏傳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 **玉醴**張衡傳喻翦青岑之玉醴 **蘭肴山蔌椒酒淵流**趙壹傳注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 **含飴**后紀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祝哽祝噎**明紀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注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于前後令其不哽噎也 **牢直**董卓傳牢直不畢廩賜斷絕注牢廩食也

臺門篇

臺門旅樹輿服志注鄭玄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是也 **縣厨**劉盆子傳帝令縣厨賜食 **阿閣**馬援傳帝親御阿閣注阿曲也 **朱樓**馮衍傳伏朱樓而四望兮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 **綺疎青瑣**梁統傳牕牖皆有綺疎青瑣注牖小牕也綺疎謂樓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牕以青飾之也 **坤靈正位** **泰紫方圓**班固傳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於泰紫之方圓注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泰紫謂太微紫星也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華闕** **朱堂** **瑰材** **虹梁** **棼橑** **高驤**班固傳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注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瑰瑋珍奇也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女虹也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

彫玉瑱以居楹 **裁金壁以飾璫** **渥采** **景彰**班固傳彫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爓明以景彰注廣雅曰瑱礩也音田瑱與礩通楹柱也彫玉爲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曰璫榱頭也渥光潤也 **左瑊右平**班固傳于是左瑊右平重軒三階注瑊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 **端闈**班固傳立金人于端闈注宮中之門謂之闈 **衡闥** **啓扉**班固傳仍增崖而衡闥臨峻路而啓扉注闥門限也 **離殿別寢**班固傳狗以離殿別寢注狗猶繞也 **崇臺閒館**班固傳承以崇臺閒館注崇高也閒音閑 **乘茵步輦**班固傳乘茵步輦唯所息宴注

茵蓐也駕人曰輦 **椒風披香** 班固傳蕙若椒風披香發越注椒風披香二殿

名 **金釭銜壁** 班固傳金釭銜壁是謂列錢注釭銜謂以黃金爲釭其中銜壁

納之于壁帶爲行列歷歷加錢也 **玄墀** 班固傳玄墀釦切注昭陽殿中廷形朱而

殿上髹漆故曰玄墀 **玉階** 班固傳玉階彤廷注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 **屬玉**

班固傳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注屬玉水鳥也似鵁鶄于觀上作之因以名焉 **棼橑**

班固傳虹霓迴帶于棼橑注棼椽也爾雅曰橑謂之梁郭璞曰門戶上橫梁也 **承明**

金馬 班固傳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廷注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 **修涂**

班固傳修涂飛閣注涂亦塗也 **鳳闕** 班固傳設壁門之鳳闕注建章宮其東則鳳闕

門高二十餘丈 **金雀** 班固傳上抓稜而棲金雀注建章宮上有銅鳳皇即金雀也

觀魏 班固傳集羽族于觀魏注觀魏謂門闕也 **邸第** **甲第** 安紀注邸

屬國之舍也第謂甲乙之次第 **清宮** 文紀文帝即位使太僕嬰東平侯興居先清宮

注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宮中以虞非常 **恭館** 班固

傳啓恭館之金縢注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于其中也 **抓**

稜 班固傳西都賦云上抓稜而棲金雀注抓稜殿堂上最高處也抓音孤稜力登反其

上稜金雀 **公車** 光武紀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以詣公車注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

名焉 **罘罳** 靈紀南宮內殿罘罳自壞注前書音義曰罘罳連闕曲閣也音浮思 **兩**

觀 霍諝傳注兩觀闕也 **陛級** 孔融傳陛級懸遠廡位限絕

廝舍篇

廝舍 桓紀京師廝舍死者相枕注廝舍賤役人之舍也 **郵奏** 光武紀及因郵

奏注郵境上行書舍也 **汚井竈** 劉盆子傳溺社稷汚井竈 **帛蘭舩** 公孫

述傳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舩注蓋以帛飾其蘭檻也 **黃堂** 郭丹傳以丹事編署黃堂

爲後法注黃堂太守之所事 **通德門** 鄭玄傳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綺室 仲長統傳妖童美妾塡乎綺室 **溷軒** 李膺傳溷軒厨屋 **棟甍** 謝夷

吾傳大漢之棟甍注甍亦棟也 **廬落** 仇覽傳仇覽過邑人陳元之舍曰廬落整頓耕

耘以時注廣雅曰落居也按今人謂院爲落也 **比宇** **鄰房牖** 仇覽傳覽

入太學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

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

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 **緹繡** 宦者

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 **油戟** 杜詩傳杜詩藏中三遷爲侍御史世祖召見賜

以棨戟注漢襍字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

後代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 **縣廷** 郭泰傳郭泰蚤孤母欲使

給事縣廷注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精廬** 姜肱傳姜

殷與弟季江謁郡遇盜肱兄弟爭死盜兩釋焉旣至郡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來見徵君謝罪注諸公掌爭加辟命肱皆不就故門徵君精廬即精舍也

比門 夏馥傳夏馥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注比門猶並門也

飛梁 梁冀傳注架虛爲橋若飛也

洞戶 梁冀傳連房洞戶注洞通也謂相當也

偃伯靈臺 馬融傳注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墱道 班固傳西都賦云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注墱道陛級也

畦苑 仲長統傳躑躅畦苑注躑躅猶踟躕也

容堂 延篤傳坐于容堂

口算篇

口算 安紀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也

口賦 見上

案比 安紀方今案比之時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計

金授官 安紀注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

婺藏 桓紀注說文曰婺者金布所藏之府也

殷斂 五行志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

相讉 輿服志相資以等相讉以貨

捲握之物 張堪傳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

僦五致一 虞詡傳驢馬負載僦五致一注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貲而致一石也

三空 陳蕃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

府帑 鄧訓傳注帑金帛所藏之府也

帑藏 蓋勳傳帝曰吾多出帑藏財物以餌士何如注帑藏謂內藏也

仞積 張讓傳靈帝寵任宦官又于西園造萬金堂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注仞滿也

不德不責 樊宏傳君子之富也假人不德不責注假貸人者不自以爲德不責其報也

責家 樊宏傳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

糗糒 隗囂傳注糗大豆與米也糒乾飯也

先輸上第 梁統傳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注上第第一也

苞苴 第五種傳鄉曲無苞苴之嫌注苞苴饋遺也

殷滿 黃瓊傳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注殷盛也

旋車完封寫之權門 皇甫規傳動資巨萬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

小靳 崔寔傳靈帝時開鴻都門牓賣官爵是時段熲等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阜貨 馮衍傳甲衛賜之阜貨兮注阜積也

典負 樊宏傳以失官錢典負者坐死注典謂主典負謂欠負

先疇篇

先疇 班固傳農服先疇之畎畝

田田相如鐇钁株林 文苑傳注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埤蒼云鐇鏵也謂以鏵钁去林木之株櫱也

火耕 文苑傳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

瞻腴 文苑傳注瞻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

者爲瞻也**水排**杜詩傳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注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排當作橐**區種**劉般傳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兼功自厲**王丹傳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

給稟篇

給稟光武紀有穀者給稟注說文曰稟賜穀也**單財**光武紀富者驕借貧者單財注單盡也**過所**光武紀疲費過所**下生**明紀人無宿儲下生愁墊注儲積也墊溺也**糴田**章紀糴田賦與貧人注糴禁苑也**痛心疾首**章紀注疾如疾首**胎養**章紀著胎養之令注姙者賜穀人三斛**何辜今人**和紀瞻仰昊天何辜今人注詩人言今人何罪而天令饑饉乎**舉實流穴**和紀遣使者分行貧民注穴散也流散者舉按其實而給之**簡稅**郎顗傳簡稅防災注簡少也防法也**調穀稟之**蓋勳傳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稟之注調猶發也**虛縣**蔡邕傳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隱親**鍾離意傳意獨自隱親經絡醫藥注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絡謂經營濟給之**溫給**張禹傳歲懸千餘頃民用溫給

兩漢雋言卷之十四終　後集

兩漢雋言卷之十五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稚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思　校

候騎篇

候騎光武紀會候騎還**雲車**光武紀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衝輣**光武紀或爲地道衝輣撞城注衝撞車也**中堅**光武紀衝其中堅注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亭候**光武紀築亭候注亭候伺候望敵之所**過更**安紀注前書音義曰天下人皆戍邊三日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言過其本更者故曰過更**奔命**劉玄傳發奔命二萬人攻之**控弦**寇恂傳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肄射**寇恂傳移書屬縣講兵肄射注肄習也**兵簿**吳漢傳漢至莫府上兵簿注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竇融傳注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耀日絳天**竇融傳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注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釁鼓染鍔**竇融傳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注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黃鉞**馮勤傳注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也以**攙槍**崔駰傳運攙槍以震掃兮注攙槍彗也**鏌鋣**崔駰傳求鏌鋣于明智注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

造二劒一曰干將二曰鏌鎁鏌鎁者干將之妻名也**采綖**虞詡傳能縫者傭作賊衣
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撫弦掚矢**臧洪傳注掚捉也**昏明**馬融傳金革之
作昏明注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蒙楯**袁紹傳皆蒙楯而行注楯今之旁挑也
霹靂車袁紹傳軍中呼曰霹靂車注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卽今之楯車也
鈐決之符方術傳注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
陰符謂若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破軍擒敵之符符長九寸之類**叟兵**劉焉傳選
叟兵五千助之注漢世謂蜀爲叟**期門**譙玄傳前書武帝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
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旄頭騎**光武紀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

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
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突騎**光武紀耿況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
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注突騎言能衝軍陣**矢石**堅譚傳注矢石謂發石以投人
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蹴踘**梁冀傳注劉向列傳曰蹴踘者
傳言黃帝所作蹴踘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犀舟勁檝**張衡傳注前書
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鎧馬**蔡邕傳幽
冀舊壤鎧馬所出注鎧甲也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
無函匠也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義從**鄧訓傳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

以爲義從**龍蛇之章**耿弇傳追詠龍蛇之章**横刀**袁紹傳横刀長揖竟
出

生得篇

生得光武紀王邑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瞰臨**光武紀瞰臨城中注俯視
曰瞰**奔殪**光武紀奔殪百餘里注殪仆也**股戰**光武紀虎豹皆股戰**趣駕**
光武紀趣駕南轅注趣急也讀曰促**短兵接**光武紀賊追急短兵接注短兵謂刀
劒也**馳騖**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注前書音義曰直騁曰馳亂馳曰騖
乏軍興章紀注軍興軍儲也**役不再籍**和紀役不再籍萬里清蕩注猶

言不籍再舉**摀及**劉玄傳旌旂之所摀及注摀與靡同**剽奪**劉盆子傳兵士
輙剽奪之注剽劫也**保壁**劉盆子傳吏士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格殺**劉盆
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躑躅**隗囂傳馮異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注躑躅猶踟
蹰也**角力**隗囂傳與子陽角力**瓦解**公孫述傳衆庶引領四方瓦解注武王伐
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承吾敝**齊武王演傳使後人得承
吾敝注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配隷**馮異傳部分諸將各有配隷注隷屬也**被**
羽賈復傳于是被羽先登注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剽**
甲兵賈復傳鄧禹云剽甲兵崇儒學注剽削也謂削除甲兵也**徼一切之**

勝 王霸傳注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

衝難 祭遵傳衆兵既追獨守征難注衝兵衝也

震聾 祭遵傳寨外震聾

轉規 馬援傳謀如湧泉埶如轉規注規圓也孫子曰戰如轉圓石于萬仞之山者埶也

發胄 班固傳六師發胄

忿鷙 杜詩傳湯武無忿鷙之師注鷙擊也

鳧藻 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鳧藻注言其和睦勸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星列 廉范傳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注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也

蓐食 廉范傳令軍士蓐食晨往赴之注蓐食早起食于寢蓐中也

轔籍 廉范傳虜自相轔籍死者千餘人注轔轢也籍相蹈籍也

金夷 張酺傳王臣身有金夷注夷傷也

豺狼食 班超傳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

暴威 臧洪傳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

奮略講銳 蔡邕傳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懸師 皇甫規傳成功懸師之賞注懸猶停也

誅納 皇甫規傳移書營郡以訃誅納注謂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

張鏃 段熲傳令軍中張鏃

重繭 段熲傳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注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

雨集 孔融傳數百流矢雨集

徼其軍實 荀彧傳堅營固守徼其軍實注徼要也

束苣 皇甫嵩傳軍士皆束苣乘城注束葦燒之

電埽 皇甫嵩傳旬月之間神兵電埽

抵頹 皇甫嵩傳因危抵頹注抵擊也

牢稟逋懸 劉虞傳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注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

不績也

抽戈竦劒 袁紹傳抽戈承明竦劒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于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翼室謂路寢也

援旍擐甲 袁紹傳援旍擐甲席卷赴征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

舉炎火以焚飛蓬 袁紹傳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于秋蓬

覆滄海而注熛炭 袁紹傳王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尅必也

擲楯 逢萌傳注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

翰飛 謝該傳方叔翰飛注翰飛戾天謂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一卒舉礧千夫沈滯 文苑志注礧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礧石

五營 順紀注五營五校也謂長永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

稽故 鄧訓傳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

追北 臧宮傳乘勝追北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謂之北

六韜 何進傳注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

輦車驪駕 郎顗傳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寇守河內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鼓行 荀彧傳鼓行而前注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

櫜弓臥鼓 隗囂傳注臥猶息也

樓櫓 匈奴傳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注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

厭伏 光武紀書有云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注懾伏也

牙門袁紹傳麴義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注凡軍始出立牙旗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環城一帀馮異傳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旅距馬援傳黠羌欲旅距厲度班超傳超更從他道厲度注度厲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堅壁清野荀彧傳堅壁清野以待將軍登鋒履刃袁紹傳登鋒履刃死者過半負戶而汲光武紀城中負戶而汲以轔耿弇傳以轔烏合之中注轔轢也猋發天文志光武奔擊二公所力猋發號呼聲動天地晏開耿國傳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注宵警急則開門晚也

長轂篇

長轂彗雲光武紀長轂雷野高鋒彗雲注長轂兵車雷野言其聲盛雷以爲車輿彗歸也騑馬章紀騑馬可轂解之注夾轅者爲服馬服馬外爲騑馬鮮車赤屏泥劉盆子傳乘鮮車大馬赤屏泥注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于軾前赤車隗囂傳注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驥尾絕羣隗囂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托驥尾得以絕羣注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于驥得使蒼頭絕羣也機軸馮異傳李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各據機軸注機弩牙也軸車軸也龍驤臧宮傳寔爲龍驤注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欵段馬援傳御欵段馬注

欵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鹿車趙憙傳注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頭軔申屠剛傳諫不聽遂以頭軔乘輿輪注軔謂以頭止車輪也騧馬班超傳漢使有騧馬注騧亦作騜說文騧馬淺黑色也拑勒鞬輈崔寔傳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函牛劉陶傳舉函牛之鼎注謂大鼎也要褭張衡傳羈要褭以服箱注要褭古之駿馬也梧轊馬融傳竄伏扔輪發作梧轊注梧支梧也謂支著車也轊車軸頭也謂車軸轊而殺也兼兩吳祐傳則載之兼兩以寫經書注車有兩輪故稱兩也輜軿柴轂袁紹傳輜軿柴轂填接衢陌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

賤者之車疾足一騎列女傳文姬曰明公廏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一命乎驥騄東夷傳穆王得驥騄之乘史記曰告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馳城飛塹呂布傳布有良馬號曰赤兎能馳城飛塹輕車楊賜傳注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輜重光武紀注釋名曰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直用反樓車光武紀或爲地道衝輣撞城注衝撞車也輣樓車也輜軿齊王縯傳注輜軿有擁蔽之車也說文曰軿車衣車也周禮注云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果下馬東夷傳濊出果下馬使來獻之注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樹下行容車祭遵傳祭遵葬贈以將軍

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注容車容飾之車也 **鮮車怒馬** 第五倫傳倫爲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選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太駔** 郭太傳段干木晉國之太駔注說文曰駔儈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 **下澤** 馬援傳乘下澤車注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 **超驤** 張衡傳八乘攄而超驤注八乘謂八龍也 **乘堅驅良** 后紀賓戚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注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 **駑馬** 隗囂傳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注駑馬最下者也 **露橈** 岑彭傳冒突露橈數千艘注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舟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 **棹卒** 岑彭傳注棹卒持棹行船也 **艕舟** 馬融傳連艕舟注左傳曰艕小舟也淮南子曰越艕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儲舩** 任文公傳文公獨儲大舩 **蒙衝船** 禰衡傳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注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穴敵船 **方舟** 班固傳方舟竝鶩注方舟竝兩舟也 **徼風爲柂** 仲長統傳注柂船尾也

衡石篇

衡石 馮衍傳弃衡石而意量兮注衡稱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言時人弃衡石以意測量踰背法度也 **步武** 臧洪傳相去步武注爾雅曰武迹也 **檢押** 仲長統傳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注檢押猶規矩 **苛細** 宣秉傳宣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 **廢典** 顯紀注廢典謂明堂辟雍之禮不行也 **憲防** 恭紀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 **意變** 第五倫傳恐卒有纖介難爲意變注恐卒然有小過變而不罰則廢法也 **決事比** 陳寵傳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注比例也 **典憲** 張酺傳國王驕奢不遵典憲 **科防互設** 袁紹傳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顧山篇

顧山 光武紀女徒顧山歸家注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于山伐木名曰顧山 **單辭** 明紀詳刑慎罰明察單辭注單辭猶偏辭也 **輕繫** 章紀理究獄錄輕繫 **鬼薪白粲** 章紀注男子爲鬼薪取薪以給宗廟女子爲白粲使擇米白粲粲然 **榜笞** 章紀注廣雅曰榜繫也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 **令丙** 章紀注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鉆鑽** 章紀注說文曰鉆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若盧** 和紀若盧獄官注若盧獄屬少府 **析律增辭** 和紀巧法析律飾文增辭注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也 **鉤黨** 靈紀太守魏朗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注鉤謂相牽引也 **圄犴** 后紀家嬰縲絏于圄犴之下注圄圄周獄名也 **暴室** 后紀送暴室以憂死注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 **覆按口語** 隗囂傳誅戮口語 **質責** 朱歆傳歆素剛毅遂發憤

質責注責正也申證鄧禹傳注申明白也竝不以命鄧禹傳一門七人竝
不以命背繩墨寇恂傳尚書背繩墨案空劾注繩墨謂法律也質硧寇恂
傳不復質硧其過嚴棘寇恂傳眞于嚴棘之下胏石寇恂傳臣使入國門
坐于胏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負斧鑕耿弇傳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
注鑕鍖也示必死臧過賈琮傳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峻文朱浮傳頻
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注峻嚴切也詆誣也提挈宋均傳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挈甫刑陳寵傳律令條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尚書曰呂刑后爲甫侯故或稱甫刑
也傳考陳禪傳法當傳考注傳謂逮捕而考之也俗之隄防虞翊傳法
禁者俗之隄防人之銜轡虞翊傳刑罰者人之銜轡熏胥蔡邕傳下獲熏
胥之辜注前書音義曰史遷熏胥以刑謂相薰胥得罪也雕琢大臣蔡邕傳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注雕琢謂鐫削以成其罪也投繯吳祐傳投繯而死注謂以
繩爲繯投之而縊也繯胡犬反小介孔融傳執法之平以爲小介注介猶蔕芥也公
法雖平私情爲蔕芥者也三原劉馬傳犯法者先加三原注原免也重問王龔
傳舊典大臣不有大罪不至重問鍜鍊章彪傳鍜鍊之吏持心近薄注鍜鍊椎也鍜
鍊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鍊使之成熟也鉗鈦光武紀建武二
十二年詔赦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注弛解脫也鈦足鉗也徒計反又大蓋反在徒役者不

得衣絲絮令赦許之獄犴塡滿崔駰傳注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
黥首繫趾朱穆傳注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
請讞襄楷傳注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于廷尉也平署李膺傳李膺等遭黨
事當考實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illegible]等猶將
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illegible]光武掠者乎不肯平署注平署猶連紀注
擿猶發也萬坐廉范傳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就格請過鍾離意傳
鍾離意就格請過重比陳寵傳愼無與人重比報重陳寵傳漢舊事斷獄
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注報論也重死刑也罪繫應奉傳口說罪繫姓名飲章
蔡邕傳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注趣音促飲伏隱章者今之表也臧覈謝夷吾傳
烏程長有臧覈治亂藥石崔駰傳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重文橫入
酷吏傳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注重猶深也橫猶相也

鬼區篇

鬼區章紀威靈行于鬼區注鬼區卽鬼方氈幄張楷傳衆馳一介爭禮氈幄注
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氈幄謂匈奴也抗稜班固傳瞰
四裔而抗稜注四裔四夷也稜威也陸讋水慄班固傳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
來賓注讋懼也伶佅兜離班固傳伶佅兜離罔不具集注伶作禁佅作韎兜作

株也窈停列女傳言兆離兮狀窈停注兆離匈奴言語之貌唐眷漠北
叩勒祁連杜篤傳注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
分單于屠裂百蠻杜篤傳注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罽帳杜篤傳烧
罽帳注罽毛布也椎鳴鏑杜篤傳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令之髐箭也釘鹿
蠡杜篤傳注匈奴有左右鹿蠡蠡音離馳阬岸獲昆彌杜篤傳注昆彌
西域國名也虜儌侲杜篤傳注方言侲養馬人也諸家竝曰儌侲爲粟牘西域
國名也驅騾驢馭宛馬杜篤傳注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駃騠
杜篤傳注駃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啼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捶驅氏僰寥

狼卬莋杜篤傳注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氐僰卬莋竝西南夷號東攡烏
桓踩轔濊貊杜篤傳注方言曰攡滅也踩踐也轔轢也濊貊東夷號也南
羈鉤町水劒强越杜篤傳注羈縶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劒謂戈船將軍
等下水誅南越也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杜篤傳武帝元鼎六年平
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部
尉東南兼有黃支杜篤傳注孟康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
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類也連緩耳瑣雕題杜篤傳注
緩耳耳下垂卽儋耳也雕題謂刻其身以丹靑涅之也摧天督杜篤傳卽天竺

國也鐻鍝杜篤傳相結左衽鐻鍝之君注言鐻鍝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此竝謂夷
狄之君長也幕南光武紀匈奴北徙幕南地空龍沙班超傳安定漢憔專
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注白龍堆沙漠也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
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冒耏肅宗紀注耏多鬚貌音而蒙冒其面故舉
以爲言也魋頭露紒東夷傳馬韓人率皆魋頭露紒注魋頭猶科頭也謂以
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敝腸狗態董卓傳羌胡敝腸狗態注言羌胡心腸敝
惡情態如狗也獷敵段熲傳招降獷敵注獷惡貌也蛾賊皇甫嵩傳時人謂之
黃巾亦名爲蛾賊注喻賊衆多故以爲蛾殘夷文身海波沫血文苑

傳注越人被髮文身沫血下沫如血也

兆人篇

兆人塗炭光武紀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繼路和紀斉騰阻險火者繼路
嗷食安紀百姓飢荒更相嗷食幾無所厝隗囂傳一日敗壞大王幾無所
厝疲饉來歙傳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排乍竇融傳首尾相資緩急迭用嚚
執排乍不得進退螘動馮衍傳天下螘動社稷顚隕叢巧馮衍傳惡叢巧
之亂世兮注叢細也勞割陸康傳興制非一勞割自下注勞苦割剝于下人也損
捨陸康傳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損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注謂始皇鑄銅人

十二卒致減亾也跋扈朱浮傳赤眉跋扈長安注跋扈猶橫暴也道路相
望梁統傳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磐牙朕撫傳順帝末楊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
注磐牙謂相連結議弄翟酺傳議弄神器注神器謂天位也兼官重綬
翟酺傳寶憲兼官重綬芟刈劉陶傳羣醜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瓦
解孔融傳桑落瓦解其勢可見靡沸宦者傳盜賊靡沸圯剝傳穀傳圯
剝至親注圯毀也漁食蓄動傳人飢相漁食不絕如綖寶恭傳白山之
難不絕如綖注白山即天山言形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形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綖
禍挐馮衍傳禍挐未解兵連不息挐謂相連引也蟻孔鍼芠陳忠

傳隄潰蟻孔氣洩鍼芠韓子曰千丈之隄以
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芠氣出
如筐
也

批抵篇

批抵寇恂傳注抵側擊也構會寇恂傳青蠅之人所共構會意雖相
望杜林傳隗囂意雖相望且欲傻容之注望猶恨也見妒馮衍傳董仲舒言道
德見妒于公孫弘埳軻馮衍傳非惜身之埳軻兮注埳軻不遇也匈詈腹
詛仲長統傳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辛我之不成收汙天下梁節王暢傳陛
下爲臣收汙天下注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汙天下也青蠅點素

楊秉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注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羞
薄詔除馬融傳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惟忠盡節而羞薄詔除臨風塵而
不得經過蔡邕傳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注謂迫促之令不
得避風塵也枉結蔡邕傳分明枉結信宿三遷木舌黃瓊傳萬大怖禍而
木舌注法曰金口木舌也楚辱王允傳以允素高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也蚑
虻之過孔融傳不知貶毀之于已猶蚑虻之暫過木以爲害揣喉悔
毒皇甫嵩傳韓信不忍一策之遇而失三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
失而謀乖也注韓信爲呂后所執歎曰悔不用蒯徹之計膏唇拭舌宦者傳羣

邪膏唇拭舌注膏唇
拭舌謂欲讒毀故也飛條宦者傳造作飛條注飛條謂飛書
蝠蛇其心傅毅傳從蝮不辜注蝠即蝎也註誤光武紀注詿亦誤也音挂
解構隗囂傳帝與隗囂書曰自今已後手書相聞勿用人解構之言注解構猶間構
也浮枉彭寵傳盛言浮枉狀注潜已之狀也未達人聽朱浮傳浮事雖
昭明而未達人聽抉瑕摘釁鄭玄傳抉瑕摘釁掩其弘美乘昫飄
山第五倫傳乘昫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染逮皇甫規傳黨事大起
天下名賢多見染逮委體淵沙高鳳傳注委體淵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
鳴弦揆日高鳳傳注鳴弦揆日稽康臨刑顧日景而弦琴也反駁趙壹

傳變化非是故仰反駁鑽皮洗垢趙壹傳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睚眦竇融傳隗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注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

呼𧽗篇

呼𧽗銚期傳瞋目大呼左右曰𧽗眾皆披靡攝幘銚期傳攝幘復戰遂大破之注攝猶正也劉攽曰按幘爲馬扇汗期被創中額則是幘字矍鑠馬援傳矍鑠哉是翁也注矍鑠勇貌也健俠董卓傳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虓闞董卓傳董卓初以虓虎爲　注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天下健者袁紹傳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悍夫袁譚傳悍夫爭命注悍勇也梟名劉馬傳劉備有梟名注梟即驍也驍武呂布傳以弓馬驍武拳捷呂布傳常少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舉動回山海　呼吸變霜露　阿旨曲求　直情忤意宦者傳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注夷滅也剝割萌黎宦者傳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宦者傳構害明賢專樹黨類腐身熏子　同敝相濟宦者傳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熾風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注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聲榮無暉于門閥　肌膚莫傳于來體　少主憑謹舊之庸　女君資出內之命　顧訪無猜憚之心　恩狎有可悅之色

情貌相越宦者傳質邪竝行情貌相越注越達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佩刀刺山耿弇傳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梟雄袁紹傳善爲梟雄雄張班超傳雄張南道注雄張猶熾盛也椒風班固傳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房御和紀宮人歲增房御彌廣虎冠酷吏傳溫舒有虎冠之吏注王溫舒爲中尉窮案姦猾盡靡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曰言其殘虐之甚也

屠伯酷吏傳延年受屠伯之名注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持權引詡后紀故知持權引詡所幸者非已階寵吳祐傳二弟階寵終用勃慢

兩漢雋言卷之十六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恩　校

玄混篇

玄混 班固傳同乎草昧玄混之中注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王初起之時也

函光末曜 班固傳西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末曜

胥庭鷇飲 仲長統傳世非胥庭人乘鷇飲注赫胥大庭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

皇質唐文 崔駰傳樸以皇質雕以唐文注堯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遂古 班固傳注遂古猶遠古

踰繩越契 班固傳踰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注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

遻跡篇

遻跡亾殼弃鱗喪角 仲長統傳長統詩曰飛鳥遻跡蟬蛻亾殼騰蛇弃鱗神龍喪角

續骨 崔駰傳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傳注言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

度紀 見上

結精遠遊 張酺傳結精遠遊使心攜

嗇神養和 周盤傳注嗇愛惜也

杠 費長房傳壺中樓下有少酒長房使十人杠之猶不舉注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杠音江

胎息 王真傳注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其行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嗽音朔

熊經鳥伸 崔寔傳大熊經鳥伸延生之術注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元氣為舟 仲長統傳

銀臺 張衡傳聘王母于銀臺注銀臺仙人所居也

生術 周盤傳嗇神養和不以滎利滑其生術注滑亂也

解形 王喬傳解形河濱注解形猶脫身也

儲跱篇

儲跱 章紀郡縣無得設儲跱注儲積也跱具也時帝欲巡狩戒不須有蓄備

籠山絡野

星羅雲布 班固傳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市星羅雲布

駭殫 班固傳百獸駭殫注駭殫言驚懼也

蹂蹸 班固傳蹂蹸其十二三注蹂踐也蹸轢也

鳥驚觸絲獸駭值鋒

單殺疊雙

灑野蔽天 班固傳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跌追縱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懾竄 班固傳豻狼懾竄注懾懼也竄走也

挾師豹拖熊螭 班固傳注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

梁騶 班固傳制同乎義合乎梁騶注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彗雲 班固傳戈鋋彗雲注說文曰鋋小矛也彗掃也

揫歛 馬融傳揫

斂九藪之動繯橐馬融傳繯橐四野之飛征
物注摯聚也橐注橐囊也飛征飛奔也
山敦雲移鄗駭譟讙馬融傳敦音屯亦積聚也鄗駭獸奮迅貌
也羅䍗阬澤馬融傳罦罝羅䍗彌綸阬澤注䍗雉網也阬壑也售
良馬融傳誓六師披售良注售良馬之善者僄狡課才勁勇程
氣馬融傳注僄狡勇健驍騎旁佐輕車橫厲馬融傳驍騎旁佐
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飛髾馬融傳曳長庚之飛髾注飛髾即旃旗之
羽毛也勒卒平行馬融傳司徒勒卒司空平行電激雨
墜馬融傳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倨牙黔口馬融傳注爾雅曰駮如馬倨牙

食虎豹黔黑也暈然雲起雩爾雹落馬融傳廣雅曰雩雨也言
鳥中繳如雹之落植旍芀具馬融傳虞人植旍獵省芀具注周禮曰植
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雲帆蜺幬
馬融傳張雲帆施蜺幬注帆音凡幬帳也鎮厭班固傳禽相鎮厭枕籍班固
傳獸相枕籍不宿五行志田獵不宿注不宿不宿禽也

釜鬵篇

釜鬵和紀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質注鬵音尋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鬵牀笫
安紀有赤蛇盤于牀笫之間注笫牀簀也破釜甑齊武王縯傳焚積聚破釜甑鼓

行而前示必以也金罍玉觴班固傳列金罍班玉觴注罍酒器也坏
冶崔駰傳坏冶一陶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瓦盎逢萌傳首戴瓦盎注盎盆
也通中枕鍾離意傳注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入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
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
酒鑪孔融傳注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甕縢囊儒林傳董卓移都之際典策剖
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幃蓋小則制爲縢囊注縢亦縢也徒恒反說文曰縢囊也鏤
篹輿服志注鏤篹謂刻而飾之也盤鍉隗囂傳隗囂初起兵設盟祀畢有司穿故
于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

龍鱗篇

龍鱗鳳翼光武紀注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鰒魚伏湛傳張
步遣使隨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注鰒似蛤無鱗有殼細孔襍襍或七或九駟蚪
馮衍傳駟素蚪而馳騁兮注駟蚪龍之無角者也黃暉班固傳升黃暉采鱗于沼
注黃暉采鱗謂黃龍也三鱣魚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都講
云蛇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魚潰劉陶傳八方分崩中夏魚潰注魚爛從中發潰爛也
泥蟠張衡傳大德泥蟠注廣雅曰蟠曲也淫魚馬融傳注韓詩外傳曰瓠巴鼓
琴淫魚出聽奮鱗張衡傳玄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潛蟠張衡傳涉

冬則淵泥而潛蟠避害也**螻螘**班固傳私以螻螘貌鬬國政注螻螘謂細微也**螺首**禮儀志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螟蜮**鄧紀詔曰太其螟蜮以及蟊賊注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苗根曰蟊**寒蟬**杜密傳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螳螂之斧**袁紹傳運螳螂之斧注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大爵篇

大爵和紀安息國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注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曼延**安紀罷魚龍曼延百戲注曼延者獸名也**委肉虎口**公孫述傳若迷

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遼東豕**朱浮傳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也**鸑鷟**賈逵傳鸑鷟在岐注鸑鷟鳳之別名也**皓羽翹英**班固傳發皓羽兮奮翹英注皓白也翹尾也**軒翥**班固傳三足軒翥于茂樹注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素雉朱烏**班固傳注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烏謂赤烏也**檻羊**思王傳當為秋霜無為檻羊注秋霜肅殺于物檻羊受制于人**雕虎**張衡傳執雕虎兮試象注雕虎有文也**跛牂**孔融傳是使跛牂欲窺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爾雅曰羊牝曰牂**羊質虎皮**劉焉傳注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貊獸**西南夷傳注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貂鼲**鮮卑傳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為名裘**垂翅奮翼**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類鶩**馬援傳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孤豚**翟酺傳為孤豚**虎翼一奮**翟酺傳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麑場**劉陶傳虎豹窟于麑場注麑鹿子曰麑乳孳也**游龍**后紀馬如游龍**繭栗犢**翻熹傳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熊經**華佗傳注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熊經身不動而迴顧也

旅生篇

旅生光武紀野穀旅生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朱草**光武紀朱草萌

生注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即生朱草也**蕪菁**桓紀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鳧茈**劉玄傳人庶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注芍鳧茈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含英**馮衍傳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三秀**馮衍傳採三秀之華英楚詞曰采三秀于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茂英**馮衍傳食五芝之茂英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六枳　蕙若　蘭芷　杜衡**馮衍傳揵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術注籬室庭除皆樹芬芳草木喻已立身行道體仁履義猶屈原屈注籬與薜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株蘗**虞延傳陵樹株蘗皆諳其數注株根也蘗伐木更生也**蔥青**丁鴻傳于

冥蔽日之木 垂穎 斯芬 班固傳方穀垂穎
起於蔥青 桑麻穀茶注九穀
黍稷菽麥稻也爾雅 薈蔚 被堤 班固傳茂
曰敉布也茶茂盛也 盛蔭蔚芳
草被 布繡 班固傳猗猗若摛錦 金堂 班固傳
堤 布繡燭燿乎其陂 燿煥玄
之金 玄秬黃麥 班固傳注玄秬黑黍也詩曰
堂 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麥麥
也謂赤烏銜 紛纚 崔駰傳紛纚茉也 幽蘭 秋
牟麥而至也 路注纚盛多也
華 江蘺 張衡傳緫幽蘭之秋華兮又 蘺艾
綴之以江蘺注江蘺香草也
張衡傳珍蘺艾于重 流英 張衡傳用石菌之
筍注蘺蒿也筍篋也 流英注石菌芝也
英華 含藟 張衡傳天地烟 芘其芸租昌本淚
也 煴百草含藟

蒲 馬融傳注此音紫即紫綦也芸香草也蒨
音資廣雅曰蒨莉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
本昌蒲根也深蒲謂 芝而菫荁 蘘荷芋渠
蒲白生深水之中
馬融傳注芝芝草也菫菜花紫葉可食而滑
蘘荷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
芋魁
也 桂荏鳧葵 馬融傳注爾雅曰蘇桂荏乃
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茆鳧
葵葉團似蓴生水 玄林包竹 珍林嘉樹 馬融
中今俗名水葵
傳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
建木叢生注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
阜曰陵絕高曰京藩亦蔽 豐彤對蔚 崟頟
也建木長木也竝木名也
槮爽 馬援傳注竝木林貌 含津吐榮 鋪于
也崟音吟槮音所

布濩 蘳扈蘳熒 馬融傳翕習春風含津吐
榮鋪于布濩蘳扈蘳熒注
爾雅曰草木花初出為笋與蘳通說文
云蘳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 菥布
馬融傳葩華菥 橘踔趭枝 杪標端尾 馬融
布不可勝計 傳注
橘音莫寒反踔跳也趭謂 赤草 光武紀中元
長枝也杪標竝木末也 元年赤草生
丁水崖注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
一葉至十五日巳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再實之木 后紀再實之
木其根必傷 被枝害心 梁統傳木
實繁者被
枝害 絓枯 劉陶傳舉函牛之鼎絓
心 纖枯之末注絓掛也

挽滿篇

挽滿 梁統傳冀能挽滿 格五 梁統傳梁冀彈
注挽滿猶引強也 棊格五注格五
音義云 六博 梁統傳注楚詞曰琨蔽象棋有
簺也 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棋
故云 蹴踘 梁統傳注蹴踘者傳言黃帝所 意
六博 作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錢 梁統傳意錢之戲注何承天纂文曰 持掩
謊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王符傳或以游博持掩為事注博謂六博掩
謂意錢也前書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
富也 飛矰逞巧 沈鉤致精 張衡傳蒲且以飛
矰逞巧詹何以沈
鉤致精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 棊局取譽
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繳高也
張衡傳奕秋以棊局取譽奕圍 清謳流聲 張衡
局也棊即所執之子秋名也

傳王豹以清謳流聲注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也**堪輿曰相**王景傳許愼云

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旺相之法也**大博**梁冀傳注鮑宏博經曰用十二

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按莊子云博塞以遊**卜數隻偶**

桓譚傳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數注言偶中也**觀禎**張衡傳攢東龜以徵

禎注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占書**袁敞傳張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注占謂

口授也

屬者篇

屬者吳漢傳注屬猶近也**所苦浸篤**鍾離意傳天問有罪所苦浸篤**等**

道禰衡傳注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梗槩**杜篤傳杜篤曰臣所欲言陛下已知

故畧其梗槩注梗槩猶粗畧也**大較**延篤傳注較猶畧也**重久遠之**光武

紀父子之情重久遠之**無慮所用**光武紀竇融上言閻陵廣袤無慮所用注

無慮都凡也**尤無狀者**肅紀詔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注無狀謂其罪尤

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欲本業之**馮衍傳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注欲

遂其財為立荅本生業也**彌彌滋甚**楊震傳災害發起彌彌滋甚注彌彌猶稍

猶也**容容無違**陳球傳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漸冉**張酺傳恐漸冉

而無成兮注漸冉猶荏苒也**審然者**宦者傳帝曰審然者常侍寥圖之**差**

增於往嚴光傳帝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邪揄之**王霸傳王

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

揄之注說文曰歋廠手相笑歋弋支反廠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不槩**

于懷馮衍傳三公之貲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懷注槩猶屑也

眇眇篇

眇眇明紀眇眇小子屬當聖業注眇眇猶微微也**憀憀**章紀予小子徒憀憀

而已**依依**章紀注依依思慕之意**京京**安紀憂心京京注京京大也**錚**

佼佼劉盆子傳樊崇將劉盆子及丞相徐宣已下三十餘人肉袒降光武光武

謂徐宣樊崇等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注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

也佼好貌也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為勝也詩曰佼人僚兮**負負**張步傳負負無可言

者注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欸欸**隗囂傳將軍操執欸欸扶傾救危**喁喁**

隗囂傳天下喁喁謂之太平注喁喁衆口向上也**陸陸**馬援傳今更共陸陸注陸

陸猶碌碌也**跕跕**馬援傳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注鳶鴟也跕跕墮貌**屑屑**

王良傳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注屑屑不安也**冉冉**馮衍傳歲忽忽而日邁兮

衎衎樊宏傳燕會則論難衎衎注衎衎和樂貌**譏譏**樊宏傳習譏譏之辭注譏

譏蹈喜也音踐**消消**丁鴻傳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消消**莘莘**班固傳俎豆莘

莘注莘莘多也僂僂楊彪傳不盡其僂僂之心注僂僂猶勤勤也悾悾劉瑜
傳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注悾悾誠懇之貌離離嚶嚶張衡傳曳雲旗之離
辭兮鳴玉鸞之嚶嚶注嚶嚶鳴玉鸞之聲也泜泜蔡邕傳泜泜庶類注泜泜齊貌
悄悄陳蕃傳有何悄悄注說文曰悄悄志忿章章郭太傳錄其章章效丁事
者注章章猶昭昭也觥觥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注觥觥剛直之貌

抵破篇

抵破書案劉玄傳注抵擊也無所離夊劉盆子傳欲殺盆子以塞
責者無所離夊注離避也大黠劉盆子傳見大黠宗室無蚩者注蚩擬也浸急

寇恂傳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溷殽馮異傳托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忸
忕馮異傳虜兵臨境忸忕小利注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挺緩
臧宮傳宜小挺緩注挺解也抵突臧宮傳內國憂其抵突注抵解也遺種
處竇融傳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滅絕
逡巡竇融傳竇融欲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廂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
日會見思鳴之無晨竇融傳注失日之雞復思一鳴也猥多馬援
傳賓客猥多迂久劉寬傳市酒迂久大醉而還注迂久猶良久也駘籍馮衍
傳風騰波湧更相駘籍注駘蹈也充斥郭伋傳盜賊充斥注充滿斥見也洮

汰陳元傳洮汰學者之累惑注洮汰猶洗濯也襍遝賈逵傳是以麟鳳百數嘉
瑞襍遝注襍遝多也占護東平憲王傳占護其妻子注占護猶守護也悼灼
東平憲王傳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鼎沸朱穆傳奮臂大呼天下鼎沸也好
醜張酺傳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注好醜謂善惡也壓迮陳忠傳共相壓迮注
迮迫也嫚藏崔駰傳注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婾存崔駰傳輔弼以婾
存兮注婾苟且也鬱伊崔瑗傳智士鬱伊于下注鬱伊不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
而誰語也寬挺傳樊傳賊得寬挺注挺解也淟涊張衡傳微淟涊而爲清注
楚詞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注曰淟涊垢濁也暗譪張衡傳臨舊鄉之暗譪注暗譪

遠貌也勃滃馬融傳黃塵勃滃闇若霧昏委命張奐傳小人不明得過州
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照其辛苦張奐傳足下仁篤照其辛苦首名
孔融傳章表署用輒聞首名注皆以石碑名爲首也寄物瓶中孔融傳譬如寄
物瓶中注說文曰瓶缶也字書瓶似缶而高十分居一荀彧傳公以十分居
一之衆注言與紹衆寡相懸也解對朱儁傳竊毋繒帛爲規解對注規被錄占對僞
爲備錢以解其事搜牢董卓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
撮衆袁紹傳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注廣雅曰撮持也嫗嫣趙壹傳嫗嫣名
勢注嫗嫣猶傴僂也隸名孔融傳孔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注說文云隸附著 從牧兒遨 劉盆子傳猶從牧兒遨

事望 第五倫傳有損事望注望物望也 謬征逮及 劉陶傳是以藿食之人謬征逮及 拘閡 虞翊傳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注閡與礙同 妙極道數 張衡傳子雲妙極道數 飄颻神舉 張衡傳絕世俗飄颻神衆

切郤 吳祐傳詔書前後切郤州郡注切急也郤退也 題拂 黨錮傳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解朦 張玄傳今日相見眞解朦矣 繩約 蔡玄傳就繩約而無悔心注繩約猶拘束也 差彊人意 吳漢傳吳公差彊人意 錯愕 寒朗傳錯愕不能對注錯愕猶倉卒也 辟左右 光武紀王常辟左右

兩漢雋言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凌迪知編宋林越作漢雋所采止於西漢迪知因仿越體例輯後漢故實與越書合爲一編改題今名自第一卷至十卷皆林氏之舊題曰前集十一卷至十六卷迪知所續者題曰後集采摭亦備然不自爲一書而補葺舊本擬立新名是則明人之結習矣

四史鴻裁四十卷

〔明〕穆文熙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朱朝聘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史鴻裁四十卷》提要

左傳序

六經之文尚矣余毛詩之外它弗能及顧獨有嗜於左氏傳夫左氏載陰陽星曆人事物理戰陣兵機夢卜休咎禮樂聲詩無不備具猶之周客之肆百貨充贏皆山海珍奇得其一即足以耀都市而賈殊貲焉然其書依經文編年之體

凡列國赴告之事鱗次綦集錯乎雜解每用一觀輒嗒然欲卧乃從其卧醒而復觀之卧而醒醒而卧醒卧相循積十餘歲凡五十餘觀內外二傳幾為穿絕是用徹有所窺遂易編年為世家體各擬議其上與古今論贊左氏者併集之掇錄為十二卷以示拱辰伯完二君二

君閲之鮮順曰治左氏之雜古有成説茲集千年一瞬列國在抵掌間是非曉然其詞豔可掇而刖也是宜與同好者公之於是長洲劉尹請而壽之梓焉梓成二君手其編復語余曰左氏何以為誣余曰不然倉公之案百疾咸備其校劑之效亦隨疾而備故人謂倉公能起

死人者蓋據其效而言之斯不為誣矣春秋凡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其中固自有奇奇者亦固自有應故於其應者如季友子蘭子輿𤜝鐸魯之獗宋之犢皆載之而其所不應者不載也人不知其不載者多而但取其載訾之曰左氏是何多奇也亦何奇而皆應也則左氏始

不能逃其誣於天下後世矣不然羶羊陳隼專車之骨執玉卑高之論後皆如之則聖賢誣人哉左氏誣聖賢哉二君曰嘻是足為左氏解嘲矣乃用綴其語以為序

萬曆十年八月中元日魏人穆文熙著

刻四史鴻裁序

吾友穆敬甫公蒐古今籍數十部行於世士大夫無不欲盡而欲得之頗其卷帙甚夥不便購取又容子行李爲難乃尤欲得其左國子史四鈔余志之而適有山右之役行部河東偶與巡道朱君議之君慨然曰此亦某之夙志也當與公共成之於是朱君捐俸若干余以贖鍰佐之不三月而四鈔告成頗稱善刻由是余以四史鴻裁名之而爲引其端曰是籍也豈惟有資於好古之士而於晉

地尤其所宜蓋左國所載半皆文公霸略而七雄中則韓魏趙分晉地爲從約之長至子長作史其世家列傳全臚其文豈非以其霸業雄長人物良盛爲上下數百年之冠與余初觀風之使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故茲特爲刊布敷化一方於以抒懷古之情存不朽之烈俾文獻足徵晉乘有在不亦可乎夫睹滇越志者則皆慕其翡翠明珠玻璃琥珀玉錦鱗蟾縹氍毹綠兜羅諸奇珍而方物難致坐謀何獲乃一旦舉而彙之筠籠之

内一力可行揮手可擢其為人之所欲得審矣故從此攜文之士不必恵子五車方朔萬卷而但有味於編即可弘長風流增益標勝其於弘瀚之献博綜之學思過半矣或有曰諸書以六經為正而四務者離堅合異比物屬事連

辭引類非縱横之餘乎余曰不然凡事固要諸理而必藉權以行之故理猶正兵也權猶奇兵也出入合變之機一而已矣故李弘度元徽四部而以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劉子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一皆主之六經蓋諸籍非六經不行而六經非諸籍不衍嵩崙九折滄海文流本同一貫而含經咏道之士誠不可不藉此以為羽翼矣務公又有文選句奇軌海撰玄属

完余閲之嘆曰先生苦心矣次第當傳海内也

萬曆庚寅新正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懐恕書

四史鴻裁序

直指劉公持斧按部河東既已觀風校士翔洽文教矣已乃出考功穆君所選書凡四函以示朝聘朝聘縱觀之則左丘明氏翼春秋之義而為之傳者與夫采録前世嘉言名譚而稱國語者已而乃劉向定著戰國諸策士縱橫長短之説最後則司馬子長自謂成一家言蒐之名山者也其左国〻策三書徹有所删定而史記則載其粹者十之三耳隱括既精提衡不爽聘受而卒業津〻有味乎其言之也請剞劂布馬直指公許之題其首曰四史鴻裁而属序於不佞聘竊唯周秦而降金門蘭臺之彥鶩精

抽毫以作者自命豈不纍〻起然而智匱於挈瓶調畢于折柳即有巧心藻思翩〻絶致是又諭於一曲而以之語體裁濫矣若四史諸編則取姿也多為體也弘或揚推古今或指陳利害或比物醜類或模象抒情或闡要眇之理或辨妍媸之形其呈色也烱乎若隋珠之按其振響也鏗然若朱絃之奏其沉思也若游魚之釣重淵其散藻也若朝華之發密苑辭非一致體有萬殊而總之藝林之大觀具矣夫鄧林之野嘉卉灌叢然工師搽引而入非杞梓楩楠無取焉四史者固學士之鄧林哉工師之功穆君有焉或曰今天下翕然慕古固已闚

閲其書矣是刻胡為者然舊刋俱各自為帙披閲為難若僅僅二十餘卷而左國之深沉世本之辯肆馬遷之雄慱㮣然星列則自茲刋始矣刋既成而不佞序其事如此　旹

萬曆己丑冬山西按察司僉事朱朝聘書

刻左氏引

穆君敬甫既纂史記節略余為之序乃復取左氏傳日考索之凡目力所及如姓氏地里事之領要詞之菁艷者輒用丹鉛紀綴分系列國各置評語其上又間采公羊穀梁二氏與諸家說左氏者語併置之久之為十二卷以示余余閲

之則亟嘆敬甫苦心焉夫經以紀事傳以解經事有繁細時有後先人氏糾雜都邑碁置故讀者猶理亂絲莫得其緒間有得者亦徒摹擬筆鋒以求一斑之似其於意義遠矣敬甫玆集自周襄以及列國分屬有定如鸛鵝魚麗聯絡不紊而評語精當如養由一矢復命繞朝

矒鞭屨足季札歴覯列國之樂皆藝智絶人卓然不爽自有唐啖助陸淳以下諸人皆鮮其儷焉其於左氏可謂精矣君所以精則由其大人禮部公云公自束髮嗜左氏至今近八袠毎對客輙沾沾然談之不置客無以應則父子談之而敬甫方為諸生及初登第時亦俱莫能應公令伏讀之十餘歳而茲集成焉其由来非一日矣公中間論說如謂三折肱為良醫乃高彊自謂溺人必哭乃吳王為蔑問之端管仲不薦鮑叔為知鮑子晏子不死莊公為淂處變之權趙盾迎公子雍為非策擊敗秦師為不義皆高出前代疋為論事之準而敬甫習

聞之公因成茲集固知司馬氏之史果淵源有自云余不佞亦日以左氏傳與公家之父子談故為序及之非溢語也敬甫又有國語八卷又以二集評語散置二全書更容比之為左氏二傳提評其功愈鉅将次第耿於世矣

萬暦十年壬午秋八月吉日東明石星序

四史鴻裁目録

左傳二十二卷

第一卷　四史鴻裁一

周　魯

第二卷　四史鴻裁二

魯

第三卷　四史鴻裁三

晉

第四卷　四史鴻裁四

晉

第五卷　四史鴻裁五

晉

第六卷　四史鴻裁六

晉

第七卷　四史鴻裁七

楚

第八卷　四史鴻裁八

楚

第九卷　四史鴻裁九

鄭

第十卷　四史鴻裁十

齊

第十一卷　四史鴻裁十一

秦　吳　衛

第十二卷　四史鴻裁十二

宋　陳　虢

虞　曹　邾

國語八卷

第一卷　四史鴻裁十三

周　魯

第二卷　四史鴻裁十四

魯

第三卷　四史鴻裁十五

齊　晉

第四卷　四史鴻裁十六

晉

第五卷　四史鴻裁十七

晉

第六卷　四史鴻裁十八

晉

明　魏時稷文熙　叙甫批輯
同邑　劉懷恕士行　校正
東郊　朱朝聘希尹　閱梓

周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祭，側界反。）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薀，紆粉反。）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

桓王不禮鄭伯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既，盡也。○既，共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鄭伯知王子頹之敗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鄔音烏。）遂入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叔，虢公。）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盍，胡臘反。）

襄王以狄伐鄭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援。）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邘音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糾收也…周德衰微兄弟道…）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

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王孫滿對楚子問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於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郤晉獻齊捷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

穆文熙曰單備既非命卿而代齊獻捷又非典禮至今齋爾尚有西周之象

諸氏曰委三吏以下酌擬得妥

舅偃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告伐事而不獻因停禁）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獻捷謂齊之）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從子用反）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朱子曰左氏是箇識利害的人如天地之中一段極粹卻使說向禍福去了

穆文熙曰此與孟獻子論郤錡之意同皆斷之以理者也

呉氏曰敬之一言乃千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劉康公知成肅公不終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之傳

穆文熙曰劉懼庸淺之人多犯此病性佐取敗而不自知溫季其可為鑑戒

單襄公知溫季之亡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郤至溫季）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王叔奔晉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王叔）不入、遂處之、（處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叔也○狡古卯反說音悅）

其言直而有理所以能屈王叔

王叔與伯輿訟焉、（直曲）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以言其盟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從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官臣皆受賂）吾能

子頹作亂惠王適鄭叔帶作亂襄王處氾所謂辟難也

無箳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王入於成周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

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效授也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王東遷郟鄏郟户圭反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音以綏定王家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至於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

[illegible]

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贊佐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謂景王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

汪道昆曰[illegible]

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終傳王室亂遠于萬反

敬王請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

林文烈曰數王畏王子朝之黨請城成周比既城而周之威福日下凌奪以至於亡乃知衰世之上不能自樹而徒欲倚形勢以自固者不得其為計之左矣

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 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 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 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 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下之徒、 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蝥賊喻災害、蝥亡侯反 其委諸伯

四史鴻裁左傳一卷 九 周

孫氏曰戍周不如城之為計利後事宜與知為詐也從令無害焉懷功乃其實心為王室幾務文熙曰接諸侯城周三旬而畢視見當時猶有尊周之意人或謂萇弘主城周之議違天致殺不知弘不幸事劉文公與范吉射乃為趙鞅所討周人殺之非其罪矣

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召也、 君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歎、戍而城 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衰初危反 於是焉在、在周所命

魯

臧僖伯諫觀魚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大事祀與戎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昭文章、車服旌旗、 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 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

四史鴻裁左傳一卷 十 周

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言取此以實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 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 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 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韓氏曰隱公不能納僖伯之諫而卒乃為之加葬一等與鄭公之喜而不誅明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宣矣

魯人長滕侯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薛、魯國 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 薛庶姓也、庶姓非周之同姓、 我不可以後之、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二句當為君主辭

穀梁子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顏餘曰據精諸侯不再娶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以聲子聲子得為夫人也非夫人則桓安得為嫡子惠公之欲與桓邪心也隱公不當成父之邪而攝其惡 殺父熙曰子臧哀伯直言致諫若乃以禮諫君之非而公竟不從遂以立桓其父命且父命又攝君位以虞其殺身乃生宜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姓)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任音壬)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弒隱公自立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音兔)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社圃園名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寪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被弒隱慫立故衆禮不成)

臧孫達諫取郜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珽他頂反)帶裳幅舄(帶革帶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紞多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鞞補頂反鞛布孔反)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鞶步干反)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形若斧黻兩己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假)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旗動皆有鳴聲○鍚音揚)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汪道昆曰議論儼正清廟以下章法

穆文熙曰保[illegible]以郜鼎賂公[illegible]桓公[illegible]之乱不若其[illegible]臧孫[illegible]之滅德立違[illegible]寵賂章[illegible]寘於廟中周公魯公其謂之何悖逆若此宜有彭生之禍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名有

子同命名之義

五以下章法

孫鑛曰命名甚悉具見亦以見古人重諱之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楊文照曰桓公使妻如齊犯男女相瀆之禮及其見道于人而論之致殺何疑斗猶桓公之罪若桓公念獻之行則不足責矣

魯桓公見殺於齊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為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拉力答反）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

孫鑛曰一節照應一節句句與前案出若鐵一吹以出劌調仍歸本格所以為佳

曹劌論兵勢

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北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音閒）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

楊文照曰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至於善敗者又以詐謀取勝于此其言蓋深有戒於曹劌也余謂兵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胡氏之論其亦宋襄之仁歟長勺之戰劌功可少乎哉

汪道昆曰丹品章物云

御孫諫刻桷用幣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御孫諫曰，

句法字法

楊文熙曰莊公不能復父之仇又娶其女以公之不宗宗廟諸不恭下以丹楹刻桷桓宮楹桷言禮官所以不能正公之不予也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劉魚呂反)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季友鴆叔牙慶父賊殺子般

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黨音掌)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閟音秘)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言戲之、○犖音洛)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叔牙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鄉許亮反、鍼其廉反)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

僖叔即叔牙

呂東萊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

閔公以八歲之不能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共音恭)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湫來省難、(仲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共仲弒閔公齊人殺哀姜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公為傅奪之、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公子魚奚斯)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奔)閔公、哀姜之娣、叔

殷文熙曰大抵鴆叔牙者非竊慶父之二君以存魯之社稷不知古太臣之力焉以加此後人但於季子遂君僭亂解季友之功不及之致指而曰之系以其不誅於春秋細及之義又云叔牙無罪狀特以保謀立慶父見殺故可立後慶父弒君有罪何可與

叔牙欲立乎成季於是爲失刑矣又云哀姜通於慶父與謀殺君罪不容誅魯不能殺齊公爲取而殺之雖斷若此乃稱伯哉或乃謂婦人罪已逐人不宜殺誤矣汪氏曰瓞孫 穆文熙曰魯之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成季亦有文在手曰友是何曾之奇也

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孫音遜）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

成季始生之異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大有六五變而爲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爲名）

孫應鰲曰十九字即長牘不過

穆文熙曰救荒五事不違人情果能行之自當有效證爲俗之古今皆爲紀例

文仲備荒之策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尪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尪烏黃反）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魯人伐邾敗績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汪道昆曰辭令神品

展喜入齊犒師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師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穆文熙曰既以大義感之而又以盟職歆之人未有不從之者可謂有詞矣

周內史論文伯有後于魯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

穆文熙曰慶父弒君而其後文伯乃為入賢良後於魯天道殆不可知哉

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食音嗣。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方面。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穀生獻子，獻子生莊子。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臧文仲躋僖公

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不窋，后稷子。窋，知律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

穆文熙曰仲尼獨貴文仲者何以其稱政也柄政而有此不仁不知故事動而

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從時君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三不知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牙孫。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穀、難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句，古侯反；鼆，莫幸反。

齊侯侵魯季文子知齊侯之不終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不能討己。此年夏，曹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

禮、〔放伐也、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

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

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

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

八年春秋 商人傳

莒太子來奔季文子出諸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見而文子求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季文子論汶陽之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簡猶諫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臧宣叔論晉衛先後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荀庚林父之子、尋赤棘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

此只為三思淩行若乎 穆文熙曰春秋以[illegible]大小故衞雖侯爵猶為小國此乃伯國之風[illegible]

穆文熙曰衆仲通於敬嬴弒太子惡而立宣公罪不容誅文子皆而不治既乃悔之欲逐其子歸父晚矣

宣叔之論可謂正大

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衞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人位)。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敵以盟主故先晉)。

公孫歸父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晉還季孫行父出公孫僑如

穆文熙曰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乃借力於郤氏而比之於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

欒范緣郤氏與欒范正不而立故以此中之小人之計亦狡矣哉

又云子叔伯持論既正又不必詐也是以欒范心服終歸季氏而出僑如也

又云郤氏之欲止行父益有中於欒范之言而欒范之出行父則此言似又有力焉小人中人君子也中禍之成非不成原有合哉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之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穆叔如晉論樂

孫鑛曰叔孫物自處與所以教人一一不可謂度矣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舍音捨）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詩取其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為咨詢度諏謀）

向戌責孟獻子美室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言傳）

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間去聲

叔孫乞晉師伐齊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與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代許自及息）不然不敢

穆文熙曰時獻子將中軍宣子佐之責任所求詳明詩歌鳴然見以此大啟獻子不違其知恤隣之義也哉

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武仲戒武子銘功

汪道昆曰臧論只品天子令德以下章法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

穆文熙曰武子借人見患即為好大喜功之圖可謂過矣武仲之論既合典禮又洞禍機其知可以觀矣

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邾庶其以漆呂丘來奔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邾水之田）邾庶其以漆呂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

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

豈可同室而能止盜夫 武仲使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賊孔不足以為國矣

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
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
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
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
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
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 洒西禮反)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

穆文熙曰武仲所言深得自反之法又黑合孔子苟季康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至於為邾奔齊則身自為盜難為之說矣

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
又可禁乎

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也 悼子紇也)
(紇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如爾)乃止(上不立紇)訪於臧
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為上賓)既獻(獻酒已)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樽酒)

孫叔鰲曰閔子馬論甚是然臧孫此說當別不是

(既獻新樽之禮畢而通行為旅)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酬獻)
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
(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
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
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在父所置無常)
(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
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
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
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秩之弟)

御騶掌馬之名

(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
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憎臧孫)公
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
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為有力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
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發鉏之欲擇才故以此荅云)
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

穆文熙曰武仲以知名乃為人任廢立之事則經書其出奔邾不為也宜哉 哀痛何益故曰明有所不

見聽有所不聞武仲之謂乎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譬臧氏）季孫不言。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東南城門）

魯以犯門斬關盟臧孫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繼室以其姪（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姨穆姜母之妹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遂男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宗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非敢為亂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防臧邑請後故子以為要君）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故廢長立少季孫所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子惡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為亂納蔡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于要君想其人量揣論有餘而中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知士然乎哉

汪道昆曰盟首字法對曰以下章法

臧武仲不受齊田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言行當念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四史鴻裁左傳一卷終

魯

叔孫豹論不朽

汪氏曰議論妙品宣子曰以下章法

孫淮海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又延德與功以先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光世祿平當有斬輕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晉主夏盟為范氏、(晉為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穆文熙曰穆叔論三不朽其當蓋以文仲為言蓋采必然文仲雖賢孔子嘗以為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不仁不知能不朽乎然遠有周公近有孔子何乃置之而不數也

穆叔相公如楚

公及宋公、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在楚)伯有廷(音旺)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宗)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鵞音加)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穆叔論趙文子孟孝伯

穆文熙曰語偷占死者[illegible]

人之有言本於心故必心神內固而後立論久遠若二子狃於目前為苟且偷安之語此其精神耗散所存者形耳其可能久乎穆叔既料文子又釋孟孝伯皆如其言默有神鑒哉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趙文子時年四十七八)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子有君子之德、今可先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晉人執季孫意如）

季武子立昭公

倪文煕曰叔孫穆叔以論昭公君為切當季孫不聽自以為是之罪被執于晉拘季孫食同詐則自有歸矣事且就況立君乎

公薨於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秋九月癸巳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諡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以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比必利反）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楼文煕曰魯季孫未退而即伐莒取鄆莒人是愬法宜戮其使然樂桓子欲以求貨代請而叔孫執不行貨彌縫受戮反戮體上之與大著矣衛則禍福之衛伏真不可知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䣄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梁其踁叔孫家臣○踁户定反）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illegible]）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衛）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乃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

孫月峯曰豹及使者裂帛而與之以不行賄豹子始初晉之以求貨本亦不與然世德也

（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難乃旦反下同）圖國忘死貞也（謂不辯）（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義并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汙勞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

汪道昆曰議論辭令皆工

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靖安也賢能則從附）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其賢（賢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

叔弓聘晉有禮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使卿勞之○勞力報反）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為己之榮祿）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

汪道昆曰敘事具品

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林後己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叔孫豹豎牛之變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也）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之而哭）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豭音升）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僂力主反、傴紆甫反）深目而豭喙、（喙口象豬。豭音加）○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號胡到反）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

徐文無曰叔孫淫遇婦人之事甚奇及其生子貌牛與其夢相符又奇然牛竟敗亂叔孫氏身死于牛其於夢兆亦已中牛乃勝者又何其大舛也夢兆之事其可以觀矣

（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饋餽子飯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至、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奉芳勇反）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必吉未）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蕕、（丘蕕地名。○蕕音由）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強其丈反）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未際、與諸大夫接也。大夫相接見。○為于偽反、又如字）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具饗禮）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之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環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見仲而何如。○見賢遍反、下同）叔孫曰、何為、（牛惟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

又云豎牛之說在春秋中猶皆無忌憚卻兇之事可以叙之於書其妄也異矣

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杜洩力不能去、故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絕糧三日）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婼敕畧反）

又云豎牛之好豎天生之以禍叔孫氏非人力也

叔孫昭子殺豎牛

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與音預）

扈起於反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射，食亦反）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塞，悉代反）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歸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叔侯論魯君不知禮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難，乃旦反，下並同）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民與君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思，息嗣反，一如字）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

鑑文熙曰禮與儀別……則賢行政而昭公乃言於之禮威儀容止全未崇本至於侯之更此其為禮乎明論與當人委於於是之論始有類此又云汝侯論禮可謂精微竟亦有成於晉之失政三卿驕僭魯微不違焉有所諷諫矣

儀以亟、（言以習儀為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莒人愬魯君於晉

莒人愬于晉、（愬魯）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乃歸公。

鑑子曰不執不惰請歸而以師討之敢謂諸侯直伴盟主之體

季孫辭晉人加籩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鄆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戾，罪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注道昆曰能品

鑑文熙曰非禮之貺自當力辭人自不敢以輕易伴之所謂辭而能高下而能上委任其能辭矣

季孫以成與晉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杞田，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

注道昆曰似論能品

鑑文熙曰晉……

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疑我不忠）將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代杞取之○間）吾與子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柞音昨、又子洛反）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

懿子敬叔學禮於仲尼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此為己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厲公之兄、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僂力主反、傴紆甫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鬻餬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今其將在孔丘乎（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邾人莒人愬魯于晉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邾莒無故、愬晉人）（讒慝信之所謂）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

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僨方問反）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

晉人歸季孫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

穆文熙曰、季孫始而見罪、不欲私歸、何其雅也。乃未幾而為叔魚所惑、遂損而先歸、人何懦也。夫晉人非可以其合約會盟之則、其命何以為名。必不然矣。季孫其所為貴乎。

西河謂遂而。四之也、故季孫懿而去之。

此段前載在鄆人謂晉之前、務歡公齊歸季孫之後、故縣綴而置也。

丘道花口叙事議論具品。

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卿尊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坐叔虎與欒氏黨、幷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孫宿、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河近魯）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南蒯叛季氏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南蒯謂子仲、（子仲、魯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家財也）子更其位、（更代）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帶之子、亦叔孫之後）且告之故。（告以不禮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慭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南蒯枚筮之。（枚不指其事汎）

蘇氏曰、貧賤之夫所望不過一金、得之則喜、得十金則狂喜而長志。夫以南蒯而遇之、至之兆安得不狂喜而叛哉。

卜、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即孟椒也、孟獻子之庶孫也）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圃以植蔬菜、不宜生杞、喻南蒯不宜為亂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美稱也）去我者鄙乎。（鄙陋賤也、去謂不從也）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春、叔弓（叔弓曾孫叔老之子）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設若諸侯皆若我見費人執之、則費人無所依而入於南氏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司徒老祁、慮癸、（司徒老祁慮癸皆南蒯家臣、老祁字也、慮姓癸字也）因朝衆、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

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汪道昆曰援論具品荒昔以下章法

郯子論官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黄帝之子)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黄帝軒轅氏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鷩必滅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

孫應鰲曰學無常師仲尼且然天下失官學在四夷感作深矣孔子欲居九夷而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於此印證更見作世之心

(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叔孫不屈於晉

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伯○去起呂反)士彌牟謂韓宣子(士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乃弗與(是為諸侯皆得輒相執)

叔孫不納貨於宣子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冠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

叔孫不行貨甚高一大不生與人必殺而與食之不亦過乎

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以不當去而有所毀壞）

穆文熙曰果如此謠則乾侯之出非在鸜鵒而昭公可因之以借口乎氏亦可以無尤矣此必後人感於乾侯之事行而為謠如〻百篇之遺意乎

鸜鵒來巢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己音紀一音祀）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鸜鵒）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跦張于反又張留反跳直彫反）徵褰與襦（褰袴）

汪道昆曰叙事具品

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稠直留反喪息浪反）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穆文熙曰平子致公若之怨特緣不明猶為可恕而關雞求勝拘執臧老特氣凌人人何以堪生於侍祭之舞而舞者其於季氏則無君甚矣雖不來聯公之伐乎

季平子歛衆怨

初季公鳥（平子意如之庶叔）娶妻于齊鮑文子曰季姒生季甲（季姒所出○公鳥之子）公鳥死季公若（平子叔父○公鳥之弟亦平子叔父）與公思展族（季氏）家臣申夜姑（夜音亦）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饔人名）而懼（懼公若發其淫）乃使其妾抶之（箠）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抶音叱非也秦遄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誣其叔欲使已非禮）又訴於公甫（平子弟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夜姑家臣而罪在重故獨欲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要主）平子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公若）季郈之雞鬭（以郈昭伯與季氏為鄰故鬭雞○郈昭伯魯大夫）季氏介其雞（平子以甲衛其羽）郈氏為之金距（以金飾距使破其甲）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自益且責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郈氏）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拘臧氏老（以上言平子得罪於臧氏）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昭公將禘其襄公廟）其衆萬於季氏（餘衆俱萬舞於季氏家廟）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魯大夫）

昭公謀去季氏不勝次於陽州

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刺○令○柤則加反）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逆）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

鮌伯之言有三不可爲而設人以君使侍尤為明著

穆文熙曰子

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含音拾)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與音預)叔孫昭子如闞(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惡也日入姦人所起欲君助季氏不可知)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

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箭筩蓋)遂逐之(逐公徒)孟氏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

叔孫婼卒

江道民山敘

叔孫婼自闞歸見季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婼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羈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欲敗之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叔孫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叔孫婼歸安衆)請叔孫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叔孫婼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叔孫恥為平子所欺乃齊戒居正寢祈死而果自卒也)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欲共公乘單馬歸魯其從者不欲而執展也)

諸侯謀納公不果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魯鄟音專)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樂祁犂與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生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此言天休公徒之怒)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此言天啓叔孫氏之心)天之道也(此以上言天救季氏)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

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謂有十年之備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復命晉君

季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衛靈公以乘馬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馬塹死公欲作櫝埋之子家羈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雖不為棺猶以幃裹而葬禮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此言公之愚

汪道昆曰辭令觚品我受其其典發的法

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不容於魯外不容於齊晉臣子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范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已保平子無害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子練冠麻衣跣行皆偽示若以不得事君憂戚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魯君若以已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察此言有無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魯君若以季氏先臣有功之故下赦季氏死此言其枝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羈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晉必逐季孫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夫人指季平子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此誓辭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祭君襄公廟子家羈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孫文熙曰晰公不聽子家羈而聽衆必欲借晉以逐季氏觀乃輕易自歸於荀躒掩耳而走可恐可笑之態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刻為虎形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羈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汪道昆曰議論觚品

史墨論季氏出君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

穆文熙曰史墨說引以明季氏常強又言人君當慎名器蓋名器既慎則政柄不移上可制下可抑強臣攬事專權之理固如此耳

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嘗貳妃音配。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言惟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震如字、一音身聞音問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費音秘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汪道昆曰議論敘事具見去立君以下皆法句法

子家不見叔孫

穆文熙曰子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家子事皆諮問子。亟去聲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謂成子未為卿。見音現。從才用反、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成子名叔孫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宋音佞、又去聲。隤音頹

家氏羈雖見逐使知其不言而昭公不眾比君羈而不見叔孫不受季孫從政之衎而二氏亦不得始終一節卻皆然不欲此其人益在遂慶子之之列令千載而下其根真也

定公即位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故定公六日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闞、地名、魯群公墓所在。役如闞謂葬于此也將溝焉。溝、別也。昭公之墓將以溝別之、不與先公同兆域榮駕鵝曰、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謂信加惡謚以自明不臣之迹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雖不為溝、猶葬公於先君墓道外、故孔子執政時、為溝於公墓外、使與先君合、明臣無貶君之義

又云曰旌曰信二語最犀足折乎子不臣之心然終墓昭公于墓道南其於旌信何悖哉

以下通作斷[illegible]乃傳之變

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為于僞反下同)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縶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矣唯)

(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也○難乃旦反)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不謂書其人名○徼古堯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寘之豉反)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善者也○數所主反)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稱尺證反)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陽虎盜竊寶玉大弓以叛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三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仲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

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咋暫也)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徵召也)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

按文熙曰、諸圉之訂、陽虎前驅、陽越為殿、季孫存其中、萬無可脫之理、而卒

有自門閭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言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嘻，懼聲）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illegible]讙音歡）

鮑文勸齊侯執陽虎

六月伐陽關（陽關，陽虎邑）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鮑文子，施氏，齊大夫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晉大國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容於齊）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

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鍥古結反）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公會齊侯於夾谷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君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

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明神將以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茲無還，魯大夫。○還音旋）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不野合（嘉樂，鐘磬也。○犧許宜反，又息河反）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駟赤以事齊左侯犯終敗

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

侯犯以郈叛

初，叔孫成子(即不敢武叔父)欲立武叔，(即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族)成子立之而卒。(不聽公若藐之諫而立武叔)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武叔家臣使射公若藐)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定已之位)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武叔養馬之人)曰：吾以劍過朝，(郈邑之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吾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以不能討武叔殺公若之命故疑而叛)叔孫州仇、孟懿子何忌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郈氏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取王風懷哉懷哉之義)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謂兩無所屬)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言犯以郈易齊別邑)齊人將遷郈民。(將遷移郈民以齊人實之也)眾兇懼。駟赤謂

校文熙曰余說駟赤之策既左侯犯又左郈人又左齊人乃策士之尤者而其義又王何為郈氏作工師乎

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與其守郈以死不若易邑於齊得紓禍何必守郈)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舍置也)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使人遍走而呼)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納魯人。(納魯圍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叔孫武叔聘于齊。(謝歸汶陽田并致郈)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

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魯也)

墮三都(三都郈費成也郈叔孫氏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也)

自三家專政，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及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孔子由司空進位司寇，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道行於季氏聽從不違逆也)季孫患家臣之叛，問於孔子。孔子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遂墮三都。(墮音隳)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

孫文融曰、人知孔子墮郈、為郈三家之故、不知三家之制於陪臣、自求免害、故孔子方得因其機而請墮之、今之郈宰而費人攻公、成終不受墮、則聖人之舉事亦甚難也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不狃費邑宰、叔孫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人襲魯公與三子、孟孫叔孫季孫也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子貢論執玉高卑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朝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替他計反

孫文融曰、吳此時爭長中原、侈太已甚、其以百牢徵魯、乃其實驕方熾、景伯之言宜其難入耳、皆執禮往情

子服景伯論吳將亡

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

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棄於內疾來伐擊我乃與之、

汪道昆曰、辭令具品、魯牢晉大夫句法字法

孔子不對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問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孫文融曰、為國者往往受用不足、征斂無已、此皆不度於禮之故也、從惟季孫、我仲尼之言可為萬世足國之法、惟宗亦然、在人人均當知之

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冒亡北反、又如字、厭平聲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

子貢不尋吳盟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言以結之、結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

四史鴻裁左傳二卷終

四史鴻裁三卷　左傳三卷

明魏博穆文熈敬甫
同邑劉懐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閲梓

晉

汪道昆曰緒論具品故天子以下章法

師服知桓叔之亂桓叔鄭成師封曲沃子莊伯孫武公仇為文侯子昭侯及孝侯哀侯皆為莊伯武公所殺

穆文熈曰穆侯命大子曰仇命其弟曰成師意有所偏故桓叔以曲沃強盛而武公滅晉自代比皆穆侯始謀之不臧所致也然身傳而至獻公長植其之孩偏而盡殺之其亦自有所激也乎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意取於戰相仇怨桓叔也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蒲與二屈以下章法疹戎心句法

穆文熈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謀猶借

獻公娶驪姬獻公武公子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屈求

三丞為之益主不由己判可伏中貫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閒語入有優施通於姬其人俱下共謀愈深何其謀之忽乎

勿反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俱[illegible]傷晉室）

汪道昆曰以滅耿滅霍三句見以美始賞先句法大子以下機論絕品

獻公為太子城曲沃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祖父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

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

汪道昆曰士蔿之論能忠於太子乎豈太子忠亦仰告之而不從乎

獻公使太子帥師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也）里克諫曰。

呂氏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將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而克乃曰吾其中立乎夫兩可之下人不塞足克守前衍而應後數定其數也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里克晉大夫冢大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專命是君失其官也為帥而稟命是又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汪道昆曰狐突以下章法句法字法俱是妙品

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

穆文熙曰諸帥之見當以子養為尚

四者致亂之本自古皆然而人鮮有悟之者蓋其情有所溺矣

汪道昆曰敘事妙品公命之地以下章法句法漬字法

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莫江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凉）。雖欲勉之，狄可盡乎（狄雖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服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太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曰盡敵而反（曰公辭。盡子忍反，下盡敵同）。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狂夫猶知有疑。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

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音審）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今身為孝，戰為安民）。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驪姬譖殺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猶（直救反。渝羊朱反。羭同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不樂為由我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中大夫附二五等

穆文熙曰申生被讒既不能辯又不能去止有一死而已獨不曰死而成親之過尤有大不樂者乎此所以為申生之孝也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奇評子孫君父之命句法

穆文熙曰士蔿之言可謂極熟公何與二言以詰之相其精采之更求自知之特其述於悠而不能自禁耳哉

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尨茸亂貌）。

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讎，堅之則為國讐。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莫江反。又音蒙。）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難乃旦反。袪起魚反。）

荀息死奚齊卓子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小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有此詩之義。）

秦伯納夷吾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鬭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惠公殺里克

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

克之狀矣乎卓乎未為不見而遂公亦不得不救之此佳事之所以為難而雅氏之所以亦嫉也悲矣

胡氏曰若忠公以狀矣及卓雅乎見必再拜而彪不復有書矣乃曰又為國寡人是從之不以其罪也

穆文熙曰夷吾忠克行狀自宜取敗宜

申生請罰夷吾

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共音恭）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忠克多忠、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因申生之請而後天罰之乎且當果可請白當頭語也誤哉

穆文熙曰申生克之死皆為無罪若平鄭之計誘丕豹以誅入自取當誠其殺也宜矣

晉殺平鄭及七輿大夫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若重問以召之。（問聘問之幣。○稱尺證反）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泠至秦大夫。○泠力丁反）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平豹奔秦。（平豹平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平）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平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也）

秦輸粟於晉

汪道昆曰饑倘係品天災以下句法

穆文熙曰百里所見甚大秦伯能從所以成伯而益見惠公之有罪也

朱氏曰秦百里奚之言實深厚計利害之心真賢臣也

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泛舟之役。

穆文熙曰虢射皮毛之喻足以亂聽曾不思不可長與而得失猶可以相償乎惠公不察而遂聽之君臣俱失宜其有秦禍也

晉拒秦糴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傅音附）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此見晉侯罪狀秦人伐之

秦伯伐晉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且曰、盡納群公子。（群公子晉武獻之族、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詛側據反）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有名）汪道昆曰、叙事處皆令、晉饑以下句法

賂中大夫、（大夫丕鄭也、內）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略也）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秦伯獲晉君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狎也、一夫尚不可狎侮、況我有國、可以其狎侮而不敢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得囚為幸、必敗）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

穆文熙曰、使鄭在君父之前、當危迫之際、出言者此

敗況何況又誤人以失秦伯、反獲晉侯、則罪益大矣

濘、泥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濘、乃定反）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號、戶刀反）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輅、五嫁反）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髮下垂也。拔、草舍止。○拔、蒲末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令將以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於冉反）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以恥辱自殺。○免音問。衰、七雷反。經、大結反）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君將以晉侯入、則夫人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拔舍反首）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縶、張立反）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

汪道昆曰、議論神而出、因其資以下章法、我怠秦奮句法、輅秦伯字法、且晉人慼憂以下章法

秦伯數語、與王者無異、然晉侯背德、則實有可殺之罪

汪道昆曰妙品數轉辭以下句法蓋法

成惡（扶抵音）。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太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呂甥以君命感動國人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樓文熙曰呂甥述小人之言征繕立國皆有餘不盡

陰飴甥說秦伯復還惠公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服貳、可書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十一月、晉侯歸、

之威而君子則為晉引過於動秦伯不畏之心說詳之言無以踰此矣

子圉逃歸於晉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質音至）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汪道昆曰敘事簡令嚴正

懷公殺狐突

晉惠公卒、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辟婢亦反）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傳）

按文熙曰惠公作罪不于子鄭虔所有罪狀懷公之狀狀矣據為熟謂忘世乎之賢者骨肉之業宜其敗禍之尤速也

重耳徧歷諸國

汪氏曰：敘事流出，倍有韻。之妾曰以下，字法其殘及句法。

姜氏可謂有丈夫之志而助成文公之伯者，與他女子婉孌挾詞遠別離者相去何翅萬矣。

孫文融曰：僖負羈之妻能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祿，猶俸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鯈，直由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音合）。

觀公子其賢，子曹衛之屬遠矣，實璧非禮也，示民也。

相從五人，此止言三士，指其所最賢者耳。

孫文融曰：文公之志雖大，而其言不免取忌，使子玉之說得行，其能復有其哉。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以為相，遂傳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以與君周旋（周旋，相追逐也。櫜，古刀反；鞬，九言反）。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晉侯，惠公），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

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者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盥器也。揮湔也。○匜以支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衰初危反）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義取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重耳返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繮。羈紀宜反。馬絡頭也。紲息列反。繫也）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言與舅氏同心。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於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臼衰晉邑名）

文公誅呂甥郤芮

汪道昆曰辞令妙品蒲城之役以下章法句法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

中宿二宿也

孫文熙曰寺人披反覆從人誠無足道然村說小合人危言小嗇人自不待不從之亦可謂閹人之雄者矣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袪起魚反）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汪氏曰能品公辭句法

文公不罪竊藏之豎

孫文熙曰頭須之事猶如韓詩所云則罪不容誅如本傳所稱則功不可泯矣其人亦寺人披之流也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衆）

趙姬請逆盾於狄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若為才子筆法靜力照迴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

有及并已為人情所相而子下其子身下其母乃令洩倰之風此能識見哉姬之賢不在并幃列矣

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

汪茛昆曰識論神品獻公子以下章法句法下義其罪生法 穆文熙曰介之推口不言功遂身終隱足以消人望報之心矣文

文公封介之推以綿上之田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懟，直類反。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有地名綿上

公始亡而終倫綿上為田志過旌善待之亦可謂有禮 呂氏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子爭肯爭功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而介之推獨辯然於紛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當嘆息不能已也雖然是非無兩立之理

文公納王請隧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王，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今既答文公之溫賞又答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汪湔昆曰叙事能品周札王章北誰非句法 穆文熙曰文公此一舉使足稱伯惜哉其猶遜矣

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於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遷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欑，才官反。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蒼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

汪氏曰序事能品得要矣句法

文公伐原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

大夫（毛、狐之子、溱、狐）

趙衰薦郤縠欒枝子犯教文公伯畧

（穆文熙曰、人知為將之道在武、而不知所貴在文。文武並用、乃得行師之要。故曰文武上材、為郤為文子之論將之矣）

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汪道昆曰、妙品。子犯曰以下、章法句法）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明指城濮戰年）

（□卿□自不傷信以求多、而明定其貴賤也）

文公伐曹殺顛頡以狥於師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

（汪道昆曰、叙事如畫。入曹以下事亦勞）

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兇、凶勇反）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軒、大夫車）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距躍三百、曲踴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踴、跳踴也）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

晉楚城濮之戰（時楚伐宋、宋人告急、故晉人救之）

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越椒也、鬭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猶塞也。讒慝若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穆文熙曰、楚子知晉、厚遇之、今復有此語、則晉楚可謂有見。乃城濮之戰竟因子玉激成之、德不償怨、惜哉）

文閒甚妙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宛（於元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言許為諸侯所怨）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須勝負決定計）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

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退三舍為報）以背惠食言

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氣盈飽）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

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

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酅戶圭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

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

（每士回反）

責子玉許亢叔也釋宋也楚之讎也而晉滅之則曲矣

發又然曰子犯解夢甚非全無非作其佳氣使之一戰而已乃夢但如此解自然不言退人不至衰氣矣

江遠見曰詞令妙品隨興之戰以下章法句法備目句法

又云子玉驕豪大其(?)

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

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

（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

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音古）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天，故得天）子玉使鬬勃請戰

（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

目焉（寓，寄也，與寄目預）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

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

靷鞅靽（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許見反，靷以刃反，鞅於丈反，靽音半）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且與曳柴亦見是也）己巳晉師

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陳蔡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卻）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

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

大國之名戰易求已晉下為負恐矣

孫應鰲曰欄子玉之料點甚者得不敗但楚子既命無役晉師而子玉不忍私憤因失與戰以躁者而不能制一殽臣此日狀晉先軫之所以知其必敗也晉又無曰退衆偽遁所以誘之積實乘攻所謂出奇

晉師濟於兵法失律不勝楚令

呂東萊氏曰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以驕楚其譎計如此君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

汪道昆曰序事具六風采澤字法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谷也）。還至衡雍，作王宮於踐土（襄王注勞晉侯，故作王宮）。

文公誅三罪而民服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晉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旃章然反）。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為奸軍令。○瞞莫干反，奸音干），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茷扶廢反，蔿于反）。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朱氏曰顛頡殺會內罪而頭須獨無猶之能刑可乎

鍾文烝曰侯獳貨史復曹鍾近於詐然所言頗根合道人自不害不可沒矣

汪道昆曰撮論能而得直史家法程公以下章法

文公復曹伯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解，佳賣反）。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曹叔振鐸始封之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孫應鰲曰惟賢是取不拘於世此用人之準

孫文融曰拈公用管仲文公用冀缺舍讎而取腹心乃古今人情所難所以為五伯之雄

汪道昆曰能出君取節室法句法

文公用冀缺為卿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饁，餉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可取其善節）。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且子徐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陽處父詐退楚師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泜音雉）。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紓音舒）。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

秋文煕曰子上據山作而退然完師而歸楚人殺之過矣

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甯嬴論陽子一章可為剛愎者之戒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秋文煕曰宣子之賢本非姑射所及但處父奪其中軍以與之啟人有宗於趙氏之議宣子其不幸而為處父之知哉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君漏言

陽處父易中軍趙宣子始為政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舍音捨）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理）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契券也）治舊洿（治理洿濊）本秩禮（貫其本不失其）續常職（修廢官）出滯

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以此告射姑射姑怒出刺處父於朝而走

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賈季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射姑已為中軍帥因陽處父之言而易之）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續鞫居狐氏族食邑於續）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中軍之非其人乃國之大故處父身為大傅亦分所當言其見殺者君漏言也）而左氏以為侵官失其義矣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聽

趙孟使士會先蔑迎公子雍於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楊文煕曰襄公已立靈公

為太子何待更迎公子雍為謀已外所以不行至於五索公而敗秦師危宣子之大節也

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抒直呂反又時呂反）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樂音洛）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賤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為

孫應鰲曰是舉也真卑不當立則不宜聽趙孟以畏偪如其當立則不必為難子之宋所謂大臣以道大事而能斷者也卒之令狐之役既以背秦又遂先蔑

呂東萊曰以亂國宣子熱冑賊名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有以也夫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穆文熙曰史駢不報賈氏之怨可謂有君子之風播心之德此亦自洒然

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

史駢不報賈季之怨

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帑湯蕩反）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怨）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子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從賈季家欲以除怨已是益仇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扞户旦反竟音境）

汪道昆曰敘事能而先君秦此子以下重法我爰交秦以下可法

秦送公子雍於晉趙宣子擊敗秦師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心無所忘）今君雖終。言猶

穆文熙曰趙宣子此舉不義甚矣事已至此但宜委曲以救不得已之情則秦人未必戰陳兵未必何得名其為寇清師伺晝而乎此詩乱若此乎此有所以肯定之禍也又云荀林父先見者此而先蔑帑賈盡新君不聞

在耳。（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蓐音辱）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義取詢于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如此何用）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三年

趙鼎曰先蔑奔秦所以士會從之而不與言

冬日夏日

賈季論趙衰趙盾之賢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代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郤缺勸宣子歸衛侵地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穆文熙曰此論深得情理之旨宣子執之他日返歸衛田宜其能主盟於諸侯也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 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 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 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 樂音洛)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四史鴻裁左傳三卷終

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汪道昆曰敘事妙品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欒枝子) 胥甲佐之、(胥臣子) 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士會奔秦在七年)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輕遣欲)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求勝)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

此會史駢其知相當，胥甲、趙穿肉食之夫，不足數矣。

見也（愁，魚覲反。方言云：愁，偽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辭放失常節）。使去辭，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遁，薄也。薄，蒲莫反）。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

傳 秦師夜遁

迂道昆曰：叙事能品。

晉人復還士會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卿，賈季奔狄。難，乃旦反）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能外事，且由舊勳（有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偽使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取），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

林文熙曰：晉招士會，不計其為秦言策，秦近會者不疑，罪其詐謀，泥晉均為吾事，繞朝贈策，見其前識人，被訴又何疑也。

情）。既濟，魏人譟而還（譟，素報反）。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之子留秦者復累之姓。累，劣彼反）。秋

趙穿弒靈公 大史書趙盾弒其君

迂道昆曰：叙事妙品，胹熊蹯等法。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胹，音而。蹯，扶元反。畚，音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溜，力救反，屋霤也）。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

孫應鰲曰：諫不入則莫繼，信斯言矣。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於焉知靈。

林文熙曰：飢

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鉏，仕俱反。麑，音迷）。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嗾，素口反。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翳桑，桑之多陰翳者。首山在河東），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

覺以刺客而死於義，仁義俱明，以僕夫而死王人一時，青氣可想可求。

古人一飯必報盡飯之詞所不能者不告而退處斯不望報之君子矣

年矣。(宦學也。食之 下同舍音捨 者)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近去 家)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笥也) 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介他汭反。與音預)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所問居) 不告而退。(不望報也) 遂自亡也。(輒亦去)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 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 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屈) 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汪氏曰識論能品

穆文熙曰邲之敗在林父不善將將而彘子剛愎輕敵二戰皆楚求敗不分料敗之同此隨會之能七覆則晉師衆不能濟河矣

晉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晉景公。楚莊王)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 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勦初交反。又子小反) 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

昔歲敘法師武臣以伐下句法覷為字法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討徵舒)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讟徒木反) 政有經矣。(經常也) 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 事不奸矣。(奸犯也) 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蔿于委反) 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蓐音辱。挾胡頰反) 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幟見騎賊舉絳幟見步賊舉白幟。備慮有無也。茅明也。蹹徒臘反。幟申志反) 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殿丁練反)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也)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舊)

先縠為偏將乃狂悖若此卒以致敗亡帥其為之偶矣

朱子曰左傳分諸事近世

(施並用)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 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恩惠。舍其勞役)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 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濟渡河) 知莊子曰。此

士大夫多如此、只要狗人情、如荀林父、郤之徒、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林父若只令按兵不動、召[illegible]殊之、必言乃救敗之道、所以晉師終不大敗。子為元帥二句、乃林父罪案。

師殆哉。(荀首、莊子)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之臨(兌下坤上、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為楚故、子以偏師陷、故曰失屬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地)沈尹將中軍、

伍參之言、所謂兵法之知彼知己者。

胡氏曰、古者使鈇鉞從將、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飲、於鴆反)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之祖父。參、七南反)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旆、蒲具反)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illegible]則為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適、丁歷反)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

[illegible]

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敖、五刀反。鄗、苦交反)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古曠反)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

楚子當日楚使入晉、乃所以覘其虛實。隨季對其言婉而有禮、不有趙括之對、則楚猶可覘矣哉。

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寡君使群臣(言記也)曰、

角之字讀

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致師者示不欲戰又單車挑戰以挑晉之群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摩末多反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留反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閑暇兩力掌反鞅於丈反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折之設反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麗力知反著直略反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四史鴻裁左傳四卷　八　晉上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錡魚綺反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尪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

士季之論乃有備無患之意深於兵法者

此所以為楚

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

四史鴻裁左傳四卷　九　晉上

載之故各有御戎○屈居勿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搏音博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軘徒溫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

文之惎之字法

楚大夫、唐爲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從古卯反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借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 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 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所將多數反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恐軍人或易乘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隊直類反 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惎其器反。扃古熒反 少進、馬

逢大夫恨趙旃不欲見則是至以救其二子則過矣

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劍反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 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 顧曰、趙使在後。使老稱也。使音史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累平声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罃於耕反 廚武子御、武子魏錡 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 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擇也、菆好箭、房箭舍 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

觀此晉師可謂挫敗城濮鄢陵不若此甚也

楚子之言可謂遠慮而志不在小者也所以敗晉

柳可以為箭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射食亦反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 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將子匠反 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雍於用反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亂反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

篇章使子孫不忘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其京反、鯢五兮反 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是役也、鄭石制實

疊文無白林

父爲主師批斬偏將而赦子不刑其命本致敗師之禍則兩人之罪均不可晉而不分人亦晉伏林父乃並宥之

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怙音戶）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士貞子、士渥濁。渥、於角反）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先縠以邲戰不得志、召狄爲寇）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楚子不罪解揚

汪氏曰、叙事議論俱高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

既許不穀有死無貳乃法

穆文熙曰、楚人授車于解揚使呼宋下之、解揚亦其奇揚、竟致晉命且爲義命無二之語則又奇於其奚而其數笑其勳命定不殺有見哉

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有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忍垢恥。晉侯伯宗爲說、不救宋、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一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霣、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己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魏顆以結草獲杜回

汪氏曰、叙事具品

穆文熙曰、從父從君皆以顆爲例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晉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 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 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躓陟吏反） 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會諸侯於斷道執齊使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會齊為斷道會）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傾）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副使）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得齊之罪乃復命） 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眾也）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 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斂音廉） 夏，會于斷道。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野王縣今屬河內。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賁扶云反） 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汲汲也） 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群臣亦皆也） 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不見禮待） 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沮在呂反）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謂三人）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辭不當來之）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執使得逃也）

范武讓政於郤獻子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武子初受隨，故曰隨；後更受范，復為范） 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 易者實多。（易遷怒也）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遄市專反）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 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 乃請老，郤獻子為政。（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豸直是反）

郤克及魯衛敗齊師於鞌（齊頃公）

孫桓子、臧宣叔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之役使） 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 欒書

韓厥為司馬之…有先敎者以擬亂其間欲不敗得乎分謗敵齊爭者所宜不疑之嫌每於此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其出而勇其自輕敵以臨強者安得不敗

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丁甘反)。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以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血色、血色久則殷、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

擬文燃日張

侯數語縱令劌者復生得兵家作戰之法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直類反)。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綦音其)(無衆綴證反)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

子輿見夢遂令韓厥中御得免其難命與

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俛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仕產反、卧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縶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屬音燭、行戶郎反)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縱敬之辭)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

丑父信雖死之事乃祖此情不得論等人之身耳

王氏曰序事神品

司徒妻問君父之理先君後父又不及其夫何其辭

而有禮乎

為右，戟齊侯以免。(佐車，副車。○免，如字。)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勉所過城邑，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主銳兵者。○銳，悅歲反。)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齊侯。)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

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辟，音壁。)予之石窌。(石窌，邑名。○窌，力救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甗，紀所得。○甗，魚輦反。)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蕭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責之以禮

其論甚大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

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illegible]

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暱，女乙反。)我亦得地，(齊歸所使)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紓，音舒；難，乃旦反。)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晉將帥克讓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之畧但稱勞各不居力焉見人心之睦其代并故勝宜矣

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在出范文子上軍將佐)燮之詔也、士用命也、(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書何力之有焉。(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汪氏曰序事具品

趙嬰出奔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淫)舍我何害、弗聽、(雖淫而能令欒氏不作)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自告從人)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以淫得放建為禍)

法

欒書得從衆之義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救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

於文熙曰三師不貪小利不忘挫敵深得兵家持重之道不是師不戰而退能保無詐我若伐其二縣楚師反而攻之制判之敗不有故歟

善鈞從衆一言足破群語所以和於上下功重三世

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

晉立趙武反其田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

汪氏曰序事能品

晉侯奇夢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穆文熙曰秦醫知病而不能為晉侯見新而不見食巫以術而見殺小臣以夢而自禍均為有數

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下鬲上也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甸徒練反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張腹滿也張中亮反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楚王歸知罃

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公子穀臣楚王子邲之戰為晉荀首所囚連尹襄老晉皆歸之○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之父林父之弟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知罃父名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不許君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執事謂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衣裝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穆文熙曰感恩者書載人之惠不必論成否施恩者即成亦不可望報知罃鄭賈可謂兩得之矣

絳人論山崩

穀梁子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召伯宗而問焉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中戀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音避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為于僞反○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縵武旦反○徹樂息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

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將遏河三日不流伯宗問君而此若我也為之奈何對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其之何伯宗由忠問焉對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宗及絳以之告子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宗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之

邵文卿曰地室而縣此何祭礼一矢相加何其言之不逮也傳謂子玉剛而無礼子反矜又甚焉馬陵之戰宜其不競

史辭(自責罪)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見賢遍反)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晉郤至如楚聘

十二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隊失也)秋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公子側楚司馬)為地室而縣焉郤

至將登金奏作於下(地室作樂於地下 金鍾也擊鍾而奏樂也)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天[illegible])楚(兩君相見亦不過此禮樂故已不敢當)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晉楚二君必相朝無亦[illegible])(以一矢相加方見不用作樂)遺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謂貴)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享有體薦几設)

(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 約行禮謂存其名也宴有折俎介殽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布政謂致其實也)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以政事無攻伐以禮成民所得)(以息百官承政事朝見不夕見言無私事且在外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治世則武夫不為己之私用供扞城其民明無一矢相加)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世亂則諸侯)(征伐爭土地以盡民力所以略取武夫為己腹心不扞城其民方有一矢相加)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武夫為民而不為己也)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楚不久盟相攻伐敗)

四史鴻裁左傳四卷終

四史鴻裁五卷　　左傳五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晉

正道化日辭令神品大公即世穆為不弔音法下法是眞宜之以綴不句法　穆文熙曰種公既與晉厲

呂相絕秦書

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絕之、錡子相魏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晉獻公秦穆公　穆公夫人獻公之女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納惠公　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　秦伐晉獲惠公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擐音患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諱言大夫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　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伐保城誣之　殄滅我費滑、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迭國

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亦結諸侯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時亦多歉不足以服秦也　晉自以鄭不於楚與秦伐之鄭未嘗後秦諸侯亦未嘗以秦之退而致命者但秦納燭之武之說而私與之盟不然伐鄭之役則誠罪也

公下難之來晉實搆之趙盾凡紛而以兵攻之以此罪秦其誣甚矣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文公之勳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於穆公、晉欲求解於秦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楚弒成王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晉襄秦康　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　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謂秦納公子雍○蝥莫侯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涑水出河東聞喜縣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不從晉求通　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稱尺證反　利吾有狄難、謂潞氏晉時成　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眾也　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　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　君又不祥、祥善也　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與君同州也　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隗五罪反　廧在良反　咎音羔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孫應鰲曰權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事直但此文旁引曲證諸落縱橫如萬馬馳驟而不失御勒三軍共驟而各中紀律一國一關作枚作枚亦文之最奇者　與狄同州見乃必事之地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昊户老反）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

不一以上皆楚告晉之詞

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

三郤譖殺伯宗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後文無曰婦人之言如伯宗之妻者即達士之見何以加諸

晉敗楚於鄢陵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黶欒書子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爲先歸張本○句古侯反）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正義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上下應）各知其極（無二心）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好呼報反）瀆齊盟（事神不祥）而食話言（不信○話户快反）（不守物）○奸時以動（妨農業○奸音干）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厎至也○厎音旨）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

似通

王道昆曰敘事能品申叔時子反章法韓之戰其之役卯之師章法三擂服矣句法聲向左右好以戰以下又章法

甲叔時子反之敗與蹇叔料秦師同皆國之老成人也老成之言不可不聽

穆文熙曰范文子厭戰勝驕君恐有內憂使楚如其謀可謂遠見但晉厲以公剛愎能終止之或可在初鄢陵時也

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從子容反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

賢人不當[illegible]矣乃拒諫意

戰陳之道以將帥和協為先若惟二卿相惡便可致敗何必六間哉

開卷如在目前情狀更有伯州犂而不能用也

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喧譁也○囂許驕反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奔楚王曰、騁

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軍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鬭椒子奔晉○賁扶云反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相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孝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

稼文熙曰養由神射古今所鮮讀其一矢復命猶可想見當日閒之態

郤至見楚子屢下而又受

且進且退若其所敬閑之禮所以守己之謂行行而終致敎身也

鄭成公此時戰械折報若可謂極厭其俘閔足以酬楚王及獲成公也

壓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以多必王怒

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

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

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畢必楚王也射而中之

退入于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也刀反○

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

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

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

服○韎音妹跗方于反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

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

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也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

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鞌戰韓厥已辱齊侯○溷戶本反

反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

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茀府勿反諜音牒輅五

嫁反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熒戶扃反唐

二子扶摯為人遂能全楚

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

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

御右以戰死當已也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

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冉如琰反乃射再發盡殪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茷為郤至見本○茷扶發反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

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

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也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

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

也持飲往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

飲于鴆反榼苦臘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

不亦識乎言知其以往日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

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

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

聽欲復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

利兵秣穀馬也○秣音末修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

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

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

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晉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隤徒回反)

子玉子反使師俱令自殺　楚有典刑所以構伯後子重亦以為美所敗慎志心疾而死　注道厄以字患能出　按文照門禁書之謂郤至

晉厲公殺三郤欒書弒厲公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嬖愛如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胥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與軍師之不具也。(齊魯衛之師)曰此必敗。(荀偃當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亦帥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也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進之於公○季子郤至孟張豕以為郤至奪余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清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

其机甚深皇惟厲公耶中主亦必放之然方戰而受其責于亦郤至自以招之　郤至無尤識有取殺之道然其信知勇三言亦自可佳　按文無曰長魚矯立殺三郤可謂勇士然請誅欒書中行偃以絕君患其言又豎上中理此又非徒勇者

惜厲公之不足以語此也

遂趨（郤至本意欲禀君命而死，今厲公不以君命而矣，故欲逃而戕為害，故曰嘆言可畏也）。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太祝，宗宗人，祈主祈禱之官），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孫應鰲曰：范文子知者也，伐鄢之參三不從，而厲公皆淫之咎，雖以死忘，可悲矣。

晉人迎立悼公

穆文熙曰：周子途中數語，使人心消諸忌，使見驚歎之才，未幾而即逐不臣者七人，亦何果也哉。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少詩照反）。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驗）。

汪道昆曰：序事有奇法，皆民眷字法。

穆文熙曰：悼公既逐不臣七人，而又用六官之長，皆得其當，施為若此，安得不伯。

悼公復伯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民），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為景公大傅。武子士會）。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將行

右行因以為氏、上為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校正主馬官也）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御戎、而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遏、於葛反）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親相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群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爵位以德）師不

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祁奚舉善

祁奚請老、（老、致仕也）晉侯問嗣焉。（問代己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解音蟹）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魏絳戮揚干之僕

汪道昆曰絳令妙品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行、戶郎反、注同）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

孫文熙曰悼公乍聞揚干之戮方作勃然之怒及魏絳之書即能曰寡無我若此是稱賢君哉

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戰）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使佐新軍。

魏絳陳和戎五利

汪道昆曰議論具二

楊文懋曰和戎雖有利然必中國強盛乃可爲之若秦漢以後者有以圖之則以人玩之一有隙屢則必有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賈音古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晉侯謀息民。

諸侯會于戲、伐鄭。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祈以幣更、禱祈不用牲賓以特牲、務省器用不作、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

晉師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晉因會諸侯于柤遂滅之

十年、春、會諸侯于柤。柤莊加反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向戌宋賢臣以常事晉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罃即知伯時為中軍帥偃即罃從兄弟之子匄即范宣子晉皆卿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時孟氏從魯君會于柤故亦與於偪陽之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城門中懸木為門因發其撥以止人也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虒彌魯人也立大中櫓蔽甲於外以為櫓○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偪陽人自堞中縣布以試外勇者堇父登此以上城至堞則斷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及堇父顛墜又復縣布以示之蘇悟復上者三言其勇也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懸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向夏恐有久雨知伯怒、荀罃即知伯投之以机。机几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易移罪以與之也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必將以此言歸罪於我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

孫文然曰晉以莒戎賢故欲伐偪陽封之而不受則益見向戌之賢

有祭用之謂家廣致祭也

乎。取之（以言當軍文殺之以斷不克之罪）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心有所長）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著雍晉地疾晉侯疾也）卜桑林

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使選偪陽宗族之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請命于王不絕人祀故曰禮）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為其有力）生秦丕茲、事仲尼、

汪道昆曰叙事共品議論能品删之則以下意少

范宣子讓德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

孫文然曰八賢事見何多好智自高執首虛心以下人皆之宜不稱起於是不可及矣

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佐將皆讓）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汰音泰數所主反）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一人天子也有慶善也則下賴其福）周之

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在下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小人為其能代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孫明復曰讓德因以爭字相形利害曉然殊有可玩

汪道昆曰錄令抄名篇其

范宣子數戎子駒支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

大抵字法以為先後倫叙，忘此句法皆是焉字法

揆文熙氏曰：宣子數姜戎，言語漏洩不指其事，何以服其心？所以反為所屈

也。(謀為吳伐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以為不德歉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執莒公子務婁，(務婁侯反又如字婁力侯反) 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苫蓋，(苫式占反。蓋戶臘反)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白茅苫謂之苫蓋)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 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不使復得與會事。○詰起吉反，與音預，下同)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

戎言與晉同患，見不可逆，來歸晉，晉信讒

其大德，(蠲明也)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裔遠也。胄後也) 毋是剪棄。(剪削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剪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判。○嗥戶羔反)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掎居綺反) 與晉踣之。(踣僵也。踣蒲北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 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逷他歷反。不與音預。瞢莫贈反) 賦青蠅而退。(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宣子辭焉，(謝)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

棫林遷延之役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至于棫林，不獲成焉。(棫林秦地。秦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

歸。(黶欒書子)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 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 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故命大還)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 欒鍼曰：(欒黶弟也) 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黶將下軍，欒鍼為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士匄子) 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汪氏曰敘事其品

傳人傑曰欒書於有小德亦不得與甘棠並論然言之失至謂之在於盈則欲知言也士鞅為欒黶所逐欲其罪故請復之

士鞅論欒氏先亡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師曠盡言於晉君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去起呂反)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因問盡言○從子用反)

晉荀偃伐齊齊師夜遁

言夢

汪道昆曰敘事妙品烏烏之聲班馬之所流亡有烏於諸法

神主謂曾之所主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巫皋名也并見之○隊直位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見死徵故勸使伐意伐齊快)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𤪌(雙玉曰𤪌○𤪌古學反)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以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言偃信以至故自誓死)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廣古曠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旗以為陳示眾也○斥音尺陳)

穆文熙曰晉旨自其鄉入此宣子詐言以欺齊人未必為實唯晏子能知之惜乎言之不用耳又云晉無所謂疑兵惟此故示有餘也其可謂知兵

之下從敵人直使侯其情曰而齊之則從勢既分反以致敗

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

反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不脫)

(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

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

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

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殿後此衛所殺守殿)殖綽

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

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

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脰音豆)曰止將為三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衷音忠)顧曰為私誓

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汝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縛反也)

(弛式氏反)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

(衿甲不解甲衿其鴆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

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

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

(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

以戈殺犬于門中(示間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

(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橁勑倫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

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如字)壬

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

(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還音旋)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太子光也郭榮齊大夫)

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

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

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沂水出東莞蓋縣)

范宣子逐欒盈叔向不謝祁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也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

也怨欒氏(范鞅十四年欒黶逐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

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

也幾亡室矣(言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

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貴位又與鞅寵位)怒又

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盈欲以死作亂)

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徵其)

(有此)宣子信之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音貯)秋欒盈出奔楚宣

欒祁以母而訴其子自古所無盈即悪乃遺之亦不善哉

子叔、其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用而不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于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君子優游于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鮒音附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祁今大原縣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

三惟有若多叔向不恩不祁奚可謂大智祁奚思叔向而不見老臣謀國之意遠矣

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保定。謩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其奚胡反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謩勳也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

君子為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於免於禍

陳氏曰國之人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其見請之嘆豈或遠哉叔向之母以美而忌也妾美而生子必忍恐未必然此過於為婦者也矣

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晉大夫出奔齊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門中、識其枚數。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

晉殺欒盈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不成事）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趙姬譖、欒郤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趙武、故和睦）中行氏

校文熙曰、欒氏行人義復、范氏其猶相子之餘澤乎

此段見人心皆不與欒氏

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以驂乘持帶）遂超乘、（上獻子車、帶備隨隊）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門）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

怙射子與之所以終戮於范氏

樂王鮒亦多謀之上忠于范氏未可以不殺欲尚而少之

張皇覽相之狀況然甚目

校文熙氏曰、書稱相與乃亦假睹宣子為度候豁足以動人所以魏氏為用

欒樂注天宣子亦危矣哉槐本覆車其天之不佑欒氏乎

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用劒短兵接適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樂車轢槐而覆○轢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盡殺欒氏之族。書曰，晉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子產寓書宣子論幣重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汪道昆曰鋒含妙品僑聞子以下章法

沒沒沉溺於利而不自振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幣重，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長丁丈反）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

楊文熙曰專[illegible]大欲禍亦非人貪人亂人實斃之謂其禍又甚於侈也可不戒哉

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司馬侯知子容司徒之亡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司馬侯論杞田不可盡歸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

汪道昆曰議論品

楊文熙曰司馬侯論不歸杞田則是畏晉謂先君有知毋寧夫人而非對晉后之言

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杞）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取之○不尚也）公告叔侯，（魯故不盡歸杞田）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在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而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晉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不尚取之，與毋寧夫人，文法相應。不尚，尚也，取謂罪之也。毋寧，寧也，謂寧

取夫人而馬用老臣也。○躒在亦反

四史鴻裁左傳五卷終

晉

劉定論趙孟

汪道昆曰條論佳品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汭，水曲流）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老當有智，耄亂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是年冬趙孟卒）

晉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

晉荀吳（荀偃之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春秋書敗狄于大鹵）崇卒也。（戰不用車，崇尚步卒）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阻不便用車）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後世車戰法宗專用步卒自此始）

汪道昆曰叙事甚詳議論能品

子産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駘他才反閼於葛反○嚳苦毒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楊文懿曰言切而不迂可以破人之惑

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大原（大原臺駘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禜祭用幣以祈福祥○禜音詠）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念所施也）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百度百事之節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同四時也）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四人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字又音預）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二者謂四時取同姓

秦醫論晉侯之疾

以樂之節喻凡事之當有節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喪息浪反）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舍音捨）天有六氣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

穆文熙曰、君有死疾而歸過良臣、與之同死於尸、必然論理則可乎

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行以救菑○行去聲)、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illegible])。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皿命景反)、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

韓起來聘如齊納幣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見賢遍反)。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曰、周禮盡在魯矣(策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緜[illegible]之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娉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韓須韓起之子、送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illegible]、適夫人禮送少姜○適丁歷反)、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介休縣)、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懷)。

穆文熙曰、宣子論子旗子尾不臣俱累如之、所謂有知人之鑒者、非晏子能信之、而諸人多笑焉、信乎知人之不易也

肅而從婉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illegible])。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

汪道昆曰、趙始能品文襄之伯以下章法

孫文熙曰、晉以嬖寵之故、重勞諸侯。既事共禮、又失人心。文襄之伯、斯其遠矣。

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明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為妻。)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知音智。)

孫文熙曰、鯀化黃熊、其說既誕。而夏郊又與晉無與。子產失對矣。子產祀晉侯、瘳亦偶然耳。

子產論黃熊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熊音雄、獸名。亦作能、三足鱉也。)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差、初賣反。)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既據師曠之說、又述不能言之所聞、以為諷諫、果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乎。

緣問流轉於峰、不讓叔向與之。

師曠論石言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濫、力暫反。)抑臣又聞之曰、(抑、疑辭。)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晉地名。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

晉侯使荀躒佐下軍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為、于偽反。)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嬖、嬖大夫。)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

孫文融曰：容訓之言有似治樁，致晉侯聽之不覺，其辨而入矣。後孟東野訓之言多類此。

其容，(容貌也)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 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聽明) 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悛七全反) 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說，自解說也。躒，自狄反)

伯瑕謂穆子失辭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澠音繩) 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伯) 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 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傁音叟，齊大夫。傳言晉之衰)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其以甲兵之句亦字法。

諸侯同盟于平丘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 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 遂合

孫文融曰：羊舌鮒求貨於衛，故淫芻蕘，叔向以見而不能止，蓋其終以貨見殺也。

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 次于衛地。叔鮒(即羊舌鮒) 求貨於衛，淫芻蕘者。(縱芻蕘之人，使衛患之，而致貨)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宇下，言近) 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言其貪墨將及於禍) 為此役也，(役事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以屠伯若衛君命賜鮒錦，其芻蕘可止) 客從之，未退而禁之。(鮒受貨遂禁之)

叔向與齊人論盟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以託用命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棄威無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脩其職業) 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嶽之下) 志業於好，(聘也) 講禮於等，(朝也) 示威

汪道昆曰：序事轉合能二，國家之敗以下章法。

孫文融曰：論盟一段整齊明潔，頗似時文之調，然既已辨析，聳人訓上下何用安排？以恐諸侯不足而故示有餘。

晉作大半姑息矣

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以恐之）

叔向不隱叔魚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鄐許六反）雍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絜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

敘述其曰蔽論妙品蔽罪字法雍子自知其罪下字說句法

也（言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能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利除則三利加○頗普何反）殺親益榮（益榮名）猶義也夫（三罪惟皆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終則以左傷義故重言之）

子太叔勸晉寧王室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蠢春允反）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

子太叔與趙簡論禮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行下孟反）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

小國懼而大國憂語有斟酌恐者然

鍾文烝曰太叔述子產論禮一章達於天地人之理其說有條貫究有效故簡子欽佩身守之春秋達禮之學仲尼而下子產其選矣

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長上聲好

惡並去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鄉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于晉陽之難)

荀吳圍鼓

鍾文烝曰荀吳不納鼓叛異於知道然必待鼓人食盡力竭而後取之此亦但可偶為之耳其伐陸渾之道乎末矣之仁其不幸而不成功者哉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別邑)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穆子即荀吳)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非欲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悦全反)

鍾文烝曰荀吳伐鼓以信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

十七年，晉侯(晉頃公也)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以忠諫進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雒水名三塗山名是時晉將伐陸渾故使如周託言欲設祭於雒與三塗蓋陸渾戎在伊雒之間也)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

汎其伐鼓乎余以為皆詭道矣

汪道昆曰序事有品

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河津名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先備故獲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吳帥師、獻俘于文宮、

子容之母知伯石之敗伯石楊食我也、食邑於楊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貉亡白反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黰之忍反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封大也○類力對反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

母言之奇中也以巫臣叔向二大賢俱由此敗余感之矣

孫應鰲曰汲水觀源燦木尋本婦者家之所由盛衰是以不得不論其世也乎公不是論也叔向違母之教以致族滅何哉

穆文熙曰邪豔不家臣敗通室而殺之未必于紀而禍食我黨於

祁氏亦未見大亂何晉人一旦取而併殺之而且族宗亦甚矣子容之母先見其為不知祁氏之禍亦有人能先見之否也

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魏獻子舉不遺親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大原鄔縣賈辛為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盂大夫、大原盂縣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趙朝平陽平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不以私也○見賢遍反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鱄鄔音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心無濫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議論具品與戊也數句法

孔文子謂之文亦此意

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　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勤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　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　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　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　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　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　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

鍾文烝曰鬷蔑以一言交知叔向以一言取人賈大夫事三年不言一射方言魏子求人才之難抑可見之

孫鑛曰引叔向之証賈大夫見魏子之不失賈辛也

魏獻子命賈辛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鬷蔑、鬷明、鬷子工反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使人也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　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為妻御之皋澤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射音石、女音汝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言賈辛有功而後舉之、人不可無能○女音汝　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許規反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謂舉魏戊、遠以賢舉賈辛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大雅詩、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故多福者唯忠　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孫有意味

汪道昆曰爲之大夫善諷諫能之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　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　曰、主不以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待魏子朝君退而入之庭　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　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坐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或他人也　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食音嗣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孫鑛曰小人之腹君子之心二語乃千古妙論但能一味足易有不足哉

晉鑄刑鼎

孫應鰲曰觀此則孔子之論為政不以政刑為先而以德禮為本也有由然矣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被皮義反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史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氏吉射入朝歌以叛)

趙鞅殺邯鄲午復入於絳

事有巧而反拙求福而得禍者邯鄲午之謂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為于偽反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而使衛、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

錄文熙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鞅殺邯鄲午非其罪激成荀范之禍先其始禍者非鞅乎乃荀范出奔爲鞅以晉陽之請得復其位則晉爲無政刑矣後雖[illegible]之於朝能[illegible]哉

于晉陽、(欲為是謀、後歸衛貢)而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寐)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午子、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躒力狄反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

不信韓簡子 曼多魏襄子

錄文熙曰三折肱與伐君無干但言人三折其肱醫爲良者然後深知治病法踰己以罪出奔深知伐君事爲不可故曰我以伐君在此矣明其言之可信也

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子尾之子、奔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亂)

趙鞅及鄭戰於鐵鄭師敗績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巡軍數語鼓動人心

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所絞以縊人物為衆誅賞自誅罰所以能先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臣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乘去聲）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

[illegible]衛大子[illegible]於天款款可[illegible]

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擇君助氏為從于亂）晉午在難（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中竹仲反）獲其蠭旗（蠭旗旗名○蠭音烽）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趙孟簡子大子前怯可矣今更勇○復扶又反）傅傁曰雖克鄭猶有

知在憂未艾也（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使音史）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傳言以尨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殿子姚子般）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弢土刀反）鼓音不衰今日之上也（功為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靷以刃反）我御之上也

公孫尨奪旗報趙[illegible]可想

傳言簡子不讓其下皆伐功非之也

王生以義薦張柳朔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晉戰）

孫文熙曰王生以仇為薦柳朔柳朔死范氏以報王生遇傳之風千載如見范氏得人若此宜其終不敗也

趙鞅卜救鄭不吉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

（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商，姜齊姓，宋子姓）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卽五行相尅之意）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炊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言二水俱盛不可干）故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

晉師伐鄭齊人救鄭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子般）陳成子設乘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之等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

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鄭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怨，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巳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荀

（魏文靖曰荀寅之言紀然歸之戰收成子從之繫其自悔之亡則又為晉之過之君子也不乃今知所以亡一語有味哉亦可笑）

寅告成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荀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言悔不其可復）

趙襄子惎知伯

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酅，戶圭反。欲使為鄭 反）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惎其其反）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殺知伯於晉陽之下）

四史鴻裁左傳六卷終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輯

同邑劉懷恕七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楚

楚子伐隨

休厭楚門此節事情極為曲折左氏敘之曲盡其妙

楚武王侵隨、(隨國 今義陽隨縣) 使薳章求成焉、(薳章 楚大夫 薳 于委反) 軍於瑕以待之、(瑕 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 隨大夫 董 正也) 鬭伯比言於楚子曰、(鬭伯比 楚大夫 令尹子文之父) 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 自侈大也 張 猪亮反 侈 一如字)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 弱也 羸 劣追反) 熊率且比曰、(熊率且比 楚大夫 率 音律 且 子余反) 季梁在、何益、(季梁 隨賢臣) 鬭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 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 故云以為後圖)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信楚弱也) 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 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而君逞欲、(逞 快也)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穆文熙曰季梁於議兵勢而其言深遠合道可謂賢臣使隨侯能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其能遽滅乎

矣哉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 牛羊豕也 牷 純色完全也 腯 亦肥也 黍稷曰粢 在器曰盛 牷 音全 腯 徒忽反)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 廣也 碩 大也)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 春夏秋)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 善也 栗 謹敬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詐稱功德以欺鬼神)

楚及隨平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 瑕)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 楚地) 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下之 請服也) 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下 遐嫁反)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遠見楚師)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 楚君也)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速杞 隨地) 隨師敗績、隨侯逸、(逸 逃也) 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鬭丹 楚大夫 戎車 君所乘兵車也 戎右 車右也) 寵之

季梁之見即兵法避堅攻瑕之意

大凡小人之在君側皆少師之類也能漸然以去之

又自去其疾也天去二字有味可玩

（故以為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楚敗鄖於蒲騷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屈居勿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蓼國名。○騷音）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其近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龔文熙曰、鬬廉策鄖人望救、闘志不決、既絕救路、復以潛師加之、奇正並用、安得不敗、鄖我至於不請濟師、不信龜卜、又何決也

孫應鰲曰、雖斷乃成、鬬廉之謂

楚伐絞為城下之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輕遣政反。扞戶旦反）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覆扶又反）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鬬伯比知屈瑕之敗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雖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蒲騷在十一年。○狃女久反）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以德訓諸司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

鄧曼賢智、夫人中之鮮見者之

龔文熙曰、淺夫一戰得勝、遂自用不戒、人言知其敗也、甚至凡作、戒凡事多然、可為深戒

呂東萊曰、屈瑕之禍、婦之蒲騷、以為在敗而

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徇音殉）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鄢於晚反、又於萬反）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縊自經也。荒谷楚地）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冶父楚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不在於衆以蒲騷之勝、為鬬廉之謀、而采樵誘之、則敗所自為、此所以致其自用之意、而楚莫荒谷之縊也

鄧侯不殺楚子而楚滅鄧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騅音隹）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臍、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

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矣、謂繫於楚子之死生、設及然欲殺文王而憂外、何其陋也

按文熙曰、楚

之鄧卽滅為不仁然於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恐非小國所宜君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亦宜乎且人之相與談笑之戲酬杯觴奉往往有之何必以楚鄧為喜乎故人在自處何如不必亡人也楚又無以息媯以一婦能使夫仇報不能死亦見許於哀侯以他人之婦為諂伯之幾其所懼

能死亦見許特示俟以他人之婦

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子以蔡伐息復以息伐蔡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繩食承反）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食之具）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以說息媯）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鬻拳忠於楚子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楚能宣其忠愛所以典）

文夫人激子元伐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

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發縣門）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效楚言、故子元出兵而畏之不敢進。縣音玄）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齊桓公伐楚屈完盟師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共音恭）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

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在南陽葉縣南）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蔿賈不賀子文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戰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蔿、楚邑。蔿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為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楚殺子玉文公喜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瓊玉以飾弁及纓）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玉剛愎、故二人因榮黃）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江羋、成王妹、嫁於江。羋亡氏反）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呼好賀反）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其能事職）不。（女音汝）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

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熊兄立弟誅及江芊宜其敗也

謂君弒。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瞑音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歛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子文知越椒滅宗

穆文熙曰子文論越椒必敗與叔向之母論叔魚同何其奇中也然叔向何不聞有卓識之者乎

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越椒、令尹伯棼、子文弟子良之子）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子叔）奉使必告廟而來、言則必稱先君、以相接、慢其事、是慢先君也。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若敖即楚武王之祖、其旁庶子孫各食邑於楚）諺曰、

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也）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賈為越椒）子越又惡之、（越椒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蔿賈於轑陽而殺之、將攻王、

蔿賈為子越謀殺子揚而子越乃併蔿賈殺之譖人婦人終亦不免其可哀哉

楚滅若敖復子文之後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皐滸、（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汏過也、丁寧鉦也）

（蔡云：汰、過也、及、箭著直、擊也）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䢵、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也、䢵音云）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

穆文熙曰楚子三矢之說亦以安人心耳矢之中人何必於三乎

呂氏曰楚之滅若敖氏也克黃奉而濟網宜其弗肯諸侯以逃死矣乃以君命

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為楚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能之乎

楚滅陳為縣復封為夏州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轘音患）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

穆文熙曰叔時復命不言賀楚王詰之乃得盡言之諫如此不然君方自多其功而已即極諫以悖其意則其將不能入

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
乎王曰何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也（叔時謙言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乃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朱氏曰叔時善諫楚莊王能從者楚之伯也豈偶然哉

楚子伐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傅於蕭還無社
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傳音附還音旋號戶到反）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
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麴去六反）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
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眢烏丸反拯拯救之）若
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絰直結反）明日

扶纊

麥麴鞠窮

軍中不敢直言故為此隱語

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楚子伐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抶勑乙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
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
也（以我為其邊鄙）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
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
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巫臣以夏姬適晉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
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
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
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
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徵舒）出孔儀（孔寧

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使道夏姬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尸，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陽橋）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

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幣也）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郤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巫臣報子重子反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壽夢，吳子乘。○惏，力含反。夢，莫公反）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舍，音赦）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晉歸楚囚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縶，陟力反）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在七年。稅，解也。○稅，吐活反）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

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楚子重伐莒入鄆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菅古顏反）

子囊論晉不可伐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讓之使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黶於斬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將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代秦傳）

子囊遺言城郢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薳子馮辭令尹

穆文熙曰申叔直言子馮避禍古人相底乃爾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政教微而貴臣强)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闕求月反○鮮息淺反○寢於既反)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瘠在亦反)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

楚殺令尹子南(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

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洩漏君命罪之重)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狗○轘音患)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取尸)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令尹)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言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薳子馮為令尹

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孫

穆文熙曰楚殺子南轘觀起薳子讀當有所戒而子馮復寵八人將娶禍之不有申叔其殆不免乎申叔在朝避之狀子馮朝求二之拙俱可想見讀申叔數語小人棄禁子馮能聽然免於禍是故君子貴相成以義也

子木也○齮魚綺反)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辟遂)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薳子就申叔家見之)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不自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言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夫子謂申叔也如不相知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卿材以下句法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彼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豈眾叛親離奔之者既非其罪而楚不能前治之不已故人懼避

楚人復還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聲子通使于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又之期曰不得不為效死之謀耳不然何栽吕仕楚尚有越發士會寄秦終為晉收良佐哉

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鄐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在成十八年）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州來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中行偃郤錡時將上軍郤至佐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熸子潛反）子反死之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又云後為椒從立當系用此術

諸侯為會於宋

汪道昆曰議論能出五月甲辰以下者法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弭止也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武趙武謀於諸大夫（時趙文子為晉中軍執政）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

國之大節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舉，記錄之也。以為多文辭，賓主多有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衛石惡至。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武。趙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向戌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楚子木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三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不示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荀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趙武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晉營在宋北，以東頭為左，有急可左回入宋東門。）

楚人衷甲之變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背言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濟，成也。）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子何懼焉。又不及是，（致死勠力。）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

（人氣平）

（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辦，皮莧反）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楚人囚皇頡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婁如字，又力俱反）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戌音恤）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子展知楚子將死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馹人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易，以豉反）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言楚子必死，汎送其葬）

楚子使薳罷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嗣君，郟敖）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薳罷。○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蔿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偏，佐也。體，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

（穆文熙曰：司馬亞於令尹，乃一朝殺而侵之，若無[illegible]，[illegible]何得不弒君乎）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楚爲那十三年楚弑靈王傳）（艾魚發叉）

汪道昆曰辭令之品

孫鑛曰一段上於國者鄭品下段宜在晉費乞乃賽楚中姑仍之

穆文熙曰子段圍逆婦而乃包藏禍心殊非人情不有子産則作之無詞以之不可鄭其殆矣

子産辭子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館舍就客）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外城舍）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除地爲墠欲於城外行昏禮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以爲戒距違君命壅塞不行所懼惟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館人守舍人也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也櫜音羔）許之

汪道昆曰以讓論能而駕之法

穆文熙曰祁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武子所恃則長厚之道然惟晉可爲之若小國無所恃實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

仁人之言其長厚之心大了備之可以佩服

楚不爲患自恐未不志楚也非能信也

楚亦不能爲晉患之論也

穆文熙曰楚圍盟會先歃故此諸事每晉先驕奢無狀

趙文子以信服楚

正月乙未楚會諸侯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不止終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

諸大夫論王子圍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

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以美服為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宮為王）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言棄疾有當璧之命）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伯州犁）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卒章義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言可畏之也、故不敢譏）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美其服）宋左師簡而禮、（簡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忤也）子與子家持之、（子謂子皮、子家公子歸生、持之言無所取）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以言知禍福之類、皆為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

戒服於人君、當時若有齊桓晉文之君、在焉必不堪、也何道至此、其衰矣。文云子圍將僭、州犁縱不言、自知亦當因人言以知之、即其所得於人言者而發、由以正之上也、不能正而委身以去次也、知不出此、而文其過以欺人、卒言以識人、卒受其禍焉宜矣。

子羽以諸大夫論王子圍之語、因而占其禍福、人識細碎、後又多無驗、不知左氏何以傳之也。

叔向論楚圍不終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言可成）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而不是道）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不以取道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穆文熙曰、叔向論令尹為王、至其事不難見、若論為王必求諸侯、而獲諸侯而其虐滋甚、弗久則非有過人之識者不能矣。

四史鴻裁左傳七卷終

楚

穆文熙曰：州犂知子圍之惡而故從之，抑豺很而獵烈火，宜其終見殺也。此可為通惡人之戒。

楚子圍弒君自立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干即王子比，共王子，圍之弟）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晳即黑肱）殺大宰伯州犂于郟。（忌其才故殺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汪道昆曰：辭令議論非[illegible]

椒舉如晉求諸侯

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澤也）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將為申之會）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曰：晉有三不殆，（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三塗（三塗，山名，在陸渾縣南）、陽城（陽城山名，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即中嶽嵩山，在河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山名，在始平武功縣），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以上言險不可恃）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以上言馬不可恃）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屋邊為宇，於國則四垂為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此明齊楚多難不可恃）

穆文熙曰：凡人恃己所長，則易於忘備；虞人之難，則怠於修德。斯三者皆取敗之道也。司馬侯之言可謂確論。

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特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君少習安逸，不恤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求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匡道臣回夜事誠諸能品

小國習之以下妙品章法

楚子合諸侯於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盧言)鄭伯先待于申(先至會也)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周武有孟津之誓(武王於此誓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酆宮之朝(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此)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

其選焉(擇所用)(戌音恤)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禮未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爵公故獻公禮六其禮六儀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王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

有一椒舉而不能用椒不仁衍于……

椒舉諫楚子之侈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

王二公以下章法

(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弒其君傳)

穆文與以大亂國傳大乃吾國之福彼此之勢可以見子產之論可令人歎者

楚子戮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時晉之屬國皆)(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特遠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

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不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共黨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殺慶子……

薳啓彊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禮成法)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言禍始於城濮○邲皮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群也○麇丘隕反)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

五卿

穆文熙曰楚子欲刖韓起而刑叔向我心可笑啟彊笞而慎其言繩而極陳其不可求消使求外二事當令楚子懼氣五卿八大夫以下又令之墮聽說其委曲詞旨浩蕩余每閱至此便不釋手

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趯他歷反骼古百反躒力狄反賁音奔)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二人韓氏族)皆大家也(韓起庶子)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反)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肸叔向食采於楊)輔韓須楊石(楊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中行伯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啟彊)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敖五報反)亦厚其禮

八大夫

汪道昆曰好品

棄疾如晉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柤鄭地○勞去聲柤音查)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言棄疾見鄭伯共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乘去聲)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

穆文熙曰棄疾為公子時周旋有禮勝國皆知其為君而靈王暴虐國人解體

此所以終羨指其背而登之位也

汪道昆曰楚辟我衷二句字法句法

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劉也句言蓋○舍不為暴主不恩賓恩患也○恩戶困反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

中無宇斷王旌執人於王宮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游音留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章華南郡華容縣納亡人以實之芋于付反斷音短○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有司主宮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逆共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穆文熙曰無宇執人王宮數其納亡之罪此在賢君且難見容而況暴主如靈王者乃從取其亡而還之豈不大異哉此無宇之子所以終之而殉之以二女與

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共音恭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閱也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區烏侯反僕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也曰盜所隱器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將無以進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藪素口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臣往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靈王殺本遂赦之赦無宇

汪道昆曰辭令妙而好以大屈無施字法句法楊文憲曰弓一與人何故復用此小知以反取之得弓而失禮與信其所失不愈大哉

魯還楚大屈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須也欲以夸魯侯○鬣力輒反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好呼報反屈居勿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適丁歷反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楚子召蔡靈侯殺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傳言楚子無道，而謂殺父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以借楚手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亟，欺冀反）。

楚使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郎，漢書作更字）。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櫟，力狄反）。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京、櫟，鄭大都。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曼音萬）。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吊反）。

子元之寘人不肖

管仲是寘人之善

棄疾位尊而盛，親鄭丹寵而羈旅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囂，五刀反）。楚子次於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復音服，一音福）、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燮，素協反）、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看載先王以下章法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辟亦反。沶音市)。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羹音郎，舊音衡)。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破圭以飾斧柄。鏚音戚。柲音秘)。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索所白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穆王，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穆文熙曰：子革初若順從，至此始問

乃借穆王事風之，既不作明文，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為善諫也。惜哉靈王能聽而不能自克，以終及於難也。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殺。○祗音支，又音祁)。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愔一心反)。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數所主反)。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難乃旦反。勝升證反)。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楚子乾谿之變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薳掩，薳子馮之子)。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洧，蔡大夫，其父在國，故死)。(○洧于軌反)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與音預)。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越大夫。○過古禾反)。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

汪道昆曰：敘事共品二三十，以下換法句法

穆文熙曰：子圍弒君遂立，公子又欲群然不仁得國，為僭已極，氣數之變，豈成上崩，固理勢宜然哉

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從如字)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坐食蔡公之食詐為與蔡公盟之歡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觀從也。已音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既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違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鄧蔡地。潁川有鄧城。二子子干子晳)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後御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猈皮皆反)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

又云千乘三乘無二可行所謂病在膏肓雖司命亦無如之何者矣至若靈王而歸其自為謀則善也

又云靈王晝像止有不誅無宇一節乃見歸之千載收留焉不然吾不知其死所矣至申亥以二女殉葬則異俗也

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劓魚器反)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訾子斯反)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擠子細反)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歸。祗音支)王沿夏將欲入鄢(順流為沿。夏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芋于付反又音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子玉觀從)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以靈王相恐)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月偁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已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

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

平王當璧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群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跨苦化反）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紐璧紐）鬭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以為昔識）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謂棄疾與子干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子招）

干特楚未為羇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羇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群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干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孽）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有莒衛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肅敬也）不藏賄不從欲（從子用反）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者）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郤去逆反縠戶木反）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共音恭）

孫文融曰：無極既勸王納建妻，又勸王殺建，既讒殺伍奢，又欲併其子殺之，此皆多方求以自免也，而不知殺身之禍乃不在二子而在子常，則天意固自有錄乎也，小人徒自多心哉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繫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奢諸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冤，故遣令去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

不佞，佞才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使 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子胥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員音云 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成功 擇任而往，知也。知負任報讎

孫應鰲曰：論大體，陳往迹，為永有味。楊文熙曰：楚見吳城州來，漸偪於楚，故欲城郢以自固，而不知無極在楚，伯嚭在吳，雖百郢

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 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 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 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也 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欲敗其謀，而員以知之 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 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 而耕於鄙。

吳大子諸樊入郹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郹，古闃反

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大子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徼，古堯反 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復往敗為再敗 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縊音[illegible]

楚子常城郢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 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郢以井反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 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四鄰之守 諸侯卑，守在

其何益乎尹戍之論城郢當理獨長彼勸殺無極乃為楚家除其讒慝者故終無補於入郢也

四竟（竟）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彊也。懦，乃亂反，又乃臥反。耆，去支反，又一支反），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蚡，扶粉反），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者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孫鑛曰：子西此怒可謂義理之勇，其詞槩然。穆文熙曰：子西辭楚可追大節，但納勝致禍乃成大惡，不然則延陵子臧之賢豈足多哉

子西辭楚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適音的，下同），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王道昆曰：序事共詳。孫鑛曰：歷觀無極可謂讒慝之雄矣，然聽其言者皆不能察而從，其計何也

穆文熙曰：無極禍郤宛之計，入甚於偏平王，若試之今，未有之好人也

費無極讒殺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鄢，於晚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飲，於鴆反）。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

真氏曰：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竟我繫空造端緒，標禍三族，無罪而誅，嗚呼酷矣

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役，春救潛之役○幾音祈），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爇，如悅反）。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菅，古顏反。秆，古但反，禾莖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匃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自去朝吳以下竟七法字法句法

穆文熙曰無極讒佞罪當誅國讒多端所以平王至死而不悟令尹然悟而不察不有沈尹之危言其孰能警動子常使快心國人哉

出既平王甚矣所謂危言以動之者

子常無他善獨殺無極一事頗快人心所以終免於志

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呼火反）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子常殺費無極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廏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去起呂反朝如字）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

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喪息浪反）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愆音）吳新有君（祈又音機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史墨知吳入郢

穆文熙曰古人謂尤物致禍如二君者可見然貪如子常宜其不能保郢矣

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illegible]）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日有變日在辰尾故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蔡侯請晉伐楚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佩玉佩也）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明日遣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沈音鴆）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吳伐楚入於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

若如司馬戌之策則楚當敗吳何敢楚郢哉

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䫙音鄀反）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音捨）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冥如字，阨於賣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乘繩證反，廣古曠反）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人奔也，食吳人食楚人之食也。澨市制反）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季芈畀我平王女也）鍼尹固與王同舟，（鍼尹固楚大夫）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

子常奔鄭
入郢之功當以夫槩王為首
公羊曰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
穀梁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朱氏曰使吳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考之

[illegible]氏余定光曰[illegible]激憤其人民請命於周則正辟而以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伯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也而何其不然哉

使赴吳師，驚卻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句卑吳人為司馬臣）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句卑布陳其裳，司馬自剄，而句卑裹）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鍾建楚大夫）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鬭辛也，楚平王殺蔓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

穆文熙曰子期逃王而欲代之死事甚奇隨之辭亦奇吳實為奔楚也

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若鳩楚竟（鳩安集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不敢負隨恩）

伍員申包胥復楚興楚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莽莫蕩反）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分扶問反）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大敗夫槩王於沂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定得其國而安定之也）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成臼水名在江夏竟陵縣）藍尹亹（楚大夫）涉其帑（帑妻子）不

與王舟及寧（寧安定也）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志識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懷從其兄免王於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為王車服立國于脾洩之邑以安道路人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言所知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昭王卒於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伯舉今若退還亦是敗）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

楊文熙曰昭王欲立三公子三公子竟不自立而立昭王之子君臣俱賢矣而臣子固多世遠徳甚矣宜其共保楚也

不禳於人不祭河二事尤見昭王之賢此孔子以為知道

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王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惟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禜音詠]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楚末節句法胡不曾以下竟法其後微之字法

白公勝殺子西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華亥作亂]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期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

楊文熙曰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納白公勝既許伐鄭又與鄭盟是猶引豺虎入庭中而不之防而授之以鋌欲不被其搏噬不可得矣禍之來也其自取夫

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也]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

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殺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卻之]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慎楚邑也]請以戰備

聊不肯胡冑三反然後冑勝入於葉公之情無往不直而知白公之禍不及矣

葉公知除慈舉不用餘力又以二事任二氏之子而退老於葉眞國今節千載可仰不知當時何以輕於聖門而狀葉以孔子對也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從及其旣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智矣

獻(與吳戰之所得鎧仗兵器嘗請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故其多力豫章大木)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恶也所求無厭則不久譬如物偏重則離散欲須其幾而討之)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齊管仲之後賢大夫欲開其殺賢知其可討)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幾冀也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徇如字又音扶)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為令尹

追念子西子期之勞而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可以言仁矣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竝可恨也歟

(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四史鴻裁左傳八卷終

四史鴻裁九卷　左傳九卷

明魏傅稺文熈敬甫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鄭

鄭伯克叔段潁考叔錫類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 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共音恭、地名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左傳云寤生生之難也、蓋既絕而復蘇 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滎陽縣 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今滎陽京縣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段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 至于廩延。廩延鄭邑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反、親也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 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啟開也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繄烏兮反 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

穎之應曰、子突深知虜情、今日禦北虜之法當依此行之、即兵法所謂奇兵也、以少擊衆之法無踰於此

呂氏曰、考叔以一言回莊公之心、固可嘉矣、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死於子都之射、欲合南而不能合車、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何其考履而類有所不能錫也

穎文熙曰、操旗而呼、此謂先登、韓信令

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騎也。軼突也。○軼音逸又音迭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 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 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聃乃甘反 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衷音忠 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鄭伯伐許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大音泰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閼於葛反 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 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傅音附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蝥亡侯反 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 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呼火故反 鄭師

華人技倆憤神清識以斂扎越人之心宜以服勝那此等也

引過之言懷然動人

新鄭舊鄭

汪道昆曰、議論其品遠書字法犯五不違句法

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群臣。共給億安也 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餬鬻也 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寘之豉反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 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大音泰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 可謂知禮矣。

鄭敗息師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音境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度待洛反 不量力、息國弱 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 不徵辭、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 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

汪道昆曰、辭令具美意宣、師會字法句法法。

呂氏曰、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公羊子曰、祭仲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建、是也。○建、章是反。喪、息浪反）

鄭太子忽辭昏於齊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也）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昭公、鄭太子忽也）祭仲曰、（時仲從忽救齊）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皆內寵之子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厲公、公子突也）雍氏宗有寵於宋、（雍氏宗族皆有寵於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昭公以嫡子當立、已正君位、而宋欲祭仲廢忽立突、故以死會之）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穆文熙曰、夫不比父、婦人之言未為定論、然謀及婦人二句、當為千古至戒。

穆文熙曰、鄭伯用渠彌、而昭公諫之。昭公既立、當亟除之可也、何故遲疑不果、自取弒奪乎。古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尤信。齊侯此舉、大快人心。

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鄭伯殺祭仲不遂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鄭世子忽（昭公）復歸於鄭。

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惡、烏路反。亹、音尾）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為惡也）

齊侯殺子亹及高渠彌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轘、音患）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

而然識者之言以明本意。知音智

鄭厲公復國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櫟音歷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妖由人興也繻音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釁許靳反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裏言典司字法句法

孫文熙曰傅瑕之誅大類祭仲然仲終身專鄭而瑕獨見殺刑戮逆亦有幸不幸也原繁守正不撓得死所矣

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爲宗廟守臣。祏音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八人莊公子猶有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

汪道昆曰只品反已乃字法子孫下多句法

鄭殺申侯以說於齊

文公大子捷厲公子

五年陳轅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四年會齊桓伐楚盟于召陵申侯既與濤塗議齊師歸不出於陳鄭之間既而申侯告齊桓背其說齊執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虎牢齊以賂申侯申侯忠所賜者濤塗以中侯故勸之城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彊也憚難也○憚乃旦反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

孫文熙曰楚子既知申侯之逆乃多予之以寵非忠又令之以適大國以貽侯其惡將不敗君臣俱失矣呂氏曰楚文之愛申侯也猶明皇之愛林甫也文子不知而追誦其明亦惑矣

蘇氏曰管仲相桓公辭子華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

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譖在五年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釁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管子不循子華之姦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

夫惟其不事道、使家有三歸、國有六嬖之禍、故孔子小之

穆文熙曰、仲言主於禮信、謂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其言種種合道、可以垂訓、桓公納之、宜其主盟哉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綏之以德以下字法句法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共音恭)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揔、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 君盟替矣。(替、廢也) 作而不

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君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十六年、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

子臧之服位、宜論其非法、不必論其稱否也

呂氏曰、鄭世子華以貪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鷸冠為鄭伯所誅、怒在人

鄭伯誘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子華故) 好聚鷸冠。(鷸、翠鳥也) 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 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

而不不戒也、嗚呼子臧附子華之罪、終不能免其禍、亦可畏哉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若亡鄭以下章法句法都是字法

穆文熙曰、古今破國事之國多用此說、越國鄙遠、亡鄭陪鄰、乃為至理、人發得不踰之乎

孫鑛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秦安得不戍鄭焉

鄭燭之武退秦師 (燭之武、公子蘭、文公子)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氾水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越得) 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 鄰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舍音捨、共音恭) 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知音智) 吾其還也。亦去之。

鄭子家以書貽趙宣子

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在位之十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見，賢遍反。）○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夷，太子夷也。孤之二三臣，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古字作蔭。○蔭，於鴆反。）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庇於險。○鋌，他頂反。）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鯈，鄭地。○鯈，直留反。）

夷太子夷也

楊文熙曰：鄭人之言宛而有曲，中有直，不卑不亢之義。叫以晉人服服，結之不可已也。

知足

汪道昆曰：小國之事大國以下三句

法

公子宋子家弒其君夷（靈公）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靈公，穆公太子夷也。○黿，音元。）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食，音嗣。）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為先公。）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

楊文熙曰：凡事不可先決。晉父之前凡不宜戲，公子公子家皆可鑒也。

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稱臣，臣之罪也。（書弒者之名。）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襄公。）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歸生本無意作難，以子公脅從之，乃蒙首惡之名，故傳以為權之不足也。

楚子圍鄭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比縣之願。）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潘尫，楚大夫。）子良出質。（子良，鄭伯弟。）

鄭人侵蔡，獲公子燮。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其伴

諸江南以下帝法，縣字法。楊文熙曰：吾於莊王之許鄭平，而知楚之所以伯也。夫叛而討之，服而舍之，威德兼備，三代之師蔑以加此。昔晉師救鄭，楚莊敗晉於邲戰，以主敗續，此又天所以成楚也與。

子產童子而見即加人一等可不謂賢乎

子產之言果驗

汪氏曰議論能品完守以老楚句法字法

晉悼公即位方飭伯業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戰非以使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楚子囊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竟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二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不足賴）親我無成（晉）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已而又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騈告于晉（伯騈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陵侵也馮皮冰反）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遑暇也啓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

汪氏曰叙事謀議能品令於諸侯以下章法

孫應鰲曰此是事體三分四軍殊有為敵之道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甲戌師于汜（汜鄭地東汜汜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

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而不與楚戰要師遂正得制勝之道矣

不能故曰猶愈於戰軍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文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蠆勅邁反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從才用反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

四史鴻裁左傳九卷 十五 鄭

穆文熙曰鄭背晉從楚其罪在鄭故也戲之盟而公子騑乃欲改書禮與彊是從夫晉方有禮從之則是晉既非彊並從制難鄭人於義為無信矣

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墊丁念反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請焚書

子駟子國子耳俱為公子同執政

穆文熙曰駟車止獲侯田鄭之執政積惡不至殺身不已未必皆殺之者之罪也子孔知難而不告欲得將免後以為政之專鄭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殺之而分其室則其禍合深矣小人作免何益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因獲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汝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燮等之黨○燮許共反本作熙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西宮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

四史鴻裁左傳九卷 十六 鄭

識又曰子產命辛聞盜即有臣盡所以誅奠國定難終知政也汪道昆曰子西聞盜以下章法

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群司具衆官○庀匹婢反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反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辟音闢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子產請焚書爲阿以非安鄭人不然札猶未已也

爲（于僞反）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爲
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
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欲爲政也）
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之）

師慧以無人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
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質音致）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茷音伐

汪道昆曰叙貨事妙絕良司

好字法

孫文熙曰師慧過朝將私欲宋無人發皆而滑稽優孟之流也

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
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
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賤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公孫黑肱歸邑於公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
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
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公孫黑肱可謂知道君子其然於執政之見叔子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
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詩大雅侯諸侯也取慎法度戒未然）

宛射犬御張骼輔躒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諸侯實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
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古洛反躒力狄反又音洛）鄭人卜宛射
犬吉（射犬鄭公孫○宛於元反射食亦反）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也（言不可與爭欲使早下之）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

汪氏曰叙事能品

孫文熙曰兵法實深未辨將不言儀罷軍未於將不言飢張輔二子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以大國而凌小國之人宜射犬有以左之也二子聽琴臨敵何得有此間暇每亦傳之者或過與

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喻小國異於大國○部清口反婁路口反）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
（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言輕）已
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
琴（轉衣裝○轉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不告而馳）皆取冑於
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櫜古毛反挾音協）
弗待而出（射犬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子產獻捷於晉

汪氏曰辭令妙品

鄭子產獻捷於晉(入陳之功)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執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請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

孫應鰲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將楚為陵問何故侵小則指大國數圻問何戎服則指文公授命召業從有事故趙武

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illegible])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伯詰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大姬周之配胡公者

百字鄭之有功於陳而陳背之見征伐有名未可文公城濮之命見戎服有自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年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告成)仲尼曰志有之(古志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illegible]之主)

然明子產論政

穆文熙曰然明視民如子之說人則知之而見不仁者誅之則未必知豈不仁去而後可以成其仁也日子產寬猛之說本此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

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

子產辭邑

賞前年入陳之功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三十二井○先悉薦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又次良霄又次子產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與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

汪氏曰具品

子產其將知政矣（知政）讓不失禮、

鄭七子賦詩

汪氏曰鋒今讀論缺此子展賦詩以下章次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陳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伯有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以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子產舍不為壇

錄文無曰大為壇小不為

壇未有故事特明權辭以安外僕之心不欲以犯揜是耳凡既以早前寧人安則責以苛礼子產其善相小國哉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子皮餼粟以得民（子皮子展之）

汪氏曰議論能品樂氏加焉句法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宋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裨諶知子產為政

孫文融曰伯有子皙之亂始此然世為行人而辭難咎在子皙伯有之意則自有在不必以此並論也

孫應鰲曰率孔謂子產鄭之執政修辭將至矣政必及子產至此果驗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女音汝）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

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子產論駟良必敗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愎皮逼反很胡懇反）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子產知陳將亡

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好呼報反）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八年楚滅陳傳）

伯有子皙之變

孫文融曰伯有耽嗜於酒怠廢朝政醉而見逐醒而後知此不足數為人也羊肆之哀其宜有哉

言狀伯有之亡因子皙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嗜市志反）而夜飲酒朝至未已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之存 下為黨不與特誅廢解忘之中而起禁自免子產之知可謂逆人然不有子皮忍亦不必能止子駟黨

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 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生而伯有獨汰侈以亡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特謂子晳直三家彊 子產曰豈為我徒 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害 姑成吾所 欲以無所附著為所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不與國謀 印段從之 義子產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子石印段 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 大宮祖廟 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 師之梁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 墓門鄭城門○瀆音

豆 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 皆召子產 駟氏伯有俱召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 伯有死於羊肆 羊肆市列 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葬諸斗城 斗城鄭地名○禭之鴆反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斂葬伯有為有禮

孫應鰲曰孟子論為政先巨室子產此舉非過也又

子皮授政子產

鄭子皮授子產政 以伯有死子皮知子產賢故讓之 辭曰國小而偪 偪近大國 族大寵多不可為也 為猶治也 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言在治政 小能事大國乃寬 為大所恤

子皮虎帥以聽之言可以為人臣忘己用人者之法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 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言鄭大夫共憂鄭何為獨賂之 子產曰無欲實難 言人不能無欲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何愛於邑邑將焉往 言猶在國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恐為四鄰所笑 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言賂以邑欲為和順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 鄭國史書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要其成也 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卒終也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請大史命己 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 惡其虛偽 使次己位 長其作亂故寵之

穆文熙曰伯石讓不由衷其終為亂所以子產惡之

汪道昆曰許令妙品又不獲關命以下章法

子產毀晉垣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充滿斥見言其多○築書怪下皆同 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館舍也 高其閈閎 閈閎門也里門曰閈○閈戶旦反閎獲耕反衛門謂之閎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今客使無憂寇盜○使所吏反 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 葺覆也○葺七入反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共音恭 匄音蓋士文伯名也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介間也 誅求

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不朝會○索所白反）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間音閑暴步卜反下同）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遣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菑音災）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數所主反）

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迮側百反）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見賢遍反）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修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贏音盈）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致）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穎文原曰子產從政以下非文子之言乃其所謂有禮者文氏演之氏文耳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棐芳尾反）文子入聘（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

孫應鰲曰馮簡子以下見子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得能而使也

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不毀鄉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校戶孝反鄭國謂學為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

校以善惡為評訶鄭人之言焉如故孔子以為仁

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子皮子產論政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榱所追反，厭於甲反，又於葉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

[illegible]丕然曰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遭殃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傷者也子產之言其亦可為萬世法哉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不請，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言丈夫○乘繩證反）。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女音汝，下皆同）。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孫鑛曰子[illegible]此[illegible]味焉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長丁丈反參如字 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 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亢苦浪反○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上蔡素葛反下如字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子產誅子晳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 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創初良反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傳中戀反 使吏數之責數其罪 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謂共大國令不暇治女罪 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 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侯賜伯石以州田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南郡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子產作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 己為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 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子產自以為權制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遷移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乎門反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行

子產鑄刑書

杜文瀾曰以子産之賢乃鑄刑書未免詒向之譏豈其見不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亂若不中之以法今何以為國是子産之治亂國用重典子産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幸而當鄭之時也夫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産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産以為己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代之末法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言詩以德興信不以刑也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戒為惠

子産為豐施歸州田

子産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夫音扶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

杜文熙曰大凡非分之獲

決當乃作之義與其人參事自為也子産辭田之論其知義哉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析薪也以喻負荷擔也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晉取鄭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産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夫

子産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産曰說也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下同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公孫洩　孫鑛曰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駭於良止也意遠害當

傅文懿曰喪禮辭語斟酌允當千古莫易非叔向莫能言矣子產其能知罕虎自謂不足可謂服善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鄭罕虎入晉葬平公

晉平公卒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音紀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

傅文懿曰大叔教除徒執用以諾委婉動人既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者斯胡有愛恢

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以貴以廢所君故縱不行之不能自勝。勝音升

子產不毀游氏之廟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之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塴北鄧反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子產爭貢賦之次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同稱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也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

林文儆曰子產所言僑聞大國不以貢賦無名亡可立待此一條不見討其論為國乎大叔子產之見於是有優劣矣

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

孔張冒眾進退之狀殊可想見

鄭伯享韓宣子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縣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國而無禮

林文儆曰子產之於辭依備大將之於僑稱也僑稱失位於在大將子產之辭雖辯而孔張之責終亦不能盡解也

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丁仲反出令之不信會朝之不敬諸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共家○使所史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邪者自應用刑罰○辟匹亦反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

子產拒宣子買環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即韓起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立謂立於上位也此言韓起不當求環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言鄭所以不與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林文儆曰子產初言大國之人令於小國不可盡獲其求其後卓見韓子買之於商人而刃擊之曰子得玉而失諸侯固不與之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執政不以為義而與之不敢復請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序相比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夫王覺於商何與於國賈王於商諸侯何附而遂叛之濟之弟過矣濟大同古尚出其君子哉

叛我無強賈（無共也）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以好會之事辱臨於鄭）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

子產授兵備災

鄭火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鄭與晉和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

火災授兵自是正策然晉人亦不能不問

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撊下板反）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荐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事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子產授政大叔

孫氏熙曰為政之道不必猛亦不必寬引繩而求自正整勒而馬自服御王良何嘗一容心哉子產始寬以猛大叔始猛以寬均之未偏未道不有仲尼執為用中之論哉胡氏宋儒之論也亦為附之

胡氏曰寬民慢斜句非孔子之言蓋有仁人為政先猛後寬之與又從而消之乎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以寬為治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萑音丸苻音蒲又如字）。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

九言佳甚所以可思

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遒在由反又子由反）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子大叔九言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驕禮無驕能（以能驕人。敖五報反）。無復怒（復重也。○復扶又反）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四史鴻裁左傳九卷終

穆文熙曰庶子匹敵猶且不可況兄弟之子乎僖公寵無知過分宜其致亂

齊

連稱管至父弒襄公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稱尺證反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期音基○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適丁歷反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絀勅律反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間間廁之間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棼扶云反。貝補蓋反○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隊直類反。喪息浪反。費音祕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助賊御禦也。○鬭沮反。袒音但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石之紛如亦小臣鬭死遂入、殺孟陽於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又云從公者不以受賊害怨反為致死孟陽居牀代公見弒皆奇士也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於蔇、齊無君也、

穀梁子曰千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他車○乘繩證反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二子公御也。以誤齊師。○辟音避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生竇魯地。○竇音豆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稅解也。○稅吐活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傒音兮使相可也、公從之、○相息亮反

齊人救邢

三言即見霸者攘夷尊周之意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敬仲管夷吾○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桓公下拜受胙

孫應鰲曰天子使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穆文熙曰拜胙與請隧二事俱大禮所關一則命之

> 而不從一則隕越顛墜也褻天王命而自請上故言恐隕墜於下此足以見齊桓晉文之優劣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胙於堂上)

管仲辭上卿禮

>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句法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也前伐晉)(救周伐、伐救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齊管仲位卑而執政故欲以職尊之)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桓公五子爭立

> 孫文融曰桓公伯首而身後之亂乃若此蓋緣管仲先死耳賢所係豈淺淺哉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華戶化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

丙歜閻職弒懿公

(宋納孝公昭公殺之商人弒昭公之子舍而自立為懿公)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謂掘尸以刖之也○邴音丙歜昌欲反)而使歜僕、(僕御)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欲以相戲○扑普卜反抶勑乙反)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為病恨)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舍音赦)

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慶克慶封之父齊大夫也)(聲孟子齊靈公之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閎、(蒙衣婦人衣也宮中門謂之閎謂巷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謚莊子國武子齊執政命卿)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不得會二人也)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時會伐鄭盟柯陵)高無咎、鮑牽守、(高無咎齊大夫)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以君將至故閉門蒐索奸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武子知

稱子無曰慶克涵亂宮不惡之附子殺之皆足伏人無知子假淫其狀身被刑刑閏子從君以務自干與致皆其處覺之無術者數

之、(謀高鮑閉門為譖立以陷三臣)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牽之弟、鮑文子、先是時奔在魯)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國不能知幾以免禍)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是月有圍鄭之役)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勝國佐子)待命於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待命於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士華免齊官也)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齊大夫也)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佐之子勝之弟)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慶封慶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顏魯姓、姬者懿母之姓也)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兄子曰姪、鬷亦姬母姓、皆言母以謚其出也)諸子、(諸妾之號、管子所謂仲子戎子是也)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立長乃常禮、今以牙故廢太子、是廢常)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稱文照曰實公發太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諫諫而為之傅故從杼殺之而其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泛道尼曰附今能品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太子居東鄙廢之)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高厚高固之子也)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使微服迎光)疾病而立之、(疾加日病、崔杼因齊侯疾甚仍立光)子、為太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太子光也)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時晉有欒盈難)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陳完之曾孫)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

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而弒之以說晉也)不得其死、(君伐盟主而已、欲弒君、是又過君、必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行義過君、尚自裁抑不自勝、況以惡過君、既言於衆、故知必不得其死)

杞梁之妻辭齊侯郊弔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孟門晉隘道)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晉地)戍郫邵、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平陰役在十八年見魯)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

無死無死哉也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音旋。隧，莒之隘道)，宿於莒郊(杞殖即杞梁，華還即華周)。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皆齊大夫)(近莒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殺而獲其尸，凡大夫生死皆曰獲)。莒人行成(勝大國，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則不必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言若無罪，則弔當在室，妻位不當在郊外)也。

崔杼弑君

[illegible]門序 事具六三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卒無所得而空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桓公之後，邑於棠。東郭氏偃，亦桓公後)。東郭偃臣崔杼(為崔子家臣)。棠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使偃為己娶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杼之九世祖)，臣出自桓(齊桓公，偃遠祖)，不可(皆同姓)。崔杼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坎為中男，夫之象；兌為少女，妻之象。變為巽，是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爻辭，困六三)：困

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人皆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間，隙也)。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即東郭偃之姊)。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興，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

穆文熙曰：莊公淫亂取殺，此不足惜，然所養勇臣十餘人，一時同為致死，事是可事於使國士而得一人焉，豈遽是哉，故養士者不可不知。

自刃於廟，弗許。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掫夜警備也，知刀斗之類。言杼疾不能聽命。掫夜，以近公宮，尤當警備，故陪臣代杼以干掫，今執得淫者而誅之，不知有二命也。○于朋卫反掫側牂叉)。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此賈舉乃莊公嬖臣，非侍人賈舉也)。(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祝佗父亦嬖臣。高唐有別廟，往祭之。弁，祭服也)。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申蒯亦嬖臣，監取魚之官)。崔子殺鬷蔑於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也。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之臣)。

汪道昆曰議論神品筆法句法

養其養社稷

晏子數語可為廢興從容之斷案

孫鑛曰晏子不避罪難忠夫以從子之大惡而猶

知命晏子以從民望

還齊之群公子也納宣伯之女於靈公

孫文熙曰昔有董狐齊有太史直筆無諱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無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謂以公義死亡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

大史書崔杼弒君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慶克之子 盟國人於大宮、太公廟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汪道昆曰序事神品命字法

鮮虞可謂知命

孫文熙曰小人之交乎利則相聚利盡則相因性往有之

閭丘嬰申鮮虞來奔

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縳直轉反 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女乙反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弇於檢反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

崔杼死崔明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先夫之子 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於崔、濟南有崔氏城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 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嫳普結反 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君謂齊莊公 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 他日又告、成彊復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

崔杼崔慶爲於權謀傾軋兩事甚不可爲訓

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也）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崔子未乃至此令人大快

齊慶封來奔

穆文熙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兩言儘可玩味今之不稱者豈惟一服千三服此詎自當令人知足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時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孟孝伯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之字）穆叔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穆叔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慶封奔吳

慶封有此禽獸之行可伸不亡

亡人於公黨崔氏名之爲賊者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舍、慶封子、子之）有寵妻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盧蒲癸與慶舍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出奔）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鷄、（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音木鴨也、洎其器又內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公孫）慶封告盧蒲嫳、（恐二子謀己）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寢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不敢謀、不敢泄）子家

嬰之智亦此所以終免於禍

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爲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刺七亦反、甍亡耕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慶封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也）展莊叔見之、

穆文熙曰雍糾之妻爲父殺夫盧蒲癸之妻爲夫殺父兩事不同於理於情均爲大乖天倫可勿告雖但可勿知而已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讓魯）

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晏子辭邑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竟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言崔氏不能葬、必須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更殯莊公於大寢也）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殺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書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繼室以女）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適夫人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若而人、（遺餘也。若而人、不言數）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制夫人之服則乃釋服○任音壬）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成許昏）晏子受禮、（受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晏）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乃大矣、（登成也。○量音亮。區烏侯反）（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

孫文熙曰二子各言本國之亂而竟不言其濟亂之術從其時勢至此有不可為乎抑二子未操為政之權自不得不付之空談也子

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賈音嫁）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刖多○刖音月踊音勇）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行戶郎反）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皆非其人非其長○乘繩證反）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殣音覲）而女富溢尤、（女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見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肸許乙反）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晏子復還舊宅

孫應鰲曰晏子辭宅兩對孝不忘親、誠不忘君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湫子小反又湫音秋）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音凱）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孫文熙曰君更宅而已毀之反其里人於人情悖矣太矯激必也此乃為晏子此亦與辭宅事相表裏

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讀晏子今與張趯同識）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壞音怪）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

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子雅復放盧蒲嫳

汪道昆曰議論其品

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種種短也）余奚能為。（嫳慶封之黨放之於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嫳普結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恐其復作亂）

陳鮑逐欒高氏

欒施即子雅之子子旗高彊即子尾之子子良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惡烏路反）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門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差初

貴反）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率也○銔扶眉反又音平）五月庚辰戰於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蘊紆粉反）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齊邑○長丁丈反）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群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

楊文熙曰桓子既不自利又能利人返諸公子而益其祿分之邑何其宏施也所以書能有齊

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於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陳氏始大

齊師入莒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紡績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縋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

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晏子請不誅祝史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痁音占）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嚚魚巾反）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汪道昆曰議論其品有德之君以下律法

此與齊人焚尪巫止旱同可哄之甚

孫應鰲曰、晏子述楚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正欲公之發問以卒之也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愧屈居勿反) 建以語康王、(楚王。○語魚據反)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頗普何反、辟匹亦反、從子用反)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丸)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偪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 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強易民貨)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 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

鍾文烝曰、能數齊之弊政、不中以祝、不勝詛言、以立有據、可為萬世人君祈福之戒

孫應鰲曰、此可以垂戒於

後世之不求治於民而求治於神者

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下同) 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晏子論和同之異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遄市專反)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燀昌善反)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齊才細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和、如羹。○鬷子工反、假古雅反) 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 二體、(舞者有文武) 三類、(風雅頌) 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宮商角徵羽) 六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 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以相成也、(言此九者、然後相成為和樂)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鍾文烝曰、景公以相似為和、晏子以相濟為和、五味三聲取譬、可謂精切

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萴，仕側反。)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牛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晏子不禳彗星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吐刀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言文王德不違天人，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晏子論禮可以為國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illegible])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無大德，要有喜樂。)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賈音古。)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吐刀反。)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陳乞謀去高國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景公命高國立荼，寘群公子於萊，故陳乞欲害二子，故先為事之。)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以安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牧[illegible])

昭子惠子心高國

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汪道昆曰：序事能品，若我可不必亡大夫以下書法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悼公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且，子餘反。)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長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戰，以試馬為辭。○上乘，繩證反。) 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 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 戒之(也。待外，欲俱去。) 遂行，(戒使無淺言) 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傳衆。)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匿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 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點，音沾，又如字。)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 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頓，折之舌反。) 悼公稽首，(悼公，陽生。)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為君，不怨子。)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要，一遙反。)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孫文融曰：陽生氣平而謙，和不至激，為亂所以能

有齊國然子閒言受盟，亦可謂有全策應變之才矣。何但日又諷動群公子而致悼公之救也。

按公羊傳云：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諸大夫不得已，皆逆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日是在家。

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因可立。)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頼齊邑。安然也。)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舉，皆也。○難，乃旦反。) 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困，有飢荒之困。憂，有兵革之憂。) 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

陳成子殺闞止執簡公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曰：(鞅，齊大夫。) 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 弗聽。子我夕，(夕，視事。) 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 遂執以入。(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入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翻。)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己，(言己，介己。)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喪終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僂，背僂。○長，如字。) 望視，(目望陽。) 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 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憚，忌。) 故緩以告。

孫文融曰：公孫言陳豹上

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侍人子我)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從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為公將除害)成子出舍於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不及此(悔不誅陳氏)甲午陳恒弒其君於舒州

將出出奔也

此時無陳逆相劫止則恒亦出奔矣可恨哉

四史鴻裁十一卷

左傳十一卷

明魏時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愾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秦

秦師襲鄭敗於殽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陵之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秦師襲鄭滅滑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

林次崖曰弦高以一商人能挫秦師使鄭有備則亦異人也後又不受賞而遁其鴻于冥入非春秋人物矣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活反)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卒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先悉薦反)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遽傳車○遽其據反)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餼許氣反)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閒音閑)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汪道昆曰議論序事能品以貪勤民天奉我句法字法亦不以一

晉敗秦師穆公不替孟明

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女晉文公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墮許規反)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鄉許亮反眚所景反)

孫文熙曰殽帥在秦雖見晉吾文嬴在晉安得不見三帥且以秦穆公之賢而晉侯其二帥恐亦未便但一敗殽函即足操伯矣

秦伯再用孟明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

狼瞫死秦師中遂大敗秦師可謂善用其勇故傳謂之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瞫尺甚反。字林式荏反）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共音恭）吾以

君子

呂氏曰狼瞫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於秦者所以彰軫之不知義也名則忠晉而實愧軫

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已兵○陳去聲）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晉

汪道昆曰讚其品君子是以知以下章法

孫應鰲曰用孟明一句是斷秦下就穆公之為君孟明之臣子桑之忠又引三詩証之即明此句之意味來盤

穆文熙曰自古秦伐之士往往以一敗致弃能不得展如秦伯之於孟明真古今一事也其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安得不伯乎

汪道昆曰梓今能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藉在夜反）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景公也）

汪道昆曰傳事議論能品懼選字法

穆文熙曰司馬侯語有風刺秦后子答詞亦有致至趙孟初未不知趙問言乃遂知之則鍼亦非庸庸者流也所以終歸

蘇氏曰季子[illegible]於樹不以死付其心引兵[illegible]

（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之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言若不出奔、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鍼適晉、其車千乘、鍼享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每十里以車八乘、以備傳報）自雍及絳、（雍秦所都、絳晉所都）歸取酬幣、（酬酒幣）終事八反、（往反八次也）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多車故出奔）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鍼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熟也、以穀熟為一年、言少尚當歷五年）趙孟視蔭曰、（蔭日景也、趙孟意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鍼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翫厭也、愒貪也、翫五稔遠、貪朝夕近、其與幾何、不能久也）秦景公卒、后子復歸於秦、

吳

季札辭國

[illegible]其德所以養其心者至矣雖諸樊欲授之天下將弟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

穆文熙曰季札以義嗣推君以守節自君義王辭和卒然君子可想可慕

胡氏曰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子[illegible]而不辭使王[illegible]傳[illegible]賢而季子為太伯之讓[illegible]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故諸樊適子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季子觀周樂

[illegible]禍與[illegible]喪國其誰階之也

穆文熙曰叔孫好善而不能擇人所以[illegible]札言早能及之可謂明知此詩於前者見札不惟知人且知樂知樂故以知人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淵思會深遠非季札固不能以測度古今非左氏又豈能以鋪敘曲折

杜氏曰季子賢明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故知其興衰也

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周之舊國)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汧苦賢反)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渢扶弓反)為之歌唐(唐詩第十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孫應鰲曰論詩歸重於頌論樂歸重於韶如百川學海

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鄶古外反)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雅所以詠盛德故但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偪(謙也)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慚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箾音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

錢文忠曰觀世代之樂入於耳辨於心興亡治亂不爽毫不可謂明智之至所以能服及千載之先乎以泄後鎔身吳疑太伯之苦也已

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

季札聘於列國

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邑與政歸之公○說音悅)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

子產為政戴柳公權諸其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縞古老反紵直呂反)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衣冠正其回時義乃本此

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修辭）

子聞季札之言乃終身不聽琴瑟得免於難則人言可不聞過哉

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徙）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狐庸論季子不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

巢隕諸門於巢而隕也閽戕謂為閽人所弑也

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祭側界反）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志）度不失事（備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蹶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犒苦報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解佳賣反）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馮皮冰反）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備器）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也）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江道昆曰此今妙品

楊文熙曰此為借凶為吉議論新然動人味無窮因之能來言城濮之戰其指

在於卿可謂權擬

吳楚戰於雞父楚師大奔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戍故薳越攝其事○薳于委反）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

孫文熙曰光之謀兵可謂知彼知己而復分兵先走三國以搖心諸侯其真多算勝者哉

熸（職吏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主死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〇熸子潛反）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畢事尙威）胡沈之君幼而狂（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薳越非正卿也多寵人政令不壹於楚）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

吳有孫子正此之時豈其法乎何其筭而中也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四從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擊于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〇）譟（素報反）楚師大奔不言戰楚未陳也（楚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

公子光使鱄諸刺吳子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栽圖身也句法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強弱）楚莠

於了言母老子幼若王僚言似通 孫文熙曰觀三條兵劍之

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然麇二尹楚官〇麇九倫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楚師遮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故曰我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季子至亦不廢我）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〇堀苦忽反）

嚴亦知光有逆謀深戒既知其進而不預為之備又就其享焉而就死至其見殺也剚客中動其不及手無他已鱄諸者剚刺有遺恨矣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鈹劍也）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也〇鈹音披）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羞者）及體以相授也（以所食授王進羞者）光偽足疾入於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鱄諸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以討光故云）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

季子從容數語狡命待命何其婉而有禮乎賢人之所為自不

伍員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語是日議論能而先又甚文又初而言伐楚章法與邊任患字法

子西之言誠是然子奔在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也

同也

位待光命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

吳滅徐伍員三師肄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上田定其所徙之居 使居養、二子奔楚 楚使逆之于竟 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養城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為備然 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 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 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播波我反、又波賀反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 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夷城父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 ○員音云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

使竟必從圖大凡伐國之術可以倣此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肄以利反 亟肄以罷之、亟數也 罷於道 ○罷音皮 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吳敗越大夫種行成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 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夫音扶 檇音醉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上會稽山也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灌鄩二國名。○過古禾反 澆五叫反 鄩音尋 滅夏后相。后相夏后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 娠懷身也 歸于有仍、后緡有仍女 生少康焉。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有虞君也 虞思以二女妻少康 姚虞姓 而邑諸綸、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 五百人為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 諜候也 ○諜如字 使季杼誘豷、豷澆弟 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戈澆豷國 ○戈古禾反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越成是使越大必為吳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勞則推親愛之誠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幾父云曰吳不如過二段利害較然詞意質切卻令人不可易其言大夫差狃於一戰之勝憤而不從豈非天哉

次吳發越千

辭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讎猶言天與）不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不取吳姓言可計月而待）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

逢滑論吳楚興亡

逢滑論吳楚興亡驗之於民而本之在德可謂切當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

子西論吳之敗

闔廬恤民所以敗楚夫差勞民所以自敗古今興亡無不由此豈惟兩君哉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壇平聲）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遍也○共音恭）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吳殺伍員

江道見曰讀論吳二義具字法

柔服濟欲除疾遺類俱為精研五諫無以喻此矣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謂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

穀大燕曰子胥屬子於齊蓋欲以死諫且不欲絕先人之後也人或謂屬鏤之禍乃所自招不知其心矣

邑、（虞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劓音藝）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吳子及晉侯會於黃池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旰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與爭以示遠欲反）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邾三百乘半）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欺之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混逆先日辭令妙品

穀文燕曰吳人信鬼故景伯以上帝恐之然太宰好貨景伯亦必先賂太宰而後其言可行不然恐未得即脫然也

伯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從才用反）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是故以是恐之）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越句踐滅吳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曰、好惡同之、（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共音恭去聲）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生屬猶使生被吳執不得其死也史讀乎蘇墨也有感於[illegible]陷之言故問其人

一簞珠 鱓小笥乃旦反 ○使問趙孟 問遺也○遺唯季反 ○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句古侯反 史黯何以得爲君子 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 將行則行 退無謗言 將止則止 王曰宜哉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甬音勇句九具反又音鉤 辭曰孫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衛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寵而

石碏諫寵州吁

不嫡以下章法句法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得臣齊大子也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媯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賤而得幸曰嬖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石碏衛大夫○碏士略反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泆音逸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 眕重也○眕之忍反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

穆文熙曰自古驕子未有不敗碏言則物可爲後世之鑒至於借方於陳以殺州吁尤可謂有權

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臣行君義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州吁弒其君完而自立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以亂句法棼之字法

衆仲論州吁之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衆仲魯大夫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衆悃阻兵而安忍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棼絲見緒蓋所以亂○棼音憤紛於云反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戢側立反

石碏大義滅親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 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 八十曰耄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圖

法

汪道昆曰叙事佳品公中叙圓字法

其衍說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封之○涖音利九月、
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
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
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狄人滅衛懿公職惠公朔之子宣公之孫宣公莊公子也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
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二子、取其文章
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

有書雖臨事而戎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熒戶高反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
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
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吉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
待也、守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

齊桓公封衛於楚丘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

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

衛伐邢而天雨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
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
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
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衛侯出奔楚成公文公子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文公重耳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晉侯齊

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衛侯衛文公之子成公也晉人弗許、
衛欲與楚、服于楚以求助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遂
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從晉侯盟于
踐土、攝位暫受晉盟

晉人復衛侯元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謚六月、晉人復衛
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
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

汪道昆曰評今能品章法句法

世事不有貴人者哉叔武之事可為悲

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

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諭國人、○牂子郎反）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二子衛大夫、○歂市專反、華戶化反）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

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晉執衛君元咺立公子瑕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鍼其廉反）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穆文熙曰甯俞納橐饘廿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瑴音角）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平已、故賂周冶、○歂市專反、廑音覲、又音謹）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賤也、○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汪道昆曰評今能品覺報宴字法

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之賦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肄以二反）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汪道昆曰識論具品謀而不討以下句法

郤缺勸宣子還衛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即趙盾、時為政）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戚皆衛地、匡為鄭所侵、戚為晉所侵、至晉令鄭歸匡而已歸戚故、故使解揚歸之、

孫良夫及齊師戰於新築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戰於新築、師敗、將盡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縣音玄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衛侯復孫林父

衛侯名臧、成公之孫、穆公之子、林父良夫子也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

婦人之言亦有可聽、若執而不見、則激之成變矣

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逆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敬姒定公妾、衎獻公也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夫人[illegible]獻公[illegible]獻公行無禮必[illegible]使余是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盡寘諸戚、戚孫氏食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

孫林父逐衛侯奔齊

汪道昆曰敘事具品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日[illegible]久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射食亦反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蒯孫文子之子使所吏反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汪道昆曰敘事具品藻然袖句法

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音奴)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公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

厚成叔臧武仲知衛侯之入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獻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

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魯公(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成叔魯大夫名瘠)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群臣不佞。(佞才也)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自傷悼弃去)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右宰穀從。(從衛君也)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以不

穆文熙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甚矣然猶賴子展子鮮以返則賢人所係豈淺淺哉何以于家龜鑑終不能逃錮公十二君之優于久可知矣

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悅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妙反一音匹遙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輓音晚推如字又吐回反)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立剽)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衰亂乃伐之)

孫蒯石買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蒯苦怪反)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飲於鴆反重直龍反)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訽罵也○訽呼豆反罵馬嫁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愬悉路反)

俗文熙曰寗殖病中之言因諫暮念但不見叔視其君耳夫叔欲逐即逐欲招即招君父切可同日語哉寗喜之死在此言矣

惠子遺言復君

衛寗惠子疾，召悼子（悼子，寗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蓋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太叔儀知寗喜之敗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寗喜言（求復國也），寗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寗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謂寗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

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寗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寗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右宰穀論獻公不可納

汪道昆曰序事能二句及句法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反國。○鮮音仙），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寗喜言（言復國），寗喜曰：必

穆文熙曰蘧瑗不出入二語不任之不貪功可以免禍真得君子之風右宰穀指寗殖不可與語兩君子鮮多而能亡何其見之審也

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知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以公命與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寗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逐獻公，瑗從近關出。○懼，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受父命納衛侯）。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義多不出過亡）。

穆文熙曰自竟及門三然可矣衛侯反國未幾書其殺人執之而晉人執之不有寗喜之讀其以日終之哉

衛侯反國

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衍驕心易生。○竟音境）。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謂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在所怨之言，故怨之）。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羈，息列反。扞，戶幹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從，居謂守），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

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晉人歸衛侯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 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蓼蕭，詩，晉君恩澤及諸侯)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言不敢違遠於晉)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 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 國子賦轡之柔矣，(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子展賦將仲子兮，(義取眾言可畏，謂晉為臣執君)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按文熙曰：獻公初無殺喜之意，但為免餘所惑耳。觀

衛侯殺甯喜子鮮出奔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子不及此，(不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恐代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免餘既殺喜，而不受卿邑之賞，甚大賢者。殺喜，公宜矣。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時獻公出，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 (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枕，之鴆反) 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 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 託於木門，(木門，晉邑) 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狀，共無所自愬) 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絇，其俱反，著於屨頭者)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布之細而希者曰繐。公為悼子鮮故，特為此服)

按文熙曰：甯喜之專，本足致殺。然子鮮逐我二言，可泣鬼神，是於木門之託，終身不鄉衛國，何其烈也。然晉獻公喪之如稅服之長至終身也。

公與免餘邑六十，(賞其殺甯氏之功) 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論語云，千室，言十室，明通稱也)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大叔儀為卿。

晉反衛戚田 (襄公名惡，獻公子；靈公名元，襄公子)

王逍氏曰議論具品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

子魚論衛當長蔡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分爭。○嘖音責)其使祝佗從、(祝佗子魚)大祝。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公曰、行也、及皐鼬、(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長丁丈反)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成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而封於少皡之虛、(少皡虛曲阜也、在魯城內。○虛起居反)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綪七見反、茷音吠)大呂、(鍾名)殷民七族、而封於殷虛、(殷虛朝歌也)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洗息典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而封於夏虛、(夏虛大夏)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惎其記反)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蔡放也。周公以王命蔡叔。○蔡上素葛反。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見賢遍反)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重直龍反)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莒茲丕公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序鄭下)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王治氏曰辭令能○乎萇弘以下諸法

釋文無曰議論弘闊俱有根據足以屈

服晉人從長蔡信乎祝佗之口才也而夫子以為祝佗何如

長衛侯於盟

公叔文子止衛伐魯

老成之言足以動人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鞶，步干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本衛靈公之兄，因跛足故不立。）狎齊豹，（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齊豹邑。鄄，音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孟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二子，衛大夫。）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與三子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之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言子借我以善名，而公孟親近我。）故不吾遠也。（言為此故，公孟不遠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前日之言不信，為僭。）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周，猶完全也。周事子，謂使豹言不僭也。歸死公孟，謂全其祿不害。）

汪道昆曰：序事甚出，僭子、周事子俱字法

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豹帷於門外，而伏甲焉。（設帷於門外，而藏甲於中。）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巷門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南楚驂乘，載寶以出。（避亂出奔）過齊氏，（過齊豹作亂之所）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如死鳥。（死鳥，衛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乃止。（不行）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春其敢已，故貴其物。）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按文熙曰、宗魯之死似亦可與、琴張欲往弔之、及聞仲尼之論弔、則差謬殊甚、故論人者心有所折衷而后可

北宮喜初與齊氏同謀、後復滅齊氏、故公謚之貞子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觀意)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大燎以備守)

北宮喜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復歸於國)八月辛亥、公子朝(與公子朝通謀)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殺襄夫人姜氏故、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謂青能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苑於元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

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牢、字子開、衛人也)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病回邪)不以回待人、(不能去、是病身於邪、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衛叛晉盟晉人侵衛

按文熙曰、國君與大夫盟、已為非禮、而二子又[illegible]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元還就衛地盟○鄟音專)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以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可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捘子寸反、捥烏亂反)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賈、衛大夫)盟以信禮也、(信、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俾衛君遂叛、及盟則簡子不得辭其責矣

衛君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

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晉師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衛侯助齊伐晉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娶婦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犁

猶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獨齊人言已與書俟外登城者盡絕而後下，入城戰，恐外不能登也。言此以詐書，而實欲先此見獨之奮勇）

書左，猶先下。（書從猶言左行，猶遂自先下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割居觀冬）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其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

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如禚若反）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幘音策）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與我敵）（若賓主相讓，來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使衣車以盡哀也，若方為位而哭，挽柩者不敢哭）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晉殺涉佗求成於衛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公孫戍以富致亡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鰌音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與音預）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孫戍，以其富也。

蒯聵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盂邑名也，既會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豭音加）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手發臺何其相親而保護之急也有夫如靈公於南子何尤乎

汪道昆曰序事纖悉品

孫文熙曰公子郢之賢其季札子臧之流乎辭衛國而不居竟處於難何其卓然有光也

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公子郢辭衛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汪道昆曰評令能品

衛子木論吳不可絕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摽敷蒲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瘈吉世反而況大國乎、

衛大叔疾出奔宋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大叔儀之曾孫初疾娶于宋

孫文熙曰孔文子始而使大叔疾出其妻而以己女妻之固非繼又忿其淫乃奪己女而妻大叔之弟遺益非所當許亦別為人名也孔子以他事而稱其文其取之乾哉

子朝、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妻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孔文子忿朝故使并出其女而以己女妻疾也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疾誘取娣置於犁而為之別邑而為之一宮、築一宮以居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奪其女不嫁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疾之車也、以獻于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立以為大夫、孔姞孔文子之女、即疾之妻、疾臣向魋、為宋向魋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使疾食邑於此、及魋敗、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其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言疾之終所也、巢鄖少禘皆衛地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為自命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度謀也將止、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

蒯聵入衛子路結纓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

之外圃(圃也)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寧孔氏家臣)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也輿豭以為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刼盟欲令悝逐輒)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悝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乘車言不欲戰)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以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大子聞之懼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

按文熙曰蒯聵劫孔悝悝求必至死子路之死何為也此斷纓為千年遺恨乎

江道昆曰幾令氣品

衛侯告於成周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

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父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方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十七年春衛莊公為虎幄於藉圃成(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畫虎於上既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大子莊公子以良夫息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也兩牡馬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古者裘上有裼衣在君所無露裘之特進)(君則解劍)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按文熙曰大子以良夫為令名可嘆衛輒終殺良夫可謂有亂之極

戎州人殺莊公衛人立公孫般師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或或大)(子來朝謝晉以免己罪不然恐晉君謂志父教衛不來)衛侯辭以難冬十月晉伐衛(忌莊公之特德)入其郛將入城趙鞅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衆)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鄄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戎州(戎邑名)問之以告(左右以戎州之名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其邑聚)公使匠久(匠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

孫文熙曰莊公見己氏妻之髮為美髢髡鬢亦至斂人然不過甚當殊為可恨殺而取璧足以報之矣

朘戎州人攻之(因翦其邑聚亦怨公)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之弟疾與青皆祀公之子)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又音杞)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衛人逐出公輒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十八年夏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衛侯輒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

飲酒焉褚師聲子(聲子衛大夫)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辭解)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吐也㱿音殼)是以不敢(不敢解韈)公愈怒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公有怨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中)初公納夏戊之女(夏戊衛大夫)嬖以為夫人其弟期(期夏戊之子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聲子(韈登席者)公孫彌牟(奪邑者)公文懿子(奪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得罪)而失因三匠(三匠者)久役與拳彌(拳彌見辱於俳優者)以作亂皆執利兵

孫文熙曰歷序出公輒失盟之人心之多見其致敗有由文雖略有法足為出公戒

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譟以攻公(故譟以攻公)衛侯輒適城鉏

衛人立悼公公孫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衛侯輒卒于越(傳詳出公之終)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蒯今又孫城鉏)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孫應鰲曰案傳言從者有其人因無其人誰為復之此子貢之所以讓不知也

四史鴻裁左傳十一卷終

宋

（汪道昆曰：詳令具品，豈曰能賢句法）

（穆文熙曰：宣公讓弟穆公，穆公讓姪似為義，然然皆出於私意，不循正道，所以致成禍變。公羊傳謂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當矣。左氏謂百祿是荷者何）

（與　公羊子曰：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終致國於與夷，莊公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宋穆公復立與夷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馮，皮冰反）。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出令於義也）。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宋宗室）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桓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子，莊公名馮，穆公子，殤公從弟）。

（穆文熙曰：司馬之專，豈宜道上為人見之，治容誨淫，致歟武督之禍，孔父亦不得為無罪矣）

（汪道昆曰：詳令該出敘事妙品，言懼句法）

臧孫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恤）？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浡，蒲忽反）；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浡，盛貌；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名禮，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莊公子。○說，音悅）。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戲言終以為禍，可不戒哉）

（宰督乃死於此，亦足快人）

南宮萬弒閔公

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長，丁丈反），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為卿。○歂，市專反。搏，音博）。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靳，居靳反。和而惡之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為病）。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批，普迷反，擊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宋督不書，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群公子奔蕭，公子御

楊文熙曰、既言惡人不可保、又言陳好不可棄、皆足論也。又云數語是爲宋患者、祇恐不能決、必有作不也無之禍矣

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輦絕遜反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好呼報反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并醢猛獲、故言皆。○飲於鴆反

子魚讓宋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子魚諫襄公用人於社

宋襄甚暴、此何以成伯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睢音雖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

孫應鰲曰、用人以祭、而後乃有不重傷、禽二毛之言、將誰欺、欺天乎

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譏其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子六月而會盟、執鄫子。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諸侯會宋公盂楚子執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宋公與楚子

楊文熙曰、楚以殺君脅宋、子魚以有君讓楚、即兵法彼固重之、我固輕之者也。故殊有以全宋君矣。何後世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語、乃以啟千古之悲乎

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子魚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楚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諸侯會于薄、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宋公釋乎執、走之

衛子魚復曰國為君守之罰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宋襄及楚人戰于泓敗績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鄭志朝楚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固公孫固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不赦謂止其天之棄絕也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司馬曰司馬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儳仕銜反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魚所言深得戰陣之法宋有子魚而不能用其亡也何怪

蘇氏曰公羊嘉襄公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用人於社

宋昭公欲去群公子

夏四月宋成公卒成公襄公子昭公成公子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樂豫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為比況國君乎以喻九族兄弟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即文公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

按文衡曰公孫壽知昭公無道懼及己乃以存宗為唯作公孫子死之何其鄙而忍也

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蕩意諸為司城（公子蕩之孫、公孫壽子）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言己所以不能不為司城）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孟諸宋藪名）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公子鮑等）至於君祖母（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去逃）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也）蕩意諸死之（意諸知國人將弑君而不能止知公將見殺而不能去故不去其死）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蕩虺為司馬（虺意諸弟）

按文衡曰古

羊斟故敗華元華元以城宋起怨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

□□用兵者□□□分其三軍之士且欲其偏及也況其御人乎此羊羹不幾華元之所以致禍也若羊斟則不足責矣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華元見而慰之○牂子郎反）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植子匠反）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睅戶板反皤音婆）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鬢之貌○思西才反）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兕徐履反）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

晉遣解揚報宋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

侯大然曰、解揚致命、可謂能洪其義信、數語也、最然動人心、楚子不殺、所有以哉、

(諱小惡不顯大德之諭) 君其待之、(待楚)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 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賣于敵反也)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 下臣獲考、(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宋及楚平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宋猶不能服故)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 申叔時僕、(僕、御也)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 (楚盟不書、不告)

宋討蕩氏五大夫出奔楚

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華督曾孫) 魚石為左師、(公子目夷曾孫) 蕩澤為司馬、(桓公玄孫) 華喜為司徒、(華督玄孫、戴公六世孫) 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 向為人為大司寇、(桓公後、向戌族) 鱗朱為少司寇、(桓公後) 向帶為大宰、(桓公後、向戌族) 魚府為少宰、(亦目夷曾孫)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 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即華元、華喜) 司城、莊族也、(即公孫師) 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桓族盛、故不敢討) 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恐國人怒、華元滅其族) 右師討、猶有戌在、(即向戌、桓公曾孫、言賢、華元必不討) 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即蕩澤)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五大夫畏同族及罪、將出奔、故先出舍于睢) 華元使止

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
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元果騁而從之則決睢
澨閉門登陴矣澨水涯也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
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戴公五世孫樂裔為司寇戴公族
以靖國人平公即位共公子

楚納五大夫於彭城

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也遂會楚子
伐宋同伐彭城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焉楚納五大夫于彭城以害宋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

鉏吾曰音沮魚宋大夫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
固事之也不敢貳矣言楚若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德於我我當感其惠事之不敢
攜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不若惡此五人用之於楚使佐政以間吾之釁亦吾之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
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
多矣非吾憂也披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言今楚封崇諸侯之叛人分與彭城以絕
吳晉之外來宋必攜貳塞夷庚以毒諸侯吳晉必懼而謀之宋之功多矣豈足為憂哉且事晉
何為晉必恤之

華元如晉乞師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

楼文燕曰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華弱直而子蕩屈也平公偏逐華弱而不逐子蕩罰爲非刑即華弱子蕩並逐亦爲未得其當也

楼文燕曰韓獻子晉之良大夫也使於鄭尚能辭其王環乃子罕稱以不貪爲

重救彭城伐宋楚黨於叛臣以害宋故復救彭城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即韓厥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
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
谷宋地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
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罃乞師在十七年
今彘季即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
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臧武仲之言十二月孟獻子會諸
侯于虛朾丁池切謀救宋也

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華椒孫為司馬與樂轡即子蕩少相狎狎親長相優優戲又

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以弓加其項若在手故曰梏平
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
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子罕即樂喜曰
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幾日言不久也我從言亦將出奔也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
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
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

實而困埒玉人之玉又為反 應之得所欲其實益貧人一等矣

徐文照曰華臣暴虐亂政於法當逐左師既以姑息之又不欲其見而罪之人之之謂何其才者也瘈狗狀人天其殺乎乎

息浪反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閱華元之子華臣弱皋比之室華臣華閱之弟皋比華閱之子弱侵易之也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鈹劍如刀向戌為宋左師食采於合故曰合左師盧門宋城門向戌所居也蓋臣所使之賊殺吳於此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閉吳之妻求其玉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華臣特為宋卿故左師以為亦卿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蓋掩其罪不問也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故策馬極也戌惡華臣悔其誅之失故為短策且過華臣門必騁惡之甚不欲其見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音制狂狗也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故見國人逐狗入於其家驚以為逐已遂奔陳也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執朴以行築者亨法

徐文照曰晉鄭殺人輿誦子產其敵之至則已殺乃今狗之亦足然此奇尤甚孔子

子罕為皇國父分謗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其廉反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扑普卜反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抶丑乙反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詛莊慮反祝之又反

之人美事於分謗美不善於獨為厚欽子子罕其可為法哉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公見之也句法見之亦可法

伊戾譖殺太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芮如銳反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欿也○欿口感反而馳告公馳驛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

徐文照曰宋公既知太子惡伊戾乃使其從太子其使其從大子何以故其大子之心而殺大子人君之昏闇不仁無以加矣子過期以死又會石夫人而戾之前亦何以得賢於列國哉

按文熙曰稱

人不在多語觀文子述范武子二事而晉之君臣也歎者惟其當也晉有叔向佐文子楚國不能當然服善如子木皆亦何能以當晉哉

時會諸侯欲弭兵故戌以

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

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

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馬之先）曰：君之妾棄

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佐肯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諂，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宋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

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

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

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

以為盟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

子罕不阿向戌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為功而請賞

按文熙曰宋在晉楚間至樹牢背以兵為衛猶供不文向戌乃請拜之而又欲固是請賞付其外而會也然子罕止之而戌能不忌則亦庶凡乎知過之君子矣

汪道昆曰叔事能出於人何有句法

發文熙曰夫人十乘孫小人之行聲影惡之與小人以其行而效之戒則又乘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

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

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己，音紀）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書其不阿向戌）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宋大夫）

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

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鄙矣。公使視之，

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

比弟，欲代比為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合

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曰：女

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左師以亥賣寺人以陷其兄，故知其亡）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無愛閒）詩曰：宗子維城，毋

嘗不言之乃知嘻背之惡恃惡其不附己也人情多如此豈獨元公之於寺人柳哉

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位，使位也。熾炭，使生溫也。）比葬，又有寵。（諂媚之態，小人如此。）

宋華亥向寧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氏，戴族；向氏，桓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欒之母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樂喜孫。）司馬彄、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太子建，亡。）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公子之徒衆也。）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退走至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攻華氏本以去憂也，恐殺質子，是憂益長矣。）臣是以

殺文熙曰春秋君臣之變固多至於君臣互質其子則所未有然元公欲殺其子而華向出

奈其身不祓哉者亦幸矣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華登，華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庸，功也。言可以為功勞。）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以公子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以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汝也。所，所居官。）

華亥向寧入於宋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惡，烏路反。）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良子謂華登。○亟，欺冀反。）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憚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使告司馬逐貙。）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

俟文熙曰司馬自知宜僚為譖不能救又與宋公謀逐華貙激成仇殺之變則司馬不能辭

甚矣

而訊之（子皮，罕虎。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以欲因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已甚，傷司馬），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䝉家臣。任音壬。）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昭子知右師之亡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

敘法多致成緣可玩味

樂祁知宋公昭子之死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喪，息浪反。）

宋敗華氏於新里

後文然曰烏枝鳴去長兵用短兵得以必勝說之法廚人濮每以得其全宜以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帥，吳大夫，救華氏者。雂，古會反。）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待徼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揚門，宋正東門名），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

華氏制兵家之所謂亂也二子俱深於兵者乎

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詐言得華登首，以恐華氏，安宋師。）遂敗華氏于新里（華氏所取。）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僂，力主反。宋公也。言居新里，既助公戰敗華氏，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華氏族，居公里，助華氏戰敗公，亦復歸公里，與公同居。傳言古之為軍，不崇小忿。）

又云翟僂助公戰而歸於華氏之里不自居功可以為訓華姓助華氏戰而復歸於公里則撇也傳言不崇小忿過矣

諸侯救宋出華氏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前奔晉，故以晉師至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救宋。

子城三射〔禮〕人可謂奇中

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子祿，向宜，向戌之子也。）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豹，華氏黨。為呂邑封人之官，故曰呂封人。）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名，故還戰。）將注，豹則關矣。（城將傳矢於弦，豹彎弓射之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城之父。）豹射出其間。（矢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狎，更也。城言若不與我更迭射，則汝為鄙夫，故豹抽矢讓其射也。）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為豹報擊城。）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犨，豹車御，請一矢而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訴之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死則俱死。）

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軍法。）乃射之，殪。（犨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貙曰：子無我迋，（音誑，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皆公族，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

孫文融曰：華氏在內雖窮，以為外援，其勢必不能盡。

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拒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

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樂祁，子罕之孫，時為司城。景公，宋元公之子名。）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

孫文融曰：樂祁倡言事晉，景公乃使祁往，陽楯貴禍，深於不是，故深識不可不

亡，（晉政多門，恐有禍難，故請立後，雖身死不亡其祀。）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見其子溷於君，立之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楯也，以楊木為之。）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楯楊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范獻子，士鞅也。）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時范、趙方惡，又以楊楯獨歸於趙而已，無賂，故士鞅以私意執之。）趙鞅（即趙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范獻子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

孫文融曰：樂祁初主范氏，後主趙氏，又獻楊楯於趙而不及於范，則士鞅之執固非無謂，亦有

以取之矣

叛晉、獻子私謂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恐宋叛故止祁為質）子姑使溷代子、樂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太行山在晉東南）范獻子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也）

宋逐桐門右師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巢向戌曾孫）且子明謂桐門右師（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念共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

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公子地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富獵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扶勑乙反頗普多反）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

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迋古況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向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之已）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育魋也、（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

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人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假稱公命如此）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宋桓公族、故又稱桓）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以無功獲罪、欲得國內大夫為質）

稽文炁口皇野苟討魋不得左師不可乘車往逆可謂有禮及親左師

伐魋不勝乃欲幷其大夫乘入則左師為入下並野其失所以哉

校文熈曰司馬牛避魋之齊又之吳遂客死身未嘗不善而乃不得死所則賢者之不幸也亦大可憐矣

還國、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貨（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人子弟而貨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将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巣来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殲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馬而適齊（牛向魋之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馬而適吳（牛不欲與魋同仕）吳人悪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録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陳

五父諫不許鄭成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歳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難乃旦反）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悪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悪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随也、○悛七全反）雖欲救之其将能乎商書曰悪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悪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為國家者見悪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芟所銜反、蘊紆粉反、信如字、一音申）

胡氏曰禍莫大於非諫而[illegible]

陳殺其大夫泄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服（衵、婦人近身衣也）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板之篇、辟、邪也、下辟、法也、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泄冶無道、危行言孫）其泄冶之謂乎（明泄冶居無道國、不能去位、知其不可諫而諫）

[illegible]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徴舒似女（徴舒、夏姬之子）對曰亦似君徴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轅頗出奔

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内之田、悉賦税之）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糗起九反、腶丁亂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器成、已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陳公子完奔齊

穆文熙曰陳完至齊而齊侯授以卿則完必有以當之而固辭者乃見其有讓德之微

詑其子孫於齊也

汪道昆曰辭令雅品不作此在異國句法故曰觀國以下並法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御寇宣公大子）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也擔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取不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顚命畏為朋友所譏責○乘繩證反）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相賢之故就其家會也○樂音洛）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夜飲為淫）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周史知陳氏大於齊

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遇觀䷓（坤下巽上）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故知在子孫）必姜姓

虢（姬姓出自王季）

虞（姬姓出自仲雍）

汪道昆曰詠品懷璧無厭句法

懷璧

穆文熙曰神之鑒人不惡若此哉內史過所論將世之所謂鬼物者耳至於虢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旃之然反）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焉音煙賈音古）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厭於鹽反）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音洪一音恭地名）

內史過論虢之亡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過古禾反）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

公論也則其失愈甚何得不亡

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命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大宗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嚚五巾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天奪之鑒句法五稔字法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自少養於公宮公與之狎而不以其言為輕重）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請助）（晉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虢公敗戎於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據人無曰二句足破其惑然而虞不覺不信者迷於利也利令人昏信哉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車尺奢反）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無德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用之○繄烏兮反）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不更舉兵）

曹

宋人伐曹滅之

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

皆晉好宋乃曹亡張本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說如字說之音悅）

（霸說如字揖音集邘音于）

子臧辭曹

穆文熙曰季乃春秋晉商而有諸國君子臧若祿可任尚當與吳季子同為風矣

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邾

邾子卜遷于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與音預）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

穆文熙曰邾子以短長為時利民為君議論絕人足破千古之惑堪與孟為繼者矣

四史鴻裁左傳十二卷終

國語序

今之為文者必司馬子長顏子長實有所取裁也世本國語左氏國策太史皆載其事兼取其詞微有損益而已何者雖以太史公雄才必有所籍以發其感憤鬱積之氣而況後之慕學焉者又安得不悉取其書讀之哉而世以選造重

必宋儒經義通者海內學士大夫始益好古力學質有其文稽考功自其來為郎時積已於數書獻飫之乃擇其腥膾而浥其膏華吸其沉齊而引其清泚若有所瑕瑜焉指玉之玷而孚尹益彰徵有所澄汰焉吐珠於澤握其夜光而掩其微纇雖孕未剖者昭然若發蒙矣是

非命世之才其能脩乎予獨覧其國語評鈔嘉樂之葢其酌取十去四五焉而并著其得失美惡長短少多之數於其支經肯綮膏腴榮腠既雋永而深嗜之又為疏其義曲而暢之使煥乎藻繢文施為袞冕之華為經國通遠考中度秉之典豈徒以文為哉何者古之為彝者

既治則鑴鑴乃平也是其釜乎為玉既攻則磨磨乃瑩也是其石乎語云石猶愈疾而況文乎且有周一代之制雖衰微王室猶秉之未至湮晝禮樂征伐所自見也列國相與以辭命應對自免焉及其賢者糾慝矯邪匡危去佚謀猷論議推見至隱是猶將百世憲乎迺今以

文辭焉視之抑又非漢以下書可擬也聞之考功大夫方以宰士銓敘百職遴省臣有所上事幾不測衆廩廩乃力為拯援無少避此其為亮烈義伉氣固盖一時哉夫亦自書所得深也且語本左史所記納誨朝夕志之鑒戒與夫象魏所為法歲終太史奉諱而君齋戒受贊

者也今我柱下縣道大夫為梓之傳爲固謂正色立於朝以論議抑揚上下廸造功業於此有所籍手乎若抒發為文辭而宕奇逸縱莫古焉脂潤足以馥毫翰精當足以壯筋節一梁指而遂充其量舍此則不雅馴又足好乎余敬受簡為引其端

萬曆甲申夏六月沛國劉鳳撰

四史鴻裁十三卷

國語一卷

明　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周

謀父諫征犬戎

（孫月峯曰：文極醇正，耀德不觀兵為主，歸結處尤見不過當意。）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犬戎，西戎之別名。）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尚道化，不以小忿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郭壟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鄉，示之以好惡之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窋，中律反。）用失其官（失稷官也。）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竄，匿也。堯封棄于邰，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世，繼世也。載，成也。忝，辱也。）

（穆文熙曰：武王不得已而用兵，不失為大德；今無故而從事犬戎，則去武王之心遠矣。）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大惡，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商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讓，譴責也。告，謂以文辭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循先王之舊德，終身不移其常職。）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穆文熙曰：先王之訓，見不可伐，有以禦我，見不能伐，皆極諫也。）

柳宗元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夫之來告公、以遂王之進子焉、而問其不以女之、大而後從之、不必一女、況自以為女來、而必受之、而婦王以女、非正也。左傳以滅密為征之、無足取者。

恭王滅密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之進於王。夫獸三為群、自三以上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貌。王田不取群、不盡群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逞式。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且猶不堪、況女小人之類乎。稱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備物、終必以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今安定陰密縣近涇。

穆文熙曰、厲王怒謗、固非、使巫監謗、尤非。以生殺之權而寄之於鬼物之口、則將何所不至哉。

自古中材之主、未有不惡謗者、厲王嘉政乃其甚者、斗子當以此為鑒也。

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治也。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孫應鰲曰、天子聽政一段、自是本理、而首以川壅之、後以山川原隰沃衍譬之、各極其趣。

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工師。謂若匠慶諫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也。盡其規計以告王。親戚補察、父子兄弟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理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口亦言善敗。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晉地、屬河東。

穆文熙曰、榮公好利甚矣、弘羊之流耳、以利中厲王之欲而求進其身者也。孫應鰲曰、人臣欲得其君。

芮伯論榮公專利之害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諡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于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專利、是專百物。利于己、必害于物、故多害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

非獨不以專利之術啓王者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怵惕懼也）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不言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也寡者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於彘。（享獻也）

宣王子請立

穆文熙曰、召公以子代宣王、忠之於難、俟其長而立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召公召穆公也）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人得以為王之令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在危險之中不當懟懟謂若晉慶鄭怨惠公復諫違卜棄而不戰）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怨恚也怒忿作氣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之中興之功當為第一

宣王不籍千畝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也）虢文公諫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庬大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

孫鑛曰上古以下正是其見大事處以下正是其為大也

柳宗元曰古之必籍千畝者其

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言宣王不納諫務農事無以事神使民以致敗之咎）

仲山父諫王立戲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長子括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為魯嗣）樊仲山父諫曰、（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長幼之序不順而立少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立長亦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伯御括之子也）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不親於王）

孫鑛曰目誅王命一語甚警策

宣王料民太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孫鑛曰治民之官各盡職而後民生

可施故引司民以下告之治民之事各得其宜而後民業可興故引蒐獮以下告之

（……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司徒協旅、（司徒掌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司寇掌刑、以刑知死也、）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之制）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民蒐狩、以簡知其數也）蒐於農隙、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欲厭政事而不能脩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惡事無以賦政）

佚文燾曰宣王中興賢主也而乃不能料民太原而爭屢敗於戎人宗周道於是寖衰矣 柳宗元曰仲山甫以職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危害也、妨後嗣為有敗政之道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滅西周也、）

也姑云爾已後美人何以示少惡事壽祝譏況為大妄以妄乎後嗣而以是啟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耦之也

伯陽父論周將亡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所在陰下為陰所鎮也）陽失而在陰、（陰在下也）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

誣甚也已柳宗元曰源塞國必亡人之財用不乏何待斗所謂亡者此天平作者曰

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夏商也、季、桀紂之季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而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天則吾聞於前矣人也則之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愈甚乎哉 佚文燾曰天地之變皆人事所致伯陽論陰陽而不以人事驗之以亡國之君類不足為儒口也哉

鄭厲公號叔復納惠王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僖王之子）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子頹、莊王之少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速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蔿國也、上客也）樂及徧儛、（徧儛、六代之樂也）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虢叔、王卿士）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不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

佚文燾曰孫林父逐君而鑿鍾事亦類此然林父聞季札之言遂終身不聽琴所以不及於害而王子頹樂禍宜其見殺矣

內史過論號亡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降下也、有神言自上而下也、莘虢地、象以聲人、）王問

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名過。) 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

對曰：有之。國之將興，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慝，惡也。)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 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 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丕山，邳大山。) 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鸑鷟，鳳凰別名也。) 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

穆文熙曰：杜伯死誅，人臣之常，必且安得死之…… 甚矣。

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房，國名也。) 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亡也。丹朱，堯子。協，合。) 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以生穆王。) 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 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 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 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 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大宰，上卿。祝，大祝。史，大史。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以生也。) 無有祈也。王從之。內史過從至虢，(從，往也。)

丹朱已為房后生穆王，此語不經之甚。

柳宗元曰：內史過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與丹朱協，而為以生穆王，而降於虢，以臨周之子孫……

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祝史也。) 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曰禋。) 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用，用其力也。) 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 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 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 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土，謂求利。) 十九年，晉取虢。

內史過論惠公君臣之敗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召公過，召穆公之後，召武公也。惠公，晉獻公之子夷吾也。命，瑞命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 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呂甥，瑕呂飴甥也；郤芮，冀芮也；皆晉大夫。相，相禮也。不敬，慢惰也。) 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後，嗣也。) 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嗣也。) 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戒懼，猶恐不足也。) 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不敬王命也。) 將何以固守。(守，位也。) 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替，廢也。) 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 替贄無鎮，(以鎮自重也。) 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 夫將任重享大者，必速及，(及，及於禍也。) 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阿，隨也。) 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胄，後也。)

穆文熙曰：內史論惠公執玉卑、拜不稽首，王(?)穆公二事，俱高占卜家之說。至謂廣心遠鄰，陵民卑上，以及呂郤相事不敬，則信乎為之…非永長之道……

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子公，卻芮之字也）。

大宰知文公之霸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也。命，命服也），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郊勞，用幣），館諸宗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上公饗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公之主也），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導也。三命，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

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富辰諫以翟伐鄭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狄，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

不失此三德者(三德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富辰諫取翟女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新新來通也舊故舊也)若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為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乏盡也)求無不

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十億曰兆夫人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各以利退(以利其身而退去是自營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南謂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弱猶卑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夫禮新

[illegible]

不間舊(間代也)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禍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厭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而翟后通於王子帶)故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狄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

晉圍陽樊不下

王至自鄭(王從鄭來至王城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屬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為德(為能行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

[illegible]

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叛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宗祊猶宗廟也廟門謂之祊)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及蠻夷之國生延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衆非義兵誅也)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罰失當故君之武威將見侮慢而頓弊之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見也)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

陽人既不許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忠恤其民、適以衆威權武而見殘戮、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民、故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男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去也、今

周不殺衛成公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也、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上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攻而聽元咺之愬也、言晉侯欲殺衛侯、不行德、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後無以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楊文懿曰、因元咺與成公訟殺叔武事、執之未為不是、必殺之則非、王以上下為言、其尚有典刑哉

王孫滿知秦師之敗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左右免冑而下、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敬天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跳躍而上車者、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孫滿周大夫王孫、謫猶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不謂商士卒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不備也、謂敗旅無陳、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陷謂殺也、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占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定王論饗禮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也、隨會晉正卿武子士定王饗之殽烝、殽烝升俎之也、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于隨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季士季字、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禘郊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且唯夫戎狄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沒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晉也、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典常也、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

楊文懿曰、武子人賢、乃不知殽烝之禮、而輕責王室、其他可知矣、王之論甚尚有周公之遺意乎

舌人即今之通士

粢米陳飼之備脩其簠簋（簠簋，黍稷之器也），奉其犧象（犧尊以犧牛飾，象尊以象骨為之飾），出其樽彝（樽彝，酒器），陳其鼎俎，靜其巾冪（巾冪，所以覆尊也），敬其祓除（祓除，除不祥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幣，有酬賓之束帛之禮。宴貨，宴有好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孑然，全體之貌）。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法（執秩，常也，可奉以為常法。晉文公蒐于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脩之，以為晉國之法）。

單子知陳之七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火，心星也。覿，見也。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也），道茀不可行也（草穢塞路為茀），侯不在疆（侯，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之官），澤不陂（陂，鄣也。古不竭澤，故障之），川不梁（流曰川。梁，古不梁者），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墾田若蓺（蓺，猶苗也，言其穢也），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寄寓，寄寓客之舍），縣無施舍（施舍，賓客負任之處也），民將築臺于夏氏（夏氏，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南冠，楚冠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

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之後），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天根朝見，在五月之後，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始涸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謂霜降之後，房見於中，霜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星也。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藏，收也），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始裘），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謂德澤被於天下），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

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體也。關尹，司關），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四方賓客……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大國也，班次也）；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涖，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有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賓，過也），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棄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

穆文熙曰只此一節便足亡國又何用上三事乎 孫[illegible]曰此篇文脈亦絕凡四入[illegible]此又[illegible]之

淫（慆，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媯姓，鄭女亦媯姓，故謂之瀆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簡，略也；彝，常也；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失）。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隕墜），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康公論叔孫東門之侈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劉康公，王卿士），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儉，居處儉節），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臣尚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位也；寬則得眾，故可以守位），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民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失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

劉宗元曰大儉一節極其實此死亡也有

之矣而能必其特之乎[illegible]可必人[illegible] 能必其君之尊大耶若二君者而壽三君而大則必年載事之[illegible]之何而乎 儉之一字乃國家存亡所[illegible]可不慎

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無乏絕之憂，遠辟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釁也）。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庇，覆也。言二子人孝直，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不廣大也，務自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僭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三君，季、孟上下卿）。若皆蚤世猶可（即登亡也，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穆文熙曰按傳宣公之世東門氏未及而亂者未及而東門氏未合亂是不及二君簡王十一年叔孫宣伯奔齊是不及三君康公之言果驗登年句論入極細

王孫說論僑如之詐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告周以成公將朝也。使僑如先聘，且禮），見王孫說

湯文熙曰：幣薄言謟，乃其詐。方上銳下之，近於相人之術矣，焉用之。

柳宗元曰：愁叔孫者大，後會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謟，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其強梁難卑。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供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議之，不從予也。)今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之如行人。(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說美好謀。)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孫鑛曰：敘郤至王叔之交好，桓公之述語，襄公之斷料，皆的然不爽。

穆文熙曰：夫子即克也。曰下述郤至自詡之詞，切中驕夫驕態。

單襄公知郤至之敗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郤，去逆反。)未將事，(將，行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王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以為導。樹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勝也。)背宋之盟，一也。(楚伐鄭，背宋之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以汝陰之田賂鄭，鄭人不從。)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中軍將子重。幼弱，謂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上子重也。楚子重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鄭三陳。)罪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非晉之罪。擇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晉五四軍，欒書將中軍，郤錡將上軍，韓厥將下軍，趙旃將新軍，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欒，欒書也。范，士燮也。)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三伐，勇、禮、仁也。)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人下，故恐次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荀伯，荀林父也。)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是三子也，吾又過之。(三子，荀、趙、欒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言欒范不欲戰，見晉不和，乘我則強之也。

以上乃桓公述郤至自誇之言，以下則桓公請問之詞也。

柳宗元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好，則是後之人果其敗逆命。

之也郤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係而不能制以及於禍吾猶憐焉今矢勢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學而將終者則剛淹矣世俗之情固然耶

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以掩蓋人自高大則其抑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己民惡其上為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堪之。（堪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己力）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以義死國謂之勇。（若前展也）奉義

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賁楚包胥）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晉文）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儀也謂下趨）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逃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遠避也）郤至歸明年死難。（死難謂為厲公所殺）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王叔與伯輿爭政不勝遂出奔晉）

單襄公論齊晉君臣之敗

語言動作係如此則人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

可不自抑然哉

公孫偃知路郤犨使游成公於晉侯

後史所同氣公論晉侯以容論三郤以言猜于義示中有富非至見語之未有不殃然得快然恤者矣

孫曠稱日此則中庸見乎

錡見。其語犯。（郤錡晉卿駒伯也犯陵犯人）郤犨見。其語迂。（郤犨晉卿苦成叔也迂誣人也）郤至見。其語伐。（郤至晉卿溫季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武子歸父之子也盡者善惡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魯成公宣公之子成王黑肱也）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

四體之旨而屢者乃以為語過矣一遍子字無錯句句精有

柳宗元曰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

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謫譴也）視遠日絕其義。（言日日也宜）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儀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日離其名。（淫濫也名聲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復有五人為大夫）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疾僨也）厚味寔腊毒。（厚味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

以諸之過而曰宜於則單子之語皆定大者猶然況聊足孔子若雖皆見殺然非單子之所能必矣

忠之(猶加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以思聞過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不修德也)。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公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狄,獲長狄僑如,因名其子),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淫放也)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厲公既殺三郤,欒書、中行偃執厲公而弒之於匠麗氏),氏。

單襄公論子周將得晉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也。周,悼公之名。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也),視無還(還,反顧也),聽無聳(聳,耳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言敬必及天(天象),言忠必及意(意出自心),言信必及身(先後於身),言仁必及人(人為愛),言義必及利(義為利),言智必及事(能處事),言勇必及制(制,以義為制也),言教必及辯(能別物),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言惠必及和(惠乃能和親),言讓必及敵(猶以禮讓)。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

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小則得天,大則得國)。夫正,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道,路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言必得之)。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子成公黑臀也。趙穿殺靈公,趙宣子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君也,故曰配。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三,故有三出於周)。一既往矣,

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謂厲公也。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者,必周子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穀、洛鬭,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鬭者,水格,有似於鬭)。王欲壅之(壅,防也),太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太子也)。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鄣也),不竇澤(竇,決也。澤,居水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為川谷,以導

[illegible]

其氣(滯也 通)陂唐汙庳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隄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阤)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散越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病曰瘥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天地之性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白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之人，無過其門，干其怨也)又曰佐雝者嘗焉(雝烹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好猶生也，財色之禍生於好之)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言見禍亂之端不恐懼而飾之，禍敗彌著)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

叔向論周之興

晉羊舌肸聘于周(叔向名也)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發幣其禮幣也。靖公，周大夫，襄公之孫，頃公之子，王卿士)靖公享之儉而敬(享禮薄而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食曰餞，上謂公上也，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在燕無私好貨及之也)送不過郊(王郊而及，亦言無私也)語說昊天有成命(語宴語也，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老也，家老大夫之貴臣為室老)叔向告

[illegible]

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一姓一代也)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武王太史尹佚)曰動莫若敬(動可畏也)居莫若儉(儉約易容也)德莫若讓(讓謙遜也)事莫若咨(咨謀也)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彤丹也，鏤刻金飾也)儉也身聳除潔(聳懼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廷也，內家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賜下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

單穆公論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古者天災降戾(災謂水旱蝗螟之屬，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母權子)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

如我其曰古災則水少財也人民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為言皆類此矣

孫氏曰民之與處於古史極陌於川原之將最災

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則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歛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豫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權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為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以君養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也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

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發小錢而鑄大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數日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以備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若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雖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單穆公論鑄無射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殖長也且夫鐘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鐘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以施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鐘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

不出鈞，重不過石，鈞長七尺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鐘聲不可以知龢，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也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鐘尚羽，鐘聲大故尚羽石尚角，石磬也輕于鐘故尚角角清濁之中匏竹利制

[illegible]

穆文熙曰重從細輕從大得損益相生之理語極精微可玩

(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無所尚也)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謂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輕謂瓦絲也從大謂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鼓也木柷圉也一聲無清濁之變也)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散越也積陰而不散則夏有霜雹散陽而不藏則冬無冰李梅實之類)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財匱故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無射之細聲為大林所陵抑而不聞也不容大聲于耳)耳不能容則耳咎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遠也言無射之細聲為大林所陵聽之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伶人樂人也二十四年也)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為鐘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言世之紀音之聲)通道也與政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以怨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群也)其所曹

穆文熙曰單穆公之論猶在州鳩則

其以民心之好惡言之其利害益精切矣

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眾口鑠金(鑠消也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消也)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民之金)懼一之廢也(三金之中必廢其一)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王崩而言鐘不和者明樂人之訣)

賓孟以雄雞感王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之傅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也)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侍者從臣也犧祭祀之牲也憚畏也)遽歸告王(遽疾也)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驗也畜為宗廟所用言雞自斷其尾畏為宗廟所用也)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人犧謂為人用也)

之用故自斷其尾此喻人不與人同言人作犧則自為言犧當見何殺害也)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自斷其尾惡為人所用也故自斷其尾為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人自作犧則治人)王弗應(弗應若志其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單子單穆公也欲殺之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

用人治人也

彪傒論萇劉不終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獻子晉正卿魏舒之子也)說萇弘而與之(說好萇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以合諸侯城成周)衛彪傒適周聞之(彪傒衛大夫也)見單穆公

穆文熙曰存亡之讖有天數

人事不可不盡為價長弘欲周為支天所壞逆其不終終宜必然至於劉氏之亡於冉世觀子之災於大陸左氏專合以為符驗誤矣

曰萇劉其不沒乎(沒終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支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犯吉說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登如升難崩如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孔甲至桀四世而亡)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帝甲至紂七世)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

如宗元曰萇弘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干思議作於忠長弘之忠悉其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亞

興(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今周十有四世而無德以守府藏天祿之雖未七得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才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崇高山以為魁陵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悛止之時)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萇劉也)曰萇叔必速及(萇叔萇弘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夫將以道補者也(以道補若欲以天道補人事也)夫天道導可而省不(違道)也首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子劉子也)周若無咎萇

及之說須考之言也追為之耳

不修周法句最是

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魏子魏獻子也及及咎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當其身有禍尚幾後嗣故為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襄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勤勞也名功名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以讓周周人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劉氏劉文公之孫也)

四史鴻裁國語一卷終

柳宗元曰：劌之問洎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神求優裕於享，不優神弗福也，是大不可。方鬪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是道，焉退問則事戰於矣。既聞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夫苟[illegible]之術而恨何信而不事，[illegible]戰而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魯

曹劌論戰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長勺，魯地也。九年，嚴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嚴公戰于乾時。十年，齊伐魯，戰于長勺。)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賜也。)不愛牲玉於神。(牲，犧牲；玉，圭璧。所以祭祀也。)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志歸於上也。)民和而後神降之福。(民，神之主，故和神乃降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不過用禮。)財用不匱，莫不共祀，(無不共祀，非獨己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諸未大備，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知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匠師慶諫丹楹之侈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椽頭也。嚴公娶于齊，將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誇之。)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公、太公。)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桓公。)令德替矣。(替，廢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已，止也。)公弗聽。

[illegible]曰：桓公取於齊而罹彭生之禍，何其辱也。嚴公復娶於齊，而欲丹刻桓廟以將之，豈不取咲齊人也哉。

夏父展諫宗婦執幣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見夫人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展，夏父氏也。展名也。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順)逆則亦書其逆也。(於禮，則書以為故事。)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從有司後行也。)隨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禮曰：婦人之贄，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臧文仲請糴於齊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魯饑在嚴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為艱急也。)鑄名器，(名器，鍾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病，饑也。)

按大熙曰此以名器乞糴之意顧問而命祀一語危見一體之情齊人歸玉而予之糴其知恤隣之義矣

今國病矣，若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擇也。自選其職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很者。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玉磬，鳴磬也。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荐至也，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卒盡也。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周公太公所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在不職上。不腆先君之敝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滯積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受也。諸之所以饑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百辟謂卿士有益於民者。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展喜入齊請平

齊孝公來伐，孝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伐齊，與衛莒盟于洮，故孝公伐魯。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欲以文辭告謝於齊也。病，不能為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禦止也。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

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賂者，將無所不趨，言無所愛也。使展禽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為禮，以義服齊，明也。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埸之司，司主也。主疆埸吏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不以賂矣。不能事，故犒我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使之盟，以信其約。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

僖公請復衛君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在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其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傳曰：晉侯使醫衍鴆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鴆，不死。不誅醫者，諱以私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魯莊公之子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今陳軍。其次用斧鉞，斧鉞，軍器也。中刑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其次

穆文熙曰文仲素以知名乃館人教之速行果得地過於諸侯故其知淳於文仲然文仲請之於公使為大夫則又所

用鑽笮鑽臏刑也笮黥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三次原野市朝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使者醫衍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相救恤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晉之發晉志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雙玉曰瑴傳云納玉於王及諸侯皆十瑴王許之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則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臧文仲請賞重館人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候館也○重直龍反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館人守館之隸也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於晉不以故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為尊也先先至也諸侯其誰望

次得川說人者也均之為賞也乎

之誰敢當與魯為比也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章著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兆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之於隸爵為大夫

展禽論祭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

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穆文熙曰文仲始而祭爰居誠為不知及聞季子之言遂書為三筴紀之人謂無忌過而能知知而能改則亦無害其為知矣

孫應鰲曰公欲弛已宮而公及兩臣之居傷人甚矣為臣者援引先命責君以仰之何其宜也

孟文子郈敬子不從毀宅之命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文伯穀也宅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爲官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此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也署位之表也署若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貴賤有等所以自章有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而汝也為欲寬利改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祖父之實是辱君

穆文熙曰文公欲取人臣世宅而私其宮蓋傷心也二臣固守不從則不惟能保世業而亦所以止君侈大之過

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寬利則是辱命之甚也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署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父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從玄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蓄亦謂之欲利子于外之寬地也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君此宅也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致君胙者謂君祭祀賜胙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

宅世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次舍也外里也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司徒掌里宰之政欲子自以有罪君次黜之故請從司徒徒里合也公亦弗取

宗有司論僖公不可躋

祭祀也凡四宜之秩然為禍明為昭次為穆議論何何而來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將躋僖公躋升也謂夏父弗忌進言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於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事臣也父為昭子為穆為閔臣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

引商周事至為明切弗忌不從皆以逆神其將無殃

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冑裔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大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作之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不使相踰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躋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

里革之當匪於南史而其魯正說辭之善尤能見禍至其人也

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壽考也寵寵祿也沒終也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殃必以終也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椁擲也獻逆也

里革更書逐莒太子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殺紀公也以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正卿季孫行父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也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也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

柳宗元曰里革此言矣哉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哉公之命革也爰矣而僕人得命以行適一夫而受其史稱其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好臣更之則何如

近也為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必今日通之言明日有司復命文子待明日反命於公也使有司出之也公詰之以詰問僕人遠命意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也公執之執里革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所更公命者不一也奚啻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藏掩匿也竊寶者為軌軌在內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月令孟春蟄蟲始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震魚上水獺祭魚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川衡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此謂春時也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此時獺也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

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麋子曰䴠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蟲舍蚳蝝蚳蟻子也蝝復陶也可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雌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諗告也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師存樂師名也寘置也

聲伯辭晉邑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

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犨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之、且請之、事在魯成十六年、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犨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親聲伯、故欲為邑以予之、）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為季孫之家臣、）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晉魯國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易疾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為下卿而欲專國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勝敵謂鄢陵之戰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始古氏多卿、）為怨三府、可謂多矣、（怨民所伐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言鮑氏若有禍釁、吾不能豫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穆文熙曰、苦成氏之亡、人往往能知之、然亦有先於禍者、惟聲伯、可謂有識者已、（三府謂少德一句）

里革論晉君見殺之過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樂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場之司、）成公在朝、（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殺、）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也、）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振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今廬江居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京師也、）厲流于彘、（厲周厲王也、彘晉地、）幽滅于戲、（戲山名、在西周、）皆是術也、（術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穆文熙曰、成公之問、原非里革之言、則又過、五至引桀紂幽厲為征、其罪甚哉、

季文子儉德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麄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麄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穆文熙曰、世人皆習聞季氏強臣、豈知其有儉之德、言論之高如此乎、子服它而能改、亦足嘉賞、

柳宗元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若然而謂之未濟乎中庸也已、

叔孫拜鹿鳴之三

按文無曰大夫主人以過禮加人未必不知物用以言諷寡于觀其領其何如云以拜作拜二而拜鹿鳴合陳恭禮所以吾雖強大終不敢侮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豹也、）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奏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作鹿鳴之三篇、而後拜樂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之、（以樂節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大謂肆夏文王、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況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鍾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元侯、牧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緜、此三篇皆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祚、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伶人、樂人也、以簫作器、編管為之、言伶人以簫作此三篇之歌者相應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定為嘉善先君之德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章著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鄭司農云、和當為私、）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咨義為度、（禮義為度、）咨親為詢、（親戚之謀為詢、）忠信為周、（言常咨之於忠信之人也、）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按文無曰豈惟小國處大國之間不可作中兵以怒

之印孫叔敖東海何其軍也而軍本亦須寄之於內政宜兵人之言長也大則取思小則取從此二軍之作而智其日敗矣

叔孫論三軍不可作

季武子為三軍、（武子、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魯伯禽封魯有三軍、其後削弱、為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衆也、王卿七者也、公謂王卿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卿奉天子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大國三卿、）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有卿有命也、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帥其所教衛士以佐元侯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之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征正也、慝惡也、）今我小侯也、（侯者小國、）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襄公、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

魯伐秦先濟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度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濟者、）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

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從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叔仲勸襄公如楚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諸大夫皆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慶猶賀也福也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予爲先君來

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後嗣臣子誰肯自謂不如先君者乎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爲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推侮之也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讐不益大乎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方城楚北山卞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予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名欒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

言制君執政不肯受僞者苦知此說然可畏

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特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爲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也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懼卻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也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若醒而喜也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穆文熙曰言借楚伐卞勝不可不勝亦不可救不如予之甚得處變之權辭說二句尤妙此羞當令人決然自釋也

公冶不義季氏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之族子冶也追而

孫應鰲曰季冶先生不知

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隸僕也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修曰公冶致其邑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卞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故爲所使復乃知之故逆

穆文熙曰張良躡足以貝王封韓信意蓋本此冶亦其時亦不得不然耳

楚公子圍殺郟敖代之

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靈王也特爲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子

大凡察揣之人其心必異以子圍觀之百不一失

家也、罕虎鄭子皮也 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 美謂服飾盛也 抑君也、似君也 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訓教也 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 承奉也事使也 士有陪乘告奔走也 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 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 心有篡國之心也 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 夫服心之文也 言心所好身必服之 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會諸侯矣 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 公子圍反殺郟敖而

代之、郟敖楚康王之子麇圍弑而代之葬之于郟謂之郟敖

穆子不肯以貨免難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 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令尹圍也以會背盟取鄆故欲戮之 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 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 梁其踁穆子家臣 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 而國有難

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

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 [illegible] 鮒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循

作法二段大有是賢人之語

謂非我也[illegible]

放我者言諸侯之卿皆有以貨私免者 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 患作所作不得中以亂事也 作而不衷將或導之、衷中也 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 或導以貨欲免身以求生以廢義不欲 且罪非我之由 由武子也 為戮何害 何害於我也 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 穆子怒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 其人曰可以出矣 其人穆子家臣曾阜也 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 武子正卿也是為國棟言為戮誅盡矣故曰養吾棟 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 言季孫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 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 庇覆也 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惠伯說韓宣子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 季平子伐莒莒人愬之於晉故不與之盟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 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 言不獨失魯也 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 必加毒於人 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謝也 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 平子意如也時為上卿 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 患謂見執貳副也 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 椒惠伯名 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 宣子晉正卿韓起也 曰夫盟信之要也 要結也 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

言與晉共患所以勸之

語至此人未有不動者息 伯其有辭哉

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賦，兵也），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言竭敝也），以從軍吏，次於雍俞（次，舍也。雍俞，晉地），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illegible]），掎止晏萊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illegible]）。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擇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illegible]），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共，微從也）。

宣子說，乃歸平子。

敬姜語季孫肥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正卿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誡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親得一言可行者）。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衰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敬姜怒公父文伯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羞鼈焉小（羞，進也）。睹父怒（怒鼈小），相延食鼈（延，進也），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於何有，言不難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孫文融曰古人燕飲過其有數不貴難得之物意正如此

敬姜不應康子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在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內朝，家朝也。大夫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寢之門。上下，天子以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音痺反），皆非吾所敢言也。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為大宗），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

文無曰人[illegible]好逸

（……民勞之……此甚矣）

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民勞）而用

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

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不材、少能也）瘠土之民

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

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

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有辟則）

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也）

爾今曰、胡不自安、（欲使我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

伯之絕祀也、（將見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

婦不淫矣、

（此言人情所難、而能從禮、於昭德之言、其非有丈夫之知者不能也）

敬姜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之辱共先祀者、（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請無瘠色、（瘠、毀之色也）無洵

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掐膺、（掐、叩也。膺、胸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

（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

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夫）公父氏

之婦知也夫、（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今敬姜乃反割抑、以明德、此丈夫之知也夫）故曰、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執骨、執俎中之骨、以起問也）

仲尼辨防風氏之骨

吳伐越、墮會稽、（墮、毀也。吳王夫差敗越王句踐於會稽、吳圍而毀之）獲骨焉、節

專車、（骨一節、其大專車）吳子使來好聘、（好聘、脩舊好也）發幣於大夫、

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齎幣於魯大夫以及仲尼也。爵、飲之酒也）客執骨

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問骨何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

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

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

氏之君也、（汪芒、長翟之國名）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封山。嵎、嵎山。在今吳郡）

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

也、（僬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柳宗元曰、左氏惟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警語也、今乃取辨大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知、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仲尼辨肅慎氏之矢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其長尺有咫、（隼、鷙鳥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陳惠公使人以

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

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

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貨賄也）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

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視也）故銘其楛曰、肅

慎氏之貢矢、（楛、箭羽之間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大姬武王元女胡公妃從）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孫應鰲曰恭者德也陷而入於恭不如恭矣又非辟其皆不可占之過故引詩引同其言之

閔馬父論恭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宰人吏人也）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于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滿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為滿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士卒楚國之師若沒請為靈若厲大夫從之）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君賓恭可不謂恭乎失道尚為恭如其將何為乎）

穆文熙曰景伯言陷而入於恭猶言不敢已寧失之恭勿失之驕也乃過慎之詞未為不是閔馬之論則以聖人之全恭為言耳

仲尼不對田賦

穆文熙曰冉有為季氏宰而問田賦仲尼既以為不可行乃從子之非行之非冉有為季氏聚斂而仲尼鳴鼓攻之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以田賦以田出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冉求為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制土以制其肥磽以為差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近有差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其財業多少為賦入計其利入）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力役以夫家為數也議其老幼以夫老切）於是乎有鰥寡孤疾。（老者無以為養也幼者復除也則有疾又而議不其鰥寡孤疾役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鰥寡孤疾之賦也無軍旅則止不賦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平一井九夫百畝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先王以為足。（足共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藉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苟且也特康子不用田賦）

四史鴻裁國語二卷終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齊

桓公用管仲

穆文熙曰：鮑叔薦管仲，自以為弗及，至欲辭其位以讓之，何其賢也。然管仲用而鮑叔之賢益彰，古人之以善相成如此。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之也。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責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

施伯既知管子之才，將用之為魯國憂，何不令魯公早用之以覇？豈嚴公亦非能用管子者耶？

桓公一見管子，即自述其過而極之，以情則管子豈得不竭忠畢吐？尤見桓公之善用管子也。

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尸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怨也。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自尊。田狩畢弋，畢，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尊也。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車，兵車。游車，游戲之車。裂，殘也。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引，申也。長，益也。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為，治也。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其國為三軍，五其鄙為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分國鄙以為三軍五屬所分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貌。易，變易也。哤，莫江反。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

使就閒燕（士講道藝者也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萃集也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暮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祿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服牛軺馬（服牛車也軺馬車也）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節其

近代猶約之法亦祖此意但虛大從事繁省書籍法之濫也

罷川大小之宜也枷所以擊草也芟所以芟草也）及寒擊菜除田（大寒謂季冬之時菜拔草也○菜古老切通作膏）以待時耕（時耕謂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茲基也鎛鋤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蓋笠也襏襫蓑衣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也）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正長也）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屬有不慈孝於

此即管子外於子道慶然亦必如此乃可論國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伯王之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也）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

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軌居則為軌出則為兵所謂寄政也）

楊文熙曰文勢渾是不求合而自合如含花於瀾修途日

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

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孫應鰲曰著述而行擇間而親議雄張覆足以益世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所侵取鄰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資財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

兵出法定，良於此，後世多祖而行之

玩好使人富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戈矛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謂輕其罪，使以甲兵贖。）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牛皮也，可用為甲。戟，車戟也。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刖刑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宥閒罪。（宥，寬也。閒罪，罪之疑者也。）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所以斫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也，供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二邑，魯邑也。）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衛邑也。）

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二燕邑也。）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䧟陰，（䧟陰，齊南界地名也。）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紀酅，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以入於齊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東萊。莒，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三國，山戎所居也。刜，擊也。令支，今屬[illegible]。）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飾牲，牲加書為載書。陳其牲，上而已，不歃血也。）與諸侯勠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攘，卻也。白翟，赤翟之別種。）至於西河，（西河，白翟之西。）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至於石枕，（石枕，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雝州之地。）南城周，（周襄王[illegible]。）反胙于絳。（[illegible]）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illegible]）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服，矢房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曰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客，宰孔也。）天威不違顏

咫尺（咫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隕墜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赤旂大旂也龍旂畫交龍於旂正幅為縿旁屬為旒渠門亦旗名）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邢封邢於夷儀）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數也）狄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非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勤謂救患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贄幣也禮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以馬也）縷綦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縷綦纖文也）鹿皮四个（个枚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也）稛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稛絭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與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

焉（軍譚以軍滅之也不有以分諸侯也）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其利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邊塞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國）以衛諸夏之地（衛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息也隱藏也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度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眾也）是故大國慚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

欒共子死哀侯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鄂侯之子哀侯光也）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大夫共叔成也初欒賓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為君在父為父）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

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爲上卿) 君何以訓矣。(無以教忠也)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知君武公也) 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言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 貳心也，遂鬬而死。

柳宗元曰：卜者世之餘技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驅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以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後按：諫之人多爲此語，久之將附於中而不自知。

穆文熙曰：思人見小利而忘遠患，甚矣。史蘇守其兆而不移，其良卜哉。

獻公史蘇論卜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 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 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俯會也。骨所以爲制，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齒牙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 戎夏交捽，(夏，晉也。兆象外象戎，內象諸夏，兆端會交，有似捽，捽交對也) 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勝晉) 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 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 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逞，快也。壅，防也。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 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 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 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 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 有二辠焉，何以事君？(二辠，蔽兆、失官也) 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

是言可爲驚醒者

孫應鰲曰：男戎女戎相爲禍，此可爲鑒戒。

穆文熙曰：褒姒與虢石甫比，周已無可考，然虢石使人循可言也。若夫伊尹比妹喜，膠鬲比妲己，不經殊甚，不知柳州何以不駁此也。

論卜中之蓋愈精，此古人所以重卜。

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瘳，差也) 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也)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 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蘇，己姓之國) 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 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褒之姒姓) 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鼓，諂諛巧佞之人也，爲卿士) 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繒，姒姓。後也，殺幽王於戲) 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 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夫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據有晉國，可謂挾) 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 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國人逢之，誰有不從)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史蘇知亂本

好其色必授之情一句曲盡人之詐諫姜驪子之情今禍本多出於此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驪姬請使諸公子處於外，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好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詐也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女戎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史蘇

根文熙曰荀息竭力從事從能效死丕鄭里克從義不阿亦未見有挽回之策然忠貞之旨有餘而權術

荀息里克丕鄭論大子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從為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臣則從而事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則利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

不足非能[illegible]天下之大事者也[illegible]遠矣

烝于武公，烝，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涖，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齊者，欲諷羣臣使知己意猛足乃言於大子曰：猛足，大子之臣也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伯氏，申生也。伯，長子也子盍圖乎？所圖，足以自安問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敬順父之所安也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為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權發衆，以有為也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間，離也。況，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晉伐翟柤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田，獵也。翟柤，國名。氛，祲氣，凶象也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寐，瞑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郤叔虎，晉大夫郤豹之父對曰：牀笫之不安邪？笫，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柤也。君意在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其退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幸，徼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猒其私，猒，足也以縱其回，回，邪也民各有心，無

所據依也、據伏以是虞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狄戎)郤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職也、役、服戎役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

優施為驪姬謀去大子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旁淫曰通、)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立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蚤定申生之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被自知極至也、)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其位所據、戒懼不敢慢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慢、易殘、官任而違數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三公子、)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也、)而大志重、(大年長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僨、僵也、重者、中節不易其情、則可疾縱僵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自殺也、)辱之能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必移其重也、)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單、盡也、外盡善意侍之、)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也、愚、近也、)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說

(大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也、)

徐文熙曰以驪姬之猜借優施五字以為本計

於申生、

二五為驪姬謀出三公子

驪姬賂二五、(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先公宗廟在焉、宗廟所在、謂之宗邑、)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北屈、南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場無主、則啟戎心、(啟、開也、)戎之生心、民慢其政、(戎、侵盜之心、晉南有陸渾之戎、北有山戎、二屈接之、蒲接之、)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公說、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大子、乃生之言、(生、生說之言也、)大子由是得罪、

士蔿諫大子將下軍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有上下、)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是左之也、(左、僻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

不救下以棟制間而不遺

上、猶足不可貳手、足左右各自為貳也、手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貳代舉、上手更也、代下貳代履、下足也、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所用、與物器用無異、百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部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有闕敵也、不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鼓也、章旗也、金鼓動也、旌旗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旌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恐懼也、退卻也、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制其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若其不克、其因以皋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皋、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子輿士蔿字也、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

樓大熙曰士蔿之諫獻公甚力而其為大子謀又的然可循乃父子一無所得卒成大難禍變之來來自天而人固不可回歟

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為勤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禦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君也、以彊劫君也、君未終命而不沒、沒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盍何不也、公曰、夫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

鍾文烝曰優施所以為驪姬策者謂以子殺父為言無理但欲公深於讒而止之耳旨設奏者之所以為見殺而斷絕其骨也若施之教驪姬夜半泣謂乃是從容

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謂無親戚也、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衆益為厚也、除害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凡民利是生、謂民生為利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大子也、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良善也、衰亡也、若紂之有善子、知紂之惡終必滅國、不如先自殺之、厚其敗、謂紂為武王所擊、以黃鉞斬紂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

武王、(猶同也、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授政、授申生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

即以晉事動之、益見其本色

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莊之族也)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

以皋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翟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翟寇、故不得牧於田野也)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輯、和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濟、度也、以不勝之罪)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也)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

勝與不勝、主於必害、士蔿已先言之矣

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大子殆哉。(贊、大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以示決也、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里克諫大子伐東山

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里克諫曰、臣聞

皋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也)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事也)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以愛、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愛疑、愛同也)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不也)

詳應對當前、公以寡人有子、未知誰立、克已不對、此又言立大子之道、克又不對、孤克徒能泣諫、卻師之成害、而不能深明儲嫡之是非、其罹害也宜矣

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少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大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令大子不為薄矣)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不得

予依落曰中

王與所謂善處父下矣年長短見而標術從與子孝有餘思焉神宗元司古之所謂善深謀者乎故藏顯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今狐突以位則戎御也以觀則外主父也觀申生之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王節曰

（不得立也。左傳大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孺子勉之乎（勉為孝敬。）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出勉其子。）

大子敗翟於稷桑

翟人出逆（逆，距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雖奚齊為順父心，而遠于死也。）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眾，謂不戰也。大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

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裻，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中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撫慰之。）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蠹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滋，益也。）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戰於稷桑而反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發公日也，愈益也。）吾固告君曰得眾（日，往日也。）眾非利焉，能勝翟（眾若不利，焉為用而勝翟乎。）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眾也。）狐突不順，故

忍為斯心里克曰中立晉無咎良臣故中生終於不免

不出（狐突，中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大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眾矣，雖欲有退，眾將責焉（大言許眾以取國也。退，改悔也。）言不可食，眾不可弭（食，偽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一日之間，言其易也。）子為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也。此，里克也。暇，閒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吾吾，讀如魚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為閒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已，里克也。人皆與奚齊，已獨與申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諭枯，有謗諭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飧。）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也。而，汝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秉，執也。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不忍為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大子交也。）中立其免乎。

優施曰、免（中立不死、亦不勵大亡）、旦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何謂言於優施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述之以不然也、距優施以不然、則驪姬意疏、不敢必也）、亦固大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因持大子以攜離驪姬也）、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姬之意、多為之故、謂計術多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志少疏、乃可謂間、間亦離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中小諸公子也）

晉殺大子逐群公子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祭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置也、鴆、運日也）、寘堇于肉（堇、烏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胙也）、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將飲先祭、示有先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閹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為大子城之）、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小臣、大子小臣、名圉）、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敏、達也）、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寸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大子辟位也、求廣土、奔它國也、竄、隱也）、故陷於大難、然吾聞君子不去情（情、忠愛之情也）、

穆文熙曰、有原款之傅、故有申生之孝、兩人接踵而死、足為千古遺恨、驪姬萬嫉也、惜

不反讒（反、理也、謂自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名、孝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死有遺言、所以為敬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為民之思、死民所思也）、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釋、解也、歸、歸于君也、惡歸于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笑、諸侯笑也、誰鄉、諸侯誰入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

引其不能行矣

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槍而縣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猛足、申生臣、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謀也、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諡法、既過能改曰恭）、驪姬既殺大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知其逆謀也）、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閹楚、奄士也、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時為勃鞮、翟、北狄別也）、令賈華

臨死之言、惓惓不忘君父、申生之孝、孔哀於天乎

狐偃始謀適翟，暨終謀去齊，兩事乃文公之所以成伯也，識智矣。

剌夷吾，夷吾逃于梁，（梁，嬴姓之國，伯爵也。）盡逐群公子，（群公子，獻公之子，庶子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重耳夷吾出奔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卜焉。（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力也。○走則且及也。）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于戎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匿也。）多怨可以

冀芮之策不為不奇，但夷吾非其人，所缺之以援戎而復父，厭於衆士不偕，但可不先知之也。

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監，視也。視諸侯所為，故無不成也。）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聚，共也。異情，謂各欲入為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秦穆夫人，獻公之女，故親吾君也。）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奄楚，王環也。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為君。（秦伯納之。）

舟之僑論虢亡

柳宗元曰：虢小國也，而政其人，亂亡其惕而不懼，而猶用六軍武以增其仇怨，所謂自投其本者也。執曰不宜又恐在手，舟之僑識賢者，敎則觀其跡，可以去焉，由豪而去，剝吾夷之矣。

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仲之後，虢公醜也。廟，宗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取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大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為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以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其諸侯（舟之僑，虢大夫。）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今乃知之。（以其賀夢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愈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循令賀之，何損于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敖，慢也。）民疾君之

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心展也，（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鑒，鏡也，所以自省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忍族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後六年魯僖五年。）

四史鴻裁國語三卷終

晉

宮之奇去虞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勿假晉也，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于國也）。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己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以行事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安定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于人，闇不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晉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大王之後；虢，王季之後）。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也）。

卜偃以童謠論虢亡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謠有之（童，童子。徒歌曰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晉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臣同。振振，盛武也。交龍曰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卜晨中也。戎，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旂下尾字

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閒也），火中而旦，其九月

宰孔止獻公如會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于周，故曰宰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于道），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遺之（輕，謂垂櫜而入；重，謂稛載而歸），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言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責，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承也），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于不會也。有勤，有勤勞也）。

續文侯曰惠難偏施難報致對正見小惡難行所以桓德不終雖王道可畏也

里克殺奚齊卓子驪姬

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

柳宗元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立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左氏穀梁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

死而已、吾其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焉得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荀息何言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為子行之、行其事謂使翟秦人為亂也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之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揺之、重耳在翟故欲告翟又結援秦以揺動晉國奚齊之黨也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恩薄者可以得重賂也厚者可使無入、公子已厚者不得入立二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惑也誣罔也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使皆奔亡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也使百姓莫不得臧惡於其心中、人悽悽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

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為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于書為危戒也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

秦人立惠公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勞民易為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鉥導也音述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君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之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

柳宗元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濁亂而不知入以擬其吾之吞伯而社稷殘而謀為之言無足采者若重耳卒從其言秦伯之言而入則曾不以無禍而兄弟之亂可坐而有分足異故也

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剡鋒也 父母死
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
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
掃之臣，洒灑也 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
辭也。涖臨也 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固定也 親眾愛士民也 善鄰善鄰國 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也 苟眾所利，鄰國之
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
城午呂甥郤稱夷吾之徒 蒲城午晉大夫 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
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為內主也 夷吾告冀芮曰：呂
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豹之子從夷吾故告也 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

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也 非亂何入，非危何安。
亂有所代 危得安之 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索求也 所以求之 方亂以
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
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 內謂大夫 盡國藏以求入也 既
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 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詞君也
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恐受賂徑召他公子也 則民
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愛不同也 盍請君於秦乎。秦親晉故欲請所立
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 穆公曰：
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

昆裔紹繼也 續嗣也 昆後也 裔末也 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
隱憂也 悼懼也 播散也 越遠也 依倚也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
臻。士死曰不祿 禮君死赴于他國曰寡君不祿 謙也 臻至也 以君之靈，鬼神降衷，
衷善也 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姬也 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
命。待君命所立也 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
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 遷徙也 胄後也 以主其祭祀，且鎮撫
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
懼于君之威，而欣喜于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
重貺，而群臣受其大德，君謂穆公 貺賜也 晉國其誰非君之
群隸臣也。隸役也 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 乃召大夫

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 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 曰：夫晉國
之亂，吾誰使先，先當立 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 二公子 使擇所立也 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 大夫子明曰：君使
縶也，縶秦公子子顯也 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
知禮可使，敬不隊命，隊失也 微知可不，微察故知可不 君其
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縶弔
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 寡人聞之，得國
常于喪，失國常于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 子糾以喪失之是也 時不可失，
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
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衆親 而亡也 當信行仁道然後有親

楊文懿曰舅犯教重耳辭得失之際臨為仁義之關之謀果以此動人乎抑出自中心乎卒之秦晉復返而重耳獲大伯之圖天假之年其不之大命哉

是故置之者不殆，殆危也。言立之者不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為仁也。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我人實有之，我從外徼幸而求之，人誰謂我信也。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縶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有求為君也。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助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狷潔，狷潔則不可以行大事。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與，助我也。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百萬，百萬畝也。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晉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吾必遂矣。遂，成也。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此地者，欲使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嬰壤

以望君之塵垢者，言挾持也。嬰，繫也。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為珩，下為璜。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言公子公子縶，言左右謙也。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沒利，不貪國家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名，成威也。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滑，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

冀芮論夷吾無黨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必無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言無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眾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佞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

惠公與人之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外，秦；內，里丕也。輿人誦之曰，輿，眾也。不歌曰誦。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偽善為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予也。果，竟也。喪，亡也。里丕不得其賂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

門則怨望夫

誅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惠公入而背之、袁賂秦、不得其賂地、兄詐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忕也、咎謂敗于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丕鄭也、不得田、不也、懲艾也、復欲與秦、北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隕謂貪林之禍也、秦伐晉戰于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偃晉大夫、善其知之、故曰眾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眾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眾口以為戒、謀事揆義乃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于是矣、

惠公悔殺里克

柳宗元曰、芮之言、殆於死也、其不祥莫大於惠公、而與其辭以罪君罰天禍、附謂之衰而附益之者也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先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君之過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君言當力罰也、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言死且有罪、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勿忘此占言、及至禍也、將至、及文公入、文公重耳也、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文公既入、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殺丕鄭丕豹奔秦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大夫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問遺也、以厚禮問遺也、三人皆晉大夫、來因留止也、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也、出、惠公必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也、報問報丕鄭之聘、且問遺呂甥之屬、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泠至也、將事行聘事也、

穆文熙曰、慶鄭鑿於國、乃欲謀召三大夫殺之、其爲計已疎矣、且其使薄禮厚、宜其爲穆公所覺而被殺也

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謂禮幣也、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丕鄭、必作難於我也、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中上下軍之眾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之子、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見謂先見之也、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謂罪不及也、子使於秦、可哉、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共賜共華之族、晉大夫、子行乎、其及也、其及將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言已誤丕鄭、將待禍及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共賜也、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不至死則罪

後丈隱曰秦伯予糴之言便是上者器反公孫枝謂予之以悅其衆衆悅必咎其君從而誅之則伯其矣

不為獻、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足以處國者不以外、勝敗、

若化、化言韓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丕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俟待我圖之、

晉背秦糴秦獲惠公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眾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薦饑、難謂殺里丕之黨、仍饑曰薦、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克也、失天薦饑也、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薦饑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眾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予、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于晉、汎浮也、歸不反之辭也、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秦五城也所許、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彊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秦虜亦當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歲定熟則民安也、

兵法直為壯曲為老此韓簡故反先言慨然公而終不悟

忌哉

帥師侵晉、至于韓、韓晉韓原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深入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留也、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車之右、公戎右、公曰、鄭也不孫、不言可不以頃、為車右、以家僕徒為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公戎車也、梁由靡御韓簡、梁由靡晉大夫、韓簡韓萬之孫、虢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也、次公車、公御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鬬士眾、鬬欲戰者眾、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也、己在秦依秦、入也煩、己入為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怠惰、鬬士是故眾、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輕也、一夫不可狃、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眾、能合之、弗能離也、言弗能離散眾欲戰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衡橫也、雕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列位也、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弊也、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

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賓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丕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止，戎馬止也）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發吉卜，（卜右，慶鄭吉，公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遂止於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

逐之，恐構諸侯。（構，交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閒隙之惡也）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而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讎，臣思報君之讎。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

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成，平也。要，結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子懷公也）遂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

秦歸晉侯

公在秦三月，（惠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飴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雖從，以感動群下）且賞以說眾，眾皆哭焉。作轅田。（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以田，易疆界也）

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亡，謂在外也）而群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群臣作轅田也）君猶在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所為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征，賦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繕甲兵，子圉以為君）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敗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寧事齊楚。

楚又交幣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報秦、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以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大義)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也)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不、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于靈臺、故更舍之于客館)饋七牢焉、(牢、侯伯之禮也)

惠公殺慶鄭

神宗元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亡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

公未至、蛾晳(蛾晳晉大夫)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誤梁由靡、令見獲也)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其徒)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為此也)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也)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必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乘鄭小駟、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封國不可以守)臣

哉用於大矣、晉君之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此之君、又何誅焉

復文忠曰、慶鄭其忠而騃

若乎勸其君不聽、乃盛氣以臨之、至於誤梁由靡失秦伯、止惠公、其罪何能自解也

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不刑、必自殺也、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其聞賢于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也)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偽言

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重耳編歷諸國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日往日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困而

神宗元日是作子犯之言也後之折事者為一云在底之人欲塊十二年必有

有貲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滞淫著附也滞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從正也衷中也中道也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饜可以親也饜此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穀十二度至氐四度為

衛土則治人壽執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非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代申之云九旦之快乎

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再拜稽首受而載之天賜公塊拜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懼又欲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則不成天命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

文公之忘厭此不有子犯孰能成伯
孫趙猶曰姜氏引臨次之
詩美章之詩何物女流能通虞若是

懷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惟重耳存九人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不子祐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時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之者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君國近也時日月近也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齊成釋置也敗不可處敗謂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

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言戰死原野豺狼將爭食我不得安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翟人伐衛文公所以避之故不能禮焉甯莊子言于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也言能以善善所以立德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也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

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謂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在武族、(族、嗣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幹也)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

公子受飧反璧、(寘、置也、置璧於下)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也)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

[illegible]曹君之不悟也、僖諫遂亡、其首見誅矣

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也)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也)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

自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叔詹、鄭大夫)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有天、天所啓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啓、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叔、與晉同祖、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也、違、去也、離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父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

穆文熙曰：其詞懇切，甚於晉衛，子以殺之之訟，言無非激之使動心耳。故韓魏之言，己既不能以其言用我，亦未能以其言殺我，則鄭之君可以觀矣。

趙謀之三也。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勠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雋才，晉不憤，孤趙謀之也。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窮困。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粟也，無成謂死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

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樹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所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不敢當禮。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非敵而君設之，非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流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福也。得復晉

穆文熙曰：重耳之志雖雄，而語則謙。非處困之道，彼若子玉之說得行，其能酬其志乎？施于救諺今人氣尼冀州之士一句，何其達也。

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若不獲命，不獲楚還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之無緣者謂之弭，櫜矢房，鞬弓弢，右屬手于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右執弭。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王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章也。約而不諂，約在困約之中，而不諂屈也。三材傳之，天胙之矣。三材請狐趙賈三人也。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王曰：則請止狐偃。止謂留為質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

子，不遂其媾，鄭之也。曹風蜉蝣之三章也，媾厚也，厚于其寵也，鄭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于秦。秦伯召公子于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子圉妻，故嬴歸懷公之妻也。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盥器，嬴奉匜入于寢，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降服，正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適妃子圉。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謂質于秦時，嬪嬙婦官也。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言欲以成婚，懼以為子圉妻，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正禮致之，而令與子五人，歡愛之也。

郭宗元曰：重耳之於懷嬴，不得已而耳，其取之者大欲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於諸侯乃行非禮以強予人，豈晉而安大道哉。
穆文熙曰：此與處懷嬴之事，及重耳不敢。

術之惰寫柱文內傳米備訓故
晉以辰嬴匹人之倫是不淑於罪
子犯子餘之稟者也
子犯之言壯斷
子餘之策為切
秦處藝得吉人志已不分彼我各出所能以事其主如多方使傳
儷而雋自謂不如趙衰之文事之禮素伯之晏而不失辭動不失禮皆推錄其重耳有先解儒亦有鑒

之、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服也、言寡人不能禮故令公子辱之、此自寡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唯公子命）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也）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其命也）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中不稱貌、情貌相違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成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五恥之門不閉塞者、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此、謂開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也）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燕、秦伯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其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卬、亦作仰）

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重耳之望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巡、行也）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質、信也）

四史鴻裁國語四卷終

四史鴻裁十七卷　國語五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閲梓

晉

文公入於絳

董因迎公於河 晉大夫周大史辛有之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 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 歲在大梁謂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元年晉文公即位之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 公以依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 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 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故參為晉星 今君當之無不濟矣 當之歲星在實沈故無不成 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 君之行謂 魯僖五年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 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 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農祥以成農事封唐叔封時歲在大火 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 瞽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言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晉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 臣筮之得泰之八 乾下坤上泰 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 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謂陰大謂陽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 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 辰大火也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 而天之大紀也 所以大紀天時也傳曰大火為大辰伐亦為大辰辰時也 濟且秉成必霸諸侯 秉執也 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 三者晉邑召其長也 晉人懼懷公奔高梁 高梁晉地 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 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 秦伯使公子縶如師 告曉呂冀 師退次于郇 郇晉地退聽命也 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 秦伯送公子于河上公入國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 刺殺也

勃鞮頭須說文公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 勃鞮寺人披也 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 袪袂也 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困余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于渭濱 重耳在翟從狄獵於渭濱勃鞮為惠公就殺之 命曰三日若宿而至 若汝也 若干二命以求殺余 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 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 伯楚勃鞮字也屢數也何舊怨也 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 知為君為臣之道也 猶未之知又將出矣 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 易反也 君君臣臣是謂明訓 訓教也 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

[illegible]

穆文熙曰勃鞮之言辭而有理又以利害動人公雖將不聽之乃策士之才皆何出之客人耶

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為蒲人狄人耳二居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何所設惡為其者乎如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不明伊尹放之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謂為子糾射桓公也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作膚法作于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已忠民也所當好而反惡之難久為君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民為主之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蠲除上故日余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此二

子本惠公黨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忠謂不怨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驛傳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里鳧須也文公內豎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沐濯頭故心反也言心覆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文公治晉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周紀綱也為之備衛僕使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舍舍禁也分寡分少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乏絕也滯淹也匡救也資財也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其稅也易道除盜賊也通商旅也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茂穡勸分，省用足財茂勉也穡稼穡也勸分勸有分無也省用足財備凶年

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也明德明德教也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上名下服位之名長也類善也育昭舊族，昭明也舊族有功者之族舊臣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尊尊之寵貴貴之臣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友故舊。故舊為公子時也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也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商官廩也皂隸食職，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加大夫之加田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按文熙曰：伯王作事貴於氣勢，有地步。文公納王伐原二事，可謂得之，宜其遂以霸伯與。

文公定襄王於成周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叔，襄王弟大叔帶也，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是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主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事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也。）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右軍也。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也。昭叔通翟后，與俱處溫，故取殺之。）左

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周東都。郟，王成也。）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曰：戰克而王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不可以二王，（國可王也。）無若政何。（無以為政于下。）賜公南陽之田。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間候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原地也。請降，退舍而請降。）

文公救宋與楚為城濮之戰

按文熙曰：先軫使宋賂齊秦，分曹衛以畀宋人，計畫深遠，如殺晉衆大關，然自同兵家反間，[illegible]其最妙者。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于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降楚，與我絕也。）若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于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告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使請宋于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令晉分其地也，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

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慍，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強乎？（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衛宋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于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君謂文公，臣謂子玉。）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圍宋久，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

在楚乎、（言在楚許退三舍時）偃也聞之、戰鬬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鬬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柳宗元曰、觀晉侯之伐若胥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諫者、且老哉、以至乎是、其說若云鄭欲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誅

文公伐鄭詹伯行說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復效曹觀公騈脅之狀、故伐之、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使淫觀狀、謂淫放于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辜同耳、反撥也、埤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

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于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遏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稅文熙曰、詞之動人、乃不在多、詹伯得之、蒯通說漢王全祖此

箕鄭論救饑以信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善惡不以愛憎誣人、是謂信於心）信于名、（百官尊卑之號）信于令、信于事、（謂使民事各得其職）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也）信于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出其所藏以相振救、如入于家、故不乏也）何匱之有、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柳宗元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也、奚獨救飢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久遠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

晉諸臣讓德

公問元帥于趙衰、（元帥、中軍卿）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郤縠、晉大夫）守學彌惇、（彌益也、惇厚也）夫先生之法志、德義之府也、

（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代先軫也）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卿、次卿也）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也、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

樓文熙曰晉諸大夫俱有讓德而趙衰有為將至文公乃能嘉其讓而重委任之君臣俱賢伯勢安得不呼噪哉

狐偃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以道事其君、賴其功當有賞、能領治其官職、使不繆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可廢而不用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五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伍軍、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今有五軍新上下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偃也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治也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胥臣論教因材質

樓文熙曰若如此言則教可廢乎或亦陽處父非可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俛、蘧蒢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可使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僮

僮人若平常一疾病之類以附答良非所以為訓矣

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佐贊道之、則其成就可立俟也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于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蒢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戚施直鎛、直、主擊鎛、鐘也蘧蒢蒙璆、蒙、戴、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修聲、無目、于音聲審、故使脩之聾聵司火、耳無聞、于視審、故使主火則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也以實裔土、裔、荒裔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若川

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公即位二年、史言此者、終述善文公之事欲用其民、用、用征伐也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氾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止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名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子犯曰可矣、即可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名、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楚圍宋、晉伐曹衛以

按文煕曰古今用人若臧如齊桓之於則不世出之可乎而人才亦可藉以為用文公其用故以成伯也

救之，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彊也。

晉臣薦冀缺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冀，晉邑。)冀缺耨，其妻饁之，(冀缺，郤成子也。)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辠，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郤謀殺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故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

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父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予之冀。故云冀缺。)

評此語則陽子未盡然不

甯瀛氏論陽處父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瀛氏。(處父，晉太傅陽子也。甯，晉邑。逆旅，客舍也。甯瀛，逆客而合之也。瀛其姓。)瀛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容貌者，情之華。)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貌也，言也，三者合而後行，釁，瑕也。)今陽子之貌濟，其

情剛愎自用之人耳二者有一且足賈禍況兼而有之其何能免成之敗之

言匱，(濟，成也。匱，乏也。)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機之括。)歷時而發之，(應機之詳審。)胡可瀆也？且剛而主能，(主，言也。)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性剛直而高尚其材能也。不本，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

趙孟舉韓厥為司馬

柳宗元曰趙宣子不於韓獻子而私其其能也議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于戮是輕人之死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盾也。獻子，厥也。)河曲之役，(河曲，晉地。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列也。)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獻子因趙盾以為主。升之于公朝。莫，喻速也。)其誰

甚矣敖何非而庭付討也

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文公為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否。)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如始終其志，是行，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宣子以義舉厥厥以義報宣子古人相成若此宜傳世之永長也

柳宗元曰盟主之討叛君

宣子請師伐宋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宣矣若乃大前則會馬天且好惡而暇偽之昭古之賤夥行大於宋人若而弟若侯渠不可勝道天之誅何知也宣子之事則足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所以明教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晉大夫趙盾弟也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也憚懼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蹔卒也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

抑宗元以麑之死固忠矣然所謂宣子為政之忠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

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殺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趙穿弒靈公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蚤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也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也觸廷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臀也迎于周

父矣兄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謂卿使不及其賤寐也因此殺之矣是伝其大德不見殺而以小殺見也穆文然曰會二于老莊之術若所以富晉響之世獨能遂怒見于齒

范武子讓德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郤子將升婦人笑於房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也以承君命唯敬承奉也乃老老告老也

武子杖擊文子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三辭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也笄簪也

郤獻子分謗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獻子時

(為司馬)將斬人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能如此故從事不爭)

郤獻子敗齊師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疑)張侯御(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達則進車退則退也)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旗表也車表旗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以蜃器)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祗以解志

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

(士會父子所言無非衷竟於禍而免禍僭在於讒則讒道乃人之不可一時忘者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父也後入故武子憂望也)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禍)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絳人論梁山崩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下道)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捷疾出旁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緝朽壤言遊也)夫國主山川(山川為主也)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損盛也出次次于郊也)乘縵不舉(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于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以禮于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于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之妻賢智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辯智也陽子處父也)對

孫應鰲曰何如女流乃有明鑒

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慭庇州犁焉（亟，疾也。索，求也。慭，願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慭，魚僅反）得畢陽（畢陽，晉士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荊（荊，楚也。犁本楚為大宰）

敘其簡而有味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趙文子見諸大夫

孫應鰲曰文彩斕然若可觀也宗伯之言

楊文懿曰寵至益戒二語有味[illegible]其言[illegible]傳然可誦不負此語

趙文子冠（文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也）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荀庚也）惜也吾老矣（惜己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也）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不足者知不足，將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工，瞍矇也。誦，謂箴諫前世之誄語）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于列士，獻詩以風也。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之言）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也）考百事於朝（百事，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郤錡也）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自矜年壯）見韓獻子（獻子，晉卿韓厥也）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

與善之言[illegible]人皆當時時書此也

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自糞除謂修潔）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也）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季，趙衰也。宣，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蚤為卿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

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也）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襄公。靈，靈公也）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郤犨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知誰可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行與否在子之志也）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

張老提出數語是判文子趨向賢言者又不可不知也

孫應鰲曰三郤錡亡人之

言然在猶文子則亦所謂是謀之忠我蔭若也

稱述焉（不足稱述）知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覆猶蔭也露潤也）

按文淵曰我王者乎哉語徒而有令聞舉聽者不必用辭矣王者以德言觀下文自見注非

文子與郤至論伐鄭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鄭從楚故也）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故為鄭伐之）得鄭憂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方）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也（我晉）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行寡德求富不得息）

按文熙曰齊魯之師安得有牟塵無樂言侯之非是郤至論楚五間卒能破之其深於兵機哉

晉敗楚師於鄢陵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侯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闘心）夫陳不違忌一間也（違避也忌謂晦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南夷在楚南也不與陳不欲戰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陳不整齊）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譁囂也）夫眾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闘心不可失也公說于是敗楚師于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按文熙曰敵國之君乃若然安可見之而下車左右請其勇而不禮謙矣

郤至見楚王下奔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見王必下奔（下下車奔走也）退戰于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事戎事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傷也）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君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也）

文子論睦內圖外

其事在前頗詞斥之以見始終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眾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按文熙曰文子此言蓋真見厲公之不足以立功而姑以外患挑之其意深其處深矣何晉之諸臣獨不之及乎

文子欲釋楚鄭以為外患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荊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睦而外威（威長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于大臣）內猶有不行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也）刑之過也

刑殺過者有過由大大臣也而怨有細細怨民也猶故以惠誅

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斷也以義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不及者外也刑而忍

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僥幸也幸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有一也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

乎釋置也

文子再論伐楚鄭不可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

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稱晉

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惟副也副晉之德且諸侯皆叛則國可以少安

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

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

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

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

乎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

韓之役秦獲惠公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潰散衆散故不能振旅而

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晉國固有大恥

語入諸澗將稱約然

武子之言似忠但不審禍機終傷匹夫

三今我任晉國之政時為上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

重之違避也蠻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

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

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

為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敗于韓先縠不與林父相聽以敗于邲先軫

不與襄公相聽以亡于箕盍姑以違蠻夷恥乎欒武子不聽遂

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

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犨至也尸陳也產

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

弗蠲蠲潔也不潔厲公所為不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殺晉卿厲公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厲公辭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使程滑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欒書殺三郤弒厲公立悼公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人祝史也曰君驕泰而有

烈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

吾恐及焉凡我宗祝為我祈死祈求也先難為免免

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

卒於公公殺三郤欒中行殺公乃弒公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夜也悼

不相聽即上內憂言國有大私義者內憂云云為諸侯笑也詎好而欲速

此所謂委室而徒退者

欒書不從范文子之言成弒厲之禍則書之罪若不容誅矣

禍宗元曰死之長短而祈宗祝則說不掉良宗祝而乞書馬文子乞死何得亦妄之大者

其謀深險人未有不陷其中者

穆文熙曰郤至此一罪郤至可死不必以上二事誣之又不宜為將引周之謀則至死而其心不服矣

郤至勇矣豈有此禍至死之言則有可取不可以人廢之也

（囚楚公子茷）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茷扶發反）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晉乞師於齊魯將尚未至言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安王針）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也）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已郤至也）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周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引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之）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為亂）知人不詐（為詐則不為知）仁人不黨（不群黨也）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也）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于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欲為亂也）既剌三郤欒書弒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謂悼公

穆文熙曰長魚矯既殺三

長魚矯奔狄

郤復命欒中行⋯⋯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脅劫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二子欒書中行偃）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刑撫之）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弒（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弒）

韓厥不與欒書之黨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嬖大夫也）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立威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養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朔之妻晉景公姊也⋯⋯）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決故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穆文熙曰厥不從欒氏殺君又不為欒氏所忌果敢自信中立全身其知不可及矣

穆文熙曰：其詞婉而有致，既不使強臣鋭長，又不示之柔懦，諸政有條，氣度靜然，大是春秋賢君。

悼公新政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地），公言于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及此，天也（引天以抑人之有自專）。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不成，謂批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下事上也）。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暴弑之後，懼臣下不從，故以此約之）。大夫對曰：君鎮撫群臣而大庇蔭之，敢不承業（承，奉也；業，事也）。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門子，大夫適子；育，長也），選賢良（長育其材，選賢良也），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也），宥閒罪（閒罪，刑罪之疑者），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不敢不承命）。

四史鴻裁國語五卷終

晉

孫應鰲曰：公其功勤因其材品用不爽，德績不遺，忠賢偏之中各有所要，五沸音節妙者。

輔氏，晉地名。

悼公用人復伯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于外，至此乃就宮朝也。傳曰館于伯子同氏是也）。使呂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上軍（上當為下，知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之母弟也（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宣，明也）；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犨之孫、魏顆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克，勝也。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七月，秦伐晉，欲敗晉功，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杜回，秦力士也。景鐘，景公之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渥濁也），博聞而宣惠於教也（宣，徧也；惠，順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使為司空；知欒糾之

孫文照曰：用人一章，文勢照絡，多多愈善，愈出愈奇。

可謂曲盡悼公使人之法。

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子糾也。戎御，御公戎車也。）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之。）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黶也果敢，（黶，欒書之子桓子也。）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藝。）使文敏者道之，（道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其得失也。）使鎮靖者脩之。（脩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壹。（壹，一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元尉，中軍尉也。）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莊子也。謂大司馬也。）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張老，張孟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鐸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也。）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籍偃，晉大夫。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溫邢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騶屬焉。）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虛朾，宋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延，陳也。陳君之稱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且觀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

防用人人各當，安得不伯？大公之設二人而已。

柳宗元曰：僕受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莫不能制，而令者非能刑已然，則絳宜亦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孫文照曰：以悼公之賢，猶于揚干之戮，猶且不堪，況其下乎？信乎人臣守法之難也。

言婉而正。

於雞丘，（雞丘，晉地。）於是乎布令、結援、脩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文子，魏頡。）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代張老。候奄，元候也。獻子，范文子之族。）公譽達於戎。（戎，諸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莊子，魏絳也。）於是乎始復伯。（繼文公也。）

魏絳戮揚干

四年，會諸侯于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列也。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謂羊舌赤曰：（赤，羊舌職之子。）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為我執之，勿失也。）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也。）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開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也。）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也。狃，正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跣，徒跣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

祁奚薦其子

祁奚辭於軍尉(辭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自代)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婉順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命父令也)守業而不淫(業所學事業也)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十也)柔惠小物(柔仁也惠愛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能安定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衆動也上而動)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大事國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比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平公悼公之子彪也秕以教論也)

魏絳和戎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龢諸戎(無終山戎之國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魏絳也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也)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也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之)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荐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易輕地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也)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公族大夫也穆子厥之子無忌也獻子老欲使為卿)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見弒)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也)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也)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能斷決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楊干也)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獻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辭所以能爲辭二子辭之總公能用之五君臣俱其所以能成

晉侯賞魏絳

君不忘功臣有禮讓可謂兩得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簡公也女美女工樂師)歌鍾二肆(肆列也)及寶鎛(鎛小鍾也)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軘車也)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臣之幸也(幸幸而合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皆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

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記也

穆文熙曰叔向之賢惟司馬侯而始顯人之識合豈偶然哉

司馬侯論德義之樂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樂見士民之能當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鳥善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大子彪彪平公也

陽畢圖已亂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公遂逐群賊群賊欒盈之黨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獻侯之子叔八世之孫桓叔之父也晉亂自桓叔始報止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也已止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桓立也氏猶尚樹立也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閒息也謂誅滅欒氏而去其黨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當有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不言在民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於國而中廢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去遂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久後謝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欲好惡惡情欲偷尚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實覆宗欒書殺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殺厲公以厚其家殺也欒大宗也謂殺厲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立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魏畢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

其毋范祁所謂耳如何可赦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久長計也行權不可以隱於私隱以私恩赦其罪也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道訓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與無君同則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群賊盈之黨倫理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恐猶少耳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

此亦異人不扶猶可必令

復從欒氏則之何以詠欒氏之黨也

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于絳（盈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納之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辛俞從欒氏出奔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也）欒氏之臣辛俞行（行從）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臣）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如國君也）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以刑臣也）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可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隋懷也臣無二心也）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也○隋許規反）（從也）及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向母知叔魚伯石之敗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視猶相察也）曰是虎目

而豕喙（喙口也）鳶肩而牛腹（牛腹長也）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後為贊理受雍子女以賂邢侯邢侯殺之）遂弗視（不自養視）楊食我生（楊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食我既長黨于祁盈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羊舌氏）

訾祏止范宣子爭田

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龢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與問之為侵官）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以叛事晉）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客寄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張老中軍司馬也）張老曰老也以戎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內事之邪（內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外應受我非問其內情）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張孟張老字）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也）釋夫子而舉（舉合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魚叔向之弟）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

桉文惠曰諸大夫非不能言恐其不入故循婁之常祏緣祏為宣老宣子信之故其言易入耳然則進言亦難矣哉

祏。（訾祏，宣子家臣。）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端，正也。辯，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為理，（子輿，士蔿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功績也。）世及武子，（父子為世。及，至也。）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大傅，（為成公軍師，兼大傅官。）端刑法，緝訓典，國無姦民，（會為政，盜逃奔秦是也。）是以受隨范。（隨、范，晉二邑也。）及文子成晉荊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豐，厚也。兄弟，鄭衛之屬。）是以受郇櫟。（郇、櫟，二邑也。）今吾子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輿、武子、文子。）既無事矣，而非餘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為治乎。）

非餘何治語有風致不諫而睞所以為養所推也

宣子說，乃益餘田而與之和。（所以爭田益之，平和與之。）

宣子與獻子論訾祏

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以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雖欲，不以求為好。）私志雖衆，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衆，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叔向諫殺豎襄

柳宗元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則若果愉也，則從其言斯殺入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撼先君

平公射鴳不死，（鴳，小鳥也。鴳音晏。）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于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徒林，林名。）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說辭以諫。）君忸怩，乃趣赦之。（忸怩，慙色。）

以犯之耶是使平公益不欲人諫已也

叔向論君子之比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謂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有無不可，無不可言。）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偃，從也。皆…）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封，厚也。別，別為朋黨也。）

叔向使子負對秦鍼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曰：朱也在

務文熙曰秦晉之和所係甚重故問其於嘩人而獨用子員與他對者不同也子朱不自責而撫劍此向之所以見黜矣

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劒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饗其福也）不集三軍之士暴骨（以僨戰鬬也）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衣也）秦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也子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晉人以信服子木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裝捲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捐也（捐動也音月）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蓋其忠）荊之逆諸侯也亦云（逆迎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藩為軍（藩籬落也不設壘塹）攀輦即利而舍（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侯遮扞衛不行（侯侯望遮遮罔也晝則侯遮夜則扞衛）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以德立論深得伯王之體凡夫聞此可銷爭心

叔向請先歃楚人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歃歃血也楚人子木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闕缺也）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于先若違于德而以賄成事（以政賄成）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望表謂立木以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楚子悅叉）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務文熙曰叔向以信自持因先歃楚人立請宋遵地亦絕足以服楚

文子固請於楚免叔孫

虢之會魯人食言（魯使叔孫豹子如會尋盟欲以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弗避也（以事久于身者必加之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于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于討）是吾出而

務文熙曰背盟伐莒魯實有罪然叔孫能委身受戮

亦可謂壯矣。文子能救之，所以稱伯哉。

文子救諸忠叔孫甚當。人人能知此，則良臣可以不死，國愿非淺淺矣。

危之也。請為戮也。夫戮出于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何害于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于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張老止文子作室之僭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礱之。(礱，磨也。)張老夕焉。而

穆文熙曰：文子之賢無論其他，即作室一事，不惟納張老之諫，且令後世知其過，豈非人情所難哉。

見之。(見，見匠人為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石，理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礱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宜也。)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文子與叔向論于九原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曰。死者若可

陽子大華而不實□□□致稱可以與紀文子並論，□且首之乎，向於是乎失言矣。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陽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從臣請亡，故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武子，士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也。)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所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論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不。)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

柳宗元曰：死生之能必乎爾，其大咎非偷也。偷者自偷，死若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必待而斃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歇歲。(忨，偷也。歇，遲也。)怠偷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醫和論晉侯疾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龢視之。(龢，名也。)出曰。疾不可為

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傅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以子文以)[illegible]矣。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于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良臣將死，其不生也)。若君不死，必失諸侯。

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而輔平公之闕曲，使至蠱惑)，拱木不生危(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溼也。喻文子不能久也)。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多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

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職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之飛者，是類生蠱疾者)。物莫伏於蠱，若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也。擇有德者而觀近之，以象人)，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食穀而有聰明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蠱)。今君一之(一，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事子也)。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也)。

韋文然曰：醫和論晉侯之疾為蠱，是女又為上醫醫國，[illegible]

叔向均二公子之祿

秦后子來仕(景公之弟，避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也)。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楚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公子圍殺郟敖，子干奔晉)。叔向為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百人為卒，為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事也)，祿以食爵(祿隨爵尊卑)，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富)，

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蔽前也。木楗，木檐也。過於朝，無爵故也)，唯其功庸不稱(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崇服)，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爵，故不得為耳，則止為韋藩木楗，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于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且(八尺曰尋)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子產論黃能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成子，子產之)，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

經子曰：若鯀為夏郊，則晉侯宜得而僭之？初列以來非晉應何得以配祀之？此皆其甚不可者也。

又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猶告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於寢門能似熊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主殺人厲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鮌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帝堯殛放而殺之化為黃能以入於羽淵羽山之淵鮌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也三代夏殷周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施功於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祀也董伯為

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以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賜之莒鼎莒鼎莒所出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上也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於難也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宜及於

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亡奔也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泰奢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生萬為韓之祖

叔向論三姦同罪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鮒也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邢侯與雍子爭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亦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疆界也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雍子不直故納其女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斷決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為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邢侯非司寇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陳也

柳宗元曰：中行穆子之言者三，有無善而附德者，有力屈而發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穆子曰：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向之二者耶？

穆文熙曰：中行伯不納鼓人之叛，而以賞姦失信為言，此其師不在伐原下矣。夙沙釐責其策死之言，其殆有所風乎？

也，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

穆子不受鼓人之降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也。翟，鮮虞也。鼓，白翟之別邑。）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無，無恨也。）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取也。）不能而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城。）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傅，著也。）

穆子使夙沙釐相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子名也。）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寮，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從鼓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佗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定，安也。而，汝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為叛君，叛君有辜，故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也。若何，言臣皆如是，是將有不虞度而至之患者。）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脩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獻功也。）言於頃公，（言，薦之於頃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之。）使夙沙釐相之。

柳宗元：不可者，大夫公孫黙學之君臣莫能而更也，又何能國之不亡去歟。

古人論學，不在吾本者，即此意。

大之賊者

范獻子論人不可不學

范獻子聘于魯，（獻子，士鞅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獻公也。武，獻公之玄孫武公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入竟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乞請於叔向

董叔將取于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盍已止也。）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為援助。）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董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祁，范姓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縣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

又何請焉

魏獻子郤梗陽人之賂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晉正卿魏舒也。）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閻沒、叔寬，女齊之子閻明、叔褒也，皆晉大夫。）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佐，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適小飽也。）（是則自節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斥也。遂辭，獻子能覺改也。）

董安于辭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荀寅，午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也。）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也。）苛慝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也。委，委貌。韠，韍也。帶，韋帶。大宰、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鬪為[illegible]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簡子賞尹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壘培，壁也。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壁壘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可，肯也。）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郵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為正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及景子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父兄，同宗之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也。）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illegible]賞。）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郵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

孫應鰲曰諫言因機而入此簡子之所以還也

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

史黙止簡子適螻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黙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黙晉大夫史墨也時為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也澤曰山林之木斷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致右於牛談

孫應鰲曰數言乃人臣之鵠也指摘中行非良無所逃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戎右也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牛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史黙論良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黙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其悪薦可而替不薦進也替去也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

不足有餘二語有味

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見討伐也君出在外以朝歌畔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壯馳茲賀簡子求賢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瘉瘉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竇犨論人化

孫應鰲曰異化而下小化而大人之化也莫靈於物者以形身為化者非化也者也

錢文燕曰面很心很口辯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夫竇犨侍竇犨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二子晉名族之後嘗為祭主于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知果論瑤不可立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宣子曰宵也很很戾不從人對曰

之戒然知氏之亡恐亦不在此此特言耳

悁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士茁論室不宜美

知襄子為室美，（襄子，知伯瑤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夕，夕往也）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

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言其高險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不記 春秋後）

知國論人不可耻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伯伐鄭，自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也。藍臺，地名也）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段規，康子之相也）知伯國聞之，諫曰：（伯國，知氏之族）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知伯者）遂滅知氏。

四史鴻裁國語六卷終

四史鴻裁十九卷　國語七卷

明魏悖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布尹閱梓

鄭

鄭謀遷國於虢鄶之閒

穆文熙曰：王者不擇地，伯者不擇時，鄭之啟地，未為不善，而乃謀遷虢鄶之閒，欲其亡而有之，不義已甚。而又南降於楚，北隆於晉，卒恃其二境，卒為人所兼，豈非為謀之誤哉。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衆，西周之衆。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偪，迫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荊蠻，芊姓之蠻，鬻熊之後也。申、呂，姜姓。應、蔡、隨、唐，皆姬姓也。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召公之封。狄，北狄也。鮮虞，姬姓，在狄者。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東方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荊蠻也。戎狄，長狄、潞、洛、泉、徐、蒲是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頑謂蠻夷戎狄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言此四水之閒可迸也，謂左濟右洛前潁后河。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是，是四水。虢，東虢也，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也。當周宣王時，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字也。恃勢險而不脩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

此言甚不可入

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寄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今直其辭伐有罪，宜其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鄢、蔽、補、舟、依、䩉、歷、莘，君之土也。言克虢、鄶，則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華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為之神主也。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也。脩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言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閒。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言季紃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聰明，能和協其民，以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也。黎，顓頊之后吳回也。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燿，明也。惇，厚也。言黎為火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歷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羋姓之別國也。蠻羋蠻矣，蠻羋，謂叔熊在濮從蠻俗。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也。姜、嬴、荊、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羋，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強，更相犯間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官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為太常，掌國祭祀。伯翳能議百

此言春秋不可入

此言周之當亡見當逃其害

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也。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為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于公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何如，問可居不。)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行不義。因，就也。○沓，徒合反。)唯謝郟之間，(間謂郟南謝北。鄶在焉，鄭後屬鄭。後取之。傳曰：奠王于郟，謂之郟鄏，是鄭。)其冢君侈驕，(冢，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必信為周言，民慢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是易取也。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民惡為王，猶惡紂也。今之言，天必從之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高明，王也。昭顯，謂明德之人也。讒慝暗昧，謂不見光明之道也。)惡角犀豐盈，

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也。頑童，童昏。窮固，窮陋也。)(謂皆暗昧窮陋，不識德義者。)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相濟，同謂同欲也。君子和而不同。)夫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也。)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也。)物一不講，(講，校也。)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剸，猶和也。剸，專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石父，虢君之名也。巧從，巧於從君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褒姒。)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妖試用之，言用幸之人置之于側也。)是

侍宗元曰：史伯以角犀豐盈、高明顯明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黜太子以起西戎申繒於敗以取其亡

姒，以馬可也。爾言夏衰神之流禍，是好懷者之為，馬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于市。)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府藏也。內之人。)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褒人有獄，而以為入，(褒人之君有獄罪也。入，納。)于王，王遂置之，(置，立也。)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伯服以邪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使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也。淫，毒之以褒姒也。)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極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強，(申，姜姓。繒，姒姓。)(申，王后之國，太子宜咎之舅也。繒，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周衆戎狄強也。)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

求之申，(太子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與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無道，王無與共守者。)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結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申，徼其後福。)申呂方彊，(呂，申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也。於六反。)○王師若在，(在，在申也。)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用，備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王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

此言晉之當興亦見不可入

應韓不在、(不在、言韓當在晉也、)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平畢守之地、險也、小、小國、謂虞虢霍揚韓魏芮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既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上宇、)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大夫、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儁、且國大、故近興也、)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騒歷莘也、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適庶交爭亂、)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周殺幽王于驪山、斃、桓公死之、)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

楚

士亹中叔時論教太子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名旅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也、)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言動也、使之嘉也、)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召僖公之屬、詩所美者、)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則、法也、)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惇叙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不從、不見從也、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己所欲、舍、謂己所不欲、原心恕過也、)明久長以道之信、(有信、然後可長久、)明度量以道之義、(度、量、所宜也、言義、宜也、)明等級以道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以恭儉奉親、)明敬戒以道之事、(敬戒、則無敗事、下功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昭、明也、利、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道之罰、(明以精意之情斷刑、)明正德以道之賞、(王所賞、謂不私也、)

擬古叠之論、則人之善惡已定、不必用教、乃舉丹朱商均諸惡以例之、此是噎廢食之論、不可為訓、

穆文熙曰、春秋之世、猶為近古、故教大子之法猶詳、莊王申叔講道而行之、俱可想見其賢、

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監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傅也。

一為謚君父者之準

子囊議恭王謚

恭王有疾，恭王，楚莊王太子審也。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宗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言春秋序昭穆，從先君于廟室也。大夫許諸。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謂先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不從其過行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其寵大矣。寵榮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頒政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先其善事。大夫從之。

孫應鰲曰：屈建之事屈到，可謂正然。僧曰：孝子於親，思其所嗜，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亦或一道也。

子木祭不薦芰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樂之以為善也。其祭典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太牢也，諸侯以。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以共之以為羞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聲子說子木還湫舉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舉，楚大夫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罪而亡，亡，奔也。康王以湫舉為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曰：子尚良食，尚猶強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湫舉之父伍參與蔡大師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不朽，謂不相忘也。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屈建也。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于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甥者吾謂之甥。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順說之辭也。時趙武為晉正卿，不及子木之也，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賢，子大夫也。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鬬班殺之。或譖王孫啟于成王，啟，子元之子也。成

（諸戎與父同舉）王弗是（是理也）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
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
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諸侯之從
者畔者半矣（畔命王也）子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
大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
公子儀父為師（儀父中公闘班之子大司馬闘克之子）王子燮為傅（燮楚
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師崇楚大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燮
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施皋于二帥二帥潘崇子孔也室家資也）師還
至則以王如廬（師子孔潘崇之師也二子叛故以王如廬廬先邑也）廬戢黎殺
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二子燮及儀父也）或譖析公臣于王（析公楚

大夫也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
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昔雝
子之父兄譖雝子於恭王（雝子楚大夫）王弗是雝子奔晉
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也）雍子與於軍事
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族親族同姓也）
若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易欒范之行示之誘）若
合而凶吾中（合合戰也凶入也中中軍也）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
下軍必敗楚之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
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
親面傷則雝子之為也（王楚恭王也）昔莊王既以夏氏之

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于襄老（王討以姬賜巫臣則
又與子反卒以與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于邲晉
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
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
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而教之
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
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子也）謂
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緬猶邈也
領頸也）曰庶幾赦吾罪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
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

（愀愁貌）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
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春秋相事以還
軨於諸侯（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四卑下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
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
賊一夫于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
也）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穆文熙曰賂盜以殺乃激之之辭子木果不從而厚其室以召之其善說哉

與伍舉論章華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秋舉
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
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明有德也）致遠以為明（能以

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之昌大囂庶為樂囂譁也庶衆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俎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國朝常事也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二言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華元宋卿相導也駟騑鄭卿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舉國留之留治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啟疆楚卿魯侯魯昭公也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楚子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請盟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須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封厚也胡美之為胡何也何以為美

申無宇諫城陳蔡不羹

靈王城陳蔡不羹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城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子皙楚大夫范無宇

楚大夫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京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雍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秦桓公之子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叔段因京襲莊公不克出奔共封國也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子儀也衛蒲戚實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獻公獻公奔齊宋蕭蒙實殺昭公昭公兄鮑殺昭公而立魯弁費實弱襄公季武子卑公室齊渠丘實殺無知無知殺襄公而立雍廩殺之晉曲沃實納齊師欒盈奔齊齊納之曲沃以曲沃之甲入為賊于絳秦徵衙實難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景難謂逼也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於諸侯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拇大指也毛須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名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其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之宜也夫邊境者國之尾

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至止也。）䖟䗐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䖟，小曰䗐。不能掉尾，蓋重也。以言三國亦掉咩也。䗐由季反。）（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左史倚相謗子亹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

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之。（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也。序，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夫也。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戒也。）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illegible]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于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知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敘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曰：叡作聖。諡法：威強叡德曰武。）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為殆。）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不納子張之諫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籙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武丁之神明也，（通于神明。）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

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諫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於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詰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地方百里曰同方而至于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憖猶願也寘置也○憖牛刃反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遂趍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東地也

左史與子期論從違

孫氏曰妾不可以為夫人理本昭然故倚相再不論而但論其從違順逆味其言外

鍾氏曰子期欲筓非妾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公子結也為大司馬卿之適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筓之其可乎愿慤也筓內子首服衛筓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諡違偽以為恭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

而斷相彌論君父從違之道其精蘊實君父亦不可苟從況妾乎此為善諫此可為事君父從違者之準

飲馬以獘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獘踣也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也君子曰從而逆欲從欲也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以妾為妻猶以芰為薦也子期乃止

觀射父論天地

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楚大夫也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知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覡胡歷反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后

(之火也、春秋脩公謂之逆祀、)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不為災孽也)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皡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要誠質信也)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于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

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受命之氣)顓頊受之(少皡氏沒顓頊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後也禦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天地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鬬且論子常之敗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

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羞進也)至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

孫鹿登曰述鬬子文甚詳非[illegible]辭也見己之所以自處與君之所以待之殊保其身於前又保其子孫於後則以恤民之故耳子常反是所以必亡

封也（勦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王商臣之父也商臣弒成王）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昭王不罪藍尹亹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亹楚大夫也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隊失也）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汝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瓦子常名也長猶積也）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于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敗）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亹則念前敗也）王乃見之

昭王賞及鄖懷

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奔鄖（鄖楚邑也）鄖公辛（成然之子鬭辛也）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父成然也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敵國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均同也賞罰無別）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藍尹論吳之敗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崇終也替廢也）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

夫差入成敗

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謂夫差也甚謂於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

矣

王孫圉對簡子之問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趙鞅也鳴其佩玉以相禮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玉之横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

雲雲夢也徒洲洲名

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行事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弄之物）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取法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譁謂鳴

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文子辭梁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竟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憾得志也偪偪上）偪則懼貳（偪則懼其貳也）夫盈而不偪（盈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它（它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將恃險而為亂將見誅絕）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高諫子西召白公勝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沈諸梁聞之（沈諸梁，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使名之藏）。」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謂復言非誠），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知（以詐行謀，而非知道也，知人不非），毅而不勇（果毅也），直而不衷（衷，中也，若子惡許以為直者），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思報怨而已，思舊怨以脩其心（脩其報怨之心），非子職之（職，主也，言子西將上此禍）。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

四史鴻裁國語七卷　二十三　楚

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期也，子西之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言安之以德，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嗜，貪也。疾味，味為己疾害，喻好不善也），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牆落也，閑，闌也），是之為日惕。

稱文熙曰：仁人可近，不仁可遠，未有若此明切者，何子西之不悟乎，愚哉。

激切若此，乃終不悟，卒國家之敗，亦自有數乎。

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也，子干、子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于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貝水，水名，胡公弒於貝水之內），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惟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避勝之難也）。」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高尚勝人也）。」不從，遂使為白公。

懇切之極

讀至此不覺令人動心

四史鴻裁國語七卷　二十四　楚

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伐鄭，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救之，白公怒，遂殺二子於朝）。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燕令尹、司馬以平楚國也。既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為葬之）。

子高先事早見，成功不居，乃古今大賢，不偏楚之第一流而已。

四史鴻裁國語七卷終

吳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也獻進也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伍子胥也奔吳吳子與之申地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登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申胥華登善用兵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而傚之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王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謂吳王也得罪謂傷闔閭也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趾足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

孫應鰲曰諸稽郢者子云惟天下之至柔能勝天下之至堅故於諸稽郢大夫種之謀有感焉夫以越之君臣所謀土地所産甲兵所聚莫不甘心於吳者其言卑怯何不慘也

千辭勃

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殘伐謂棲會稽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寇謂兵寇令號令也句踐請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申胥諫吳王勿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成吾又何求若其不成反行吾振旅焉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一本日股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何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

孫文融曰申胥論越之禍歷歷如指掌上讀之令千古動色何夫差不省功既鴻拒而不聽以至於滅亡

秋。矅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申胥諫吳王勿伐齊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謀、舍其愆令、（愆、過也。舍、廢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饒也）其民殷衆、（殷、盛）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

有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嶷、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弊楚國以間陳蔡、（間、候其隙而取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也）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乾谿、殃害也。民罷中外叛）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棘闈、邑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求王遇諸棘闈）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變、易也。鯀禹以德修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也）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傾、傷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殺申胥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於荊、謂敗楚於柏舉、昭王奔隨時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靜也。逸、樂也）而挨亂百度、（挨、擾也。度、法也）以妖孽吳國。（妖言、越當襲吳也）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告于

曰右傳諫之亡未有若此者將可謂烈也矣

直言難聽聞推夫差附有中人之資其戰勝齊未有不拂諫者矣

大夫申胥釋劍而對（釋，解也）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前），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太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違也）。夫不違，乃違也（乃違，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謂有所勝敵之喜），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世，繼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闔廬入楚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言無德政），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禽也。員請先死（辟易，狂疾）。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越王命范蠡襲吳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孰也），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闕，穿也），北屬之沂（沂，水名），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任事，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地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遽，傳也），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悠遠（悠，長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王孫雒，吳大夫也）曰：夫危事不齒（齒，年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㢊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吾須之不能，必會而先之（先，先歃也）。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言危人不能以易安，死不能以為生，則何知於人）。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退也，道遠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示不懼也。廣，大也），屬士以奮其朋勢（朋，群黨之勢也），勸之以高位重畜（勉厲士卒以奮激其心也。重畜，重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也，令先歸也），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

此亦以責備之言，與子胥深知夫人之性。

申胥言泰元曰：佐子胥斗吳之盟國也，其谷由其謀，今於嗣君不合。

國無可救，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辟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國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者果狂人乎？

故忠臣以死報之於國，闔千周知其無禪也。

王孫雒所言，亦救敗之道，但於吳之存亡何益？

昧明、即昧爽

日、韜(韜、愓疾也。留、徐也)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人劫盟先歃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係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矰、矢名、以白羽為之。荼、茅莠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秉越載旗、此王所御中軍)。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朱羽、彤染羽為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鍾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謂鉦也。錞于、鐲也。鐸、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讙呼也。釦、音口)。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言無以告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吳當為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也)、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不勝則服事君、若勝則為盟主)。為使者之無遠也、

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也)。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畸、佐也。呼左部軍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皆乃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剄、刎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其威。剄、於加反)。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僻食者無□、今夫王有墨、黑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大難、又咋)。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獸被毒、悖暴也)。主其許之、晉乃令董褐復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帷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託為過賓而焚其郛、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夫差告勞於周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帶劍、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楚地也。中原、原中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百執事、百官也。王、闔廬也)、以奉其社稷之祭(言脩楚祭祀也)。其父子兄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夫槩王、闔廬之弟也)、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

任齊簡公任也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伐齊故）共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都名）蓑笠相望於艾陵（蓑夫須也蓑笠備雨器相望言不避暑雨）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侯也）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全歲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答曰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謂周景王子朝蒙力毀王民助子朝為亂）余心豈忘憂卹今伯父曰戮力同德（共德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大夫種昌謀伐吳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備也）越大夫種乃昌謀（發始為倡）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息也月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成）我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尚無有）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贏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悠謂誹也）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

穆文熙曰兵法云知彼知己又云剛者可挫之大夫

穆文熙曰大差得其情矣一戰而識吳也

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許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不能會戰）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幸遂可出（使出奔）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越師入吳夫差自殺

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

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所問攻戰何也）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味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老老敬長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偏故未可用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穆文熙曰越王所應於包

戰者一乃分其耳目，次乃逾其疾痛，次乃同其好惡，次乃均其貧富，次乃聽其懷，國五者既備而後以仁智勇行之，仁智勇非有出於五者之外也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卑取也) 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中國) 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 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 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 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 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也) 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物，旗物，物旌伍也，色徽幟之屬，辯別也) 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者堅不可攻入也) 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不審則衆惑也) 王乃入命夫人。王

孫文融曰：五臣之言雖不同，不過賞罰備禦旗鼓進退而已，特其語意精微，人莫之知，惟習於兵機者可與談也

大婦居處，有與坐之位，想其形勢，令人可畏矣，得不勝矣哉

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 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 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 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闔，閉也，示閉陰陽也) 去笄，側席而坐，不埽。(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屋外邊壇也) 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修，墾也) 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國政，外政軍政也)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也) 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示憂無飾也) 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誓衆告之處) 鼓而行之，至於軍，(軍，軍所也) 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 (問，遺也；通，行路以亂軍)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 子歸沒而父母之世。(沒，終也)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

許筆布置若常山蛇勢，吳越之不敵，豈待兵交之日而始知乎

越王深於兵法非徒以勤苦取勝

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

宮（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伯人以奉之）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群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禍）

越

吳許越成越竟滅吳

穆文熙曰吳越二語參[illegible]無[illegible]於大中見越此於越中見[illegible]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吳敗越于夫椒越子保于會稽）乃號令於三軍（號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父兄昆弟者方在危阸親而呼之也國子姓同姓也）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為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其始末又以數段詳其綱領又備與士諸之言厭然於傳則為變體矣

賈人（賈資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粗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蓑小不及）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不為將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沉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事君從言戰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言此二國之民三江遶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言之之城計不可易也）。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上黨所謂中國也），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也）。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大宰嚭以求免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亦為非己之言以感動百姓

句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

此句踐以下乃歸後之事文勢不貫[illegible]其意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于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大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覓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時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

繫言之者以喻於此欲庶民者不可不知

免乳也公令醫守之（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爾乎）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其達士潔其居（潔其居官舍也）美其服（服賜衣服也）飽其食（稟餼多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糜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吾不欲

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雖有思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又敗之於沒（沒地名）又郊敗之夫差行成

范蠡三策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土不可擅生事）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不驕不自縱弛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施人也不自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叛之萌也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未當實而君意溢也）未盛而驕（未盛而自驕泰也）不勞而矜其功（自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也）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

范蠡之諫可謂功互而可護不疾乃有會稽之敗厥後竟成伯業若所謂人恒過而改者也

貳言猶二心故曰吾已斷之矣

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為逆德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蕩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定傾者與人。王曰、與人柰何。(問定傾與人)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其辭、納其幣、重其禮以求平也)玩好女樂、尊之以名、(謂之天王也)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欲更脩政、故問節事)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也)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彊則變、生可因而成也)

將有反、事將有間、(時天時、事人事也。反還也。間隙也。時還則來、在越可伐吳、事有釁隙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恆常也。制度也)事無間、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之務、三樂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使民從事有功也。不亂、因時順氣收、不逆也)五穀稑熟、民乃蕃滋、(稑和也。蕃息也。滋益也。稑音陸)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外雖柔順、內不可屈。剛乃折)(用兵彊盛、明三光之常數也)(不以剛彊成行)是故戰勝而不報、(能敗敵家、不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

范蠡始終伐吳之策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四年反國四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有甚焉。(那於也。甚焉、謂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也)彊索者

不祥、祟也、求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不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取而不取、後反見滅、是也、失德滅名、沄沄古流字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相道為輔、矯過為弼、聖人不出、通知之人、皆隱遁也、忠臣解骨、解骨謂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無復相非、偷苟且也、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

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而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兆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支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也、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無困愁之事、未情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所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是尚危也、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不以吳為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以為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望於上、而天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王召范

國乎其微宜、句踐不足以知也、

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也、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不及壺飧之救饑疾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伐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於

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殆，大凶謂死亡)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提，挈也)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鼃黽，蝦蟇也。水邊亦曰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諓諓，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請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子得罪也)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

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為浹)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正，其封疆也)

四史鴻裁國語八卷終

戰國策纂序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於洹水上謀仰關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臨黃榆馬陵為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於耕壠之暇間取國策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泝貫其

事抵掌可悲乃隨意所至輒隱括數語捭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眞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核為八卷名為七雄策纂於是開府嶧山賈公見而繳梓澶淵而吳郡金公新至乃竣其事余手之撫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唯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談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為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

明弘正間乃刻於大梁而李獻吉序之

為始顯近刻於金陵為再顯今賈公復刻茲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偽黃金相印逐逐然日殁於利

兹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為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帥以聶政朱亥荆軻為偏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龍虞卿知果郗疵為輔弼則固

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矣夫遺刃匕鏃戰闘之具皆良材也斑劍紋琴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列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猶虎豹之皮可以為君子之容而鮑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而摛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續餘為文頋不大善也耶自洵為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為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何如

萬曆十四年端陽日前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撰

重刻戰國策纂引

敬甫穆考功彙其所著書八種為一帙名曰逍遥園總編余購得之攜至維揚以便觀省間示督學詹公鹽法陳公俱各大加賞譽而戰國策纂者繕刻頗未工於是陳公惜其為狐裘羔袖而慨然捐俸重刻之字依宋板仿用吳人比於

余所梓春秋戰國評苑尤稱善本而人人美愛矣乃陳公命余引其端以發同好之意顧余不佞無足為役乃謬為之言曰昔人謂食肉者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蓋言馬之毒在肝食之或至殺人故食者禁之然其味之美擅於全馬往往亦為知味者不棄故比之於書若曰

戰國從衡壞人心術不習其說者不為不知今古嗚呼此言似矣然而未達也胡不曰太牢肥羜黃茂佳蔬少食之則皆養人多食之則皆殺人顧食之者何如耳而何獨忌於馬肝故深山之中虎豹終歲而食一人則人必忌之至於室中之事傷人者甚多乃玩之而不知然

則馬肝虎豹亦不幸而為人所指名耳豈其利害之勢本然乎知此則知諸策士之謀於是乎不可廢矣夫以戰國之世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生其間而能以功名顯者如儀秦之捭闔從衡誠無足道若夫魯仲連之却帝射書千金弗受拂衣東海允為古今之冠張孟談臧

智氏存趙氏辭榮不居則亦即其流亞觸龍之説趙后宛切動人甘羅之行張唐利害稽掌樂毅之謝燕王智氏之保身也范雎之報王稽義士之酬知也虞卿之閉戶著書賢士之守道也無忌之虛左迎侯嬴王公之折節也故疆埸之士用之可以禦醜虜諫諍之士用之可

以批逆鱗山林之士用之可以厲高節摛觚執苑則雄詞足以華國借筯席前則奇謀足以濟變揮麈高座則英論足以絕人故晉人有艷慕其書者而謂之曰天下之事惟有戰國策而已此語雖過亦足以見茲籍之奇而策之言亦有曰亂不可使治危不可使安則無取為

智士矣考其實信然哉策之不可廢若此乃徒習於博士之說以為從衡而諱言之豈不悞乎今穆公既為策纂使策士生色而陳公又復梓之為茲籍增價兩公嗜古崇文蓋相等夷若余案牘之暇校讐豖魚頗得十之一二則不敢自謂有微勞於茲籍矣

萬曆十六載首夏日河南道監察御史

東明劉懷恕書

四史鴻裁二十一卷　戰國策一卷

明魏愽穆文熙敬甫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西周

司寇布為周最說周君（赧王慎靚王子徙都王城為西周）

穆文熙曰布之為最游說不見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得于東周之道焉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齊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辭讓不肯立）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鑄官）為齊太公（田和）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千金猶十金為衒折其價）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眾識其良）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飾說也）以嫁之於齊（言齊欺）君為多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吝）於最也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契信符驗也

游騰為周說楚

穆文熙曰游騰對楚雖則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懷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聲）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楚王乃說

穆文熙曰實為防疾之策衛疾實囚何其婉而切也

蘇代為周說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謂楚（懷）王曰韓氏罷于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穆文熙曰無徵甲粟所以不示楚弱與之高都所以撫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難見故公仲始怒而終善之

陸深曰一語凡五出而不厭

鮑彪曰周君其貸於秦也秦與魏伐周且志之求其城難能得

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陸深曰善射不息之訓教

綦母恢為周君取溫囿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兵）。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周人）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溫屬河南），而又近（近周）。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也，許為周扞）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私（元作溫）（利）囿以為樂（得戍公也，得囿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魏人責其上之數），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芒卯）致溫囿于周君（致送）而許之戍也。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工，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支持之支，左右謂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止，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反也）矢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以所以教以射也

武安杜郵之禍蓋基之于不善息矣

東周

顏率為周欺齊以道秦師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惠公，威公子，封於鞏，號為東周），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

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壺醯一作）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漓然止於齊者（漓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士卒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士衆器械）（且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

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周累說景翠背秦援韓

秦攻宜陽（秦武王三年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羇旅也（集韻羇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特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景翠果進兵秦懼遂效煑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受寶而德東周

（眉批：陸深曰秦之……可疑也）
（眉批：鍾文烝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救宜陽可援周累之辭無以利害動之……）
（眉批：……點寶句）
（眉批：……懼之心也）

蘇子說西周下水於東周

東周欲為稻（稻種之）西周不下水（西周居河之上流）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

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陸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言皆上仰于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眉批：鮑彪曰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地相接其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遊說西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其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鄭朝為周取祭地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

（眉批：與左傳事相同）

穆文熙曰有鳥無鳥之易見而且爲大人者難識故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下譴之曰（譴，誚問也）周之祭地爲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無求之無益），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爲大人，指翠），故能得欲矣。

穆文熙曰馮雎之遺書宮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尤太喜間以告候問者也均之謂反間而術危甚矣

馮雎爲西周殺宮他

宮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爲反間書以遺之），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

鮑彪曰此言[illegible]之非可

周文君相呂倉

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

耳不尚見欺昔者代作之利則權尊名抑詐術何近而可以安乎謂是之上不仁哉此言也穆文熙曰此引春秋深矣大臣可無懼者爭乘下則時夏似行又何必有是舉哉

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爲門爲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娶三取女也），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爲此，人皆譏之，仲非樂于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

秦

衛鞅相秦

穆文熙曰秦之刻深少恩秦雖敗之然實始終用其法而不變以至始皇二世虐焰愈熾遂以滅亡立法之不可不慎也若此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弘農商縣），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猶至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爲惠王），黥劓其傅（墨其額曰黥，截其鼻曰劓）。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惠文王）

吳師道曰秦將以求勝而使秦術本意故蘇秦天可得意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人心）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

此以下一段叶韻之文

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也）（親）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辯也）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聞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教令辯言者遊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所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楊文懿曰方惠王之時秦方欲逞志有吞併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爲之說衡六國蘇非知秦厭附非故爲之嚇逐出耳

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近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見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縢行纏也）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凡以中其欲耳此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嚇皆秦只名即縱之會樸天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之過）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

以兵輸入齊事 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上而去在余王時相值其所以說通是秦亦始此耳乃將張儀之畫諸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猶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黄金萬溢為用轉轂連騎（後車）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以桑木為之柔木為樞）伏軾撙銜（銜勒也）橫歷天下廷説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説楚王（成）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

陸深曰末數句乃一篇結穴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為人品居然見矣

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寒泉子請使張儀

秦惠王請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以虛聲恐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恃（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以諸侯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景鯉反說秦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不利下字）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是便計也（便猶利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天下諸侯所輕也）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

小天下無楚句甚妙

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孤猶有又）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田莘為陳軫說秦王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諫臣以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乃遺之美男教之惡

孫文融曰破舌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代謀之意也

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謂許亦未至）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秦將）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謂之也言楚使猶欲其以事秦之以重其權）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楊文懋曰頗王說儀之來一旨即令人非無何用多內人之謀以文為之戲耳高

陳軫對秦王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之情為國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束車之）對曰臣願之

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

▲鍾惺曰軫之辯類說給而其所論理皆當於人心不說於王論周宋辯之類有行軫之絕類離群者也

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吳師道曰秦為無道常伴遠不可留之楚嫌疑從之上也軫往來其間又與張儀爭寵故相其為說類也多而終不派其才也

公孫衍教義渠襲秦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相不復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

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亦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中國為有事於秦（事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行言其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謂恭事之）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來）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李帛伯地名）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穆文熙曰周雖微將名甚存故張儀乃欲秦兵臨二郊誅周主之罪何其悖人心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遠見又能曰謹可謂才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封也）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窮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蜀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一

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

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相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言幷則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

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皆辭也傳稱）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閔）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于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事令猶從）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時在楚 秦）獨不賀楚王

高誘曰軫之策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于秦也宜哉

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張儀（言儀必背約）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弭止）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未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爲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能入也 洪邁曰齊不楚之伍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後求其權而反欲賂秦以攻之軫說謬矣

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反前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爲廣直爲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賤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于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王今以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言無所負）國（元作固）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足以知楚王之悍也彼安能用）

屈原哉 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犯）

陳軫爲楚媾於秦

錢文熙曰秦王語意微婉可謂能馭策士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

高誘曰詳秦王爲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爲主也

錢文熙曰陳軫鬻虎之論以若不急於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救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

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作吟吳人吟）今軫將爲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管與軫作管與子）有兩虎爭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直傷也）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者也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于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二二言反）

賈計之也 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四史鴻裁戰國策一卷終

劉文策曰大凡才知之士所以雖成爲八者緣此爲不知所以則亡今投石而亡者不亦一扁鵲哉

四史鴻裁二十二卷　　戰國策二卷

扁鵲以醫諫秦王（武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此如此）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爲其言）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三縣所賦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背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

嫉（學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朋公）

（仲名）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姓也）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音同啻）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

祈文熙曰甘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言二王爲入乘之間奉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后者矣

人在（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甘茂阻公孫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語將道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于道）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吳師道曰告已不知告人機更深陰

或謀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于宋遂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

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擁同）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適足以爲五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太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非楚受兵必秦受兵也（皆驕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

[illegible]字作終字不肯

鮑彪曰此衆齊荊之徒也惜其不名

吳師道曰仲尼之徒無道

伍文之事者故策忠足以觀盡于其言驕者必敗亦論之常而較計說者則不過以力服人者而已

援韓以拒秦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言能輕重四國）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

陸深曰此亦戰國之高士而在司馬錯下

或為中期說秦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秦人）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者多近勇）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甘茂自託於蘇代（昭襄王）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

稗文照曰馮驩借秦以重田文蘇子借秦以重甘茂二事機軸頗同而蘇子之說尤為有力

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秦以河東講三國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與齊韓共攻秦）秦王謂樓緩（趙人相秦）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之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均）吾悔也（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此二字）之兵乃退

一名池

高誘曰樓緩時相秦對以公子他之言豈為佞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哉

吳師道曰緩之不自言他以兩悔言皆操其中之術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陸深曰晉楚
強故不能制
疑言以勸之
不走且走活
者是言不走
彼則走此必
不聽趙也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多兵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頓，下也。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國出兵），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為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補曰上
言勸趙伐齊
有五不可下
言善齊則保
安邑而取上
黨皆以利害
動之也然安
邑屬魏上黨
屬韓與齊何
與而乃欲編
之以權利乎
言哉之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君悉燕兵以
下乃正言告
穰侯也

秦客卿造（名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假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益以齊地），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于齊），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謂燕相）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惠王在昭王前有誤），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即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春申君未封時書）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

一段　二段　三段

鍾文烝曰以上言秦之殘只有戰功當慎重以保終始

又曰此言智伯夫差恃功之害吳大國故備結之

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常有也先帝文王(惠王)武王(文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齊通)以絕從親之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守事於韓(行也)成橋已入北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地割于秦)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魏邑)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散也)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長)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

又曰此言韓魏仇秦不可信以攻楚亦不可由其地以出兵而楚地又不可出兵皆據理勢

陵深曰此段將長久人收出作一折說有致也

孫月峯曰此處從中事按

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上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為妖者)無所食(無人)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魏韓必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王破楚於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齊魏得地葆(保同)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利慎重之意)一年

不聽何也

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屬）地於楚詘（猶反）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
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
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北之侯吏）若是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收拾吾步新賢

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注不通）
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
地一經兩海要絶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亘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

齊楚（持劫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害攻伐之酷）

段產越人說新城君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注羋戎也 襄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
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
也

又說

段干越人（魏人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
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學出于造父者得稱為弟子非少與之同時也）
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

吳師道曰上言為識字者

[illegible]

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四馬一車）而不能取千里何也
曰子纆牽長也（纆索）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
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戎求常相以共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于王不前）是纆牽長也（詳二）
（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間之）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涖政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
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

陸深曰此下四段可通作一篇

利（達）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
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
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王前耶（言為任者得人無前後反覆）
（可重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不能別之）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
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割榮也（擅厚重彼有則此無）

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同合）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書上，秦王說之，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論遠交近攻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猶傷）然不敏（自傷見雎之晚），敬執賓

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

張居正曰：非有所畏句，乃患憂恥三句之綱；死不爲患三句，又爲二段之綱。

事，處人骨肉之間（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

患憂恥三段相照

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以爲榮），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就也）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王跪

穆文熙曰雎懇切數百語無非激發秦王欲得此語耳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策士之術深哉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
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慁汙也）
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
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
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
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
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
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如施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
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

此言穰侯失計而必齊人代之以明

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
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
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
國之不可親（與國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
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
得者（側手曰扶通作膚）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
齊之罷露（疲敝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
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
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
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

鮑彪曰遠交近攻雎之計當矣治秦事而後欲親之既親又復欲代之立談之間喻論若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其可也

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
趙楚強則趙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亦有附也）楚趙附則
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
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
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
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
拔而魏請附曰（雎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
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
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
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

穆文熙曰雎謂親魏非真親代乃真代也惟親之乃可代之此論非是

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
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危言論太后穰侯高陵涇陽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
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
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
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剖符於天下（謂符單）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于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戰敗則怨結于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于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范雎再論三貴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名）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輿之如瓢載）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于瓢）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

僅任君子之料

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以知之太后雖幾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庸芮止秦太后殉葬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于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應侯論平原君

穆文熙曰降主父乃李兌事何以為平原此亦無論有無大抵人之徒有名而無實者皆朴類也然物之朴易辨而人之朴難識矣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之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于名不知其實也

又云狗以祭士導人甚矣雖之受金被罪或以自狗乎士之不為狗者稀無矣抑道在耶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忽）起相

穆文熙曰此段原文有誤意漆下不通今從鮑刪一句吳師道曰六國知連雞俱止知鬬狗所以虎狼秦張順多其氣

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能用金少故未動謀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言與之和好若兄弟）令人復載五千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客勸應侯無亡趙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

平不亡一卟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爲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求和）因以爲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爲之下）

應侯僞言不憂汝南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所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

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長也）曰公之愛子也（衍也字）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常爲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也）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與元作爲）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爲餘子）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秦人）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誠然否其心門）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于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將

（陵文熙曰應侯失汝南不憂應所非其情故秦王疑之蒙傲所以激之令等言其實哉）

（元作爲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汝南民爲韓虜使者）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陵深曰叙事典勁切至）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相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陵文熙曰詳前後）

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令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頂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疎斥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故多倍發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幷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陵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嚴猶威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

其笑

此處有缺文其三以下似有此言有必行之一句

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睢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有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猶告之者、人心固有、孺子內士人心同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令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稽之副也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

蘇子勸秦勿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于其己邑、必欲戰服使為己邑、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時攻邯鄲不下故曰今雖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也言爭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之責其子使必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知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人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懷屬河內服其人、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未起救懷而不救又恐秦自去不關繫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忘其憎懷而愛秦耶、忘其無亦云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植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不可當也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客說秦王以破從之策

張儀說秦王、元有張儀字而說皆儀死后事所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言已未能如言臣願悉言所聞、悉詳盡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報五十九年與諸侯從臣竊笑之、臣聞之、

非字貫三句

首以言謀臣不盡其心以激怒之

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 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 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殺之)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決之稱)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 田疇荒(疇耕治之田) 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illegible]

印清濁河

此言秦一失伯王之道

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 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 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頃襄) 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 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 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二國) 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舉猶行) 四鄰諸侯可朝也

二失伯王之道

使(之朝秦)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社主) 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言家也) (觀其志) 而軍華下(華即華陽之所) 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以全國也) 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一國不通) 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近秦尤) 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

三失伯王之道

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 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 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 當是時邯鄲不守拔邯鄲引軍而去西攻脩武(屬河內) 踰羊腸降代上黨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呼元作滹池中有中分之池在代鹵城) 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燕取之) 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

陸深曰此下三段只就伐趙一段內發揮推拓甚是真勁

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流猶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竢同待也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有李城河內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卻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

力極言悉其力之所在由是觀之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竭亦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甲猶絹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放之士耳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王錯龜錯措同置也數策以蓍筮也占兆灼龜折庚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

鮑彪曰此士說非泛言者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此說而尤其人懷以張儀之智巧稱訓臣之雜也

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臣昧死昧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從一衆謂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言以為主首

蔡澤說應侯辭位

陸深曰此數語乃一篇綱領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鬲鼎屬也人奪之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慚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穆文熙曰澤之說應侯[illegible]長揖不拜[illegible]對曰然皆[illegible]兵法所謂[illegible]之理深中雖[illegible]心故雖自不得不輸服耳

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統緒也孟垂統同

又云以下利害較然讀之令人心寒澤有辭也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行道之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竭己）盡公不還（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同罹）困辱悉忠而不解（同懈）王雖亡

楊文懿曰談此及此若刀鋒急利直排大敵不由應侯不稱善焉

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戮如刑辱如侮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

又云未知何如一句乃聞之意
知何如也確卜也
竟說至此極矣雖有數百舌無所用也

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于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于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

鮑彪曰周末辯士皆矜才角智趨於利而已惟澤為流近得明哲保身之策

楊文然曰世人皆謂澤雄辯能奪睢相印而不知睢之得全有賴獨以功名終者皆澤之力也蔡澤之說睢而睢果用澤納人皆有士而睢亦奇

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
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
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
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
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于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
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
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刱（刱造也）邑辟地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
踐終拮（據也）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

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
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
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
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
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
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
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

吳師道曰罷知范睢内慚故而入秦志在代相於權 [illegible]

穆文熙曰不韋先以死禍陽泉君後說以立異人之利如以巨梃發洪鐘安得不響者乎

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
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
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
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
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
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
丹入質於秦（此與蔡澤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策文清勁）

呂不韋討令異人還秦

濮陽人呂不韋賈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
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
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後世）願往
事之（事猶為）秦子異人質于趙處於鄗城（趙地）故往說
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
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遺之）
（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弃死賤也）且今子聽吾計
事求歸（以求歸為事）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
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

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衍其字)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而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于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

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出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必以恩德講好于趙)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常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宮中)間曰(間政事之隙)陛下嘗軔車於趙矣

補文熙曰不韋教異人閒

補曰語以對勸秦王致秦王於立異人

(軔車句州曾居趙)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于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驚則然)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補曰不韋賈人也欲安欲知義欲圖鉤而欲附于蜀於見如有天道矣

甘羅說張唐相燕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于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于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

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庶子之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戒令)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于秦)孰與文信

高誘曰以庶子官名雖文信家臣也

補文熙曰甘羅說詞直捷立行張唐而割趙五縣可謂說客之雄

而遇子應應有此也具哉

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用之）（請于文信）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强趙攻弱燕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始皇帝）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悖同）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帝遷太后于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常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恭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

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燕魏趙韓）頓子之說也

楊文懿曰始皇志在兼併故于張洪之以諸侯倍叛沛下也之以滅下除於山大台之攻心者也故其道行而豈真有所感悟乎絕處曰頓子之義高于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主焉有仁人君子而爲始皇用者哉

韓非短姚賈于秦王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于內（財力用也）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一作帶）舞以其劍（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寵之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

以爲上。懈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于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常盜于梁，臣于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同勵）。王召姚賈而問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未聞），棘津之讎（讎售同）不庸（常求售與人，爲庸不見用），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鄙，鄙之人爲賈者），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察其爲用則或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仲桓上人常以貧困隱此）

（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乃短姚賈之行不逮，已甚。且非短賈，則率斯安得不短非，此非之所以殺身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二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三卷

戰國策三卷

明 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愫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齊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威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兩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徽，識也；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鮑彪曰：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

鮑彪曰齊威賢王也其於毀譽烹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忌之走亦非威王逐之也

公孫閈走田忌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敗而）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欲為大事（交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捕取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鄒忌諷齊王納諫

釋文昳曰形貌光豔之貌

鮑彪曰鄒忌從以求者鄒忌則為未必有傾險士耳唯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目側也，故有光。昳，徙結反）。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

此言者萬世之害也

劉向曰齊有田巴先生威王聘而問政巴已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忠規巴走市看歐時

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田臣思論救韓宜晚

南梁之難（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田

鮑彪曰田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者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況朝韓魏乎

侯（猶上陳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杜赫說楚王封田忌

穆文熙曰封田忌必安鄒忌此兵法之所謂內間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還復循）杜赫曰臣請爲留楚（爲鄒忌留田忌於楚）謂楚王（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神）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爲鄒忌遊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又云田嬰盼子不可僇

張丑說楚王勿逐田嬰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田）（嬰子盼子循）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

然敵有可併非我之利其說詞自明

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盼子不與）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穆文熙曰以兵助燕則我爲敵國中立勿出則執兩國之權利害成敗瞭然合鑑

魏處說趙勿助燕擊齊

權之難（燕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來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魏冉言自王惠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未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求兵（求循斂燕齊和成斂兵不戰）爲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爲君計者不如

勸

論事明細

按兵勿出齊必緩（以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罷同疲）趙可取唐曲逆（唐曲逆二邑屬中山）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也）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兩國之權懸於君矣（齊燕也）

蘇秦以合從說齊（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穆文熙曰此言韓魏小弱而近秦故事之齊遠秦無如之何利害明晰皆本事勢

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蹹音踏又即蹋）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郄同郤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按文與前淳于髡滑稽者也故二說皆孟浪而能識人說士往往宗之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斶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

按文傑構前王前語甚

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稱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饑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同娛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

可可消人主矜驕之心但詞太危激人主雖聽晚食安行歸樸還貞則其言亦乎近矣

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抎抶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縠細繒〕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

鮑彪曰王斗造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穴之間以為高此孟子之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

陳深曰詞近譎說異陋逆曰王斗造門求見鮑評譏矣其亦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色之說亦管公不害伯之語此其所以為辨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論又云宣王喜文學之士賜列第為上大夫者七十六人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邪行淳于

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之徒類皆捷誕無實否而議所行非所用國何益焉斶獨毛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

齊人譏田駢不仕

齊人見田駢〔齊士〕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為役〔為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嫁己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訾同資所養也〕徒百人〔徒從者車〕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辭謝之也〕

按文熙曰語大都穢不宜以此擬人且天下亦安有此女子

陳軫為齊說昭陽〔閔王〕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楚相〕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

鮑彪曰此策深其旨為暫亦恃勝之甚

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田嬰諡）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外進役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

樓大原曰客這不城薛亦

平平但以海大魚三字聞端反求公人求言究託說則進亡之機括其妙耳

亡、（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故也）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奚以薛為。無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謂過失）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文嬰子）又竊（私）以（猶）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言過頤）豕視、（豕視多反視）若是者信（始信）反、（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

劉辰翁曰過頤豕視所謂耳後見腮系視即相法所謂不邪偷視

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鮑彪曰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謂辨為人多疵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辨所以不求生與

吳師道曰軫善楚者約從齊遺楚又勸三晉之務以于楚其計不為楚計成蓋知諸國之秦秦非特為魏所以為楚所謂陽倚而陰助之者歟

鮑文熙曰為秦割烹數語論事精切此於蘇氏兄弟合從之說尤為動人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言更相代）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彼我）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死者）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東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言舉其地）得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南孤猶擯孤以臣之）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以連橫說齊

陸深曰獨言趙者以趙為險敵故云

鮑文熙曰不言齊而言趙勝不言魯之勝國凡一勝再見強秦之不可不事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illegible]）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屬弘農）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其兵涉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關清河是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張儀止齊伐魏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甞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衍字)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路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事使)，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

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疲弊因故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蘇代諫止孟甞君入秦

孟甞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甞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甞君見之。謂孟甞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為人(挻猶範也)，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

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甞君乃止。

淳于髡說齊王救薛

孟甞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甞君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言其不自)，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

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譆，（痛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若言若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攻，顛側隘也，言其請救之速）望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得不如見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略也）人之急也，（言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也）豈用強力哉。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錯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

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此處上友見以）（棄逐不屑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役，來害我報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從人視此為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公孫戍止孟嘗君受象牀

孟嘗君出行國，（兼相它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楚官也）直使送之，（直猶當也）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飄），（同言其細若飛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讀）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

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三喜重言）（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馮煖彈鋏

齊人有馮煖者，（煖史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同囑）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

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
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劍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
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
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過
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
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合也）能為文收責於
薛者乎（責債同）馮諼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
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
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是謂國事）憒於憂（憒貴同憒亂也以憂思昏亂）而性懧愚（懧常作懦集韻弱也）沉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諼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
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
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
券券徧合起（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託也詭言

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
齊（不留行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馮
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
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拏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
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
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期年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
日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
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得免其死耳今有
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
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
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

鮑彪曰能者客之人既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孟

不可發也此之市義賢矣而有之崇寵則亦擧利之客耳嗟乎孟嘗之俗之移人矣覺客也以馮諼之賢而不能自振於衆況不賢者乎

千斤文車二、（四馬彩繪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請邠時自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猶細也纖則不衆故為微細之詞一說介猶草芥也）馮諼之計也、

譚拾子諫孟嘗君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

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殺之為慼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固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勸齊王勿庸稱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

鮑彪曰此策為智則智矣謀則忠蘇子之長也

也卒、（卒與猝同）而患之所從往者微、（患作後故言從往從來與也今未著故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達秦之悵）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為元作卒從萃）秦、勿庸、（庸用也）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勸齊王釋儐秦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立帝、（亦蘇問）約伐趙、孰

秘文瑞曰上言相機權帝皆宜立儐秦大幾大宗儐齊表業也兩策俱是也

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對曰、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倍背同儐擯同）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梁門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形猶威也言畏威而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舊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德秦此章決欲儐之[illegible]）

之談為二章可也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人約結與國而伐之人必以怨之故孤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所在也而務興於時故無權藉倍時勢倍同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也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入門上門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隳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遡同愬魏王身被甲厎劍厎同砥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射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下人謂下於人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詐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從之後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

從六者以下至然不推論以篇主本旨蘇子餘言皆不外此有味乎其言之矣

广明語

伐伐字衍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為人上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可伐亦不可輕小國之情莫如謹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猶舉也蠹蝕也故有餘而不服也小國道此道猶行也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

大國後起小國謹靜則天下不賣諸侯不能恃大國之情也

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昔者萊莒好謀萊東萊故子國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故亡蔡恃晉而亡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能元作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之也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仲也故明主察相相明察之誠欲以霸王王字衍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今夫鵠的非

吳道師昆蒙扶兵東林後起耨權不為全終其言來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

[又云只言也嘗拔戒中山後取淮北城未侵三晉之前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殺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術弓 衍便巧乃發）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 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 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注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

[張居正曰兵文長佳首以用兵技起的結遠惡二端]

[蕩言而以總持勢明之徙分三部皆推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去然之意在其中錯綜起處發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笑枝]

日而致也。何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策）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斿（旗斿）從七星之旟（鳥隼為旟又繪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行地也）親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 西表地於秦謂此與）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紀蟲日此策輾轉皆事機而不挽於聖雖錚定偏樂非所以於人主若亦玉子色貨至此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陸溪曰渾融奇技]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稀釋其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聊城即濟北）

[張居正曰楚攻南陽以下乃懼之以禍結以成王二]

段乃勸之以利，末總歸之智字

鮑彪曰：此章並好事者為說燕將之說，擬為之以補亡，而其文奇氣壯，擬諸建策為者，或以以閔王不能為三王疏代勝者，為時秦大舉，將事不合，太史公愛其文，遂為傳誦，而今本並有，知其非者也。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特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為橫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亦棄）右壤，（讀平陸）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與聊城共據（相持）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攻械之變，墨子九距之，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排背前也）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商君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

夫師道曰還之大音在於罷兵息民，而其科事之明，勸以歸燕，內亦於齊在事

之文可以有說，文忠反撥此，以為斷而謂曹沫之說不可為訓者矣，考也

鈎纂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所出計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決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讀，弓衣。倒弓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拔從是從說也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微（微猶伏也、易姓名爲庸人子）之、至是始（狀可信也）

有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川 菑淄）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曰女

（鮑、皆曰單之日、疑所謂欲事、王有與襄王亦不明甚、天使留有異志、固戰陽而）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養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猶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相與衍字）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三勤敢不聽、豈使今日哉、貫珠者之言、上足以稱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兩得之、君子哉）

貂勃欲附田單

（稜文熙曰、貫珠者與貂勃皆異人、然貫珠言公而意一、貂勃言公而意私）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說）、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腓脛腨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且安平君之與王也、（謂單）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

陳深曰雖爲訐附罵則正論

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大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以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掖邑萬戶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將(將爲大將)攻狄(狄,北狄)往見魯仲子(仲子,魯仲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箕器)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邑小不能枯一丘,枯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亡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厲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趙威后問齊使

一篇皆同

鮑彪曰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謬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者女子知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爲亦無察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頭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猶決)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乎。

齊君王后之賢

(鮑彪曰：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及利，不能回其斯人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庸傭同)太史敫女(敫音皦)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蓋恐建之不必受，詳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即后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變改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客死於秦

(鮑彪曰：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爲本乎)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與(元作興)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衍字)可爲謀(又疑可爲謀本注字)，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爲秦(不屬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武關弘農東)。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特未有以)，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僞詐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四史鴻裁戰國策三卷終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子象為楚說宋

(急宋猶言逼宋之與下文方合註非)

齊楚搆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宋許之子象(楚人)為楚謂宋王(公剔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江乙論州侯於楚王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潜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無有正是不言其惡註非)

江乙論人畏昭奚恤之由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子辨魏氏之惡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言惡奚恤)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此皆指江乙也)夫苟不難為之外(為謂世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於楚王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執言能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再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

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鮑彪曰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大尚不明則適為江乙讒口之資耳

江乙說安陵君（名壇失其姓）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伛也 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色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退備）軒（車敝則退 今不及然）去。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音詳 行也）趨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

吳師道曰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文龍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故出於此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鮑彪曰安陵君嬖也江乙為之謀又其下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蘇秦見楚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說楚王合從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東有夏州（夏口城 曰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交州郡）北有汾陘之塞（陘 召陵陘亭）郇陽（徐注今順陽屬汝南）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

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廄（奴畜剖奇）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效愚計

（一意兩轉有可味）

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以精進士卒 析羽注旄首）而無所終（薄同泊）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鮑彪曰五國之說蘇子也筆而已非脫深究觸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

（令尹子文）（葉公子高）

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也）先君以揜（取覆）也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之亡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擊）也一人若捽（持髮）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以屬衆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

（陸深曰廉義自勝康薄之言 鮑彪曰……言不務小也）（莫敖大心）（與筋也）

（鬬連俱士）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王）之朝雀立（踊也）不
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鍼瘨）
（眊氣絕也）旄（眊同）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
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
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他人）楚使新造盩（盩作罪也）棼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四史鴻裁戰國策四卷　七　楚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
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
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交鬭）
鬭于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猶未知王存亡故言若有其子）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佚其次者）
以浮于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
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
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
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

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
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失）其
臣決拾（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君王直
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陳軫勸楚王勿逐張儀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
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

四史鴻裁戰國策四卷　八　楚

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
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
城下之事也（言魏恥之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昭陽勸楚王以地欺韓

五國約以伐（齊字衍）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
南圖（圖楚）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楚之助）
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也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
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
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
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人名）之韓見公仲曰

夫牛闌之事，（詳未）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王謂公仲此言強不可使益強）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

張儀見楚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鄭袖（美人）貴于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於齊欺之）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珠不圓者璣）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言其黑鬢）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術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馬）鄭袖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所使安者所習昵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所得金多也）

靳尚鄭袖為張儀行說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以商於故）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衍字）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　書曰翫人喪德）習音者，以懽從之也，（習音所謂懽以從愛女）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句絕）秦女，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隱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為王）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稱之用事者）曰，以

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于死也

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儀以連橫說楚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郢衮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恒山屬趙）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爭交（侔齊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地上流之地）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方舫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

（按又無曰儀策無他奇但虛詐秦張儀足以害從而五國連不可侍五恐嚇之詞耳後它日齊曾不絕武關不入秦且秦奈何哉）

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之）（晉代楚楚為扞關以距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難于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避武帝作通）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秦戰於藍田又却（所稱楚王皆後人追言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史記蘇秦下後者蘇秦之氣以遁）

（按又儀曰蘇秦約從說六國合從攻秦何其雄也使儀欲存為）

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帚也以為仲之役自居）效萬家之都
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
謂計無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点）使使臣獻書大王
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
上寡人年幼（言其從時）（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
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
獻雞駭之犀（犀中有一白理如綫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却名駭雞犀）夜
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以地逐陳軫昭過

張儀相秦（儀相秦時）謂昭雎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

請復鄢郢漢中（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雎必得其處也）
昭雎歸報楚王（雎蓋叶楚普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
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陳藉（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
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
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南伐
楚故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
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

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
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恐其合今合與之地則楚益劲儀必不為也）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鄭褎讒劓美人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
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
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
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

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鼻故）惡則必
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曰何也鄭褎曰妾知
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
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王蓋有臭疾）（不通新人之言）

陳軫論韓朋智困

楚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同）
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為
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
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冒犯即人）

（不趨網）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僞舉網進而即人使其乃）（以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食守宜陽故作朋）

范環論爲秦置相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下）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召滑見甘茂傳）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而野江東（以江東爲楚之野）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秦重）眞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使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

慎子諫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阨）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群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

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昭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

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五尺言出幼六十言老共得兵三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戒則有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中射士食不死之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

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留揜（匿）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其類招誘之）而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衡香草）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碆與磻義同）盧（盧旅弓黑弓也）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磻石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失墜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飯茹溪之蘸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內

（填兵湯也）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椰子淳漁者對智伯敘北體）

唐雎說春申君（考烈王）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爲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言高其義）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梟勝也）以散棊佐之也（散謂眾棊）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猶善不如眾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荀卿以書絕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時爲蘭陵令）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廢因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弒故反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大臣專斷於國其迹若為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己陰奸被誅而以是禁之猶言假公濟私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

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禮后服褘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或勸楚王合從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詘謂懷王劫死）舊患有成。（舊於患故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者）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猶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知兩者重于天下）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寇艾兵戈已所懲創）不足以橫世。（言莫之敵）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集韻嚂聲也言辯說所利之事）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更羸謂魏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弦）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陋也）而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湛同沈）胕潰（胕同膚）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棘言步蹇）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也（湔洗其汚祓除不祥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梁南梁也）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言王建）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王後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四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

鮑彪曰春申君[illegible]

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謂攝)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王之舅也、而

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制斷君命、(制斷矯也君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此章惟楚王更拜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復稱之王)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劃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

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嫪毒(呂不韋所進以說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爲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后)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四史鴻裁戰國策四卷終

明魏愽務文熙敌甫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趙

趙襄子滅智伯

(敬文熙曰段規之意未能明趙政之不欲先怒智伯可長驅然宜止于韓言之為未為之則)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鷙鳥也喻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魏人)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元作藺)皐狼之地(皐狼西河屬)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此曰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楨備矢銅者亦知有晉陽之變)

(臣聞以下數句孟談自負其言然亦待襄子能行之)

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董安于者)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襄子臣)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同按)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苫蓋也楚荊也廧墻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簬音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麤與粗同)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

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又伏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智過一作智伯之族果）轅門之外（以中為門而椽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大有威動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郗疵策韓魏必反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郗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

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郗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吳文熙曰孟談與襄子謀國成功三年竟滅知氏全趙氏以明阿此比之一旦說然決去若蕭侯然置非萬世人臣之高業者哉智伯二難豈聞其風者矣

鮑彪曰張孟談有道之士也困有危難不顧其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去而上之已去而復出以消國家之難比於范蠡始終之間賢矣

張孟談去趙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伯業不振今復發之）乃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聞往古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去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襄子許之張孟談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為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謀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豫讓報智伯氏

晉畢陽之孫豫讓（畢陽之後）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謂之鋝刃杖刃其端）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

鮑彪曰豫子豫子當千載人也或以其無成為寔自古大壯士之行其志而已所不成則有命焉者何以必之哉

鄒文照曰以豫子之賢而智伯以國士遇之然晉陽之圍未見一籌則豫子非國士也彼則家耳

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子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蘇秦以合從說趙（肅侯）

擇交一語乃一篇章本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國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

十二則字

鄒文照曰秦甲向趙以下戰揮斷二語梁下出物者不飲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敵為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言苦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貴如實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夫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絕（郡屬并州）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亭名在霸陵軹音止）則南陽動（脩武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番音婆）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

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所畏趙害己)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傅附同止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

亡之機節(節節目)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幷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猝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孫文熙曰六國以下聯絡有蓋長蛇之勢也故構一行之逆合秦人閉關而不敢出秦兵家之雄長哉)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子午嶺南北直相當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

(鍾惺曰執約者天下之心[illegible])

(夫於其頭目此其勢也故詞之從從者從也順也)

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儐元作擯今從儐)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張儀以連衡說趙(武靈王)

(孫文熙曰連衡之謀不相)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言不敢斥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

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錄兵故）而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熒（借）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

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胡服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閒居肥義（趙相也諡公族）侍坐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元所謂驚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知俗異趣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

六國從成之[illegible]

殺者正曰趙爲從盟主故儀說之於齊趙矣

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使李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此時武靈王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説無昭末年而從約復裂豈非天下之大勢

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敏出類敏疾於事也 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 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文錯而亣言無禮本 甌越之民也。漢郎 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 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為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 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其邊地叅錯居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木塞者志在遠畧 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累同係 引水圍鄗，鄗常山 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 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 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鄒魯折長纓，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冉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且人皆改易，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 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 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

舉易服從王何故於發

陸示曰合周紹一段大似國語文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傅王子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躡石乘馬者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遺之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若之節)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服胡服)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而不累訪(咨訪也)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縱逸也)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臣之罪也傅命僕官(僕猶辱也)以煩有司(立傅而令之辱官以煩有司之養)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

疑恭止曰見謂無所見醜

欲其不以王子為醜也循曰吾勿見醜勿令溺苦于學是欤

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師傅之官)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以行義勿令溺苦於誦習之末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先君)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之備)黃金師比(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飾也)以傅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習騎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籍(固籍猶言不變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易其難(此言本國械用)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觀猶俗)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

壬當作王

據居正曰按胡服三章多非偶語漢律被武王之文而亡之

俗之不可變。昔日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

孫文燦曰虎禽之喻奇甚其痛切六國死生是以古哉人之論亦蘇子合從之意也

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換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今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而復攻）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

鮑彪曰從橫之說未有不於此者也趙七十之兵故以見之是以知諸侯之可謀而然其效不于見於後則

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于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同安）環中（一作移於）趙矣。（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國之舉此，（趙國行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諸莉）

是諸侯之不一也吋指戰文

（而文）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之近秦以偪秦）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蘇子說李兌

蘇子（即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繭足胝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

孟嘗易偶木

錢文熙曰二語急切警竦慕淳之謀說雖亦同然兇不能貴其說所以雖生而兒死計大賤為是匿兩

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關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鬭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以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

耳舍人既以告主人而又以告蘇子而又能量主人非常人哉

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孟嘗君擇舍人為武城吏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謹使（遠吏之辭）可全而歸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惠文王）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

文甚迅筆

錢文熙曰趙人與齊攻魏欲取封於謀甚矣齊人說魏欲趙事齊以齊敵秦乃是正論

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五國伐趙（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共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地缺）葛孽（陰成蒿葛孽皆魏邑名）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兌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即陶宋地）人比然

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
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
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謂悉出兵)於燕趙之前用
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
石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
人(之去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嫌齊以其在趙疑齊)
(觀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
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夫在魏也安可疑齊)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詘辭)
(塞也)其欲事王(齊也)也甚循(順也)臣願王之亟聞魏而(與魏相聞)

無庸見惡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
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
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五國事趙
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齊上)趙(居)臣故欲王之
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眾會之以威而劫說之以言)王使臣以
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人名)(順皆)以趙劫韓魏(此下)
(皆勸)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
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言相與使迫秦也)
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問)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
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非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事)
(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
下爭秦秦王(聽)受負海內之國(負字衍)合負親之交(天下)
(常橫而親秦矣已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
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
魏(此皆一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

交兩王(秦魏)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
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
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猶距)魏而
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
伐抱安邑而倍(蓋也)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
入朝秦過趙已(以通)安邑矣(言秦之勝魏得之安邑)以秦行是計
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
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則魏疑其有秦私)
(必不合于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
燕趙伐齊兵始用(之交)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絕勢不得解)

五言秦還攻伐齊則趙魏被兵攻魏則趙不救救亦不利

勝中山之後

六言秦封列國則趙失疆

故得以此時（收收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破屈分皆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敝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救魏、是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于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猶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聽命于秦與宋同）、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土故不利

蘇厲上書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前王專據（言行不疑之）、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以）、（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以與國、而實伐空韓、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

空韓空虛之韓也

拔又鮑曰此言秦不可與齊不可伐利害分明乃為三晉謀

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滅中山減之）、今燕盡韓之河南（言盡得其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雁門）非王之有也、踰（元作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逆（元作吾）、此代馬胡狗不東、而崑山之玉（崑山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人）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猴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鮑彪曰鄭同陳騎兵高節自春秋至戰國天下未嘗無

此篇大意皆以兵為謀今仁義之說而談兵此蓋多之說也

王曰然（此同對下）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脱一字）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鬭守禦（守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樓緩要王信已

穆文熙曰人臣居外讒言易興此古今通患此之公子牟為至精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己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子）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貴）其文張（它人）善宋（宋王善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避己乎宋能使宋聽其說況）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牟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盆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大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殺）其於奢也不然（為奢不以）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猶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飾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言其玩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鮑彪曰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奢齊之伯人之情也此言君易疑而不見是所謂平原君智不

田單與趙奢論兵

穆文熙曰用兵不必多少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

秤音之剛與斂時何如耳趙奢以眾而勝白起故為韓數指代之途乃全軍覆沒是又安可執一論乎

鮑彪曰單以寡眾奇兵也奢以眾敵眾正兵也用兵者常以正為當單也但於即墨之勝而欲以奇為常此其論所以屈也

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作）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劍、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迫）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兵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鈎劍頭鐶、竿柄也、鐔珥也、蒙須纓為劍飾）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圍）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贊文熙曰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欲太后諾而太后不知之色即釋亦為人臣進諫之法

[illegible]未說服

左師說趙太后

趙太后（惠文王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己病足因恐太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同隙）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兒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

鮑彪曰觸讋以幾言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于廷者異矣于是上僻老自侍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佳曰吮人不當如是事耳當有焉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
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非微徧)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
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
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
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
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
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
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
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
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
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
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
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

鮑彪曰平陽嫁禍之言是

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
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
失守器(若謂挈守之不失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
之其亦猜焉(猜趙其不能守)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之兵)以應秦若
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
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
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
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
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同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
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

不易光而來取怨之皆於利也勝為人而嘖言以濟其欲不養秦言而養邦歟

秦而皆願為趙令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
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
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
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為漕)其死士皆列之於
上地(韓之上流)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
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
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

補文吳曰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趙而辭封兩事皆高山景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悖矣何况以空餌約隣好戰貪長平之數死乎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至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義兩字互用)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

鮑氏曰虞卿始終事趙尊排秦說非說宜也

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補文吳曰婦婦之有言則至言而樓子之意則私與故詐欺于虞卿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孫足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

陳深曰古今主和者要之戒

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飾猶飾辯)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趙郡六告)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

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二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罷音疲)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內黃)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衍稱客則他國人仕魏也)間入邯鄲。(間猶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襄王史亦誤)乃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

按文選註引辛垣衍亦引聞仲連之高故連趣而不敢見此見遂偶發其言然仲連一[illegible]為不帝秦[illegible]衍卻[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也又辭千金[illegible]行海上不為去哉

蘇轍曰仲連辯過儀秦氣[illegible]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非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

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

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此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首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

陸深曰連[illegible]

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illegible]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

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湯陰)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陳深曰先生以大義不動呈利害切身之情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不切於儀秦之為人也

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納其筦鍵，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抱几，所據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鑰同。門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之去）設北面於南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此謂鄒）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

[illegible]

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illegible]

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所，一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illegible]

公孫龍勸平原君辭封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卒不頓一戟（頓，鈍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正是也蓋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聞之見平原君曰

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諒毅通使於秦

秦攻魏取寧邑（寧邑，魏地也）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彊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

鍾惺曰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于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于叔向子產也叔其深于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國譽可傳可也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

吳師道曰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窮蹙書於大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敬因而順其意則未見失辭使再以討武謝之義亦之庶幾不失其正矣

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言欲戰而令受命)(議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葉陽一作華陽)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啗食也膳之可食者)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夭小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鮑彪曰虞卿之所言皆不倚道非反覆揣摩為人設明者也然從本一國俱有利能惟不能必趙聽已而先請之則是有密害之形也

虞卿與趙王論從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為我)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馮忌論攻燕不可

平原君謂馮忌(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

陸深曰此段文勢如流水

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敵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陸深曰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蓋獨將恐蒙之說蓋發乎有以答其橫也

穆文熙曰少人不能使人多憎人不能使人愛此理亦甚易知然而不見於少人憎人者則論心之難判也援君可謂善聽說矣

不可得者言不可知也

首尾照應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牟）游於秦且東（歸魏）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敎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薄多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成功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陸深曰此數句文義上于

穆文熙曰為國不如為冠

世人通弊竊為犀首而驂馬服矣王之度百州而可以緊貴人哉

又云此客知建信君以色事人乃為畫策固欲建信從是才士不屬為人矣

鮑虎曰奸人之不可知甚矣彼厚任以事責以為不世之遇殫力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御）而驂馬服（以馬驂）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輢車旁也以輦對）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趙人名）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人共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侯探其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不治者多不敢言）

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令折矣。(不勝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魏尬說建信君

魏尬(音介，元作魁，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繫以獸)，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馮忌欲為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蠹則外硬，如瘫)，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

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黑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泄鈞說文信侯還春平侯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侯，皆趙人)，因留之。泄鈞(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

事若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司空馬料趙速亡 幽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當死武安君曰繓（牧名）病鉤（短作如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及地為不敬）不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梱門橛也牧右臂短故為木材接之如振動梱振也）縷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引也）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宮門）趨甚疾出諺（別也）門也（謂遠宮中）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于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嗞

大事記云牧之死如此傳乃詔收不實

令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

按文照曰牧若不受命則必如樂毅奔趙為廉頗奔魏誰得而捕之然二策未為不可而牧不肯為韓倉之數令人悲之 正註

陸深曰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救於李牧之死[illegible]幽繆未詳書

（嗟嗞者歎辭[illegible]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五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六卷　戰國策六卷

明魏悖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魏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為）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此舍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之資）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元作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王應麟曰周書云云蓋蘇所讀周書陰符[illegible]氏之言皆出于此 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魏文侯諭西門豹（文侯）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驪牛之黃也似虎（驪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田子方與文侯論樂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鐘聲不比乎（比協）左高（言左方之聲）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官音洛以治為樂）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審言聽之察）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與武侯論西河之美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元作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元作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大伾伊闕天谿即河濟）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

[illegible]

松雅曰吳起言事使起之用兵每若斯人公望何以加諸

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公叔痤辭賞田　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趙將 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閒田以待賞有功者 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前倚邪行 棟撓而不避者，禦歷已 敵之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形地之險阻，脈見其形見其顯 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己愈有，既非盡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鮑彪曰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師旦蹇擲其成後已昭矣

吳師道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起懼得罪而去之是乃會北之戰而痤辭功于起之餘教使其嗣受賞何前後之異與

公叔痤薦公孫鞅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若人之不能 將奈社稷何。所不能避故云 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北公族官 公孫鞅，別於國官及太子官 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略同

龐葱市虎之喻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信人 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按文聚曰韓子有虎三事之最無憂者也而三言乃成之況讒之類似者乎此卷伯有萋菲信哆之論矣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共公 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 曰：昔者帝女盖堯舜女 令儀狄作酒而

鮑彪曰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公之澤深矣[illegible]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豈非賢哉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言不嗛食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莊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彷徨 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惠王使太子申將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 申弟也 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 臏也 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鮑彪曰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謬矣

外黃徐子止太子勿將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 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 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無加之 外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 希賞也 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鮑彪曰此中失伐取莒之例皆國之衰微也世見之太子[illegible]非忘之而必為之孟子所謂之不仁

惠施勸魏王朝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度 法 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 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 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 謂得度知計 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 不為人君服 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遊人而合其鬬， 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 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 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 言自比犬馬也 田嬰許

孫文炳曰魏與齊孫臏將歷行耳皆勝魏亦非若吳之棲越也惠施為謀今折節朝齊何為哉難楚

為伐齊敗之徐矣

鮑彪曰：施之策孫楚知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耶？豈言之而不聽耶？以施之智，計於於米馬陵之戰不發龐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說辭也) 而得朝禮，與魏和而
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 今戰勝魏，覆十萬之
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之上) 此其
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上矣) 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
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
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
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子說襄王更葬日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為不便)
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

穆文熙曰：衆王欲以雪為葬，蓋恐過期非禮也。一聞惠子引諭，即上下葬入臣

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
(弛，解也) 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
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
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 是其
唯惠公乎。(施也) 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
欒水齧其墓，(欒漏水也) 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 文王曰：嘻！先
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
而為之張朝，(張帷幕如朝廷然) 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

勸君不可不明於古典，如此彼勞民費之說，宜其不能入耳

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
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
期而更為日，(為猶選)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
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
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
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犀首勸魏王陽與齊陰結楚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 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
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 必取
方城之外；楚戰勝齊，(齊新敗) 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
矣。(太子申)

穆文熙曰：蘇秦說魏王之詞，簡易明切，不遜臣下之忠直，以特……

蘇秦說魏合從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為秦築宮，備其巡幸) 受冠帶，(受服于秦) 祠春秋，(助秦祭) 臣竊為大王愧
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象勇) 禽夫差於干
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
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
十餘萬，蒼頭二十萬，(紀注：士卒帛巾)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

破竹耳

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綿薄弱也蔓蔓若何蔓蔓延也毫毛不拔偷樹之萌將成斧柯柯斧柄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illegible]文[illegible]曰士不相知以此叩之未有不較之而倒從者概嘆者殆此之謂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趙人多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衍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言不久於彼

又云犀首詐之燕趙國以驚齊魏不出[illegible]而至受六國之事宋之[illegible]安[illegible]者也

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爲行具具所當行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閔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於諸侯後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故魏爲主約諸侯因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因行者衆故楚亦因之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任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鮑彪曰於之所言惟此有士國從閭黨衍以合魏不然斷乎群矣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鮑彪曰此用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

田盼說齊魏將犀首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

[illegible]師道曰公[illegible]

一言起以用兵難之況而盛及此公言易兩於此術而身謂魏之兵蓋初於戰鬭之計陰術計中以成此故若也馬陵之役盼爲鄰國所畏今以此事魏之盼亦僅于勇而短於謀者也

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吳師道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留需爲一希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決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危甚矣

犀首說魏王去田需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內之天下之人與群臣皆以爲不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猶與）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欲有王不外）王如不舍（猶厝）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它國境或有山川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與韓則韓攻其西不親與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

倪文熙曰此淮爭雄技語

切中人情使可翻案蘇子

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八字一本作秦韓為一國之色亡

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亡 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

代人為是用矣不識橫人果何心也

鮑彪曰魏遵秦而無國因凡橫人之詞若可聽者唯魏是也故儀先入之環撰而諸侯動矣

吳師道曰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畏與國之不一後三年復附秦而合從其請可見矣

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 內作乃 嫁禍安國，此善事也。且夫從人多奮辭 猶大言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 把手也 瞋目 張目也 切齒 言切力也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惠子說田需善左右

孫文熙曰惠子之言若鄙而實至理所謂君左右者亦曰有擇非必有意構之亦可與吳旅論之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

蘇代請魏太子自相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也 代

孫文熙曰魏之請相於敵國何其愚也蘇代之言自是正論至以太子為相則左之矣將相一也太子中不為將哉

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 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 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爲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欲魏不通趙），甚矣（即信安君）。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謂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强）。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言爲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一事一反一正作四大段

智能以爲知能也

此言名魏信之不可

此言用魏信之有益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

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芒卯將秦魏之兵以下齊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同。屬汝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河南苑陵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為之中卿也）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有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有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膽）下兵也。（贍，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厲說魏王東蘇代

蘇代（元作秦，下同）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特來舉宋比侯伐所得耳）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代也。（疑其為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也）

魏謂趙勿助秦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惠文）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孟嘗君說燕趙救魏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

按此田文養說士而其自爲說詞亦若此策自爲之乎抑客教之乎

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强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魏在趙西爲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歃歃血也)是趙與强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

鮑彪曰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過而不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甚口重嗚者異矣

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

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白珪謂新城君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戍貴于秦王宜爲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戍來魏)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須賈爲魏說穰侯(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說)(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地缺)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循猶順)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求秦質子)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
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
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
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
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
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
（鮑本曰賁之說不足以已秦也為世為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為天）
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
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
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

（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梁國之辭析別有故非賈力也）
亟（未以攻梁自任）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兵未至已）
必爭事秦（而與秦講）從是以散（言從事敗）而君後擇焉（擇所與於從散）
何求（之後）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
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訴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無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穆文熙曰名母無首之喻而事稍切易悅魏王遂止）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
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
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
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
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
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
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
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
（不入秦懷王之臣宜哉論不及此歟）
（鮑彪曰周訢之奏王也壯）

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
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
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襄）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
楚王（楚先至秦）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
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
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不計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
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
（實論王也甚切哲者人也還王不能聽而惡支期之諫之所論者理而期之所勸者事蓋以人國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欲二臣之意其為變權矣）

也而王因使之擅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行也)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也)

唐雎說秦王救魏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同)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以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

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范痤上書信陵君

鍾文斷云虞卿承上之說者也乃以地為殺痤之計夫我以地殺人則人亦以地殺我一相之命懸於百里何其悖謬耶行乎

虞卿謂趙王(惠文)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相魏)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本周官此特主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

又云痤之獻趙王書求免其獻信陵書則利害直透人心骨背衆之光行者也

無罪范痤(衍痤字)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元作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言猶因趙之欲也)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

王而出之

無忌勸魏王不可從秦伐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舊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舊韓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史並作更字)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數敗秦者)(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作而)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

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址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河內有垣雍城)決滎澤(在東南)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異日者(猶異)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垂都有陽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

•平都說魏王為從•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

見魏人之愿而平都君乃以破之矣

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繒為齊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

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質一作貸)秦、而久(猶後)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猶是)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張旄與魏王論從秦攻韓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胥同須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為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

移文照曰此策但用詰難不言利害而利害曉然自見何秦以此愚列國列國以此自愚而卒莫覺也

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說司馬食其倍從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 音異基)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不期於可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背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貲、(貲謂從食其所貲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讎也、(讎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于秦、讎秦也)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卷)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速故不暇見)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資用不乏)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鮑彪曰唐雎年九十餘其以說在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與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陸深曰戰國惟此策大類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復致也)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

[illegible]辭令

鮑彪曰縮高之義直而諒匹夫以信[illegible]之復而好高下死之加兵安陵而以一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吳師道曰信陵君質而服義使其斯[illegible]安陵之詞亦翻然而悟矣

師以造(告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王)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封後附庸于魏)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晉之成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全己之意)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縮高不愛死無忌之死而收其過情哉

龍陽君泣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魏王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乎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元作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爲之走)避人於途(在途則人爲之避)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曩

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為誤，不少)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其自纂(纂元作蔽)繁也完矣，也(言自結於王)。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而近習之人相與怒，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魏割地賂秦為嫪毒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戰死)。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元作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幸主攻者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法之臣)，至於長輓者(長輓為車之人)，故畢曰(畢猶盡)：與嫪氏乎(嫪毒秦太后幸人)，與呂氏乎(此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因毒而割，收功在毒)，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也始皇之前而可挺劍以搏之乎色庆氣自三子撓長跪即據言之為吉天不為矣

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祲微)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六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七卷　戰國策七卷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

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猶叱也)之於朝嚴遂拔劍起之以救解(以救解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邑名之里深井)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也)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之肥肉美者)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辟開去之)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以尊稱政也)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苹以養老母(以有養為幸)老母在前(未死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樓文熙曰嚴仲子之所以感動聶政者不在黃金而在依己深所以義不受其金而但以為知己故國伏案不足道也而老為知己者死此足以

敬矣

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言感忿動心、睚眦怒視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楼文熙曰、聶政不難自殺、而獨慮於識、以累仲子、其姊不難自殺、而必欲揚弟之名、時俠氣叙然動人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易泄聞)、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可否相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以劍為兵)、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缺也)、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下同)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抉、挑也)、屠腸、遂以

鮑彪曰、政之姊殺其親、孝矣、其時且要義矣、鑑然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忽、下筆獨以誚人之存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政不幸其識、亦遂所知、使其受知明主賢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過萬於此者乎、哀哉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金募知者)、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性自吾意卞)、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也)、而高成荊矣(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今對賁育、不復似兩人)、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烈可陳)、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成午欲求重於趙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昭侯不從申子之請

楼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以行其術、此昭侯為其兄請官、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如此)、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昭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借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蹠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大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

陸深曰凡言劍字者莫[illegible]外也

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摎留論公仲公叔不可兩用

宣王謂摎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illegible]顧所用如何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一之[illegible]其何必兩

公仲陳軫爲韓楚畫策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韓氏急公仲朋（朋元作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與國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爲兵備）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韓爲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戰）韓之德王也（恩我）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

[illegible]文照曰言韓不聽我則足以疑秦韓若聽我則

秦必大怒皆兵法之反間也

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北死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

鮑彪曰二子皆賢中之材也宜惠謀於井言或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但難以入至于非兄弟非素約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予知之何弗聽也

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潁陰有岸亭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跿跔跿跔謂徒跣科頭科頭謂不著兜鍪貫頤奮戟者貫頤被者之順而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蹶後蹶跳也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

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惠王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鮑彪曰儀人之辭直所謂虛喝者也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可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察於此也

蘇代勸楚王納公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不行其說) 南委國於楚，(以國事聽) 楚王(懷) 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不信) 朋之反也，常杖(元作枕，不同) 趙而畔楚，杖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 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悲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

或勸公叔不可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陽侯，江海波神) 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薛公田嬰) 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史舍說公叔仲最

齊令周最使鄭，(鄭，韓地，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 立韓擾(韓公子，立為相) 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發之) 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 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齊韓使，與最同使) 入見，(見公叔) 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嚙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嚙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 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問)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按大假曰最不欲來與臣強之來二語乃先以最意順之而後從詳發明為公……

大視鄭王太甚矣

史惕勸公叔順公仲易地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 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魏上之上，上流) 則害於趙；(趙鄰也，魏與趙之害也) 魏地易於下，(下謂韓) 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或勸公叔勿殺公子幾瑟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咎) 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在楚) 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大事記云公仲始末弊公叔後持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殺王咎幾瑟留於楚後韓立咎……之

冷向勸韓咎內幾瑟

吟向謂韓咎（史有公子 欲有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尚靳張翠請秦師救韓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

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恃）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

（按大鹿曰宣太后曰髀者刑之言何其淫穢乎此與妾魏醜夫而使之殉葬者無異也秦為戎敵之俗然）

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失意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公孫眛勸公仲以國合齊楚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眛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所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

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之與魏）、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韓不為秦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收璽軍符者）（言欲止楚攻韓之）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其實猶之不失秦也洪合齊楚國國事耳秦無辭怨之

或勸韓公仲兩東秦魏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兩孿子一乳唯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韓與二國和而非公適兩東之東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不和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爲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割喻割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欲苦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爲宰于之意

蘇代爲韓說秦王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知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代言非獨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靷駕牛具在胷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合何亦圖也言之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穆文熙曰秦韓相依而韓弱秦強韓之伐宋是爲秦驅逐也故必雖後得以行其奉食之術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一篇雙關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四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

穆文熙曰韓魏既相敵侔非有越人不得已之故而

說士生見以天下外敵則申不害非公也若夫韓之強固申不害中仲溫不事之矣

天下矣（非幾親之）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親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心謂服之為實謂取民與地也）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小贄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韓以賣美人之金事秦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韓（補）計之非金無以也（以金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者兩）其疏秦乃始（衍於字）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侈也）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謂）

（彼文然曰止淫用則多金以金事侈辰而不以美人則秦不疏韓矣美人知內行語甚險毅天下知內行若此惟美人哉又云曰韓以惡於秦而善平原君又以善平原君而增惡於秦然則小國將奈之何有蘇秦之計出而所善不止一平原君則大善矣）

韓相國（公仲）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善之）今君以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以善之以支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君之熟計之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七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八卷　戰國策八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illegible]
同邑劉俵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燕

李兌說奉陽君善蘇秦

（奉陽君公子成也）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齊疑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文公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說齊逐燕十城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桉戈而卻曰（卻秦使退）此

按文選注引桓公之伯從由好內齊獻子伐邢陵願與遂子同罪而敗績兩引俱非

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秦兵爲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

陸深曰燕王及秦楚陽之事權故蘇秦初說而短之燕之權存於大臣故代初說

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涂泥也自卑之甚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蘇代爲燕謀齊當是說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臣知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

而陽將隱其辭臣下莫此皆務求之禍也

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扎木簡牌之薄者甲用葦爲之妻自組甲絣穿甲之繩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

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爲齊困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

大事記曰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爲蘇秦[illegible]

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前言舉宋亡也）然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在內而不禦）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外敵）臣自報其內（謂內治）此乃亡之之勢也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孫大熙曰伯樂不輕顧所以可貴者以一朝之費得之馬雖駿不信矣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猶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爲之助）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也）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趙魏韓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以上三事）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鮑彪曰此三者皆齊秦之精者也固雖子[illegible]主亦能[illegible]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吳師道曰此章當是[illegible]王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

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毛壽蓋隱者之所居）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顧為臣三年燕國大亂齊閔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子平是為燕昭王

齊說魏出蘇代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張儀說燕連橫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襄子也）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飲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斟注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汙）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狼戾如狼之戾）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詘，折節；一曰詘指，指作屈已）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使人之事）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跳躍蹈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事有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臨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論致士之道，爲出於有意，而非秉彝好德之良，非古也。然區區拘其主於報怨之爲，亦不類三代。

鮑彪曰：漢儒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爲國雪恥者，宜問對事，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諂媚人之從也，欲振興得乎。

蘇子爲燕說齊伐宋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如御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之也），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兵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句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側也，當作屏匽，廁），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

徐文照曰：閔王不道甚乎宋王，欲蘇子激齊伐宋，亦因其勢而利道之耳，非故激實也。不然，閔王且與秦爭爲帝矣，又何有宋乎？鮑彪曰：聽言亦難矣。蘇子所言，皆齊王天下之正論也。齊閔之不校彘而播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己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累

而後可以乘人之弊

乃可鈌也、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都也、宋破則此地殘)肥大齊、(亦大)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幷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

且舉宋且幷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為紫、而價十倍、正轉敗為功意)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使齊王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

陰坪曰、此謂而大敗秦、於燕策蘇氏兄弟為天下第一書也

穆文熙曰、此以下設言為秦王若令與燕趙相信、因而驅使韓魏以攻齊、所謂窮齊也、

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

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不從、也、是國伐也、(伐作危、受齊伐、秦)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也)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

穆文熙曰孝已尾生鮑焦無益世用而以爲大賢何所不可代之引喻謬矣

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

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正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也煩免）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飭）戟砥劍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問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尚未能行也）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

穆文熙曰代之僞詐巧甚後人短之故託言忠信又謂萬乘之主不制於群臣其旨回之術審矣

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令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鮑彪曰訑亦言所發而實不可驗者使力使過使得其決焉是所用人可也反己則否

蘇代與燕王論訑者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敗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陸深曰言秦之信猶此無辭

蘇代約燕昭爲從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鷙易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范雎傳伐韓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繇由）我（同）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

封山如封函谷之封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下軹（元作枳）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曰救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言必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地缺）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

繹人無曰秦本虎狼之國

毋（藏謂勝胥）適燕者曰以膠東（周謂適）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蜚虫名）毋不能知勇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亭名蜀潁川）高商之戰（史書不）趙莊之戰（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趙恢教楚使說趙王止伐燕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謂救患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蘇代鷸蚌之喻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樂毅去燕適趙（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之賢而棄之後以惠王之疑而去之樂主而事全身遠害而非戰國之士見幾之亞流耳

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陸深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臣觀之先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宮名）故鼎反乎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墮）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

磨室原本作歷室

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即燕之所謂棄）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穆文熙曰方以五百金壽入而即求間伐之[illegible]非人矣樂間諫不聽而大此[illegible]智士燕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下不[illegible]人情亦五百金壽人必怨而問之終不適也宜夫

張丑以吞珠恐境吏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氏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召昌國君樂間樂毅子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于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猶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擇其所虞

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illegible]曰燕喜王[illegible]諫伐趙其於問未見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天下之偉文也

燕太子使荊軻刺秦王

陸深曰一篇中如田光荊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丹[illegible]

（請入使太子休息而已固之也）

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恐思昏昏且死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

（且至而猶為之自救令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闕）所善荊軻（俠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

（殺丈無曰田光生既請荊卿可使又安明自殺以激之壯士不難於死責任答用先之輕主君此則何足為人策者哉）

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

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以利示之）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

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沾濡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

乃為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變徵為商聲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鮑彪曰太子丹使一夫行刺於大國而欲執宏質責使還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匕首之所能得哉白衣送者滿道其不濡而先敗亦已章矣

不復還復爲羽聲(怒其音)忼慨(壯士不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
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
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
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
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
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變色振恐群臣怪之荊

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
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
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摻其室時惶
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
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
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
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
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 [illegible]

以其所奉藥囊提(提擲也)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
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
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
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當坐罪所)各有差而賜夏無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
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
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

> 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謀淺而[…]

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王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
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 天下之勢已呈於此雖聖賢復生不知何以支之也
> 陸深曰荊軻之有而漸離即聶政之有姊皆天生奇絕也

宋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景公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一舍)重
繭(如蠶繭累胝)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
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猶癖)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鮑彪曰：楚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強吞弱，大併小，且患其力不足耳，豈為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子守之，疑輸般服焉，假此說以紿兵則有之矣。

宋請緩兵攻趙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

穆文熙曰：此善於為小國之術也。小國居大國之間，而與之命從伐，人利則歸人，害則歸己，未有不亡者矣。

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臧子論荊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康王見祥不為祥(康王，即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䳭(音斯，新序作鸇)於城之陬(城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曰無顏)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倪侯，其臣也)之館，遂得而死(新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衛

復塗偵謀衛靈公(靈公，襄公子)

衛靈公近雍疽(靈公之幸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

左右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乃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幷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穆文熙曰：大將功成，多有內忌，故坐御以待中之議。

南文子止犀首伐黃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邪文紛緩之組，十首為一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言坐御不營為)，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罪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南學知智伯之謀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騊駼也)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鮑彪曰：此一時氣俗無不汲於利者，以先生標於世，其人不濟矣，而以百金諾人，為行俠儈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

梧下先生說魏王急見衛客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蓋以所居為號)。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衰)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趍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佯若不為衛者，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猶多過)；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稱梧下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趍見衛客。

穆文熙曰：新婦三言雖淺近，然切中交淺言深之病。世為新婦之言何限，傾不自知耳。

至言失時之喻(嗣君)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車至門，扶(扶婦人)，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鮑文然曰四國同欲廢中山而張登為驅羊之說

以惑田嬰此所為驅羊之術也

負海齊也不與去與中山而王也

中山 中山故鮮虞國姬姓

張登說田嬰許中山王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王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

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為齊廢之)所以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之(元作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藍諸讀戰監諸

中山相也

設爵

張登令燕趙輔中山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首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平邑屬代)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固言輔之堅)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

請以公為齊王(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通也)不王苟舉趾(補)以見寡人請亦佐

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中山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之而不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徙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吳師道曰[illegible]君子之所[illegible]者因其文之[illegible]也

司馬喜反中公孫弘

司馬喜（中山臣）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似欲中喜者故知）

[illegible]其術之無怍矣

陸深曰弘中山人司馬喜而先露言以挾其持反客為主以中公孫如戲

司馬喜辭陰簡之忌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內報使言之趙也）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請取使）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請簡）

使也使耳實下自使見下

司馬喜說中山王立陰后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士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不怪其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資也）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王弱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言）

吳師道曰司馬喜許陰姬以為趙王而[illegible]君以行[illegible]說[illegible]於鄭袖其[illegible]其記[illegible]其[illegible]何也

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絶人矣若其眉目準頞權衡（準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説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柰何司馬憙曰王立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中山君以壺飡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都試也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説楚王（那）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死士

四史鴻裁戰國策八卷終

刻史記節畧引

吾友敬甫穆君自爲諸生時即崇尚古文詞嗣登仕籍十餘歲所至淂暇即手一編今歸来漫數歲益於載籍靡所不究而尤耽意於子長史記歷廿年来既已淹貫全書而又取世家本紀列傳八書掇其精華分爲款段各加評語與諸

家評並載之其有字句繁複篇章汗漫原出史遷之所不及修整者則爲之隱括成文如東萊詳節之法共爲書六卷間出示余余讀之再日而竟既會全史之精更省檢閱之勞此猶鐫豹取胎伐熊落蹯饌千鷄之蹠臛羣鷲之髀髦殘象白一飡輙盡而全體可以勿用矣又其評語簡明允當如論管仲責楚不當謂有申生不可無重耳有伍尚不可無伍員有王陵不可無平勃高帝臨廣武數羽大爲失策文帝捧神器徧讓諸王起藩臣櫱子垂涎之意韓信反狀乃漢吏織成引相國絳侯繫獄事明之皆切近事情有關大體足發千載之秘真奇

論也集既成而伯完趙君爲校正之士行劉子請而刻之蘇瑩美則變變則傳文事之興其在玆乎穆公所著又有左氏分紀評語更詳將次第付梓若其所自爲詞賦與王元美相唱和集余既與伯完稍稍刻之逢鴻瑩流布海内々觀者當自知穆君也

萬曆己卯歲長至月東明石星拱辰譔

穆文熙曰大凡賢人之在敵國將欲取之必故輕之

若秦以五羖求百里奚以其心求管仲然後敵國不忌察而與之終成伯業矣五羊之說如此方為有據

又曰百里奚薦蹇叔甚為有識且見讓賢敢欲以並用之若今人薦人則不肯為此言矣

四史鴻裁二十九卷　史記一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秦本紀

繆公用百里奚蹇叔

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地里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銍音珍栗反地名在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

又曰夷吾非賢蓋以其臣又助成其惡君臣只夫要得不敗

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繆公獲晉惠公復歸之

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秦大夫公孫子桑）支曰饑穰更事耳（按一饑一穰彼此代有）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按二子同一勸與而奚之言大）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illegible]射音石）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

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驁（驁音致國語云晉師潰戎馬還濘而止）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山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

蘇轍曰秦穆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有伯者之風矣然聽杞子之計違蹇叔之諫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於乎繆公賢君也行一不義而喪至於親不能收其柩文

盡而先其下子穆之興曰弦高詐秦人而因以敗其師其真賈而將者也鄭人何不遂用之以資其者乎機淮南子云弦高詐秦師歸鄭伯以存鄭之功賞高高辭之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以不信得厚賞義者羞為也遂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此其人亦賢矣哉

以歸後復歸之

百里奚蹇叔知秦軍之敗繆公復用孟明

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與音預）臣老遲還（遲待也）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

敗必於殽阨矣（括地志云三殽山又名嶔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即其古之殽道也）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杜預云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賈人弦高（人姓名）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矣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曰繆公女）

為秦三因將請曰我君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繆公因由余以伐戎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引史記云戎王使由余聘秦睹秦之除宮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秦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若鬼云云此為詳

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正義罷音皮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

穆文熙曰觀由余應對之辭似亦賢者然陰勝穆公之術而即為之伐滅本國則規矩儀之不緣南晉遠毅之然身不忍謀燕者相去遠矣焉得謂之賢乎

王鏊曰由余言治偏駁不緊於道然老子然能行其書耳又云奪其志疏其間失其期乃見文法

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孝公下令求賢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按謂魯宋邾滕等國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

王維楨曰叙先世穆公政績詞簡而壯

（兴遊曰已國虎爭莫不招數四方游士然六國亦用相告共宗族及因人錮秦不然始與縣頭開伯彼有衛公非弟也其他弟彼投道人服儀輕寺范雎皆被人岔澤然人呂不韋翁人李斯變人卒之肯郭諸人之力以有天下也）

依鎮撫邊境從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正義曰閹人也）求見孝公

（楊文熙曰讓國固誠難事而又許氣矣）（旋不致激而成禍札誠賢人也）

吳泰伯世家

季札讓國

五年王壽夢卒（吳子乘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側界反）次曰餘昧（莫葛反史記作餘眜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義宜嫡子嗣國得禮之宜）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季札掛劍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闔廬弒王僚自立

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掘地為室）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鈹兩）

穆文熙曰季札從容數語自今試若心釋又哭其主以待新主何其有禮也所以闔廬畏之

王世貞曰季札知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公子光詳為足疾入於窟室。（詳音陽）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匕首短劍也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胸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過古文國名斟灌斟尋皆同姓也緡有仍之女也

夫差許越王請成

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眾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九年為騶伐魯十

騶宜作邾

年伐齊十一年復伐齊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左氏作豢吳）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商之以興吳王不聽越竟滅吳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齊太公世家畧

楊文然曰僕人茀受鞭而匿襄公閒人𥫗受鞭而逆賊公子班人

襄公殺桓公無知弒襄公雍林人殺無知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

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臨淄西有地名葵丘，陳留外黃縣東亦有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候公之隙　間）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齊地。棼，扶云反）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非沸反。茀，主屨者也）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

之賊公信乎有先於天而不可易者且於雍林人殺無知則於人夫

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

齊桓公殺公子糾用管仲

楊文然曰佯死以誤管仲且遂得立則桓公亦多智人也所以終能用管仲

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

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囚、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笙瀆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桓公成曹沫之約

按文照曰曹沫以敗而得劫桓公被劫而盟信以伯用兵者反客為主而遂致勝者也管子識高見哉

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今東阿邑）、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管仲論開方易牙豎刁不可用

按文照曰人之不可用者固多未有如不近人情之甚者故管仲特以此論三子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易牙雍巫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崔杼弑莊公立景公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公以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宦者賈舉遮公從

按文照曰自古弑君之君多因淫亂所致齊之莊公陳之靈公可為鑒哉

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

黄震曰[illegible]不大[illegible]高[illegible]行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

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武莊公見殺弟繼者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奸人之膽

晏子諫禳彗星

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音佩)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千古正論且惟星變凡有天事俱當知

田乞立公子陽生殺晏孺子

八月田乞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言魚菽之祭其薄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

程文熙曰當時議論紛然鮑牧可謂有順事之權

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魯周公世家

周公相成王朝諸侯

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負也 依斧形屏風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躬躬謹敬)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蚤也○音爪一本作蚤蚤也)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

疑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二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

與小人同知稼穡與小人同事也 雖言乃又不言言之而人乃喜也

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卜齊魯強弱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宣王立戲為魯太子

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見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

（王應麟謂閔之事亦與此同）

雍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

隱公攝政被弒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隱公名息）。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左傳宋武公生

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不知太史公何據）。生子允（一作軌），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泰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子揮（按左傳揮原作翬，字羽父）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菟裘，地名），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

（穆文熙曰：小人離間之術多如此，往往入陷其中而不知，惜哉）

子共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
鍾巫(鍾巫 祭名也)齊於社圃館於蔿氏(蔿氏 魯大夫)揮使人弒
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桓公與夫人如齊

穆文熙曰桓公之闇愚有取殺之道襄公之淫惡乃古今之所未有者而諸侯獨不聞有倡義者何與

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
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
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
公(申繻 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
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
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搚其脅公死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
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
因留齊不敢歸魯

季友鴆叔牙以立斑殺慶父以立釐公

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黨氏 魯大夫任姓)見孟女(孟長女也)
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按左氏作般)
斑長說梁氏女(梁氏 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墻外與
梁氏女戲(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
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

慶父叔牙季友孟孫叔孫季孫

季友立斑

穆文熙曰叔牙不以罪誅其為立後宜矣若慶父弒君之賊豈可立後乎是不知周公不立管蔡之義也

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
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
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
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父死子繼兄死弟及)
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
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
立慶父柰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鍼巫氏 魯大夫也)
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
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
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

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
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
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
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
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
(卜齮 魯大夫也 宮中之門謂之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
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
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
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
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

又曰桓公有此決斷罪其為作也

淮南子曰鸜鵒之初從未始求鵲巢及其大也去於社稷

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

昭公伐季氏不勝出奔

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師己（師己魯大夫也）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

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鬪雞（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季氏芥雞羽（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郈氏金距（以金錯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侵郈氏之宮地自益）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偽讒臧氏匿季氏（昭伯臧孫賜）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因臧氏老（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費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言五乘自約以出者）子家駒曰（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駒謚懿伯）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鬷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

拾遺曰斷斷闕貌也占賦又云洙泗而飲馬洙泗長之斷斷益明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辭所以為道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召公世家

燕伐趙趙擊破燕軍

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火角反）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

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為相）趙聽將渠解燕圍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曹叔世家

伯陽用公孫彊致敗

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叔鐸武王弟也）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illegible]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杜預註忽諸忽然而絕之也）

四史鴻裁史記一卷終

陳杞世家

夏徵舒弒靈公楚莊王誅夏徵舒

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楊文懿曰[illegible]公之所[illegible]而書[illegible]其端皆起于君人國不得獨[illegible]罪其臣耳）

（不有丁云按新其莊王所以保列于伯）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衛康叔世家

石碏殺州吁立宣公

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石碏衛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楊文懿曰州吁[illegible]）

（[illegible]）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

弑兄弟相𢦏亦獨何哉

宋微子世家

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復傳位於與夷

楊文熙曰宣公讓爲賢皆所弑而後立穆公之子馮逐成亂階所以漢儒共非

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

之動以宣公爲口實則君子可不責(?)哉遲式

於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

南宮萬弑宋君宋人殺南宮萬

楊文熙曰博奕微事往往醸此奇禍故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

君子貴於慎微

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蒙澤宋澤名也）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蕭亳宋邑也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公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勸而飲之醉而縛之也）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也

宋與楚戰於泓大敗

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

又曰目夷即子魚許林谷二人非是

上之盟（鹿上宋地）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杜預曰盂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軍法以鼓）

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鄭楚伐宋

穆文熙曰鄭命楚者乃左傳所謂公子歸生受命以伐宋之謂也

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晉世家

驪姬譖殺太子

穆文熙曰自古讒妾必能為深奸以退為進深以從俟送其君若驪姬則其又甚者耳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齊姜廟在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小臣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太子自殺

穆文熙曰泣中刺刺浸浸將不動獻公之怒又毋子先欲求死自殺則其怨安得不遂哉

凌約言曰婦人之譖獨至驪姬極矣此天之所禍晉國者也

重耳奔翟

穆文熙曰有申生之仵死則不可無重耳之逃難一以守經一以從權二子於事親之道乃所以相成耳

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蒙茸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伯楚寺人勃之字）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

追斬其衣袪（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郤射誤國可恨

惠公自秦歸晉謀殺重耳

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深入境一曰深也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而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在馮翊夏陽北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騺不行（騺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也）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

穆文熙曰君臣之間危迫之際出一言若此安得不取禍乎但鄭之言論正直惠公若早從之必不至敗所以可惜

穆文熙曰晉負秦約而秦輸之粟及戰獲又遣之歸即此一事始終則恢乎與王者同道也

道化者所及哉

戚乎乃與晉侯盟王城（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無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重耳自狄適齊

重耳至狄狄伐咎如（赤狄之別隗姓○咎音高）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鯈（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左傳云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也）惠公七年欲殺重耳重耳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犂猶比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饑

穆文熙曰文公賢乃不禮重耳構成後患豈人生相

趙亦自有饑乎為重耳割股不足貴也

又曰重耳初意亦欲老於齊安者非特女之賢也不誤伯業子夫夫亦多知此所當為戒

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

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

秦繆公送重耳反國

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

鄭文非特惟假如重耳可以與他公子同視乎鄭其所以致叔瞻欲之語乃殺鄭公禮之耳非本意也且殺之何名乎

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嫡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

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

柳宗元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以大國行

仁義文諸侯而乃行非禮以論乎人豈肯西戎之遺風與

歌黍苗詩【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惟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呂甥郤芮】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

按文熙曰文公六十二而始返國得立非天假之年何以得此予推之言當矣

重耳即位為晉君

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群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

履鞮發呂郤之謀又以贖前二罪

文公賞功次第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鄧氏云文公其伯乎晉霸子先德而後力文公其尚之矣

文公伐曹救宋與楚為城濮之戰

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

詞審晉見不

穆文熙曰復衛封曹而全宋此為救衆何必令曹衛絶楚而又執宛春以怒楚下總總不報以謀先行此孔子所以謂其譎而不正也

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而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子玉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楚帥恥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

穆文熙曰欒書忌功況殺郤至可為大恨且其謀宛轉多方自非至明之君未有不墮其中者又何有於厲公之淫佚者乎

楚殺子玉而文公喜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

楚殺子反晉殺三郤欒書弑厲公

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

三者亦義士之言死可惜矣

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公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

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

悼公用人成伯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幾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

舉此二事見悼公能信任賢人所以成伯

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循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群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行陳也）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楚熊通自立為武王

楚之最陵僭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姬姓今隨州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

[夏曰熊通已然]

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楚莊王問鼎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以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家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之易得）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

[按文熙曰以德立論而原之於天命足以折楚人僭悖之氣矣]

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楚莊王伐陳伐鄭

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城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按文熙曰伐陳見莊王能從諫伐鄭見莊王能容人]

[所以能伯]

靈王死於乾谿 棄疾即位為平王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

王仍負於史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從傳作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乃勸吳王伐楚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今之中涓）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不見遂饑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斷上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幷葬之是時

穆文熙曰書出亡國之像最君讀至此可爲動心

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按此與晉童對晉厲公語相類）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

吳伐楚辱平王之墓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軫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軫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左傳云囊瓦）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捍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廬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

穆文熙曰子常無他技只誅無忌一節便快人心

倣文然曰秦人商於之約初意亦欲棠以於楚卒以城易趙璧之故事非謫遣

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陳。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

張儀詐懷王令絕齊交

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兩國謂秦齊）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墮車，稱病不出

錄數契也不甚懷王遂墮術中以成秦人之詐陳軫之策亦簡生之謀也惜其不用哉

倣文然曰兩國謂齊之當是秦齊謂秦齊合而共伐楚方與下文相應何言秦魏乎

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

楚懷王入關不返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

穆文熙曰上計猶有恤降之意下計雖可得地然刻削之甚非人所為也

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

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

武公說楚相昭子

楊慎曰武公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定王之曾孫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

[illegible]說相之文自然峭峻足以折其陰謀之勢

穆文熙曰一譬最精蓋以利害動之楚欲貪不敢肆矣

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絀楚之名

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四史鴻裁史記二卷終

趙世家

韓厥謀立趙武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

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

（穆文熙曰既已立孤固爲有報於趙氏不死何妨死之過矣）

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簡子以毋卹爲太子

簡子疾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

（穆文熙曰既有奇夢當道者復爲[illegible]說[illegible]者等而又奇[illegible]帝於人不[illegible]）

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晣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是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晣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

（[illegible]也是之理殊甚矣言於[illegible]過乎）

（楊慎曰事涉語怪而文竒乎）

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二國謂武靈王幷中山樓煩地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

穆文熙曰讖見自是卓然安得不有趙子

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烈侯止歌者之田

烈侯元年追尊獻子爲獻侯（獻子襄子之子烈侯襄子之孫也）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

穆文熙曰君欲方熾不遽遏止引用賢人攻其邪心

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逌音由逌然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謂善君者矣

武靈王胡服騎射

武靈王謂肥義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驁民隱逸傲之民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則王何疑焉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兄弟國策作先王似是）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

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秫絀秫絀言其女工鍼縷之粗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三胡林胡樓煩東胡也

穆文熙曰按引古昔滾滾若流皆足以絀人之見而飾己之非此其辯亦雄矣哉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代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陋山谷所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上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

稅文熙曰壹王志欲襲秦又自爲使入關以觀秦王之爲人可爲雄奇之甚特其胡服騎射[illegible]

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公子章作亂李兌殺公子章因主父餓死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肥義爲相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

成子禍[illegible]

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

稅文熙曰肥義荀[illegible]大相類[illegible]志亦可哀[illegible]

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

信期曰、信期即下高信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

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開納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𪇰而食之（𪇰爵子也）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成兌專政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末復總括數語見主父致禍之由

蘇厲勸趙王勿助秦伐齊

十五年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斂減也）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今王毋與天下攻齊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鍾文烝曰利害明切說破秦人心事最著警策

趙王不納趙豹之計致有長平之禍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注人城在安州梁城西）拔之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衣背縫也裻音速）乘飛龍上天不

穆文熙曰漢書謂馮亭受封與括戰死長平漢之馮唐即其後又曰平陽君禍之言非甚易曉而趙王不納者惑於利也故曰利令智昏信哉

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

穆文熙曰平原君亦請受雖乃貪小利而於趙國信乎謀事之疏也

按戰國策太守凡五處見之

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必勿受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

穆文熙曰趙貪馮亭故宜有偽使焉頗不負而趙括不代則亦未必有長平之慘矣

太史公論趙世家原頗之曰竊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亡之罪蓋罪之在也

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魏世家

范痤上書信陵

危樣上也蓋升屋以避兵也

穆文熙曰生市自是上理其上書信陵尤剴切動人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柰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穆文熙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於天以未必然[illegible]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

不敢刎爲屠主借曰耳

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田敬仲完世家

騶子相齊威王答淳于髡隱語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説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戸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説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寛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温字作春春氣温義亦相通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縵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已足矣醳之愉者醳音釋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説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説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也全昌者謂身名獲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

穆文熙曰騶子琴喩治人或可能至髡隱語五缺

而其應似響則非人可及其後人代

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昔久舊也幹弓幹也作弓者以膠被昔幹而爲合猶上下以勢力相黏爲也然必昔幹嚴密則膠可施若有疏罅即膠不能傅合喩上下離揭則非勢力所能驅使也○罅呼嫁反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較者校量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

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説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蘇代勸湣王勿稱帝

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

穆文熙曰代雖反覆游説之士然勸齊勿帝去曷正論與仲連之得尊美矣

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阿東阿也）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陶定陶今曹州平陸兗州縣也）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

穆文熙曰、周子論救趙之利哉、以王建不聽、所以六國併為秦者、患哉

周子勸王建救趙却秦

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齊之謀臣失名也）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蔽扞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楊慎曰、紀事得人其辭、以然而以始、予於之秦王、建之所以亡也

王建松柏之歌

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秦處建於共松柏間客謂客說建狂言遂乃失義令遷共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請不知其善否也）

燕世家

田生為營陵侯請王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營陵縣名在北海）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

穆文熙曰：田生誠奇士，然親就依倖，迎合女主，釀成無窮之禍，則其罪不容誅矣。

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爲與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

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高后紀云：封張卿爲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觖音決）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

穆文熙曰：此處方說正意，人奚有不從之者。

齊悼惠王世家

劉章以軍法行酒

穆文熙曰：劉章以一少年負力手劍呂氏於太后之前，宜爲太后所不容，然竟令許平勃以成安劉之功，豈非天命在劉，而若有以相之者哉。吁，亦奇矣。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穊音旣）（穊稠也）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

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

魏勃掃門求通齊相

穆文熙曰：觀魏勃欲持求進之術，乃人之至無賴者，所以不顧名義而勸齊王反。古人謂進必以正，猶恐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啟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

不正此以下正進之于此若為勃道也

相曹參。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

四史鴻裁史記三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二卷　史記四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禮書畧

禮由人起。（自此以下至儒墨之分荀子禮論）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

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側里反）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按辨荀作別）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義，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臭香也。載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按臭茝荀作澤芷）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步緩車，驟驟車也。武乃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濩湯樂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交龍為旂。○斿音旒）寢兕持虎，鮫韅（寢兕一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虎皮文飾倚較及伏軾。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鮫音交，韅音呼見反）彌龍，所以養威也。（謂金飾衡軛為龍，此皆工者服御，所以示威武，故云）

以下史入補闕

所以養威也○騶亦音翔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言人誰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為見不能見危致命知此者必刑戮及身故云必死下文皆倣此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此四科是儒者有禮義故兩得之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為安若者必滅此四是墨者無禮義故兩失之也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

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按此以下至刑錯不用是荀子論兵語亦恐足出荒入刑之意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大剛曰鉅施鑽如蠭蠆鑽謂矛刃及矢鏃也輕利剽遬剽遬疾也○上匹妙反下音速卒如熛風熛風疾也○卒村忽反熛必遥反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垂涉地名也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參驗也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嚮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

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

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

殺文貌內不外者謂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也

性守宮庭也（言其性守正不設遠行如常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能知禮義之域限即為士及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旁皇猶徘徊也周浹言周匝言徘徊周浹委曲得禮之序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房音旁）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畧

宮亂則荒其君驕（荒猶散）商亂則搥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

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令所以警衆也王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聲果勁）硜以立別（謂分明於節義）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隅）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會諸音）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謂容民畜衆者）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

覽樂之感人

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

此見人之感樂

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律書

索隱曰古者師出以律謂凡出軍皆聽律聲　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周禮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云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其事當有所出）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律亦應之）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大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音釋）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徐廣云王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土一作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大較大法也淳于髡曰車不較則不勝其任是也較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徐廣云如宋襄公是也）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

王維禎曰自[illegible]作一句

順逆耶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謂三十萬備北邊五十萬守五嶺也）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阨乞責反選息兗反蠕而兗反）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

謝慎云先儒謂太史公論文帝偃兵息民天下安樂為作論律之意

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内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不周風

唐順之曰論十二律參差作而篇末多難解當與通作呂者講而求之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七正日月五星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之所舍也七政二十八舍以下言厤之應）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八政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辟音闢）而東之至於營室（定星也定中而可作室故曰營室也）營室者主營胎（一作含）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垝音果毀反）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白虎通云

十月應鐘

廣莫風

十一月黃鐘

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漢初依秦以十月為歲首故起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十干為母十二支為子干為天支為地干為歲陽支為歲陰）亥者該也（律曆志云該閡於亥○孟康云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宛音蘊）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婺女也）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白虎通云黃中和之氣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

十二月大呂

條風

泰簇

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此中闕不說大呂）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一作横）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白虎通云泰者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也○簇音千豆反）泰簇者

明庶風 二月夾鐘 三月姑洗 清明風 四月中呂

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螾音引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一作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户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白虎通云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符音孚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白虎通云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律曆志云振美於辰蜄音振或作振同音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中音仲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咮也天官書云柳為鳥咮則注柳星也注音丁救反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

五月蕤賓 景風 楊慎云大音谹谹洛洛落也 涼風 六月林鐘 七月夷則 八月南呂 閶闔風

中蕤賓白虎通云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蕤音作注又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律曆志云咢布於午也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沈一作洗六月也律中林鐘白虎通云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律曆志昧薆於未其意殊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夷則言陰陽一作氣之賊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律曆志云物堅於申也故曰申北至于濁按爾雅云濁謂之畢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毛傳即昴也亦以留為昴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白虎通云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律曆志留孰於酉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

九月無射

閶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一作畫。天官書奎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今此說異及六律十母又與漢書不同各是異家之說也）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白虎通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此說六呂十干十二支與漢書不同。射音亦）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天官書畧

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耎奴亂反）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滜音澤）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强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

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封禪書畧

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穀道謂食谷道引也主方主方藥也）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

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齊即劑）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按洞冥記云郅支國貢馬肝石可和丹藥燭白髮武帝嘗以賜大成食之非真食馬肝也）

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

（漫録菜陂人後也）

（東萊有當利縣　文熙曰按封禪書初述虞舜三代禋祀上帝乃冀正典至秦皇遊五岳遣方士入海求神仙羽翼長生者然猶未若武帝以公主妻方士之甚）

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黃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

者也太史公引古今以發明之則式言之過矣泮於秦之是矣直有意欲式

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

河渠書略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罷音皮）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邸至也）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溝洫志鄭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爲秦建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平準書略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似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

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爲此數語之要）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二十兩爲鎰）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揚慎曰以富者不佐縣官故興告緡以民巧法故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可見）

四卷終

總之溯流末序秦皇之事耗財故生之命意而財愈不足以用正所以寓譏於武帝乃作書本意

秦始皇紀

尉繚說秦王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準鼻也言高也）長目鷙鳥膺（鷙鳥膺突向前也）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居儉約之時易謙卑也）得志亦輕食人（啖食人也）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王維楨曰尉繚與范雎之識正同既知秦王不可與游何去而復止之蓋繚乃貪榮好爵之士其亡去實用以試嘗秦王爾非本心也

秦稱帝號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

六國罪案

王世貞曰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郡王族之親無尺土之奉五帝不亦鄙然大公哉

之、荊王獻青陽以西、縣、即長沙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遂號曰皇帝、

秦分天下為郡縣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當立諸子填之、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董份曰不數語而簡捷雄武有取天下之氣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李斯請火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僕射秦官名古者重射故以此官督課之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拂音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

王應麟曰偶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趙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辟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因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制曰可、

坑儒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衡秤衡也言奏請表牋期秤至一石方休息也）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悉召文學士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衆音終）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

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始皇帝死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傳令樂人謌弦之（傳令者始皇所遊天下令相傳而絃歌也）秋使者自關東來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蓋秦以水德王故水神相告也）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君之象）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出游東至平津而病至沙丘而崩

趙高殺二世子嬰殺趙高

趙高既立二世尊之誅殺秦之諸公子大臣天下大亂盜賊群起二世乃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乃詐為有大賊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

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趙成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使人至此安得不亡

情至此良苦　廣主讀至此亦可感悟

孫文熙曰子嬰宗勢餘力即除大奸可謂英君使其早得嗣立則秦祚爲不絶矣惜哉

進二世自殺趙高遂立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族其家

項羽紀 臨淮下相人

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讀書者

項籍學萬人敵

項氏故爲楚將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籍以匹夫而敢爲此語其志亦雄矣哉

陳嬰兵屬項梁

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蒼頭謂軍之與衆異者也。特起謂欲推立陳嬰）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王維楨曰序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僥所得倖也

范增勸項梁立楚

穆文熙曰增勸羽立楚王其得大體何至之末也而羽遂殺之不聞增出一爭言也

居鄛人（鄛音巢）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南公老人也三戶地名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宋義論項梁必敗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

穀大臣曰楚已拜義為大將亦甚惟之羽於此時必有不平之意故於救趙時竟見斬之也豈獨以其逗留也哉

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高陵君顯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為大將軍號卿子冠去聲軍

項羽破秦救趙

項羽與宋義率兵救趙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劉辰翁曰救趙殺自奇勝寫得警動羽平

意欲先鬬秦趙以承其敝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軍無見糧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私謂使子去相齊也非社稷之臣乃即其帳中斬宋義頭使人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

吳遵曰下三無不字喚起精神淋漓矣後無不字述之氣似

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歸項羽

柯維騏曰秦將盜甚明切此邯所以易動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樹榆為塞也竟斬

陽周縣名也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楚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乃與項羽盟於洹水上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

倪思曰增既知為天子氣又云急擊勿失亦愚矣

劉項鴻門之會

項羽西略地，至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遂入至戲西。軍鴻門。沛公軍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欲呼良與俱去。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

劉辰翁曰敘漢項會鴻門事以千分筆力摸寫當時事情歷歷如見者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入，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納，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今沛公

又曰軍門之禁必有禁衛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濟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稍晚羽在內何為一見不一問刼增數欲殺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此皆可疑者史固難信哉豈天擁護真主人皆迷耶

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留張良謝張良度沛公已至軍中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唉嘆也。烏來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楚漢相臨廣武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挑（挑徒了反謂求戰也）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能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乃與漢約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張良復勸漢王引兵追之而楚竟亡矣

所謂喑噁叱咤千人自廢者也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思楚也）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劉辰翁曰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然羽暴而舜仁句踐長頸烏喙而禹亦長頸烏喙然句踐忍而禹仁故以支面相人者豈足與論士乎

過還是漢書作過失非是

高祖本紀

劉季為沛公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

蕭何爲主吏

段文卿曰高祖射城一策亦自有謀豈專爲人君耶

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

懷王遣沛公入關

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匹妙反）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沛公引兵下宛

南陽守齮（蟻齮音）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

穆文熙曰陳恢爲宛令保全之策甚高然沛公寬仁亦自不顧以破城爲勝

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稷文熙曰漢王數項王十罪當在平日傳檄暴其罪天下共知之何以相臨陣罵況[illegible]以致伏弩傷

漢王數項王十罪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

[illegible]甚矣

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劉辰翁曰傷胸[illegible]捫足極未易矯毋令楚乘勝於漢語極有力

孝文本紀

稷文熙曰文帝初自代來便宜謙讓然天下已定神器有主又何可讓[illegible]子並起[illegible]之望乎遂[illegible]

有司請早建太子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當如此謂自慊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安徐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

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伯夷列傳畧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從原傳特出議論其旨首發其感慨之意夫操退之何若傳亦倣此意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厭足也)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

肝人之肉即莊子所謂膾人肝而餔之者也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儻者未定之辭也)

太史公寓言之意隱然見於此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矜夸之人貪權勢也)衆庶馮生(馮恃也謂貪生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董份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己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特峻記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屈原列傳

作傳宗旨

屈原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遭也騷憂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淖音鬧)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

小人讒毀君子大抵用是術

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孫文融曰懷王疏屈平而用子蘭竟致客死於秦其昏愚已無足論矣但頃襄王嗣位宜鑒前轍而乃益信子蘭以放屈平則亦何以異於懷王哉

董份曰敘事而雜以議論其伯夷傳同是變體也

屈原勸懷王殺張儀

張儀既欺懷王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廼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於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屈原止懷王入秦

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屈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國家敗亡之故往往如是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鮑叔知管仲

唐順之曰此傳縱橫自得非斯轍可尋直所謂神化者也

茅坤曰傳管仲而全以鮑叔為言此以虛形生之體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王維禎曰記越石父於厄見好賢記御者見謹慎

晏子贖越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攝，束也）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情狀妙甚

晏子薦御人為大夫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其閒略蓋元左氏國策中所載皆不復論也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

楊文懋曰抑揚之辭還是許晏子晏子能贖越石父

故太史公退戚之而願為執鞭焉亦以恨己之不遇晏子也

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韓非列傳（韓之諸公子也）

說難

橫失作橫佚言弘放其說無所顧忌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

善張而引其是以世人主之惡也

王世貞曰孤憤說難等極人巧[illegible]秦夫致慨婉妙百出而不亂以文詞鋒矣術亦甚難矣哉

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謂嫌其多而生倦也）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草野鄙陋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

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

穆文熙曰非以不察愛憎而深言之故死於秦其能言而未能行者哉

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

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主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李斯姚賈毀韓非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

老莊是體 [illegible]是用

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礉胡革反)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整肅之律如見

司馬穰苴列傳 田完之苗裔也

穰苴軍律之嚴

晏嬰薦穰苴於景公景公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旦日謂明日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仆音赴)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枹音浮謂鼓枹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駙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渡水而解

業約束曰苴欲戰恐法不行而請監蓋王以監軍蓋送知其必不用命而欲借之以行法也

吳寬曰爲徇三軍則三軍無不用命矣可以摧千里矣矣持摯聞風退避而後知其厲敵

後文候曰吳王用孫子而斬寵姬穰苴而斬莊賈其意皆有

孫子列傳 齊人也名武

以兵法試婦人

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

見左右而復有是將也將射何代無之所難者獨得

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趣音促急也）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

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臏列傳（臏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伐魏救趙伐魏救韓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

余有丁曰撠戟當擊不戰也

此正兵法攻其所必救者

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解雜亂紛糾者當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救鬬者不搏撠（索隱曰救鬬者當善為解之不可相搏撠謂無以手持戟刺人也）批亢擣虛（批者相排批也亢敵人相抗拒也擣擊也虛者空也欲令擊梁之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相謂若批其相亢擣其虛則事形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也）兵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

即用前策

居館之日此作是將是千古藏於九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

人之上勁於九天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間而勝者

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虜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顯名天下世傳其兵法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列傳 楚人名員

費無忌讒殺伍奢

穆文熙曰無忌既亂楚王之父子而又殺伍奢之父子其事左古今鮮有者也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名也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

王世貞曰伍[illegible]

穆文熙曰伍尚就死為仁伍員逃奔為義有伍尚不可以無伍員亦猶有申生不可以無重耳也

覲評破人為勝人

茅鹿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費無忌也按楚既為之僇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拖之辱則子胥亦可已矣所以申胥譏之為甚也夫

在宋往從之簡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覆楚復楚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言人衆者雖一時強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強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

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於道理乎如行者日暮故疾行逆理也）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迺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子胥三諫吳王

吳以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

王遵巖曰員借天力行報父讎報盡忠謀也

鍾文烝曰吳方伐齊而子胥使於齊乃屬其子身犯擅疑故藉此得以入之胥以此為失策

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湫音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

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徐禎卿曰言辭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愎皮逼反）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

死

越滅吳殺太宰嚭

吳王既誅子胥遂伐齊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誅嚭以下數句不可少此是斷案且收拾前文殆盡

錢文融曰數語深得子胥不死之意彼小丈夫死溝瀆者其不足言哉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四史鴻裁史記五卷終

子貢列傳

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行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泄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

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專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

穆文熙曰此說皆助田常爲亂者子貢即欲存魯亦不爲此又其文與左傳不同不知太史何所據而云然也

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

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

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

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

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遊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詞便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喜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

黃震曰謂賜而爲之何足爲賜謂非賜所爲其辨說之詞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僞爲此書若此

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音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謂急卒也）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

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伯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伯越

商君列傳（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

商鞅去魏入秦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

孫文熙曰觀鞅料惠王二言便見奇才且見惠王之庸庸亦非能用鞅者也

痤之中庶子掌公族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

董份曰鞅非能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闊久遠之

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

[illegible]帝王之心欲以嘗試其用霸之志見霸之汝遲耳

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趙良說商君

陳深曰反聽云云乃反己觀省之謂自勝云者言乃有以勝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然剛而立也索隱註非

商君謂趙良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

與五羖大夫賢羖音古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

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戎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

田汝成曰序五羖大夫事得本處齊百里意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左建以左道建立威權也）

盧順之曰收刑教事明與五羖施德相反下出蓋事

（外易謂在外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

從明與五羖行於中國相反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也）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

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收謂收斜之也）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復內於秦秦車裂商君滅其家

樓文熙曰趙良之見至此駸乎不如此不足以快人心也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浮說虛說也謂商君刑政深刻是其天質自有徂詐則初爲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卬音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

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列傳（東周雒陽人）

蘇秦辨毀

人有毀蘇秦於燕王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

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毋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孫文長曰撓蘇秦約從六國共謀猶正及其為縱橫術不出熟甚者代人秘於子之道之秘相救受報不容誅矣

張儀列傳 魏人

蘇秦激張儀入秦

張儀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音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上）讓之（謂設詞而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責之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

王維楨曰古在是作肯本

穆文熙曰思蘇以秦得志而激儀入秦儀發迹顯而拙

蘇秦儀權謀之士以術相尚如此宜其不終也

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說楚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商於古商城也）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

穆文熙曰陳軫之計包括張儀之外懷王惑昧不納故終被欺然非儀之計過人也

穆文熙曰方被秦欺而即欲賂之秦齊方合而即令秦伐齊此皆非是然賂秦不如賂齊之為愈也

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

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臣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併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

句音鄒

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於是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

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不字當作必字）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余有丁曰按秦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儀寧能者

陳軫列傳

張儀陳軫爭寵

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

謝鹿曰軫之辯類縱橫而其所稱皆當於人人不詭於正論同張儀謀士才有異軫之說倫離群者也

陳軫為秦畫計

陳軫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舃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中謝謂侍御之官）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穆文熙曰按言為其主計之之餘即為我計之謙言先其君而后及秦也舊本在之作句亦是

王維禎曰救鄰拯難大義也既不救而又伺其傷以利之可謂義乎

臣主與王何異工應上句

牛食卉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謂說從之非成敗之），成其衡道（是扶會其說辭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甘羅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為齊楚所重也）。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四史鴻裁史記六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五卷　史記七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李斯列傳

觀鼠自喻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迺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但知視肉而食），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余有丁曰斯志在富貴故卒以取敗

上逐客書畧

李[illegible]曰李斯上秦王書逐客起句便見當日事體[illegible]明論物不出於秦而秦用之[illegible]人才不出於秦而秦[illegible]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不刪之處論滿於荊泗作文之法未可以人廢言也

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駿馬名）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隨時而變化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缶音）、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昭作韶）、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

鄭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國以客興、觀寶人於楢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在君所擇耳

董份曰、秦王性好侈大、故斯以紛華靡麗之美以啟其心、此其說之術也、斯之除說修逢已

為客者逐、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上之狀已兆於此矣

李斯焚書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以為私學聞令下、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遂請焚書、

李斯自嘆其盛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楊文成曰、李斯物極則衰之言、識為至論、然何不於此時引身而退、若范雎之辭相以自全乎、彼知而不能一決、死不足惜

趙高勸胡亥自立

董份曰、始皇滅六國、定海

始皇崩、趙高謂公子胡亥曰、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

内藏胼四夷其氣可謂雄獻而惟恤小豎如一趙高若乃足以亡秦亂天下此正所謂胡越起於肘腋禍敗多生於隱微而伏於不測者也人君之御左右可不慎哉

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趙高勸李斯立胡亥

高勸斯立胡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

穆文熙曰趙高勸李斯殺蒙恬與趙人激應侯殺武安君同大抵怙寵擅權乃人情之常因其情而說之故能傾動之耳

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庶幾徼倖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泮春冰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僇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斯廼仰天而嘆遂聽趙高

趙高李斯矯殺扶蘇

使者奉始皇書至上郡令扶蘇自裁扶蘇泣入内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

蘇軾曰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始皇果於殺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寧死

董份曰是非顛倒斯也此[illegible]何待其[illegible]而後之矣

楊慎曰能罰之加焉必也[illegible]

秦文[illegible]

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繫於陽周

李斯阿二世求容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盗吴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察也責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格捍也虜奴僕也)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庸人見則取之以其罪輕也)鑠金百鎰(鑠美也)盗跖不搏(取也)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盗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盗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樓季魏文侯之弟也)而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牂羊也)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漸音)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

董份曰秦之亡惟在此數語耳禍害至是哉

[illegible]曰秦寺中人深巧若是則人焉有不墮其術者乎

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書奏二世悅

趙高勸二世不見大臣

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傷甚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廼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趙高誅傾李斯

趙高見李斯曰關東群盗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

唐順之曰斯之死渦不及措以議其言亦擬從有感古云貪殘必[illegible]必顧危禍信哉

余有丁曰此傳詳秦事者所以著斯之亡秦也

也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
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
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
守與盜通城守不肯擊二世以爲然迺使人案驗三
川守與盜通狀復以李斯屬趙高治

趙高殺李斯

李斯復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
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
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具斯五刑論腰

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
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
夷三族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迺欲
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迺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張耳陳餘列傳

下[illegible]祐曰秦購求二人金有多寡絶從決成敗之別也史記如此下句皆非漢然

長蓋曰陳餘見小辱不能忍乃以封國大計能不發怒乎故亦以饒念死張耳竟爲王見其

兩人之見識高情陳涉不能用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爲外黃令與陳餘
兩人爲刎頸交言齊生死斷頸無悔也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
人魏之名士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
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
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
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
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
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按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號令詐求之
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
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

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立爲楚王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絶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
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
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
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
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
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
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張耳陳餘北畧趙地

穫文熙曰說豪傑語數節剴切鼓動人心

陳涉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其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

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乃引兵東北擊范陽

蒯通之辯已見於此

蒯通說下范陽令張耳陳餘勸武信君王趙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音剚）刃公之腹中者（以物插地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

通說范陽令十九所為說武臣者其所欲

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武信君兵且至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

松文熙曰張耳陳餘勸武臣王趙似為背陳然陳王陳狃不足以謀遠大又君臣之分未定賢之未為不義

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陳王所遣周章軍至戲卻（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董份曰養卒甚奇太史公載之亦備為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為稱快

言一共迅速不欲一常息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

厮養卒説歸趙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折薪為厮炊烹為養）卒謝其舍中曰（謝告也）吾為公説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

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巳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巳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張耳陳餘有郤

穆文熙曰秦人重圍邯鄲陳餘猗角相望未為不是張耳要以必信俱為無益之死大非人情及餘解印去將耳又直受不辭則釁端實自耳啓故之但餘以兵為請漢斬張耳則又已甚故卒相滅亡也悲夫

李良既遣人追殺趙王姊乃遂襲邯鄲邯鄲覚殺趙王武臣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説張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章邯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黶音於琰反澤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

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十中冀二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巳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

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
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
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
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
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
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
亦愕不受客勸之受陳餘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與
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二人遂有郤後
張耳歸漢陳餘傳趙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
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

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
城西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復遣韓信張耳
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泜音遲又音祗）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約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黥布列傳　布六安人姓英氏

隨何說黥布歸漢

項王封布爲九江王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
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
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
敢往漢三年漢擊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無足與
計天下事謁者隨何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
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
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
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
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

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
聞也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
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
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
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
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
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
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
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
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

樓文熙曰空名御楚設破九江王心事而又分別楚漢興亡之勢如在目前可謂善說辭者

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
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
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强（强作彊）天下負之以不
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邊境也）
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
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
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
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
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
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
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
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
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
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
以滅國（媢以忌嫉也。妒音妬）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豐沛人也

蕭何收秦圖籍

婁倪言曰何收圖籍漢之天下根本於是乎定此何之功所以第一也然其[illegible]不收[illegible]故六者[illegible]矣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
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
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

蕭何功第一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

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
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
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漢
五年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音贊）
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
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
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
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
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

白雲先生曰發蹤指示四字於何未切當當詳考

楊愼曰鄂君明蕭何之功議論明白所以服人以一時之事萬世之功分說於前而合說於後一時之言亦森然有法

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数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撓屈也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歳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数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漢楚相守滎陽数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数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数何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内侯邑封爲安平侯

召平爲相國畫計

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

董份曰相國所以免禍以得一智謀之士耳功名難終如淮陰之敗以學也有大存所畫甚

夫

又曰何既以自汚而又爲民請田以本計也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黥布反上自將撃之数使使問相國何爲客有説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上所爲数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悅

憚其得民故繫之非以利賈人金也

相國爲民請田

相國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勿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数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悪自與今相國多受賈竪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数歳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

楊文懋曰王衛尉以一小臣能於帝前出大論解何之罪亦無人也顧不昔於何之爲謀計誅淮陰乎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一說秦字爲奉字）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參世家（曹參者沛人也起家自獄吏）

曹參尊禮蓋公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楚之卿號）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參代何爲相

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正義曰獄市兼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窋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少者不足之辭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

董份曰參以戰伐封侯一勇夫耳此宜

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言參何爲而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百姓歌之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參獨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極言合道謂言極合道也）

張良世家 韓人

圯橋受書

張良令力士狙擊秦王（狙音蛆如猿之伺物也）不中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張良藉箸爲籌

董份曰食其之說以況觀之所見亦甚大及觀子房之論則始見其事勢分裂真不可行故聽言最難

凌約言曰前

酈生勸漢王更立六國後漢王以告子房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

七者不過爲雖沛公不能行古聖王之事以折食之說开至其尊折則在八不可一節所以感動沛公者此也

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逐趣銷印

鍾文烝曰子房之於高祖言宜無不可若然必待沙中偶語而後請封功臣則進言固有機我若不得其机而先言之雖子房亦恐得之於漢高況他策士乎

張良勸漢王封雍齒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復道閣道也復音復）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迺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封雍齒群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吾屬無患矣

張良招四皓安太子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令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詞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
不急請呂后承(承與間同)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
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等夷言等輩)迺令太子將
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
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
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
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
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及上破布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
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

(敘文熙曰、竟不易太子者、四人之力、與卒破楚者三人)
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
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
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

(之力惣見留侯之謀知下與功當在先也)
施、歌數闋、上起去、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
(後文熙曰、老人北下授書之事、因為可怪、而留侯佐漢終始不著色相、至於併谷一世、又有仙子姿、此又太史公風致也、以黃石神奇、以之明其不偶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
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
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
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子羽澹臺滅明也、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
貌(又云書 其惡)

四史鴻裁史記七卷終

徐文照曰觀下嫂嫉平數語則其下盜嫂之事可知其妄

陳平世家

陳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因此齎用益饒游道日廣

重份口述負嫁孫幾續皆歷情實

陳平歸漢

平事魏王被讒復歸楚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拜

修文照曰觀平渡船刺船即此便是一奇計也

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要與腰同）目之欲殺平平恐迺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絳灌等讒陳平

冠玉飾冠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王禕曰始言伯叔其嫂嫉繼言事嫂如母終言盜嫂之事斷

陳平歸漢漢王以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遂不疑平

自果武絳侯等所言告失太史公並載之可謂用意深遠

陳平論楚漢優劣

余有丁曰楚既而猶卻平又何能分金行反間乎未必為確論也

漢王問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

樓文熙曰延將明土大典矣何借以爲人叛後雖真欲迎誰復投信之此諸侯之所以恐懼而解體也

不来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頑鈍無廉隅也）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陳平計禽韓信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

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信必出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迺僞遊雲夢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亨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還至雒陽赦信爲淮陰侯

陳平受詔斬樊噲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

樓文熙曰平自謀體判然及不斬樊噲衣宿衛以避呂須之讒其智士也宜免於難有由哉

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須音頬）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反接謂反縛兩手也）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迺馳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須數讒之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

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平迺安呂太后欲王諸呂平僞聽之及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孝文立陳平欲讓勃尊位迺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樓文熙曰陳平能讓右相不居誅諸呂之功此正黄老之術所以平卒免難勃不免於辱獄耳且其僞聽王呂而終合謀誅之其視王陵爭功當萬之也儒者多右陵而左平然知平者哉

陳平對錢穀決獄

孝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

上臣主群臣也若言人主也又云惶恐也

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廼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陳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免相

陳平專為一丞相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終不得續封陳氏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 沛人

周勃繫獄

瓚曰以文帝之賢而絳侯以誣見繫微太后之言幾殆矣不以罪誅之以事成功名之下未知居矣

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提音弟如淳曰太后恚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提者擲也）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

亞夫封條侯

吾不知許負之說則人生有命是從孝貴於知命

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秉權）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當代父）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

入口從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
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
續絳侯後

亞夫真將軍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彀者張也)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
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
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
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
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
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
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兵

亞夫破平吳楚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

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
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
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
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
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
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
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陬隅也)太尉使備西
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
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
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
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
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景帝疑周亞夫

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
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
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
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
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胾音側吏反大臠也)無切肉又
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

而亞夫果餓尚食取櫡懸不平所以帝謂之怏怏非少主臣帝刻薄殺是遍而亞夫亦非善終讀者嗚呼可悲矣

發父無曰獄吏深文至以反地下爲言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也可恨也夫

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縣官謂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余有丁曰亞夫不得其死乃景帝之失太史公以爲守節不遜責之過矣勤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王信真學術不足乃父之椎魯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韓信列傳

淮陰侯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迺晨炊蓐食蓐未起而牀蓐中食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

屢大純曰圯上老人淮陰漂母一飯一媼皆異人也

董份曰何以言信而上未用故於信亡而身追之委爲奇策動上耳

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蕭何薦韓信拜大將

韓信數以策干項王不用乃去項王歸漢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

余有丁曰何追信之時此王高祖之所甚動心者當其心之動時而遂決之故易入

董份曰以一亡校使因何立談吏不召見而即超爲大將又殊禮其用人如此自三代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

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

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廢伏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

（楊慎曰匹夫之勇易見婦人之仁難言）

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又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

（楊文熙曰登壇一語較計勇怯如在掌中不待拔下而楚漢之雌雄已分矣信真大將也哉）

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韓信木罌渡軍

漢之敗郤彭城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絶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罌音嬰缻音缶）

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

（楊慎曰取罌缻百千以木縛之浮於水以渡軍注非）

韓信下趙

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喋徒協反流血滂沱也閼音遏與音余）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木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董份曰人皆惜廣武君之奇而成安君不能用以敗今觀信使人間視則已思至矣使出萆計則信必知之亦何能敗信也但由廣武策則漢亦不能取勝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乃引兵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音蔽隱藏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

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

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泜音遲又音脂）禽趙王歇

韓信論兵法

諸將效首虜休（效致也又呈見也）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李左車畫計

韓信以千金購得廣武君迺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

錯又批曰策士如左車無被成安君之右而一為韓信畫計遂從燕齊校其信乎人之材用與不用也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鄗音，曠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褕美也恐誠仁不久故發止作業而事美衣服食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醳古釋字豈亦以酒食養兵士故從酉乎，北首向也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韓信下齊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齊王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

錯又批曰此或人之言與左車說成安君之策同而尤多委曲惜史失其名耳

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

武涉說韓信

按約言曰壹讀涉傳未嘗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盱眙音吁夷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

不智其先發而又未嘗不義信之不倍其主也

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人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蒯通說韓信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

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一呼（建亦作連）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遝音沓熛音標）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

劉辰翁曰描摹親切發越慷慨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通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

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伯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二人猶言此二種人也）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覺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

祿者石儋音耽小甖也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跼躅音局竹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

韓信千金報漂母

韓信已破項羽垓下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韓信以反見誅

高祖既禽信至雒陽赦爲淮陰侯信由此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廼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

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廼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廼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按大然曰應劉項載其情不少隱贈常固切見非常入故終得免於禍真古今詳也

高帝釋蒯通之罪

高帝從豨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
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迺
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
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
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
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
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
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帝迺釋之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迺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迺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數語乃信之所以人臣居功之道宜當知之

樊噲列傳 沛人

樊噲誚讓項羽

肩蔽字甚妙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當酣也）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
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
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衞止噲噲直撞入立
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
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
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
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

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
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
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
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
號臨武侯

樊噲排闥見高祖

黥布反時高祖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
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
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楊愼曰流涕數語真有骨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他廣噲之孫也）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季布列傳

朱家藏匿季布

季布楚人項籍使將兵數窘（困也）漢王及項羽滅高帝購求布甚急季布髡鉗匿魯朱家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

書份同古之俠皆不偏此皆勢之人難人之亦欲制之觀朱家數語誠大俠也至引子胥事愈甚矣

當是時至名聞當世此予長筆力極高處

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

季布諫竇長君絕曹丘生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招求也以其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先使人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攜文熙曰季布任俠故以名動之且其詞直壯微有動制之意自不得不入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履一作屢）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凌約言曰凡太史公於士之能辱而不死必亟稱之亦非必本志蓋欲自明自解憤耳

復之恥作復一冀

四史鴻裁史記八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七卷　史記九卷

明魏傳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白起王翦列傳起岐州人翦雍州人

白起阬殺趙卒

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其將趙括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穆文熙曰爲將之道所貴在仁不得已乃誅殺之白起阬降卒四十萬忍心已甚人絕歸路所以他將伐趙者不復出知出之不能以成功也既後項羽殺降而終敗亡秦殺降而不傳俱可爲明鑒矣

應侯白起有隙

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

倭文照曰将相各有體功不相之疑代断絶人之父情而脩擇子采武安君之此等弌

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韓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秦殺白起

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

倭文照曰白起策秦趙甚明即使起而再將不過無

功何乃三請不行白殺杜郵之利秦固少恩起亦愚哉

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陰密國名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其酷烈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天下見降秦之卒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也

王翦兼并六國

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頻陽頻水之陽也）後荊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

穆文熙曰人知秦併六國終成一統而不知其徼倖成功故蘇子請其空國而征楚使齊人掃境而伐秦入其厭兵空虛之國覆秦如反掌也

聞之大怒自馳入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怚音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超距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遂大破荊軍殺其將項燕秦因乘勝略定荊地虜荊王平荊地爲郡縣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盡并天下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虜王離王離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圽音歿)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穆文熙曰文於幼時已有大志所以終能成之蓋其任俠定於天也

田文列傳(田嬰之子齊之宗姓也是爲孟嘗君)

孟嘗君代立於薛

薛公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

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迺禮文、使主家待賓客、名聞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卒、代立於薛、

此言以聞道者不但田嬰當知之

孟嘗君養士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舍業舍棄其業以養士也

王維禎曰惜食客亦鄙哉一飯以爲去留乃代田文殺身何有哉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秦昭王聞孟嘗君之賢、迺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喻甚剴切

後孟嘗君卒之秦、昭王以爲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迺囚孟嘗君、欲殺之、賴雞鳴狗盜之客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馮驩彈鋏

初馮驩聞孟嘗君賢、躡蹻而見之、蹻音脚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

蒯茅繩也緱劍把處也言其劍無物可裝而但以繩

綷之也

歌曰長鋏歸来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弾劍而謌曰長鋏歸来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弾劍而謌曰長鋏歸来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

馮驩收息焚券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将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

黄震曰孟嘗君好客譚得一馮驩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者其然皆不能知之而何以好士为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士而二士歸之者但以貧寡祿仕耶其後因事而顯始非二子初心也其固難知哉

公形容貌状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迺進馮驩而請收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迺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来不能與息者亦来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焚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之怒使使召驩驩至孟嘗

君問故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迺拊手而謝之

孟嘗君以馮驩復相位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

以此說秦誠有千斤之力

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迺約車幣而遣之馮驩迺西説秦王曰天下之遊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

穆文熙曰以此說齊偏齊有英發之主疑文怨望所之不可遣之不可則是激之使叛文也

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伯強之略齊王曰善迺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穆文熙曰驩言極近人情翟公知此可以無書門矣

馮驩勸孟嘗君勿絕賓客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市之行列有如朝也）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言日暮物盡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平原君列傳（趙之諸公子也封平原君）

平原君斬美人謝躄者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躄音璧）槃散行汲

顧璘曰躄者欲殺趙之美人亦非甚賢者乎

穆文熙曰殺美人以結士心抑太過矣假如卻克之見笑於蕭同叔子則何以應之乎

石星曰平原君斬美人以謝躄者可謂貴士而賤色矣竟不聞躄者出一奇畫一策爲恐其人之死不瞑目也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問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迺斬笑躄者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而門下復稍稍來

毛遂爲平原君定從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毛遂請行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議論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廼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

董份曰目笑者狀其狀態未發而輕之之意寓於目也

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

穆文熙曰其言痛切憤激夫生氣使楚王自不得不仇秦也

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而楚使春申將兵救趙

陸深曰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尤可想見

李同說平原君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

王維曰李同之計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君所失士豈獨毛遂耶

却三十里而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公孫龍止平原君受封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趙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列傳

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

虞卿辯樓緩媾秦之非

虞卿聞樓緩予地之說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一城

虞卿論從魏之便

魏請與趙爲從趙王問虞卿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從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列傳 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

王世禎曰云子之好士也以自根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患予同

穆文熙曰魏王畏公子不敢任以國政所以他日卒爲讒言使之不終其才之取忌若此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謙作謙）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来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公子折節下侯嬴朱亥

穆文熙曰侯嬴屢試公子觀其誠否而公子曲致礼意故能感動嬴而致制顯蓋俠士要在相感以心者也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也

過之謂引之上坐也

公子解邯鄲之圍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

穆文熙曰形容公欲公生

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
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
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
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
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
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
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
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
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
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

初欲爲公子盡計恐見不從故於其後逆而盡之所以堅其志也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
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
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
人教以令如姬竊兵符而又令使屠者朱亥擊晉鄙
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
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
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
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奪

小禮無所用照前公子怪之一段

穆文熙曰已為人畫策足以報之矣而又自刎何為也

晉鄙軍擊破秦軍遂救邯鄲存趙侯生果北鄉自剄

公子居趙退讓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
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德公子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
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
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
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

穆文熙曰客言通存功之道大有助於公子令小夫大觀之皆樂當自箴如

楊慎曰客說公子其意甚妙而公子能聽之至今讀之猶不勝言歎此是公子

天幾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
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
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
城以公子退讓也

公子從毛公薛公游

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
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
所在迺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
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

此見爭北鄉以待

王維楨曰若平原君豪舉此二人邯鄲之中必有之以魏公子獨知之

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
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謂豪者舉之也）不求
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
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迺以
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
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
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毛公薛公勸公子還魏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
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

穆文熙曰毛公薛公所言深中公子之心亦與毛遂之說楚王相同則公子安得不起也

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
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
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
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
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
將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
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秦兵不敢出當是
時公子威振天下

秦反間毀公子

秦王患公子乃行萬金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
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
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
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
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
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迺謝病
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四歲竟病
而卒其後秦屠大梁

穆文熙曰魏王素畏公子賢能又兩破秦軍功無二上其讒豈不易入耶然公子得善終幸矣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
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

舉此見高祖重信陵君太史公與意同見

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
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楚人也事楚頃襄王）

春申計令太子還楚

楚使太子黃歇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
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迺
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
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
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
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

穆文熙曰妙在先說應侯故其後得免於患

穆文熙曰歇為太子謀若是之忠而後施進李女以絕楚嗣則失其初心矣豈亦平原君之利令智昏者乎

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歸黃歇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耶蓋朱英嘗勸殺李園者

四史鴻裁史記九卷終

穆文熙曰看此則須賈之罪當深於魏齊矣秦何獨報春子此真所謂臨盧逆壞者也

四史鴻裁三十八卷　　史記十卷

范雎列傳　魏人字叔　　范雎使齊見疑

范雎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人鄭安平匿之更名曰張祿

范雎入秦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以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讎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

余有丁曰雎之料穰侯若觀所為胡寧不奪其位而易置之耶

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范雎論遠交近攻

此先言外事

范雎說秦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

穆文熙曰秦之并吞果定

於遠交近攻一言雎之見出他策士萬萬矣

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范雎微行見須賈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迺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

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迺謝罷入言之昭王

鍾人傑曰雎之罪乃賈所譖而責以不止魏齊且身已被死而又責其辭況不足以罪賈也

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莝音挫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昭王為范雎報讎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讎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

王維楨曰平原固不出魏齊所以得士

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鍾人傑曰集士如虞卿棄相何與魏齊同亡魏有信陵區區好士而令虞卿窮愁以終於此豈其不可挽者

范雎報王稽鄭安平

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為將軍後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王稽與諸侯通坐法誅昭王臨朝而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穆文熙曰二子之德既不可忘而其材又不可任將故終累范雎人之酬恩亦甚難也

蔡澤列傳 燕人也

唐舉相蔡澤

穆文熙曰曷鼻者鼻如蝎虫也巨肩者肩巨於項也魋顏者魋梧也蹙齃者眉邇也膝攣者膝之攣曲也刺齒者復之削

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遂入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中山靈壽人樂羊之後

燕王遺樂閒書

穆文熙曰燕惠王於樂毅以疑見棄又不用其子又不欲疑二之主不可以成功如此

樂毅卒於趙燕用毅子樂閒為昌國君後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樂閒以為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燕王恨不用樂閒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言室家雖有語尚當隱諱不相盡以告鄰里樂毅雖與燕有隙亦不當以燕事告之趙也注非二者寡人

穆文熙曰太史公學本黃老子故於樂毅贊特拾及之

不為君取也（二者謂君未如燕乃舍燕之趙故不為取之）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成公（樂叔）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藺相如廉頗列傳

相如完璧歸趙

王鏊曰藺同傳而廉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辯卒併保趙者兩人相須也

穆文熙曰小人不自揣度多如繆賢所見相如之論[illegible]遠識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

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

相如蓋料秦[illegible]之決不忍

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

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决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乃驚而怒之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廉頗趙之良將也以勇氣聞於諸侯方其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後廉頗奔魏居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秦兵思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猶數起便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後卒於楚壽春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射書聊城

其後二十年燕將攻下聊城或讒之燕燕將懼不敢歸齊田單攻之燕將保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葉[illegible]曰未言齊棄南陽而必攻聊城今楚魏交退則齊無南顧可專意而聊城必不能支矣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
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
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
不如得濟北之利大，（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不如聊城之利）
（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
秦之勢成（言此時秦與齊連衡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
壤，定濟北（謂棄南陽楚魏之所攻，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
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

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
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
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
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
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
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
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
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
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

又曰以全齊見敗以一城明守所以見其能

無意亦言無返燕之意也

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陶朱衛鞅也）
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
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
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
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
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
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

之過而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
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
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枝猶拄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
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
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董份曰鄒陽書此條古所未有蓋悲此於所以比物連類以激憤主[illegible]無復反覆引喻不能已耳

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田單言於齊欲爵魯連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獄中上書畧 鄒陽齊人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馬名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摺力荅反）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眄音面）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盤結之木也）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容加雕刻而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根柢木本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朝歌者不時也）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出之獄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詞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以是附之列傳焉

徐文熙曰魯連天下士也蓋非鄒陽比太史公同取之豈有感於陽之所遇然已而我然陽史[illegible]

聶政列傳

預知道者至言

楊文懿曰政不受嚴子之金蓋獨取其心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也

睚音崖眦音柴

聶政者軹(軹音只)深井里人也(河內有軹縣深井里名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作觴近為得)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

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麤糲酒米言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楊文懿曰觀政之獨行也劍至韓相見其氣貞有莫大莫敵之勇

不待行刺為俠累之首已斷在目前矣視刺之遂迴有待者其氣固不同哉

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

為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謂毀其面目使人不識也)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謂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

以國許此婦亦許

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未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晋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從 從猶蹤也

鮑彪曰人之處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輕為人所知政不幸誤為韓遂所知故死於一刺客

尚使為明君賢相所知則其所成就豈不甚萬於此

荊軻列傳 衛人

鞠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

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稍蚕食諸侯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民衆而士厲兵革其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批觸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 恐懼也 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為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 振救也 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樓文煕曰人皆謂鞠武知荊而丹不使所以逆禍為燕之仇然深而王已前之兵又已開乎五國丹卵服從不免也所惜者荊軻之謀不遂

而秦王之不為王僚慶忌耳未可以此而非丹也

高漸離擊秦王

秦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 縣名 屬鉅鹿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 約謂貧約也 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

既為傭保家畏人故云畏約

穆文熙曰漸離有此一節而荊軻又與慨當時何不以使入秦而作此舉

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為客也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謂以馬屎燻其目使失明也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被誅，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天雨粟馬生角乃許耳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四史鴻裁史記十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九卷　史記十一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袁盎鼂錯列傳 盎楚人字絲　錯潁川人

袁盎論絳侯非社稷臣

袁盎為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一作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獄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袁盎結交。

袁盎毀趙同諫馳下霸陵

穆文熙曰袁盎雖刻削之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

士然諫下趙同又伯陵劾秉實為正論然非文帝之賢亦當不然倉卒發諫也

常侍騎持節夾乘（常侍騎車騎從者也夾乘夾乘輿也）說盎曰君與闘
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
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
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
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
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垂堂邊也不垂堂恐瓦墮中人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騎音倚衡擲也）
（亦有曰車衛者）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騑馬之右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
何上乃止

董份曰此從有二語至出不干之愆

余有丁曰漢書作起今史作驟義判道

袁盎辨折申屠嘉

盎自吳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
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
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
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耶吾不
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
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
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
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
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
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
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
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

劉辰翁曰史記劇孟一節

袁盎交好劇孟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
浮沉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
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
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

無故生問答甚高

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
以親為解（不以親在為辭也）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
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
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
語塞（盎言梁王不宜為嗣其後言立梁王者遂語塞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
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
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
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
棓生所問占（棓生術士也棓音倍）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盎

安陵郭門外。

穆文熙曰錯父教請可為刻薄者之戒但錯心忠於為國故曰刻大丈夫

鼂錯請削六國其父知錯必敗鄧公為錯共寃

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

穆文熙曰鄧公一斷可為鼂錯功罪之案大抵自古及今凡人臣之建大議非大難未有不身罹其禍者豈獨錯乎哉

盎進說上乃斬鼂錯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禁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讐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穆文熙曰人言袁盎討故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資才也適值其世傳時其時）時以變易（謂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張釋之馮唐列傳（釋之堵陽人字季 馮唐其大父趙人）

釋之論嗇夫口辯

釋之事孝文帝為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無才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穆文熙曰此言似刻而實得用人之體推老之者也

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即虛文也）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
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
劾不下公門不敬薄太后聞之乃使使承詔赦太子
劉辰翁曰寫得情景俱活此一段文如畫
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行
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
走邯鄲道也（慎夫人邯鄲人也）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
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
紵絮斮陳漆其間（紵絲屬斮音卓又音錯斬也）豈可動哉左右
唐順之曰後文帝竟薄葬以有感於釋之之言
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
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

善

釋之守法

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渭橋有三此其中者也） 有一
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
之治問曰縣人（長安縣人也） 來聞蹕（蹕止行人）匿橋下久之以
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罰金（當即處也）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

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
下廷尉治釋之案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
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謝曰法
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不欲直言盜開長陵故一抔土總言之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
文帝與太后言乃許廷尉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釋之為王生結韈（韈音襪足衣也）

李廉衡曰又用王生事點綴此傳惜乎其計不聞
景帝立釋之恐（恐其嘗奏劾景帝為太子與梁王不下司馬門也）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

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
生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
此又與侯嬴筆信陵君事同
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
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
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卒
楊慎曰馮唐與文帝問答語狀如見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

宋本擾字作擾校好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搏音傳髀音陛）嗟乎吾獨不
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主臣）
（又驚怖猶言林死也）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
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
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閫郭門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
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
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軍市軍中立市市有
租稅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
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
萬三千（謂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謂良士直百金也）是以北逐
單于西抑彊秦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
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
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私養錢謂官別廩給也）五日一椎

王鏊曰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相與如家人父子然

又云馮唐論將功中今日之弊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法太明賞
太輕罰太重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
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
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
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
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
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君列傳

萬石君名奮姓石氏其父趙人也徙居溫高祖東擊
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於是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出入將命之官
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
無與比及孝景時以為九卿迫近憚之（憚其恭敬也）徙為
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
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景帝末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

鍾文烝曰萬石君家謹厚有餘而才識不足亦以閒散處之然可無過[illegible]其使之為相所以不能擔職偏[illegible]謹而已豈不淺哉

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萬石君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建歲餘亦卒其後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及慶死後子孫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屬中山)其先田氏苗裔也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後趙午貫高等謀弒漢高

鍾[illegible]曰田叔以死事趙王[illegible]

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皐三族(辠音罪)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

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十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敢有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為雲中守後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曰上毋

梁文照曰觀田叔笞訟王者而王即償人錢泉坐待王行已速不獵則知叔鮮意東而王所諷賢王也

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

叔子田仁武帝時與任安俱為衛將軍舍人有詔召見問能略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後皆坐戾太子事誅死

褚先生曰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韓長孺列傳 梁成安人徙陳留郡

安國保全孝王

王維楨曰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則學問識見亦於此語中

韓安國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案責言令使者韓記王過也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

王維楨曰安國此語婉切詞然全見為子孝之思則可尚也

曾弗省也大長公主景帝姊館陶公主也省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謂關中也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火亞反誇也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太長公主具以告太后

孫文定曰安國可謂長大居子令禍心者讀之有感也矣

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安國不較獄吏

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言不足與治之也）卒善遇之

安國泣悟孝王

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孫文定曰君以矢字力字為句此他本矢字作句者為是

孫文定曰安國雖多和出於忠愛然自負而不能棄人之貴賤之也非

安國諫伐匈奴

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請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其後王恢復為馬邑之謀無功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

楊慎曰觀太史公替安國言梁多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解者此類是也

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士亦以此稱
慕之（索隱曰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也）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
斯鞠躬君子也

楊慎曰此傳條敘其事實以著其才累惡氣之所以然又參叙李蔡等之傳云以致其嗟惜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李將軍傳（隴西成紀人也）

李將軍廣者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廣家世世受射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
胡殺首虜多為漢中郎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

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
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即位吳楚軍時廣
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
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賞也）
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
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
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按文熙曰文帝嘆息蓋自以太平無所用廣然其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亦皆選將備胡乃竟不用廣何也

李廣善戰

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
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縱馳也）見匈奴
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
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
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
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
者也已縛之馬上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
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
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
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
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

楊慎曰情神全在重一耐字

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
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
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皆引兵而去平旦李
廣乃歸其大軍

按文熙曰李廣以數十騎見大敵敢前以示有餘實為虜奔之術若望敵卻走則追射無遺類矣

李廣程不識用兵同異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
刁斗以自衛（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之名曰刁斗）莫府省約文書
籍事（莫府將軍之府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

按文熙曰李廣熟於用兵約束自在故可令人人自安若使程不

識為學慶之事則未有不遇害者故用兵之道亦當以不識為正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李廣被獲得脫

得文紫曰李廣被獲絡於兩馬間佯死候胡兒馬倦騰上奪其弓鞭馳歸之故乎勇矣

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胡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人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李廣斬霸陵尉號飛將軍

稽文熙曰霸陵尉小人耳何足與較廣方作太守即請與俱而斬之褊心若此宜其不侯也

廣以被虜獲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李廣不侯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李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以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中率言中科也封為樂安侯蔡為人在下中人品中第八也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

古今之事如廣者甚衆不足異也

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廣以從大將軍出塞失道下吏責對簿廣遂引刀自頸其子李敢後以校尉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自此以後李氏陵遲衰微矣

恨謂人其父抱恨而死也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宋[illegible]曰漢武[illegible]文成而曰

文成[illegible]死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殺[illegible]國之紀綱既[illegible]今欲何也

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悛音詢）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衛青霍去病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媼婦人老者通切通僻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先母適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數去聲）青嘗

楊文懿曰自古豪傑林林不拘於門地衛青乃其尤甚者則人豈可以貧賤自棄哉

入至甘泉居室（甘泉中居室使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衛青封侯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

楊文懿曰衛

[illegible]衛夫人[illegible]青[illegible]敢[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將人也

將軍出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是行也全甲兵而還又益封青三千戶

衛青拜大將軍

元朔五年匈奴大入代定襄郡殺略漢數千人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與諸將俱出朔方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

又曰青之威功至此極矣豆其後之難繼也

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兵追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裨小王也）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口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楊寔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何其異也今出不可二罪疑不敢尊天子名有當也

青臣青子在繈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大將軍不斬蘇建

明年大將軍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將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閎軍正也閎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天子所在）建贖罪為庶人

去病封侯

去病母即衛少兒衛媼所通也

楊慎曰青前出塞有功而後無功時亦有利不利故大抵如青之全甲而歸裨將王十餘人亦非為再失

又曰青之容去病與王嘗麻顧問自古人今皆然何怪乎

董份曰太史公論諸將則右李廣而抑衛霍論衛霍則右衛而咎霍以忍是太史多忍失意之人故以去病失而得意為事貴寵而青視之有低

大將軍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為剽姚校尉（剽音飄）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言軍士失少而所殺匈奴多也）於是天子以六千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去病寵貴

上以去病為驃騎將軍令與大將軍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踵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凡斬

捕首虜萬九千級而驃騎所捕斬七萬四百四十二級上由是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

域蹋鞠（即今之打毬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玄甲鐵甲也），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謚曰景桓侯。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楊慎曰：載蘇建之語而詰之，曰其爲將如此，著其能否，非功名也。

四史鴻裁史記十一卷終

平津侯主父列傳

公孫弘對策

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

楊文熙曰：弘被徵既六十餘，又還報不合，罷歸，然竟致位宰相，其奇事也。人生豈不有命哉。

又曰：篇中上大悅之，上益厚之，天子以爲謹厚，愈益厚之，總言弘遇主遂時之意，故卒以丞相封侯。

主父偃上書畧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游齊諸生

馮客甚困可妁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代匈奴一事乃千古絶識

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

峻約言曰言伐匈奴利害如指諸掌而文詞渾淳厚重爲漢文之冠

流血故聖王重行之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願陛下詳察之

附徐樂上書 樂趙人

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

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音勤徧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嚴安上書 安齊人

嚴安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刑錯四十餘

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肆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戰國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佗屠睢音雎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皮逼反略濊州羌僰濊州俱蠻夷國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拜三人為郎中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偃後為

齊相欲發齊王奸事齊王自殺公孫弘為御史大夫言於上族誅之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二道皆非也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

退處士也然僑二子以明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則誠過之矣

謂亡者存之死者生之

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言其利者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

何良俊曰引虞舜及孔子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倘有游俠必能濟而出之使居學抱咫尺之義者耶

累數百何足於事

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可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所謂其利者為有德也索隱註非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註引延陵生非是蓋太史公凡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

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既重游俠則必援名人之近似者以尊之猶貨殖傳之援子貢也

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滑稽列傳　滑音骨滑稽酒器也言利口之人出語滑利滑以俳諧如此器之吐酒不已也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贅者此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隱語也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

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作盡 言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為田求福也）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 高地也 篝 籠也）汙邪滿車，（汙邪 下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

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帣音捲 韝 臂捍也 鞠 曲也 䠊 音紀 言曲䠊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 直視也 與瞪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言不至徑醉 但可二參分也）

東坡曰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樂常知飲酒之非我則醆識其而平生之量亦少衰矣是以於放涵之言而能已

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龍主長夜之飲生禾有如其極者 髮文恬曰必有如是之樂然後有如是之飲飲極則必致傷故曰樂不可極極則悲以諷之也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

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以木累棺外 木頭皆內向 故曰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歷 即釜也）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

下久聞也。

扁鵲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在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遇長桑君（神人也）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乃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上池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以和藥者也。物，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方，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皮膚也），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鍼音針）；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隨俗為變。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日者列傳（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五日一洗沐也），相從論議。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猶卜數術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雨新，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獵，攬也），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

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孅音纖）趨而言（孅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擯謂之賓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以無爲有以少爲多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

王鏊曰語淺意爲然曲盡官情矣

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適音釋猶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今夫卜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之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

皇甫謐曰士之不才如季主所譏者信有之然非士人主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尊用耳今爲卜之尊用日者可乎

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糈精米所以享神也○糈音所）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須溪曰張守節正義稱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辭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黃東發云六一公欲作為史補日者傳一遍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久之忠使匈奴抵罪賈誼死
於長沙此務華絕根者也

龜策列傳

王維楨曰子長列傳其所論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亦為之傳不其異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若與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整齊麗者矣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
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
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
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
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
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

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
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
耳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
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
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
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
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
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
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
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

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謂揲扐策著也）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
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
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
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
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
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
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
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
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自是正論

褚先生補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豫且舉網
得而囚之龜見夢於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
當吾路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
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
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
乃對元王曰今昔（昔昨夜也）壬子河水大會使者當囚其
名為龜王急使人求之於是王乃使人馳而求得之
入於端門見於東箱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
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怪而問之衛平對曰龜在
患中王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

[illegible]乃篇中之本

欲亟去也。王曰、善哉、神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
勿令失期。衛平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
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龜在患中、以我爲賢、故來告寡人。若不遣也、
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
無德、何從有福。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
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後雖悔之、豈有
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
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
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

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
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趣駕送龜、
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勿患、天地之間、累石
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
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
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故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
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
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
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

元王恐璽乃即就諫排傳孫以爲足其文用孟子答齊王好色貨意

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物之紀也。王獨不聞玉櫝隻
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拌音判、剖也
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今王自以爲暴、不如
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
咎、寶者無患。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
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桀有諛臣、名曰
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狠。湯卒伐桀、身死國亡。紂有
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郎作廊 聖人剖心、
箕子佯狂。武王伐之、紂死不葬。寡人念其如此、腸如
涫湯。涫、沸也 今寡人舉事不當、又安逃亡。衛平對曰、不

崑崙四海節累前語

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
人尚奪取其寶、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雷電將之、風
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
當此寶、恐不敢受。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
王大悅、再拜而受。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
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
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
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
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
當時不利、又焉事賢。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

其文皆採載莊子雜篇

吳裁曰龜策傳全篇皆譏韓文公作元和聖德詩此日足可借詩亦上用一韻擬史記龜策傳

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羿雄渠蠭門三人皆古之善射者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據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云蝟能制虎見鵲仰地）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即且公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

貨殖列傳畧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横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故俗而惟利是趨蓋賂當時言利之人誤國害民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世但謂子長附於列傳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潟音昔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豈知子長者哉

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壤與攘同）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陶朱公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范蠡師也）計然曰知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借上句以明下句言知物之為時用猶知彼知己所以知鬭也）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言商賈 賤則農人病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言不為商賈也）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言久停息貨則無利息也）物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物極貴必賤故乘時）（以出之如糞土蓋恐其必賤也下句反是）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

何焯曰東坡云以范蠡之賢何至父子為此以營千金為戒余讀蠡既雪會稽功棄去故困鄙賤之事以神奇出之使鬼神不得持其權正以見其詭異遺化廢

猪文熙曰不責於人亦治產要法不然則得不償失終為禍危矣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白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蠒出取帛絮與之食（穀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非苟而已也

何孟春曰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弃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素襲不好學不應辟命弃從人之所取取衆人之所弃而卒以成德

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

猪文熙曰說盡世人欲富之情欲世人欲富而多不自知讀此可以自知矣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讎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揄音吏躡一作跕跕叱協反）利屣（舞屣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

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按馬遷極知鄙猥不吝情實五歷舉世間死生利害以指斥譏謗使當世不能解免）（妙絕不可言）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言不仕之人自有田圃之奉其例比於封君）故曰陸地牧馬二百

猪文熙曰詳所敘都似謗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蓋羨貨利者哉

猪文熙曰樹德乃太史公本意其極論貨財者為世俗言耳非其志也

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漢書作波）、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長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茜音倩、一名紅藍）、千畦薑韭（[illegible]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會聚飲食）（○醵其[illegible]）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卓氏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大芋如蹲鴟者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刁間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任氏

宣曲任氏之先（宣曲地名）為督道倉吏（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窖音校）、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

柯維騏曰史談序六家要指兼道德統儒術誠有如班氏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要指陳得失有若斷案然後世而不能易其文字尤精妙緊有味然終日之論所謂揚雄此者耶

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洒先禮反削音肖謂磨刀以水洗之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誠一結其心微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太史公自序畧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謂六家各習所見也師悖者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下二句是繫辭文也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者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漢書作大詳○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果子傳其術也言難盡用也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

道家兼收五家

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

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削也食土簋。土簋作此器用土為之啜土刑。正義曰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上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粗米也粱衆也謂食脫粟之麤飯也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

(或云名家不宜言儉此儉宜為檢檢者法也求也)

(而未赤瓦業也)藿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
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
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
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
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
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
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如淳
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
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
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
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
與合(正義曰因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徐廣
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者順時變化也)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群
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

(遂[illegible]家[illegible]道家故稱其道獨詳)

(董份曰形神二句[illegible]是不及子長[illegible])

其聲者謂之窾(音款空也申子云窾言無成是也 窾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為之空空
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
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楊文懋曰吾所欲論著即前六家故遂承之而次其說成篇)

(周邵謂周南召南也)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
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
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
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
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

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紬音抽謂綴集之也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弒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大[illegible]家之言於前抹並周於論六經之長於後前後之文本亦相家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穆熙曰太史公作史而自附於西伯孔子可謂自負之高而所以為無憾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

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

若不悱不以非發則不為江都之董子[illegible]

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分閱臨汾縣知縣邢雲路
曲沃縣知縣柳佐
臨汾署教諭王榮誥
絳縣署教諭張徵音
督工臨汾縣縣丞崔邦服
繕書臨汾縣生員張元亨
鄧時寵

四史鳴裁史記十二卷終

四史鴻裁四十卷通行本

明穆文熙編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錄是編選錄左傳十二卷國語八卷戰國策八卷史記十二卷皆略注字義無所發明批點尤爲弇陋其稱此四書曰四史亦杜撰無稽也